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②
周 駿 富 輯

姑蘇名賢小記

二卷
(明)文震孟論次

明文書局印行

Wt 73/08

小序

姑蘇故多君子無論郡諸屬邑卽闔閭城周四十五里其中賢士大夫未易更僕數也而當世語蘇人則薄之至用相排調一切輕薄浮靡之習咸笑指爲蘇意見有稍自立者輒陽驚曰此子亦蘇之人耶卽告以往昔之賢達亦僅謂風流文采雍容便辟甚都而已於所稱行己大節經緯文武之概蔑如也余每不平斯言荏苒強年骯髒空谷愧無從稍爲鄉邦吐氣長夏掩關因取諸先賢之行事合於少時家庭之所習聞者疏爲小紀僭加論次昉自國朝弗遡往代遠不敢徵也僅及吳門兩邑而他邑無記焉恐耳目之未逮請有閒也其有鉅

公名流或勲業蓋代或閎閱垂雲或文章華國或材藝絕倫而咸無記者姑俟別志也高名偉望研然自命而無記者中猶有所疑也名實孚才守合所宜記矣而搜羅未及者無記則絳漏也眉齒方隆者無記迹近諛也寒門自高曾以來亡祖亡父世世品於人倫而無記者嫌於自炫且家乘猶足徵也大要以剛勁爲主卽過中者必記壹破軟美之誚也清修苦節雖微必記不清苦卽不能剛且勁也詩書翰墨之士必詳記其生平原所由重也逍遙作達閒一記焉喜其中無俗韻也記以世次爲序無別隱顯皆名賢則隱顯無別也其義竊取吾豈敢哉欲使四方之士知吾蘇之爲蘇意者如此也且

令吾蘇之士攬先賢之遺風而興起焉洒濯磨礪毋甘
爲當世所輕若踰妄之罪則自知之矣

萬曆甲寅新秋雁門文震孟文起甫書于竺塢草廬

姑蘇名賢小記目錄

卷上

高太史先生

啟

俞都昌先生

貞木

王逸人光菴先生

賓

錢繼忠先生

芹

解元劉公

政

中丞嚴公

德明

尙書楊公

翥

僉憲直道陳公

祚

祭酒劉文恭公

鉉

邢布衣先生

量 附朱性甫
邢麗文兩先生

參議尤公

安禮

太保陳僖敏公

鑑

韓襄毅公

雍

侍郎孔公

鏞

淵孝先生杜東原

珣

僉事劉完菴先生

珣

副使陳公

琦

大中大夫劉公

昌

太僕少卿李公

應禎

參議胡公

承德

吳文定公

寬

白石翁沈先生

周

王文恪公

整

楊儀部南峯先生

循吉

都水郎張公

璋附李
上饒爲谿

祝京兆先生

允明

卷下

右都御史盛公

應期

袁飛卿先生

翼

朱恭靖公

希周

唐解元伯虎先生

寅

張夢晉先生

靈附張幼於先生

鴻臚寺丞錢公貴

徐廸功先生 禎卿

黃五嶽先生 省曾

中丞朱公

紉

王雅宜先生

寵附陳白陽先生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粲

世學憲袁先生

表

王吏部先生

穀祥

陸尙寶五湖先生

師道

陸池彭翁

年

方伯陳公

鑒

張孝廉先生

基附
周汝宗

憲副冰崖金公

世龍

錢叔寶

穀

陸叔平

治

兩先生

附蔣翁
子健

安節袁公

洪愈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尚儉

世隱君顧子武先生

祖展

徵君國子博士先生

敬臣

姑蘇名賢小記目錄終

姑蘇名賢小記卷上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高太史先生

高先生啟字季迪號槎軒長洲人張士誠據吳中時獎禮知名士其上佐饒介之以禮羅先生先生不仕

高皇帝卽位召授翰林修撰修元史成拜戶部侍郎先生以少不習握算辭賜金帛使歸需異日用遂歸家教授鄉里自給後坐郡守魏觀事逮死僅年三十九天下惜其才而悼其冤先生少明穎有縱橫才略好爲歌詩天藻秀發獨冠一時吳中騷雅寔先生啟之所著有缶歐鳧藻二集同時工部郎張甘節者名適亦以文行聞

於世

論曰國家官人當視其才如高先生之材宜爲翰林不宜爲戶部其以不習握算辭可謂允矣辭侍郎之貴而教授自給今之君子則恐或未之能也夫我吳於盛時高先生爲翰林盛寅御醫李姓貞伯侍中書吁何其才實彬彬與其官名稱哉

俞都昌先生

都昌先生初名楨更名貞木字有立其祖石澗翁珍元末老儒邃於易學著書百卷世居吳郡學宮之傍水木幽茂先生旣冠以學未成不娶負笈從永嘉陳公麟學易遍讀經史隱居杜門朝夕不繼淡如也洪武時以薦

起爲都昌令後爲郡守姚公善所知靖難時勸守舉兵竟以死殉云

論曰都昌先生仕不顯功名不著其所勒書亦竟幾灰滅矣而吳中先達舉名德者必稱先生則先生之風誼亦可遙想哉爲守決策要與俱死志節皎然斯無愧於負笈讀書者也

王逸人光菴先生

先生名國賓後名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才於陰陽律歷山海形勢禮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鼎革意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鑿著其貌故已寢益以藥黥其面及肘股間鬚兩角短衣策杖遊行廛市故舊有遇之者

輒箕踞相對爬搔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與馬填咽呼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微服往先生衣母短袂衣握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唾姚公笑而去之比三往始與酬對乃稍稍露其奇公爲執弟子禮先生養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絕而更蘇者再四死後魂歸其家猶呼娘娘不絕聲云所著有光菴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皆不傳

論曰吳中稱隱居獨行之士必以王先生爲首余意先生非隱士也其所挾者大意疑有所欲用之而篤於養母不娶不仕毀形以自全蓋唯恐其用也先母而死乃

竟不用矣先生死姚少師廣孝傳其事而其友韓夷刻之石然余聞之故老云少師既貴訪先生先生方盥掩面走則少師之傳先生也果先生意乎

錢繼忠先生

姚公是時篤禮賢士處士錢芹繼忠自守甚高公百計請見不可而與都昌俞公鄰乃因都昌以請先生曰姚公太守而我民也太守以民待我我無所置身然太守主也我爲儒賓也以賓禮見請期於郡學遂會於學宮成賓主之禮守北面質經義先生曰此經生業耳公爲官有官守獨無時政可詢耶守起拜問今日急務先生出袖中一簡授之而去守啓視則皆戰守制勝之策也

卷一
亡何而靖難兵起

論曰繼忠先生時又有韓奕公望云守迫欲見之泛小舟入太湖曰惟高吟痛飲藉草而卧中蓋未可測也是時國法嚴竣故吳士有挾持者皆貞遜不出骯髒以死錢先生袖中一編乃稍見其槩矣遜國忠臣滿天下吳無人焉則豈其無人哉

解元劉公

劉解元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明春秋建文元年方學士試畿輔士以託孤寄命爲題得公卷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待之也是歲登賢書者二百十有四人擢公第一四年建文遜位東方族公聞慟哭不食死或曰

公永樂中猶存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論曰士爲知己死況如正學先生者爲知己乎劉公惡得而不死也卽不死而沒身不仕亦不失爲中行足以見知己於地下矣時崑山有龔翊大章年十八代父爲卒守金川門靖難兵入翊大哭宣德中有欲薦翊者謝曰翊仕無害於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嗚呼亮哉

中丞嚴公

嚴中丞德明吳縣人洪武中拜僉都御史以疾求歸

上怒黥其面戍南丹後歸居於樂橋布衣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以調征過吳暴苦民家

公奮歐之西軍訟於直指逮公對簿公踞陳云老子亦
曾在臺勾當公事夫豈不曉三尺直指問在臺何勾當
公云老子洪武時會長臺事今都察院版榜所稱嚴德
明是也直指大驚延之起坐具賓主禮次日往訪則公
已擔一囊去徒存空屋兩間莫可踪跡矣久之復歸樂
橋同鄉繆御史讓延教授李綺飲公與席焉公時貧甚
帽已敝綴以雜布綺易之曰老人犯何法而黥其面公
述前事綺大驚避席公徐曰先朝國法密於秋茶吳中
仕者莫保首領余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
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論曰嚴中丞吳人而吳人中無知公者余蓋聞之馮元

成先生云中丞當鼎革時功業無所表見然而晦迹田里安貧居朴斯固韜光恬穆士也西軍暴橫忽不自持觀人於微豈非負氣動俠者哉大都洪武初多奇士其湮滅而不傳意亦未可勝數矣

尚書楊公

禮部尚書楊公翥字仲舉吳縣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文貞公溥寓武昌困甚公以塾與楊更教授他塾館穀不及其半日往返十餘里不厭後文貞貴薦於朝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卽位寵眷甚厚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苦至無棲泊之宅北虜款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皇帝失

上旨僅進位尙書仍乞致仕去年八十餘乃卒子津方八歲入朝 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恬退免追削或傳以前疏故云論曰余嘗聞之長老云楊尙書仁厚絕俗方爲尙書歸僅緝一椽鄰人簷溜侵之家人不能平公曰何害兩日少晴日多也鄰人老而生子公有一驢鳴恐驚之遂鬻其驢徒步終身子懷金入市爲人所攫以告公公弗問嗚呼此皆公細行也而心事已概見矣後之君子一命再命閭里赫奕黃衫綠幘狼戾鴟張無敢睨者聞楊公之風亦或稍自省哉

僉憲直道陳公

陳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書預選然非其志也尋舉進士改庶吉士參議河南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躬耕十載弊衣糞食不厭宣德初試諸謫佃者公名第一拜監察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風裁大振上疏請讀大學衍義上大怒豎子稱引大學謂吾目不知書耶且疏中又有奇巧蕩心等語非所宜言卽械之并其家十六人皆下獄凡五年同邑義士王處常季彥庸爲斂錢饋食得不瘳死英廟卽位赦復其官則親已前死乞補終制出按湖廣益侃侃自厲尋露章刻遼王不法事復逮下獄論斬久之遼逆節露乃出公死公論事愈切滿九載出僉福建臬事公名旣振墨吏

望風解綬去鄧茂七起時公適病在告遂引年致仕歸卒年七十五天下識與不識皆稱直道陳公

論曰吳中風習患其大甘不患其大苦陳公與人語嚴峻刺刺苦而不堪其操行其讀書皆刻厲自苦故人謂三苦先生九死靡悔百鍊愈剛孰謂吳風不競哉抑人固有命也直如弦死道邊陳公乃竟以老壽終矣則彼依回首鼠縮躬卷舌者又安在其盡瓦全乎於時有御史練公綱所在剛鯁亦終老於吳

劉文恭公

祭酒劉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少有至性母疾割股啖之比卒哀毀幾殆以善書薦入翰林明年中鄉試授中書

舍人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主事仍供事內庭累進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吉士時同鄉楊侍郎翥以潛邸人見館於公 上問楊公孰可爲相者楊以公對出亦不語語公也而或泄其語公恚曰館楊公乃爲相地耶因謝使他徙卽謁病歸尋起國子祭酒時 景帝將易儲公卿皆上牋請而公不與名 睿皇復辟閱公卿疏獨無公名心善之丁繼母憂詔起復固辭不赴服除會選青宮案卽擢少詹俾侍講而公暴卒矣年六十五贈禮部侍郎公博學能文章每篇必旬日而後成所傳假菴集公別號也

論曰士當危疑之會不能自立旅衆爲進退者得失心

累之也劉公視相位如浮雲若或挽之又肯以易儲請乎夫使劉公而相後之論次劉公者不過易一相銜耳其寔何益劉公毫髮違衆守是不虞奇禍不搖危議殆庶幾古稱社稷臣矣

邢布衣先生

附朱性甫邢
麗文兩先生

邢蠢齋先生量宇用理居葑城之東陋室三間青苔滿壁折錦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不舉火閉戶讀書唯啖餅餌一二而已僉憲陳直道公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唯挾冊就先生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五尺應公奈何吳公乃假鄰家胡床坐門外良久俟其終

原書缺葉

姑蘇名賢小記

心匠齋交本

原書缺葉

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兼通詩
無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無獻詩吾豈
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理僅收其遺數篇存
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讀書杜戶稱其師傳與同時
朱凱堯民稱兩朱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卽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沉靜有
醞籍固而不陋嘉遜城市貧無恒業唯教授鄉里以著
述自娛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
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糝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絕無
慘凜色也早歲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故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言永矢

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接先曹之典刑暢遺民之雅韻體文養和靖躁汪汪德心恬泊處約皜然不滓卽非厥祖乃肖孫枝矣

參議尤公

尤公安禮字文度長洲人自少以德業自厲嘗行從委巷邂逅一姝獻笑公亟掩面走後不復由其門同舍生有欲試之者引至妓家公望見卽反走遂與此生絕有友當戍泣謂公吾必不生遷妻少且更嫁矣如弱息何

公曰子第往我在無慮也已而友人死公賑其妻得守節終身復娶其女爲子婦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乞留上命增秩還任已用楊仲舉尙書薦召拜祭酒公辭尠學不可爲國師改授中丞又辭才弱乃叅議貴州既而謝歸貧甚絕不詣人人亦罕識其面太守况公聞公名亟欲識之物色良久得一老於絡絲卷中布衣芒屨泊如也守見所居隘陋欲割官地益之謝不可遣以金亦不受卒老死陋巷中

論曰漢楊公有言我有三不惑者酒色財也則財色之於人甚矣哉吳中習尙以風流嘯達爲高遠色安貧且以爲固爲陋而爭調之視尤公何如耶一語要約沒身

不侵辭尊居卑甘以窮死潔身修行斯固章縫之儀羽矣

陳儔敏公

太子太保陳公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
史遷按察副使尋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
居官鍊兵屯田水利鹽政所至有經畫而於關中尤著
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自謂弗如也先後蒞
陝十餘年以長厚得民心每行部久旱必雨雨久公至
必霽民益愛戴公而最後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
得公詔往賑之所活無算還掌院事加太保賜玉帶會
得末疾乞歸又三年卒卒而關中郡邑處處祠之有事

必祝若肝響云

論曰余嘗見公畫像鬚髯戟張目光如電蓋赫然如神人也顧其中寬然長者豁達有大度居官仁恕不爲一切苛辨其在關中關中人疾病誓爲公肩輿輒愈故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肩公笑弗爲却而治軍老將弗能過也蓋庶乎文武爲憲名臣矣

韓襄毅公

韓公名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強幹稱尋奉命錄囚平反碭山教諭邱純寃按行江右眾皆以公年少易之公振刷精彩一道皆驚廬陵饑盜大起公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遷按察副使卽擢僉都御

史仍撫其地公年未三十也時土木變起北虜猖獗西南夷繼叛所在傷殘獨江西賴公稍安亡何以用事者得罪左遷臬司尋入少卿大理復爲都御史與都督趙輔率師十五萬討廣寇直趨大藤峽曰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其本乃分兵逐末分兵勢弱趨末無威我全師直擣南可以援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彼分而拒我聚而攻首尾互應破之必矣遂統兵進攻賊於絕險處設伏矢石如雨公縱火焚之白日晝暝又用同邑判官周奎計破九層樓諸壁先後斬獲四萬一千七百有奇賊遂蕩平改大藤爲斷藤久之開府梧州與中貴人黃沁不相能爲所

許公卽乞休歸歸又七年卒年五十七方公之討賊也
有儒生數百人跪於道左曰我輩苦賊久聞天兵至願
投麾下爲三軍先公叱武士悉縛斬之眾皆疑旣縛而
袴中咸挾利刃蓋賊閒也乃皆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
挂箐棘中賊大驚沮後有屬吏自負善談兵議論縱橫
適縛賊十餘輩至公授戈使斬之屬吏手戰不能舉公
徐下堂斬其首以灰灑地攝衣上談論如初公復上言
嶺東西地廣山深須分設撫臣而兩廣勢寔相聯屬宜
置總督皆報可公治軍威嚴三司長吏見跪白事促縮
如小吏牙前設金鼓數百儀節詳密賓佐皆極一時之
選

論曰聞之嶺東西人至今猶懾韓公威至肖而土木之
以爲神云公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
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每
一出師必以妄殺爲深戒也是時四郊多壘公歸年甫
艾而南北尉薦亡慮數十輩皆不報則猶以中貴人故
耶嗚呼生才不易用才不盡蓋誰昔而然矣

侍郎孔公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 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都
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已改連山先後皆
有惠政遂知高州府時嶺南盜起其魁鄧公長者擁眾
據茅城距高不十里城無兵可守勢已亟公乃單騎往

喻有良民千人爲賊所縛林林道旁號呼動地公弗顧
徐行抵其壘賊駭挺刃彀弓弩欲恐脅公公下馬據中
坐極言利害又徧歷其部曉諭百端賊乃羅拜請降送
公出公指道旁縛者曰此何爲者當亟解釋之遂降其
眾數萬論功進按察副使所剪刈大小以數百千計威
名益振後遷廣西討荔浦賊賊望見旗幟驚曰是高州
孔副使耶卽潰散黔中苗阿刺以黠悍善籌算而挾其
子溪力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餘年屢殺傷官
軍無如之何朝議乃擢公副都御史撫黔公至以策授
清平指揮王通曾瑞一鼓擒之入爲工部侍郎舟至富
陽暴卒時年六十三方公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歸

渡梅嶺登舟既奠矣公適見之怒而沉諸水水底清絕
峭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徵孔侍郎峻節

論曰吳中人柔脆不任談兵其性然矣故二祖時開
國元臣卽無吳人者世傳公之卒也有白氣自舟起直
亘天表蓋日正中也而星煜然墮地有聲然則公之生
豈無自來耶先師有云我戰則克公無忝厥裔矣吳是
時襄毅韓公以征蠻著功名而公卽其亞云

淵孝先生杜東原

東原先生瑀字用嘉吳縣人先生少孤能自刻厲讀書
無所不通旁及翰墨亦皆精好爲人敦茂長者一時品
望甚貴郡守况公迺欲見之匿弗肯就晚歲持方竹杖

出遊朋舊間逍遙自娛號鹿冠道人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植竹蒔雜花築瞻綠亭居其間醇和安定道韻襲人年八十卒嘗割股愈母疾而秘之人無知者及卒會葬千餘人門人私謚爲淵孝先生論曰人言吳習多輕佻喜自炫如杜先生者孝而秘之不欲以篤行名讀書能文與詩而弗自振暴也則何淵淵慥慥君子哉吳初有陳翰林嗣功者以文行徵深經術號陳五經杜先生蓋從之游而五經子孟賢亦能文侍姬曰梅隱居士爲掌翰墨之役與其友張淮豫源孫繼康王孟南皆杜門咏歌不求人知嗜吳風流固如此矣

僉事劉完菴先生

完菴先生珏字廷美長洲人少時太守况鐘推擇爲吏謝不願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鄉試以材薦授刑部主事歷官山西按察僉事甫艾卽致政歸先生修身篤學動師古人初在刑部有丞犯法當訊投金二十斤先生曰我方憐若若暮夜相汙其賂明矣遂致之理家居與直指善旁邑致重賂求居間者望門而返事母篤孝女兄少嫠子幼迎歸買田養之終身旣罷官卽第後鑿小池閉門幽賞時人罕窺其面

論曰劉先生老而嗜學不衰其天性也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法出吳興畫師王叔明至今鑒賞家猶知

珍劉完菴也而孝友峻潔則吳人有未盡悉者余故論次其行事見完菴先生固在此不在彼

副使陳公

陳冷菴公琦字粹之長洲人仕刑曹郎用法平尋遷副使按察江西禁絕請謁褻身刻苦行部惟携乾糗自隨所至飲水而已有權貴人壅水爲陂田利者貧民無所得水公至立疏決下流抵其家人罪還陂於官後值計吏權貴蜚語中之罷歸蕭然一室不謀朝夕唯傭書以自給宴如也郡有教諭朱昂妻以寃係至產子於獄戶公悉其枉直入郡庭索香火爲誓於天而後白其誣所生子卽朱中丞統後以功名顯

論曰余每見閭閻中有冤抑事薦紳先生環視相向莫爲出一語以告有司也賢者護其名并遺其公不賢者借其名乃行其私遂令賢者不言言者不信而桑梓如秦越矣如冷菴公居官嚴潔居身刻苦慷慨一言而冤婦立釋彼其素行淵塞固有取信於人人也嗚呼孰謂清苦士無當於世用哉

大中大夫劉公

劉樓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誦善屬文十九舉解元明年會試第二人廷試對策頗忤時宰抑不及第授南曹郎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視學河南搜集殘碑作

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嶺南作炎臺記以家在吳
中作蘇州雜志哀撮聞見作懸笥瑣探紀錄海內人物
作叙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中州曰
嵩臺嶺南曰瓊臺蘇曰蘇臺故有五臺集初公以詩名
大振郎署開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
少借以是中忌者偃蹇不得推遷僅叅政廣東而卒年
五十

論曰富矣哉劉大中公之著述也余蓋求其所爲雜誌
及叙士而不可得見然觀其他所著述皆持正非漫然
者楊儀部君謙云是時葉文莊公最知公公不少干薦
終身不致大用則其人亦豈僅讀書綴文者乎後有僉

憲劉鳳子威者著書至八十餘不衰持論每乖而詞頗
奧勒成幾數百卷

太僕少卿李公

范菴李公姓一名應熊字應禎後以字行便字貞伯長
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官牛玉聞其名屬祭酒欲
延爲弟子師公不往以善書選中書舍人故事中書班
列給事御史上近輒易其次公上書爭至再語侵大臣
不報而僚有倖進者公不樂與俱乞改教官不許俄而
中旨詔諸舍人書佛經公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
有佛經也 上恚廷杖公幾死已遷南兵曹郎歷官太
僕少卿致仕歸又三年卒年六十有五子祭及葬論辭

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語洵實錄矣公爲人剛鯁嶽嶽不撓所至與人爭辨引經證典莫能難也郡守劉某征歛苛急人呼白而虎公作虎渡河詩致之守猶不悛猝遇守於道面斥之一市皆驚守怒按其籍乃無寸土詞其家蓋無浹旬積也始慚服公雖貧緩急人不啻已獎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故人子弟有不畏父兄而絕畏公者公母以產難死忌辰輒閉戶哭竟日終其身

論曰李公博學能詩書法自成家蓋軼唐宋而上之然公每恥以是見名故余亦不以是爲公名也弇州先生謂李公所在募立奇節夫慕者猶以名取公剛峻性生

如沁流峭壁湍急洶震何云慕者清彊果毅侃侃終始
斯真吳人士之神砭已

叅議胡公

胡公琮字承德長洲人舉進士令江陵遼王橫甚其下
椎剝民不堪公一繩以法王欲以利昭公因饋食置金
其中公正詞却之王稍戢以高第拜監察御史左遷麻
城令貳守常德嘗郡篆時有大璫自滇還所在索賄笞
繫官吏公不爲禮召邏卒欲檢其橐拜疏璫懼亟引去
他日有詔括諸郡金檄牒旁午公持不下僚屬相繼請
謂且得罪公曰金非郡產也又歲儉可加賦乎卽有罪
罪主者諸君何與已詔罷不徵而他郡先徵發者皆愧

常德云服除更貳處州民有發地得金沙中官上聞請
開礦公爭之不得因疏於朝條其利害得免滿考乞休
時王端毅公爲冢宰持其奏不下公請益堅乃增秩以
叅議致仕公丞處州彭惠安方撫浙屬其邑子爲尉者
已尉不法公按斥不貸惠安反益賢公其以郡丞進藩
司彭爲少宰與有力焉人蓋兩賢之尙書戴某與公同
年又同御史其後爲權璫所引公遂與絕他日入京某
爲司寇數往請終避不見也旣歸益自嚴重郡守史公
慕公名強與公燕守醉偶謾語公恚怒曰吾本不見時
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拂衣徑出自是掃軌滅迹
雖周親密友無能窺其面者年八十卒於家

論曰守官而不徇大璫不徇大吏極其害不過失官而人卒莫之敢也然胡公乃更以此見知於少宰矣如公同年友以附璫故究亦僅得尙書夫附璫而尙書尙書足貴乎且尙書有命卽不附璫亦尙書也人亦徒自賤耳邇年士大夫和柔是尙余嘗見鄉薦紳十餘輩供張盛具自往迎郡守飲守坐堂皇視文書自如自晨至暮篤老者幾至顛踣閣人竟弗爲通也嗟呼何其中無一胡公也哉

吳文定公

吳公寬字原博長洲人以進士第一人入史館方其未第則已有重名一時鉅人皆推其文行期以大受矣歷

官宮詹侍 康陵東宮時侍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
事間講讀公卽抗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
令節則止歲不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晷又況可推移
問歇乎古人八歲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卽曰習
讀於內豈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
存規諷至理亂安危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朗誦也
孝廟時孝肅周太后崩議附葬廟禮先是 憲宗朝孝
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庠
廟禮皆如嫡輔臣無敢言者 上仁聖以綱常爲重召
輔臣密諭便殿悲愴感動必欲如禮公時掌詹事與議
揖眾議臣曰魯頌姜嫄闕宮春秋考仲子宮皆別宮也

漢唐宋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嗣承帝位所尊崇其尊崇所生追尊祔廟僅仁宗之於李宸妃此非禮之甚者何可爲天朝法議上始定改謚孝肅不稱睿別祀奉慈殿矣奉慈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母孝穆太后者也令稍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孝穆嘉靖初右以祀孝安邵太后云久之進禮部尙書引年乞休溫旨不允尋卒公好古力學望實鬱茂遭廻不進意泊如也居翰林時葺小圃蒔花木選朝執一卷日哦其間客至分題諷詠清風穆然如不知有官者生平多雅游而獨不交富人初第時或請締姻公曰此文申子所謂夷虜道無虜我詩文淳

美書肖眉山至今猶爲吳珍

論曰公之祖壽宗父孟融皆善士祖有疾父日往西山汲澗養藥往返日三十餘里不倦所稱東莊翁也積久而昌生忠信宏厚如公者宜哉公寬然長者恬於榮進然至於昌言守正引經定禮使朝典無頗又何侃侃鑿鑿耶公別號匏菴言匏不食不材以自況也而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匏且適宗廟朝廷無用者未必不有大用矣 太祖稱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嗚呼吳公乃不負 聖祖設科意哉公有從子名奕號茶香亦韻士

白石翁先生

沈氏家長洲之相城有孟淵者以儒起家二子南齋貞吉同齋恒吉皆善唐律工染翰不可以金錢購取家庭之間自相酬唱下及童僕悉諳文墨同齋有子曰石田先生名周字啓南晚更自稱曰白石翁至今吳中雖市夫豎子無不知有白石翁者大要得聲翰墨間其丹青之學超聖入神雖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弗能過也書類山谷老人詩則白香山兼情事雜雅俗當所意到疊疊不休博學無所不通多著書而皆非先生之至者不肖嘗聞先君子每稱先生行事蓋若隱若俠又恂恂內行淳備篤實君子也自其少時天才溢發爲文援筆立就則已不肯治舉子業以故得專意讀書築有竹居

居其中挾冊而哦其勤乃倍於經生時郡守汪頗有善政其人故儉父也聞沈某善繪事則檄召先生繪府門先生弗辭挾一繪工往日衣緇布服冠里老冠坐守鈴下出則跪於道左繪畢乃去他日守入朝遇孤卿大臣無不起居沈啓南者或言沈啓南手牘至都稱守良吏守良吏守益茫然返而詢所稱沈啓南則卽向之繪門老人乃大悚扁舟造其居先生已先期匿矣已三原王公撫吳獨與先生善與語輒連日夕語不及私唯時時言宦寺宜戢貧民宜賑及他所裨益甚眾而王公亦終始不持先生一詩一畫歸事父恒齋公盡色養父好客日擊鮮而進之唯恐客不當意父以篤老終猶孺子泣

終喪不飲不肉也弟有瘵疾與同卧起不室處者三年撫孤姪養寡妹具有恩禮年八十三而卒卒之日王文恪公適去相歸里手書致訃先生索筆題黃鶴白雲四字家人泣曰憤矣既而曰黃鶴白雲瞻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馬忙如海先有閒懷問病翁遂擲筆而逝

論曰余所以論次白石翁者如此風雅士幾以余爲腐矣雖然翁生平乃爾則人重翰墨乎翰墨重人乎卽相載而行乃其所以重者固可思也余慨風雅士一詩一藝苟得當邦君守相及四方鉅公大人輒津津色喜不知如白石翁者卽跪而繪府門愈重也公卿倒屣語不

及私又惡足以稱先生矣

王文恪公

文恪公整字濟之吳縣人少穎異不凡鄉會試俱第一至今爲制義之祖廷試復擬第一而執政或抑之遂以第三人入翰林公在翰林日杜門讀書使閣者謝客勿通通亦不輕報謁至中官弟姪來請業者益峻却不納以是得簡貴聲久之望愈重以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有所幸中貴人廣頗導游西苑公爲講文王游田章剴切反覆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今日所講殆指若曹好爲之亡何遷佐吏部會虜火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

間七分兵八出奇又請科舉之外畧仿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數人其俊異不羣者厚加寵遇先有官者量材加秩庶足以濯磨士類洗滌陋習選將材亦然時不能用正德改元奄導上逸游中外洵洵洪洞韓忠定公時爲司徒憂懣不能食其屬李夢陽說公曰閣三老顧命臣也公輩爭於外三老協於內何所弗濟韓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以報國遂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上召諸大臣傳責甚厲眾相視莫敢發言獨公以危言繼韓公後幾定矣事忽中變夜詔瑾掌司禮首逐韓繼逐劉謝時瑾誦事者於擾攘中不悉公有危言遂以人

望與焦芳同入閣瑾權傾中外所釗辱士大夫不可勝紀公曰士可殺不可辱吾亦何顏居此瑾憾洪洞不已必欲殺之又坐華容劉忠宣公以激變岑氏皆械繫詔獄公爲力爭且言岑氏未變復何所激乃皆減死瑾議欲焚廢后吳氏喪公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苟景泰汪妃薨公又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如祭以后語皆侃侃而焦芳專事媵阿瑾亦漸知初佐韓議者公也公益自危乃懇辭去位瑾每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會瑾敗得免歸凡十四年世宗卽位舉故事遣行人存問賜金幣益與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公獨上書進講學勤政二篇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公之歸田

也闔門自重不妄交與惟進一時名士與談文史給事
貞山陸公方爲諸生折行與交至讀書相質難處輒注
聞之子餘文學云故於時人士彬彬多所興起其家富
甲吳中則皆子若孫所生息天下不能以是爲公損也
論曰近世通儒之論於逆瑾之際咸謂王文恪之勇退
不若李文正之委蛇默奪潛銷使天下陰受其福而不
知也文生曰其然乎哉其然乎哉 武宗中葉瑾之肆
毒極矣愚生寡昧竟未曉所謂默奪潛銷者果安在也
易稱介于石不終日子與氏戒枉尺直尋子固嘗接浙
冕而行矣士大夫應世持身豈無律乎若夫卷舒在手
滅沒難尋如楊文襄王文成斯乃所稱可與權者噫豈

易言哉

楊儀部南峯先生

楊先生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居曹事簡日惟矻矻讀書每讀書得意則手足狂舞不自禁以是得顛主事名而最不喜者人間酬應因謝病歸久之復除原官彌月再乞告吏部格不可曰郎病已安得復病先生恚曰吏部難吾棄官耶遂乞致仕歸時年未三十也結廬支硎南峯日折松枝爲籌課書書益博奧內外典稗官小說幾無不通每歲輒持齋誦經百日不出以報其先人會詔求直言先生上封事以故禮官得言禮請復建文帝號所司大驚不能舉其案比

武宗南巡以名驛召先生郡邑前爲先生治妾先生
冠武人冠跣跣我錦無所不狎侮已見上令應劭爲
致詞使釋言然不授先生官先生力懇乃免歸歸而貧
益甚其弟益齋與尚書華王道以幣爲饋用與促
膝談之歡如也伏郡守折簡邀顧公先生色忽變起驅
之出口野人安敢與貴人爭客救其子以前幣擲顧舟
卽汝呼慎無復應子如言投幣詰朝顧公躬往謝罪先
生堅閉門叩數百莫有應者顧公每舉示人謂過吳不
可不造楊先生然亦毋易造楊先生也先生晚節落寞
不得意嘗自作生志語多孤憤年八十九乃卒卒而所
著書十餘種皆散落人間

論曰士固有甫歷清華年未三十而致政者乎斯其人負奇癖亦可知矣著書千卷立言有光假令稍平其氣不與時忤奇窮骯髒當亦不至如先生也然先生固足以自雄矣余嘗謁先生墓一坏荒草大半樵蘇慨然太息欲爲請於官復其稅屬隣僧洒掃其塚而力未能也生不得意死亦亡爲懯卹者噫孰謂吳風風雅哉

都水郎張公

附李上饒爲谿

張公瑋字嘉玉其先自真揚以赤籍隸蘇州衛其大父聲遠父靜源皆善士得里閭聲公以成化丁未第進士官工部居官持廉所至有名其權稅武林尤稱嚴慎亡何以都水郎治漕事時逆瑾初用事其黨縱橫江淮間

公一繩以法舟過漕則檢而沒其私權姦斂手相戒亡
犯張郎中俄而瑾以蜚語告變逮繫 詔獄酷訊無所
得乃以奉使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召還
諸流人公復故官待次卒居家貧甚晨夕饘爨或不時
舉旣死室無一錢郡邑爲賻襚乃克斂鄉人士賢者因
共歛貲葬之公纖弱不能勝衣當被逮時貫索關械荷
重校暴烈日中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數日羸竭且死
更兩日復蘇事母極孝赴戍時母年八十相持慟哭謂
無更見期日夜悲泣比歸母猶健匕箸安公養逾年而
卒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云

論曰士大夫守職官下不幸而值刑餘之肆橫也大者

死小者斥此其固然曾申當預辦之矣張公孱不勝衣
酷訊不死置絕徼不死又安在權璫之必能死人也彼
搖尾俛首乞憐取妍坐致大位者今果皆不死乎後公
數十年而有上饒令李鴻漸卿始筮仕力與中官角已
用法杖殺其黨十餘輩遂削籍以歸漸卿嗜讀用世書
有氣敢言勇於任事極其量當爲能臣而世不盡知也
一躓而死竟泯厥奇君子蓋重爲鄉邦惜焉

祝京兆先生

祝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
稱枝指生先生祖叅政公灝所在有政績正統初舉進
士一日入左掖門而巨璫以旨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

內館出詩目試之間其故曰 上知若等名姑試一詩
欲召入詞林耳公不應竟出乙巳之變 景皇帝詔奪
情以都御史起復復不應故吳中一時大老咸重視惟
清公先生少爲名家子天質穎絕讀書目數行俱下於
古載籍靡所不該洽自其爲博士弟子則已力攻古文
詞深湛棘奧吳中文體爲之一變當座談笑雜選援毫
疾書思若泉湧書法魏晉六朝至歐顏蘇米無所不精
詣而晚節尤橫放自喜一時名稱大噪索其文及書者
接踵或輦金帛至門輒辭弗應然時時醉卧伎館中掩
之雖累紙可得性拓落不問僮奴作業又捐產蓄古法
書名籍售者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客飲計無所出

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輒與已小饒更自貴也壬子舉鄉薦上春官累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謁選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尙許惑於襪祥先生示之禮簡進秀異親爲講解郡盜竄處山谷時出焚殺爲設方畧一朝捕三十輩邑以無警稍遷判京兆事遂乞歸歸日張酒召故所喜客與劇飲歌呼盡其橐中裝乃已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年六十七而卒幾無以斂也先生好獎掖後進其與唐寅先生書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峯可建都聚故益廣泓茹口多戲謔而終身不言人過所著書合詩文凡數百卷其所稱祝子罪知者語

絕誕

卷上

論曰嘗祝先生時其文蓋岸然獨貴當世云琴川桑悅民憚好大言無所讓亦曰天下文章惟悅與翰林羅珉長洲祝某也蓋明興百年士膠守章句未有能恢然者也緣六經而旁飭之庀材復市先生先登矣先生天材既捷少則館甥於李少卿氏而外王父爲武功徐公故書學遂能超宋躐唐鳳翥龍變蠕蠕六指形而下者其不朽乃藉此乎子續亦第進士爲大官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終

光緒壬午臯月長洲
梅氏心矩齋校刊本

姑蘇名賢小紀卷下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右都御史盛公

盛直菴公應期字斯徵名鑿寅之後也世居長洲成化癸丑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公始爲持法矯伉公私舟以序進亡敢越者戚里近倖舟挾私物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橫甚其家人憎公威悉投鹹水中以是羣慤公用阻抑薦新爲大不敬逮下錦衣獄鐫八階謫丞雲南安寧驛稍遷爲令爲倅僉臬事所在以公彊廉直稱而僉臬金滄持鎮守中貴梁裕不法事爲所中與同官張璞晁必登俱逮復下錦衣獄鞫訊慘烈張

竟拷死公益諤諤不屈會乾清宮災言官論救乃免按察河南復折中貴孫清布政關中則與鎮守廖鑾軋翦其弟姪及左右翼奸者幾盡鑾思中傷之時中旨督織造罰其費鉅萬鑾檄公取直公卽按籍得所支冒已逾額卽詣鑾鑾盛氣待公公出籍示之因問更費如此計所造有贏金且安在願以上聞鑾出不意內愒不能對跪謝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士馬蹂躪頓置百需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備一時扈從權倖氣焰熏灼有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乘也亡何拜副都御史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尋進兵部侍郎督兩廣軍事至則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三千

有奇俘半之方大有所振刷而謗起先是公稽尺籍得節帥監軍脫卒甚多盡勒歸伍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得稍動因相緣爲讒構當事者爲調停計遂除工部實奪其權也公乃乞致仕歸歸四年河決徐沛卽家拜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公上四策曰疏疏上流而殺之曰濬濬故道而順之曰築築堤而障之曰改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先期調發民兵儻工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旨輒發盛冬困吏士冰雪中上怒奪公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公負氣矻矻不肯屈下人體貌嚴重居家肅如官府而待族屬及貧交咸有恩禮於倫誼尤篤

論曰盛公甫筮仕而卽與中璫角也固已置一官與其
身於度外矣一再中法瀕死不撓剛腸勁骨非其秉於
天性者耶卒以功名顯於世爲能臣雖終構讒口未爲
不幸也夫世未有計及於全軀保祿位而能樹立於當
官者也榆林之役整而能暇其讐服權倖寧一朝一夕
所猝辨哉

袁飛卿先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能把筆
爲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日討尋不厭聞
有異書輒奔走求之餅金懸購至解衣爲質弗惜也正
德中舉於鄉以母病不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

老平生名義爲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其志晚益骯髒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積書藝菊不能忘情或時饑饉不繼回視所有欣欣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

論曰跡袁先生生平蓋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卽所著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傳故自有命豈不信夫而況其大者哉

朱恭靖公

朱公希周字懋忠其先自崑徙吳故號玉峯弘治丙辰擢進士第一人拜翰林修撰修會典成遷侍讀中人瑾銜公遠已矯詔奪公侍讀公惇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舊臣相繼罷去公猶持議帝興獻非是屢忤上旨乃出爲南吏部尙書會大計以公考察不當令再察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再疏乞致仕歸歸凡三十餘年中外薦者百疏竟不起公之爲恭敬雖女婦孺子毋敢慢取予一介不苟門生故吏及監司部使者饋遺悉不受也其配亡熒然獨居旁無媵侍所

給使僅一老蒼頭三十年不變兀坐終日几席無傾倚
盛暑衣冠必整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而公蕭然一室
廬舍卑敝服御儉樸人不知爲公卿也里中兒稍爲不
善輒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母使公知而
已蓋不出戶而隱然爲薄俗風勵年八十四乃卒遺令
毋乞恩於朝父名文不得以文諡詔贈太子太保予祭
及葬諡恭靖

論曰世稱恭靖朱公醇厚長者謙謙抑抑蓋恬雅篤茂
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者必勇誠哉是
言矣夫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也有所係於鄉之重輕
乃貴朱公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慚斯何

以得此於鄉之人也彼其中誠有以大信於人心也噫
以此宰制天下坐鎮羣品有餘矣

唐解元伯虎先生

唐先生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趨里人性絕穎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砢砢有千里氣父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猶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從己願便可襍褸曠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目不接其冊子則取舍奈何先生於是瑾戶絕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第日取少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祇求台時義一年試應天遂錄第一人己未偕計北上有旁郡富子強

先生偕往富子以賄敗株累斥爲吏先是梁文康公竣
試還京與程詹事敏政從容語次數稱唐某才士寧第
甲江南程公遂詣先生請三事使具草三事皆敏捷程
公因亦數稱唐某當世奇才一第不足畢其長亡何而
程公奉詔主會試忌先生者以蜚語聞比廷鞠竟論削
程公籍而先生廢先生旣廢益放浪形跡間扁舟獨邁
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益研習
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曆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
而贊訂之旁及風烏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而是時寧
庶人者慕先生名厚幣聘先生先生往一見則度濠有
反形乃陽清狂不慧以免其於世間詩文不甚措意謂

後世知我不在是奇趣溢發或寄於畫下筆趣追唐宋
名匠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治圃舍桃花塢日般飲
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頽寢年僅五十四卒祝先
生爲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天桃兮故
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
垂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穠孔翠錯燦兮金芝葳蕤碧舟
淵涵兮人間望思蓋天下歌而悲之

論曰余每詢故老唐先生事讀其遺詩未嘗不流涕也
曰世有才如先生而竟以冤錮耶當時名公卿滿交戟
無一人能爲先生暴者何也困英雄而黃槁之見謂不
復收矣逆藩之變佯狂自免大節確如斯其人不足干

古乎彼媚先生者媚先生復第一雋耳人材第一風流
第一畫品第一夫又誰家媚先生也膏自銷熏自燒桂
伐漆割廼令人瞿然有餘思矣

張夢晉先生

附張叔先生

張靈字夢晉家故貧屢作業至夢晉始讀書好交游任
俠作達醉則狂舞曰日休豎子耳尙稱醉士我顧不能
耶與伯虎先生鄰相善一日偕游虎扈扣舷痛飲作野
人歌會數賈飲亭上且詠夢晉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
酒耳何當論詩我且戲之因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已
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句而以狗尾續若
何賈大笑曰丐亦詩人耶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樸

握伊尼等語因舉試之則響對曰蒼官松也青土竹也
樸握兔也伊尼鹿也賈不測始令賡復丐酒連舉大白
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令絕跡
賈使伺之亡有也乃大駭以爲神仙云夢晉能畫人物
高遠有致然惟掩其醉得之莫可搆取

論曰任情肆志之士固禮法之所大繩也然其人則皆
跣地磊落非世途齷齪者比史曰應諧似優穢德似隱
豈是之流乎雖言行不純猶足以滌除鄙俗矣余是以
論次張靈先生也後有張枚勿於者亦狂士顧嗜讀書
書無所不丹鉛晦明寒暑著述不休以結客故盡散其
產老不得意益以務誕至於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挽

歌行乞於市斯幾狂而蕩矣然所著書皆翼經史佐禮樂非漫然者余嘗謁先生於白公石下先生遽易葛巾屏侍妓而後與余揖余乃知先生之誕固與世牢騷抹撥而託焉者也後竟爲怨家所殺

鴻臚寺丞錢公

錢公貴字元抑弘治戊午鄉薦謁選太常典簿時太常方用羽流爲卿公上言秩宗之任典司禮樂統和神人不宜以異類參時論躋之嘉靖初論劾中官蕭敬貪饗不法又集王振曹吉祥劉瑾事著三忠傳奏上亡何而大禮之議起公因明職掌籩豆之數乘間論列會議禮者皆得罪公遂乞致仕疏再上進鴻臚丞以歸時公甫

艾卽所居旁穿冢治木以待盡月舉善族會會必申以禮法或有緩急極力拯之竟忘其家之貧也公學務綜博文詞爾雅旣官中朝與應元忠鄒謙之諸先生游始從事於性命而一切文字之學悉見爲支離屏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講明其說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檀天解太常都編等書

論曰成弘間吳中士大夫言講學者蓋鮮顧以余所次諸老先生其行事寧愧於學乎錢先生乃啓其鑰矣出幟於朝處範於鄉進退光明取予介如如錢先生乃真講學也去今數十年而名亦不大著意其人固惇惇闇然不求聞達者哉

徐迪功先生

先生名禎卿字昌國己更昌穀長洲人先生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則己工詩歌有聲儕偶而其語高者出入齊梁間又著談藝錄一時操觚士爭賞爲帳中秘書旣以乙丑成進士居閒曹益務切磨其學愈古其格亦愈變而上於是中原諸子咸推先生主齊盟名在大梁信陽間矣卽善雌黃者於吳中先達多所譏彈然以先生狎主李何間不能喁也先生初成進士上忽使中使問先生與雲間陸深名後陸選中秘先生弗得授大理寺副以不能其官乞徙近地便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年三

十三卒卒時以後事屬徐子容子容泣先生笑曰常事耳何泣蓋惺然而逝

論曰語謂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徐先生年僅三十而死而廸功之名則已傳矣先生好談仙又好談道學故王文成公誌先生幾欲當先生師吁此廸功也文成強以爲吾徒北地弇州援以爲吾黨而五金八石冲舉之倫又引以爲吾儕乃究其傳故在廸功集也雕蟲小技乎哉

黃五嶽先生

黃先生省曾字勉之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不第遂棄去端攻古文詞規儼六代摹畫宛然大司馬喬公字時

鎮金陵請先生往纂諸山記一日游覽一日著撰登臨
嘯咏風藻奕然遂爲南中勝事時王文成公倡道越西
先生執贄往見作會稽問道錄以爲門人咸隆頌陟聖
而不知公方廩理過恒視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
新酬應了無定景蓋自許得王氏玄珠云又自序謂思
樹勲常而瞻言百里必有搖敗故不樂簪組亦愛賓屨
而俗化蕩靡惟事淫逸故杜門交游知饗御有枝腹之
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蟻之觀故不蓄懷較此先
生之大槩也先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故有拜
五經文所著有經說易繫奧旨懷賢錄詩錄言龍鳳等
書子姬水亦能詩有韻致

論曰吳人於歌詠絃誦亦其性所近也徵逐奪之游治
汨之有志者亦往往耗其精於帖括訓詁之學而沒齒
碌碌者眾矣黃先生一舉不第棄而攻古幾成其家言
至今文苑中知有黃勉之氏也亦庶幾乎不虛其生矣
俗化蕩靡杜門交游旨哉言乎

中丞朱公

中丞秋崖朱公純字子純甫生三日遘家難卽與其母
繫獄陳副使冷菴先生白其冤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
正德辛巳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
駕部有大奄侵兵士食者公引法裁之出參江西與柄
臣忤因遷四川威茂兵備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

加等厯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獐賊再賜金幣進都御史撫贛已移撫閩浙是時沿海諸郡奸民稍與番舶通因緣爲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爲主公拜官請一切從軍興法聽便宜從事詔許之至視事悉掃諸酬應斥去黃墨綬貪汙者數人日夜申約束窮治通海舶者排根豪右翦除亡稍貸是時閩粵諸貴人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比而謀破敗公所爲至革巡撫爲巡視稍削其權公聞之怒數上章廷辨語侵執政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捕首虜六百人移師定海屢破島夷焚餘皇幾盡又大破賊於溫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舶

虜其酋及餘眾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其魁言官遂劾公妄殺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清強峭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警居恒歎吾家無一錢不任獄病時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卽天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卽不死我二粵豪家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授人也每攜椒自隨而時適有校尉逮朱參政鴻漸公不及問卽仰藥死死三年而海寇大作

論曰朱公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萑符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自公死而中外搖首不敢復言海禁事比海寇起糜爛東南者二十年而兩粵士大夫尙囂然謂寇自朱某始也夫士大夫以其私奸

利事至不難殺天子幹臣以縱島夷豈其間無一義士哉至於今而釁日益深禍亦益難測矣則安得有亡身殉國如朱公者乎老子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謂公妄殺非也不可謂公不勇於殺也仰藥而死或符道家忌焉

王雅宜先生

附白陽陳先生

王先生寵字履仁更履吉吳縣人少從蔡羽九達先生游蔡先生居洞庭林屋性高亢不數入城府先生棲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奧於屈宋遷固諸書無所不研討爲文駸駸似之詩好建安三謝書法在永興大令間鬱然爲三吳望矣已築草堂石湖之陰岡迴徑轉藤竹

交蔭每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主人出而揖客則
長身玉立姿態秀朗又能爲雅言竟日揮麈都無猥俗
恍如閩風立圃間也時或偃息於巖石之下含醺賦詩
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先生當御史試輒第一顧
赴京兆則不利僅以資貢太學年四十而卒

論曰余每至石湖登先生采芝堂御風亭小隱岡未嘗
不低徊留之想見其人讀其所遺詩沉鬱孤憤每多幽
憂失意之感又未始不爲三歎也先生少與其兄涵峯
公俱邑諸生而名過之已而涵峯公舉進士官中丞赫
然貴重矣今日較之與仲孰多時有陳道復先生者以
布衣有文行聲其大父亦中丞至於天下故不知陳

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資絕穎利六歲聞坐客論史事言漢高帝寬仁大度公曰寬仁大度耶何爲殺韓信醢彭越一坐驚異少長爲諸生治春秋有名旣而聯魁其經入中秘凡七試皆首而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公約諸吉士毋往謁謁且不與齒桂桂銜之當散館公復試第一竟出爲工科給事少師楊公謂曰子自愛經世才也豈區區館職計哉公感激受命三日聞邊警卽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太學舉貢諸生途與進士並行法毋徒寬進

士毋棄王官及教官材者遠方二千石以上及行太僕苑馬轉運毋以不及下考遷調復上四事日久任使慎考察汰冗官復制科侃侃言事亡所避時以京朝官典各省試公得浙江各省錄咸列鎮守內臣名公獨削去之二司監臨固請弗得也已還朝適法司與廠衛獄互異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秩公力言其不可上怒

下詔獄踰月杖而釋之時張與桂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并及諸要人夜草疏鬼嘯於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已嘯乃寂詰旦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俄而霍詹事韜以蜚語聞謂公之疏楊公主之上怒遽召張

還政府下詔公獄謫矣公自都勻驛丞遷永新令平冤獄擒劇盜杖殺土豪左鐸數世爲民患者他惠政不可勝紀士民咸歌舞之公念中朝諸權要相中無已時且母老遂上書乞致仕卽日歸歸凡十八年不通朝臣一字中外交薦亡慮數十疏皆報聞而最後有以名薦公者公鄙其人乃曰吾結髮立志不幸乃爲匪人所汙益鍵門讀書聲琅琅達戶外臺臣郡邑罕覩其面而或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冤濫事輒慷慨論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已事母極孝母篤老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盡出其歌姬十餘人而公竟以哀毀不踰年沒矣年僅五十有八病且革顧其友笑曰丈夫當馬革裹

尸待盡戶牖下爲兒女子所笑言訖而逝公爲文精整有裁碑志傳誄非其人不輕諾諾亦不輕溢一語蓋讀其文想見其方嚴子延枝樸實能讀父書

論曰吳中曩時之爲諫大夫者如此蓋當公時分宜相甫禮部侍郎有時譽云而公疏斥其姦驗於十餘年後若劬也斯豈僅以意氣激昂者耶公諸生時受知王文恪公已筮仕尤爲少師楊公所許公歲時畫像謁之拜且泣曰吾何以報知己也夫士之重知己如是哉如陸公斯足以報矣

世學憲袁先生

袁先生表字永之吳縣人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

天卽馳聲場屋中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永嘉爲學士讀先生卷欲首薦同事者惡其攬權抑置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永嘉亟言於先生欲見德而先生不謝亦不報謁乃密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悉左之出先生刑部已調兵部亡何司署不儆於火有郎當夕干擻以事不往倩先生代比火作郎且獲罪先生挺身獨承其辜所司密受意旨謂故縱火謀爲奸利當斬燬鍊久之無所得乃減死戍湖州衛已用例赦歸起南兵部僉臬視廣西學政駸駸顯矣而廣西自韓襄毅公後二司謁督府皆庭跽先生不可遂拂衣歸方先生自翰林出司刑曹卽以明法自任已司武選益務

搜剔不以顯晦爲意既盛年林居築列岫樓於橫塘俯臨湖山之勝祛篋讀書羣經子史無不該覽所著撰咸足爲世用年僅四十六而卒子尊尼亦爲憲臣視學政以詩文世其家

論曰余讀先生世緯二十篇其於經濟大畧蓋鑿鑿乎詳言之矣卽古所稱賈生鼂大夫何加焉與時齟齬不稍施行又盛年奄棄如所著皇明獻實吳先賢傳諸書皆未及勒成而沒爲可惜耳是時吳中父兄子弟皆能文者推袁氏皇甫氏然袁先生子魯望學憲以氣誼聞晚第進士不肯受知首輔力謝中秘乞官南曹其風皎皎乃尤足述矣

王吏部先生

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家世名醫先生始讀
書性穎敏美姿容善書畫屬古文詞嘉靖己丑成進士
改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郎轉吏部代郎中
司選事時太宰鋹陰陽倒置先生堅持法不肯阿因數
與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在尙書用
例格先生謫倅真定遂歸養母者凡三十年持身峻潔
不妄交一人手錄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不忍觸
手以詞翰徵者不輒應杜門却掃焚香而坐一室之內
琳琅金薤謚如也甌寧李公爲太宰奏起之先生不赴
最後徐文貞當國起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列九卿復不

赴或勸駕者先生笑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
竟終老田間卒年六十七

論曰郡守蔡公蓋嘗表公所居里爲清德云余髫時嘗
儼居先生讀書處披其室如見其人瓦屋三間清風猶
翛然襲人也當先生居選部銳然有澄清之志假令得
當大吏無所齟齬建白可勝道哉枘鑿不入拂衣歸林
丈夫顯晦豈繫一身事矣余每見司選者和柔自媚苟
免無咎皇皇以自全其遞遷卒亦不越於卿寺也夫吳
中卿寺何限而王先生竟以一倅不朽矣有志者將焉
取哉

陸尙寶五湖先生

陸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弱冠舉於鄉又七年戊戌成進士太傅李文康公閱先生卷絕賞之閣下盛傳陸某卷文章賈董筆法鍾王已擬上第一人而首臣欲識之使人邀至邸中者再固謝弗肯往遂置次甲拜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內閣制敕首臣必欲羅致門下公弗屑以母老乞歸時年未三十也歸凡十四年養母備至撫同母弟極其友愛母卒以孝廉聞使者交薦之又十年起祠部郎中遷尙寶少卿嘗一奉使秦遍歷關中形勝秦王習聞先生名饗以厚幣謝弗納還署司篆復請告歸尋病痲病六年年六十四而卒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予告之日杜

門讀書師事先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居
平不妄交游監司守相莫識其面自奉詔起始通賓客
爲具享郡大夫至稍後遽徹席仆燎以酒饌與鄰老相
勞已遂闔門不爲應客矣將赴闕久之不能治裝鬻其
居以往歸遂無一椽子士仁敦樸有古風而女適趙頤
光者博學能文備婦德世所稱趙大家者也

論曰當陸先生射策奏最旣已擬第一矣而柄臣以禮
請見也卽一往豈遂喪其生平哉先生則毅然弗屑也
先生弗往僅失一第一耳三載遞得之斯其人何有至
今聞陸先生遺事有志者乃肅然雅拜矣趣操又安可
不素定耶先生少嘗受經王祿之吏部仕俱非久俱雲

卧中林俱以清風高節稱儀鴻威鳳於當世嗚呼休哉
隆池彭翁

外大父隆池翁年字孔加長洲人父昉以名進士令新
會不能其官輒罷罷不能其家家益落翁少而穎異新
會公卽以酒沃之曰飲酒而已卽讀書貴復作而父何
益翁遂不受舉子程業日取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
言讀之讀且遍爲文章工詞賦尤長記傳頌誄詩大抵
宗盛唐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魯公率更行體翩翩
眉山矣旣喪新會公則廢箸而供喪葬毀骨立郡守南
充王公察翁孝廉上視學御史幣聘翁入郡庠而歲廩
之已又檄翁應試翁爲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

卒不請廩曰是升斗粟天子所養士以需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亡何竟請於後御史以免翁雖貧所交皆賢豪長者然不肯一言干乞玉立秀爽善酒德益醉益恂恂温恭長者口不挂人臧否故相夏文愍公聘翁記室謝弗就分宜罷相以身後託翁裹百金裝爲聘亦謝弗就年六十有二而卒方翁之卒也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儻然而逝論曰先君子爲不肖言翁趣操甚潔曰如翁者乃足以愧夫世之充隱者矣翁旣謝儒衣冠而亦不爲居士服曰吾安能卑時吾不及時且吾敢倍實而冒此名哉邦君守相有式廬無報謁也四方道吳者戶外轍跡恒滿

而不數數見餽遺雖斗升粟非文字交卽峻辭若浼蓋竟以貧死矣嗚呼吳曩之稱山人者如此夫

方伯陳公

方伯兩泉公鑿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勿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夜半落盜手矣丁酉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權荆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尙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竣卽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間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贊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實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及不知爲何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

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河南其御史
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袞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
故欲中袞係解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
雲南已遷蜀自參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泄
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
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
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實耿介初爲臬使有倖餽
罌蜜而中金呼詰之對曰軍食羨也公不受卽奈前使
何某不上羨卽奈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鈎羨萬
金悉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
不取羨吾例也餘奉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伏臘中堂

廣袤丈許榜曰已寬豁如也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答無之復問馥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間過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麪餠諧笑亡已色酒戶僅中上奕不登品而觴則觴奕則奕意嘗有餘歡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肯甚注思大要以真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真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枵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率也乃雨泉名到於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顧寬然長者乃其中耿

介內行嚴潔孰謂祖孫不相及耶樸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張孝廉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堂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科舉應天薦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尙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恍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己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而聞其父訃哭絕乃蘇已服除復當試有善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沒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婦亦死先生乃歎曰母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

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裝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母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滲澁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於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密奉母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稔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飢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歎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內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母安者十餘昧爽跌坐頻誦一念不生頃而目微上指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

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常銘座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以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真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於鄉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憲副冰崖金公

金公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歸乘車蓋誤觸里人卽下車請罪後遂徒步終身歷官憲副所在

皆以廉謹聞自謂早登第有官守不得精研六經之旨
因乞致仕歸歸而家無一椽下榻蕭寺閉戶攻苦不交
一客考索經文與旨而精思之窮日夜不厭日食餅糜
一二片腐湯一杯而已給事蒼頭都無一人蕭然如苦
行僧焉有邑宰不知公名責以踐更公卽倩人往踐更
宰後聞大慚亟叩門請罪弗應也而郡守王公者雅慕
公三造請公廬公曰是不可爲泄柳矣假衣冠而進之
語及刑政得失又疊疊其中窾也王公退而歎曰吾始
欽金先生清德足爲鴻羽不知其經緯條暢又龍變如
此年八十四乃沒沒時謂其子曰我雖貧生平不假人
一錢惟張幼於書一篋讀覽未徧猶在牀頭可亟返之

所著有六經字原三十卷又有預約以教子孫皆真實語

論曰余讀金先生遺書未嘗不歎其有餘味也曰爲子孫一再傳計而不能保者人咸憫之爲子孫千萬年計而不能保者人咸笑之又曰好利之害不過風俗卑下而已好名之害以似作真不壞天下不止其論儀禮則曰東周文勝儒者綴拾成案爲書多一儀文奪一真心全是儀文全無真心矣讀其書想見其人清真之風猶顛然披拂也夫有志之士清非難也而真爲難真則精神流溢篤實而光輝矣以金先生之苦節深經術沒三十年子孫貧莫爲表章鄉賢之祀缺如也觀風使者安

在乎

錢叔寶陸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穀其字叔寶世爲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裘讀之且徧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屢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爲家家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纂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都文粹吳都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

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哀集吳
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綴之開卷一室
琳琅照座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
娑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卽游於名士大
夫間皆能藐之以氣語亡私者客或稍不當意披衣徑
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有子允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
有陸治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
封流泉迴繞手藝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卽迎
致花所割蜜脾劔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強造者以一
石支門剝啄如弗聞矣倜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腴田
數頃盡棄以構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

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藝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辨此乎讀書萬卷煙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廬爲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安節袁公

尙書袁公洪愈字抑之吳縣人丙午舉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拜給事申出僉閩臬視山東學

政入南京卿太僕光祿太常因致仕歸久之起故官歷任吏部尙書蓋自少卿後凡八徙不離南而公乞休亡何捐館矣公生而清介樸直能甘苦節通籍四十餘年所得奉賜多寡悉與昆弟族黨共以三品里居垂二十載容膝之居不增一椽南畝尺寸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攜一平頭乘小舸猝遇之不知爲上卿也其清風恬節海內望如星雲麟鳳年七十四而卒子治中君一鳴慤而貧至不能具饘粥以死故公沒而志諫碑傳都無可考莫從覈其生平行事也不肖第聞之先君子云公爲諸生赴儕偶文會第攜餅餌數事就僧廬啜茗飲一杯強與會食則不可曰吾貧生不能與諸君往還相酬日

溷諸君吾且不敢廁末席耳爲給事嘗糾銓司詞林各一人皆權相幕客又時時語侵太宰以是出之建寧其自太常歸里借榻道院中繙閱經史性能飲啖日惟蔬茹而已不能具一肉食以爲常至長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卽忤旨不問蓋清操肅穆與海忠介公一時相望於南都至今南都語袁安節公雖婦稚能頌其廉而賢士大夫相率欽其節憐其貧無後幾謂廉吏不可爲也公夫人没二十餘年不能襄窀穸巡撫臨川周公爲具金槨葬之

論曰余童子時猶及一見公公疎眉方瞳端茂而豐下蓋望而知其長者鉅人也敦薄廉頑百世模楷矣周撫

公之檄有曰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邱慘澹
誰興優孟之歌孤槐蕭條久遲脫駢之誼澤未衰於五
世魂空望於九京覽其詞使人惻然心折也嗟夫今之
爲大吏者日夜輩金帛而之要津耳誰能卹遺清澤枯
骨以爲士風激勸者如臨川公卽有意近名亦惡可訾
議哉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吳先生尙儉字恭先尙書文端公孫參知子孝公子也
家世貴顯先生幼卽清約無聲色紛華之好嗜讀書一
目八行俱下未弱冠已騰聲藝苑間顧累試不利後以
年資貢太學再試再不利而先生倦矣時則長子安國

已成進士先生遂屏世務杜門一室日益讀書吳習子
既貴則封公乘軒車出入呵殿平頭奴子從衡里閭中
亡敢問日居間造請邦君大夫每當鄉飲則遞賓賓筵
以爲是三達尊也先生恥之自進士公始爲令爲臬副
爲藩參皆封先生如其官章服愈貴重矣先生沒身却
弗御也監司守相卽知先生賢而請見者誓弗一見去
亦無所報謝也吳氏家門鼎盛田園邸第甲乙吳中當
參知公沒而析箸先生獨取郊外一廬蕭然庠隘僅庇
風雨度經史滿其中昕夕哦詠不問家人產幾何里中
有何事客到門幾人卽密戚至友自先君外竟罕窺其
面矣先生敦篤嗜義有友胡君且死以妻子屬先生先

生卽以女妻其子子貧甚養之終身事兄恭謹無與比
撫卹諸弟妹親黨甚至所著有經學考子史纂言又以
陳壽帝魏謬於正統定其書爲續後漢云吁此僅足以
見先生概也年七十四而卒

論曰吳先生蓋以封大夫爲恥矣猶稱封大夫者明如
吳先生乃無負 天子之譽命也顧不爲封大夫者又
曷足稱吳先生哉夫先生挾材不一售以老然而礪俗
敦鄙動足模楷語曰鴻蜚冥冥弋者何慕焉及其漸陸
儀可用羽則吳之嗣叔度而追紫芝者必先生也夫必
先生也夫

世隱君顧子武先生

隱君祖展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
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
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
風穆如也春潛公没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
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
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没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
小圃已屬他人猶存老屋三間破榻竹几淨無纖塵蒲
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階
景色幽茂所居雖闐闐中荆扉晝掩寂然空山披其室
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
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

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烏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淡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窗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閑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闔閭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鬪鳴欄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沈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參知王公庭子也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卽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尙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值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瞽疾先生卧榻下衣不解微聞警歎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弗意卽洗漬擊牀毀器先

生跪而解不得蒲伏戶外頃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越次超貢強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以橐籥後進爲事然其學惟慎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間爲慎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由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五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

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薰蒸使人旁皇而不能
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
少年厚自韜斂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
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蓋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
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橫馳驟聞者傾
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
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先生之講學也
則有不信焉者哉

光緒壬午臯月長州
蔣氏心矩齋校刊本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③
周駿富輯

續名賢小紀

一卷

(明)徐曾銘述

明文書局印行

序

此書成於戊子己丑二年蓋與丘實園共商榷者先
是有布衣黃心度於前丁丑戊寅間欲續成名賢小
紀而艱於成書曾上其槩於張泌園先生先生遂定
甲乙最歲其姓字以攷攷於鄉之先哲如自文編摩
者則文學博考可史太學辰伯兩先輩皆口襲手次
汲汲表揚其尤者也。然經十餘年青園止於己丑
文學博止於戊子辰伯高年耆指頃者亦已矣先民
有作詢于芻蕘今之典刑竟安在哉爰編次小紀彙

成二卷自陰意迄崇禎為一卷自甲申兵事諸賢迄
于明遺隱逸為一卷後有作者原裝毋忘格事功已
已亥壬春日徐晟手記

目錄

待詔文先生徵明 子彭 嘉 孫元發

尚書錢公邦彥 孝廉吳先生元恭

雲南按察使劉公宗達 徐先生應雷 陸河氏

大參袁公一凱 趙凡夫先生顯光

高士朱先生濂 孫旦 附王在公 貳守姚公光祚

少參伍公表華 同鄉吳公默

孝廉張公鳳翼 錢少室先生允治

陸先生廷枝 西安令俞公琬 綸 傳元

欽太學叔陽

馮杜復

孝廉張先生母俸

孝介朱先生陸宣

侍郎徐公如珂

霍山教諭龔先生元祥

子炳衡

贈博士許先生竣

殿獻臣

顧先生所受

宮詹徐公沂

錢唐令顧公咸建

南昌令劉公暉

馮岳年

續名賢小紀

秦堂樞史徐 晨曾銘氏述

待詔文先生

子三槐文水孫湘南

文先生徵明字徵仲初名壁衡山其別號也年十六
父溫州守林以病報先生挾醫而往歿三日矣備純
收其家故所藏徐武功諸祕冊莊燒之時郡察吞數
百金為贖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私不欲以生污遊
者其郡吏士固情故卻金寧以配前守何文淵俞中丞
諫者先生孝父中丞森同年念先生貧不才欲登之

金謂曰若不苦朝夕那先生曰饒粥朝夕其也俞戲
指先生衣曰故至此先生陽不怪曰兩偶故耳俞竟
不忌言遺金也一日遇先生廬門集沮洳俞顧曰通
此渠於堪輿當第先生謝曰毋勞念渠渠通當損
民刻舍先生既久因諸生時唐解元寅亦為山中人
以老寧庶人某書直名以金幣卑從聘先生辭病高
臥無所受已何寧敗久次當貢至京吏部談而賢之
特授翰林待詔預脩國史非人因館局者曰畫不以
禮多不應輒深言曰文某當從西殿供奉事奈何辱我

翰林為先生闕之茲不樂決歸矣歸三十年海內走
後無虛日家舍篤借內行克恭願凡一日構屋數間
闕間成矣兄宣言曰胡使吾守宜區疆馬一國命立
召梓人斬其楹櫨夙興袒而澌積米一節遺蒼頭
於市以歸噤不語友蔭叩之曰替矣任氏易古數能
矣先生笑曰駭豎子伯氏柔印我柔何說為先生既
名重四方有戒不為人作詩又書畫者三一諸王國
一中賢人一外夷也生平不以女色不干謁公府不
通軍執書子二彭嘉

論曰百年來騷人墨客以這曰峻婦孺矣而嘖嘖文
待詔不辭口大要以翰墨得之非真知待詔也出處
進退所守確如余州山人論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
其經緯足以自見而惜乎掩於甄烏虞甄亮得先生
斯重矣先生重甄苑邪文亦有論次先賢行事獨不
錄家乘謂於自炫也最得託始於待詔者蓋百年
來風靡人倫以待詔為嗜夫矣待詔已上以侯論別
郡志及焉

趙字壽承孫三稿少承家學善正行草書尤工古隸

公味迨其父以諸生久次貢授秀水訓導擢國子博士於南京時年六十餘矣竅直坦易於進退取予皆稱心而受不為滯飾云子元發

嘉字休承說文水其書不終如其兄工而畫得待詔一體鑿賞古景彝亦相將亦以諸生久次貢授烏程訓導擢和州學正老疾移文乞歸歸而自畫畫及詩鑿別者踵相接先生猶一一應之弁州山人謂先生樸厚雖不達見然嚴取與慎一介

元發字湘南彭子也太學渴疾人得金華之浦江

令浦政有豪右家輒持有了短長而隸舍沙者長吏
皎皎不可啖則以危法中之公盡屬其狀奏記於郡守
瓊州佗王公懋德王夙其人倫墜得公奏記乃一一
畫諾無所撓尤搃知舜文者錮以牒為姦省己中老
訟歸嘗破數十家公嘗其頭而申之衛一邑快焉折
獄平反多奇中蓋蘭縣故有方五老云方以殺人頌
繁且三十年未決公取前後成案反覆數夜忽排案
起曰得之矣始之執方者本歿者之世也後輒以猶
子代夫雪子仇者恨不剖刃其腹豈以代人代也忌

追反者之世若猶子而合鞠之其母已九十餘徐謂
母獨者安在伸一指指其猶子更訊母殺而子者誰
母則奮袂索猶子臂慟哭良久始能言則猶子與反
者及方時有睡此猶子乃竊方斧斧反者於方之市
更慙思反者之母証方理官問其以地而斧又出於
方罪必於於方不勝榜掠自証服母後欲自列為其
猶子所為不得出猶子遽以身代母耳即破方械械
其猶子觀者呼聲動天地凡諸異政都類此既久在
浦雷軍又以老貢士目之竟不奏最尋以常調同知

衛輝遂已諫骨歸既卒門人和謚曰臨靜子為相國
文肅公女即姚文毅公之母所稱太宜人也初嘗見
先生貽太宜人書援引古人節義琅琅數百言後太
宜人若節四十年年五成文毅為時名臣先生之功
遠矣

尚書錢公

錢公邦彥字治徵號曰景山吳縣人成進士為高安
令有井泥不食者百年公一至忽若潔者人以爲虛
泉起拜吏部主事數遷諸司尋署考功時王恭簡廷
守蘇以素箋百幅為贖公嘉其簡受之隨轉南京道
政司參議晉太常少卿再遷大理卿刑部右侍郎轉
左侍郎遂轉南京刑部尚書而公忤執法歸矣年六
十餘未適歲以大需恩晉一品勳階林全取二十年
生平詳慎居官無公私遺其中朕然赤子淵默易忘

恭謹而賢本年十一卷母終器蔬食繼母計待公多
不情公孝謹逾於所生計長公僅五年每值誕辰對
翟上坐公橫玉下拜命起乃起以為常居封公器志
物保澤以計卒如卷封公時公之孝又如此

論曰以余所聞公之居鄉也處邊不污公之居官也
守法盡一誠得黃老之學者與克外大父姚文毅公
省言兵中先後有四尚書老安節風操孤迥海內稱
朝陽一鳳公共楊莊簡號稱長者皆與愧鄉先生後
某京院駭橫后以事得罪謫官子孫累累其成矣

孝廉吳名山先生

吳先生元恭字仲內別號名山吳縣人嘉靖乙卯登
賢書既預鄉薦居妻巷對編氓討敵衣屨徒步終
其身之迹不入城府以領計偕路費見郡守吳公善
言時吳守郡四載兵初不識先生因誦曰善得吳異
縣乎為嘉其持操乃破格加一倍給費人以此指吳
公賢海忠介孫吳斯斯少許可輕重先生一再式虛
忠介大閱必封武人封誅翰戎錦莅事先生援古制
為河漢也忠介禮社謝大閱畢即投刺於之自是

不我始夫所居半塘僧寮有隙地焚香几席咸
仿士林製所差書及所錄書咸精好令人不忍
手
性至孝少失母遇忌祭必設玄廢已著後器父
廬墓
三年生平博雅綜古其餘緒云

臨曰既孝緒有言使廢廢不爲何以異於驥
歸皇有
溢不云有他定之計守不爲之安彼其人豈
窮山拾
艾之論哉微徵其德者德喪泯矣往陳龍
園先生曾
詳述給賞一事最歎識之先生無後先從祖
叔敬為
先生館甥因習家庭間傳先生好古董不惜
重價購

往祖世來歸時先生致六寶具扇鏡盥瓶蓋小器皆
非近代物又可補風雅中缺事焉

雲南按察使劉公

劉公宏道字志甫隸梁山萬曆癸酉舉京兆明年遊
成進士授忠安令濠屬有聲時有文田之令至徵
履民不忍欺於是伏田盡出在惠五載而入覲無餘
辦賑奏最選工保給事中時東南織造驟興水利涸
廢公疏請朝廷為減行軌之半專遣御史一人巡行
水道公侃侃發行無所避上何竟以直忤出合山東
事值歲大祲道殣相望公謀蠲振所全活以萬計地
多盜悉策重勦治公曾旋轉楚之督部使者先是邠

符韋寔獎滋冒濫公為嚴給發數破冒約歲省千餘
金儲以備振嘗署臬篆所平反寃獄釋重辟二十餘
人五年陞浙江參政先是轉餉大臣例不介細事持
文法大體而已黜弁胥吏因緣為奸公莅以精敏有
越任者以三尺繩之轉漕物為天下先顧當道省備
都者克遠公萬里得法南公一領其地隨以入賀行
投檄乞歸公既致仕則杜門卻軌業讀書地行濟南
以老令惠時邑丞某慙前上官誣以賊盜獄公白其
寃而脫之同安侍郎某居鄉恣橫不法被旨勘問公

憲法嚴詰至夫直指心不登薦刺其為給事論勅權
相私人竟以此得外徙居楚有同官李其才素著與
中丞不相能中丞厲公拾其短公反具治行以對中
丞由此銜公滇南之還中丞方在要津實陰中之公
卒不知也口不臧吾人物遇田夫牧豎必與均禮壽
八十餘而卒

滿口聞之故者云劉公最和易人無不願與交及祀
所不可別又事京重彼世之人無親士大夫者具交
以利也家君嘗云公轉漕時歲有凶名羨舍吏告公

取納無傷者以默自念取則傷虛寧留以俟後事者
卒不取以和衷而守介節又無赫赫名於時難矣哉

徐潤風先生

陸潤庠

徐先生應雷字聲遠別號潤風領下有白毫數莖因
自稱白毫子負氣孤峭壁三千仞久淹諸生不第其
為文藝不作第二乘嘗論少陵而下無詩昌黎而下
無文於當世最推服李獻吉謂有起衰功其論喜推
本自然不以造意出之寧抑毋勦寧迂僻毋雷同大
旨卑如此生不安受人一錢事母篤孝無膏文以資
甘肥母故節煖先生不逮幸父哀之則哭不後以忘
日稱終身答母文刻至骨立此真不特嚴拒代作即

乞文者不不輕諾矣既除卷謝德衣針紙以山人見
稱柱門不出者十二年當路饋遺不及門謝其必有
不得宿者先達劉子威數得先生文欲邀一見愧懷
刺不往少師家系兆文江公當系兆試士有以三十
金介徐少宰為先生壽兩公俱敬重先生一操管主
教耳乃自無飢寒是廿久不弟也徐少宰款迎先生
為賓師先生從不異同出赴屏宮問云曰公不見座
上精神有所專為乎以少宰為司成時太學科舉緩
頰易得耳先生亦置勿問也詩文頗雄健有骨吐舉

其詞有黃金臺臺名宗家康仲宣公云昔日黃金買以
馬其馬致足千里骨今日黃金買馬一日百里時
一蹶有馬奔轅絕卷者三年樞伏萬臺下不共百里
甘同價黃金臺上元不寡又擊碎呂虔刀行黃落千
仞姿氣薄秋旻高着稱娘邪高擊碎呂虔刀又醉題
友人壁矣君書劍俱無成當筵笑傲風雲生世至孔
北海誰識禰正平阿堵黃金三十萬胡不借買文章
名又序友人詩曰千金當其困危妖治乘其_膏淫酣而
終此然不動陸季元禮范五博不屑付之以成名嘗

讀其書想見其人卒不得志歎以竟無後

論曰烏庫先生直諫多聞之士使之稍稍得志出入
禁闥拾遺補闕真上願也迺一介不取又不欲苟
合當世立古人節概況今人乎同時有陸河氏名嘉
觀者孝友醇謹並嚴莊於誼長於詩興先生亦應
徐少宰記室少宰時乞屠州漫不為應自若也曾道
地游塞上抵大帥以三十鎰為壽河氏去與門叩投
金潤水中或問其故曰吾獨行絕塞而懷金是海盜
也吾非惡金多以尊生身其不辱如此

大參平江袁公

袁公一虬字汝化別號雪江陸處丁卯舉於鄉戊辰
成進士邑荆門州牧以廉靜稱民間訟牒皆初不行
惟犯大辟者必設之理以不終曲阿上官徑以佗事
中公公拂袖去者會士大夫及里父老委去佗憲長
得直公然終以此量移東昌郡丞一年丁外憂歸又
四年丁內憂居而器盡禮盡哀恻闋補蕲州郡丞時
州大旱明年江溢又大水公佐郡度拯小民之受水
患者一州載之為邦丞四年入為司寇屬奉詔簡列

以右所出穀獄最多公歸道巖灘上在泊有資千金
報公德者公卻之甚峻其人云公活我父故在奉款
公又在江辭何害公曰人無相謂何害遂流入於不
肖吾敢為不肖所藉口邪汝終不玄吾將以汝全機
江西巡撫漢置汝行辟矣其人始痛哭叩首乞入系
師與顧諫文定文遂擢廣西按察副使又四年特起
公浙江布政司參政主糧儲其廉靜如初任時嘗告
同官設法惠民不妄干取印所屬郡縣亦相識為廉
官也居鄉不妄割一畝印郡邑守相欲坐見顏邑不

可得公固不為款晚者黎明扶竭不待出迎竟歸矣
公好讀書凡十七史皆有辨異餘博其天性也諸父
安節公少攝公官舍讀書又命之師王少湖先生略
具文文肅紀中公從弟素兆一鶚即安節子也居卷
以毀閭從子尚緝坦夷敦厚其風氣淳淳蓋達於古
蓋吳門推人倫者必首袁氏云

論曰先生夙築其自上古乎自標樹之跡興而持節
者乃為名非為民也謀道者乃慎同非慎物也揆於
聖人之道遠在千里矣自任疏不軌於中庸而朋黨

此周亮工甚於寬馮相率而底在江湖之不可挽也烏
康先生其不可與乎

趙凡夫先生

趙先生顧光宇凡夫少負奇不偶於俗故婁東人其
有聞於時則中歲也徙吳廬墓闢寒山亭臺竹木成
出新意一時支例名勝推其山為最每花飛日暮選
膝倚後輒向暮弄一酌危涯著書既倦開策杖迎門
稽父樵重神典偶治兵州篆法結構奇密玉勛其精
所著山外學及琴韻刊語與池藝文及稱官州本真
獸等書浩繁不可勝紀綜古奧博所稱杜律韓文三
一字無本者也山居長齋性好奇間遇可人亦終日

悟道不倦因書硯最近亦非唐以下鑿製先生嘗
自誌云大之馮方談空方圓仰覆可措掌端而不缺
布六寸算子小之指事象形裁成奇偶傳千程所款
契而不缺事胎蟲篆刻於汗青瀚紫純方丈大字而
不缺作蠅頭小楷於周秦推魯而不缺學宋元流備
鳥序此所以為先生也與配陸好古力學所著有考
盤集其詩藝籍文選各一點閨閣脂粉子均拓盡無
俗諺配文即學博文先生從簡女工也花州美一門
擅風雅去竟無後

論曰上下幾百年幸所稱讀書餘古未有論於先生
者先生自志忠孝而以山水自錮其高氣殆不可以
一世天為龍尾控不可方物求其迹似其魯仲連管
幼安之流亞與

5
1

高士朱白民先生

孫三附
又王貳守芥菴先生

朱先生號字白民先為諸生名家棟屢法瑤屋曾傑
元竟器事親承顏順志林頭恆置鏡若干名曰買笑
錢所至畫竹以自給究心蕙嶺學楷遊華山及新鄉
黃山既無一人伴侶幾為黃冠所誘作禪而刺船往
迺得免故建文書法欲進之朝不果又嘗欲上書復
建文年號崇禎初換甘露頌策蹇入長安備以畫竹
欲進謀豈不累此騎薄城下盡勅之歸慨然歎曰真
非王臣也吳事逃乎兵運而後返結茅華山蓮子峰

下二十餘年非力不食自置石室龜井曰亦親事焉文
文肅志墓曰其人首負忠孝大節而以隱自錮者有
三焉馬王芥菴在公趙凡夫頤光及先生也年八十
餘歿墓在華山下有孫旦其長及善饒程氣甲申之
夏旦流涕披面州檄謀起勤王師人咸迂之已而檄
監軍文聽臨郡計圖恢復授旦監軍官兵至濟去後
義兵起旦執戈入城門竟以歿殉焉
論曰朱子謂隱者多帶性負氣之人為之昔東漢戴
良才高議論奇偉多厥流俗同視謝香孝問曰子視

天下孰可與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
獨步天下無可與偶將妻子逃於江夏山中蘇是觀
之隱者多帶性負氣之人而帶性負氣之人未必隱
也先生則真隱夫先生之竹典藝聖典之馬郊所南
之蘭泣傳於後世之君子皆有見而知之者同時有
王武守在公即文甫所撰三高之一也崇萬曆壬午
鄉薦後為濟南臬守清慎無比磊磊有大節器官即
桑室堂遊同先生禁足峨者之清柯坪又歷游天台
茅祝間歸吳門正值逆璫之變涕淚委憤歎用此

上法生龕中是顧不持傳公者以公景便為僧亦庶
幾慎名教之大者云

貳守姚鳳梧先生

姚先生光祚字晉昌鳳梧其諱也幼負殊稟十歲即
陳義文文畫思所及明意麻戊子舉進士惜砥行
確如也嘗與兄做步郊野誤觸一植者至奮奉身傷
先生家人驚聞之更欲振重罪先生以非意之干急
請於吏得解初選無為州教官嗣補北京周子監諸
生不敢以賄文已復保定清軍佐郡每用三尺查其
棘刺曰莫不罰而已不一年而盜息於境民安於部
按臣美之盜盛所至供誣輒解使止之曰吾不貴此

方勺水也及度歲條家人達二難子作食先生曰民
膏也敬用之持盃使者嘉其清即令之司權佐例堂
得不贊先生以議錢者及大比有邑令赴京考績先
生攝郡事以羨餼數百親齎堂下先生曰以俟後官
贈之令誥之再先生僚吏上之公庫以為救荒之費
副印款臺使者一時折獄平反稱神明焉有二子者
親在官布袍歸里門竟不結具鉅璫也後先生歿於
官

論曰先生其卓行為善道哉^生五隸隸名於時論次家

果多不及公矣張泌園先生筆記有云袁雪江之負
介姚鳳梧之清劉真一時錚錚者文學博而云遜論
次其遺事

少學伍公

伍公志華始字文菴別號寧方祖福正德進士作苑
庶惠有聲重水部時流淪永嘉賜廷杖公幼學於母
志仍志壯後始加本姓馬成萬歷丁丑進士至任前
江西舉漢令劉正不阿奉上下一稟實經証翰井
井有法居官善不能愛民仰之如慈母縉紳先生不
敢干以私西江故多盜公緝獲如神貴邑為張真人
所居公至照田畝役無異編氓不往役者即用治德
之其業正雖異如此近穀浩公南舉郭公咸心折以

為同調滿也考當為錄司臺省公以當國者乃臺主
又同鄉也摠後至不及考選授司馬郎循資陞念事
時學亦所較閩極其公慎其行後隸濼衣冠者黜選
靡有子道初其楚惡階能至公在朝公謂刑餘政初
方面官不層與較排衣竟歸歸四載曹書徵察海北
漢共海珠中貴觸盡博其首惡寔之眾中貴不敢吐
氣一方賴焉初江陵城震天下醜之者立碎貴漢徐
給事被滴里居直指視為奇貨且下石矣公執言徐
給事卒有佗故如當世清議何直指愧而上講學禁

屬燬天下書院治徧公時為令奏記大吏乞置象山
壘山心祠更設義田給其法致得重贖不少恨又少
參東粵時徵有司專祠海忠介所著有林居漫錄大
都刺權相佞臣及軌法者上書吳東相公詰其主儲
本末吳東每以不能匡正為己咎後日召見果以建
儲位請而穆教之命始下公有力焉有作令者不知
得何事為同部奉勇相加諸上臺將焉與不直其事
公毅然直之得不罷令論學專左紫陽排斥姚江公
固未知姚江之學者然獨或其是不顧也况外大父

始並任最嚴重公及吳公默

論曰錮石之堅不以鍊也薑桂之辛不以和也此得
於性者也金非鍛不精也劍非磨不銳也此得於學
者也上剛動不撓似少成若天性然所得於學者深
矣所著貽安堂稿及林居漫錄有所傳聞即率書持
論不免矯刻處猶見先大父貽公一股謂公書克承
祖忠實古石公事非信史蓋先忠實在嘉靖間十載
刑曹不得調儘稍委蛇當得調無礙者公謂先忠
實曾出相嵩門也公見先大父後曰吾過矣齡多急

激詆公弗怪立剖玄其稿後克大父為一彊彊撰以
幾褫玄衣對一時縉紳皆有公啟公特專啓達諸事
得白然則公固好學近志者豈僅僅執一師心之言
而妄所虛受直慎徑行者哉

23
23
23

23

同解吳公

吳公默字因之其先自松陵徙郡中中萬曆壬辰會
元文燈高深推科奉陶鄧以右一人以不附權貴
廷試竟得二甲授禮部祠祭司議典屬其職掌列應
補應奪者若干人初嘉靖時呂南渠以大學士掌南
京吏部事阿公宜意考察夫平公議奪呂文安之議
雖竟復不執然閩者寶建之後任尚實時朝班站立
祖制重仰在詞林之前向本司亦議之公毅然欲復
舊制持論甚堅與時議不合值入朝昂然執笏前趨

詞林中有誤句為不語典故者公正色曰陸連眾禮也眾詞林極不平訴於內閣遺事往復喜不為屈因得吳錢漢之名當其任尚寤入為也道經淮上時誰持李三才交結權貴務欲甚灼憲公飲因佯醉語公曰朝廷欲我大拜公知之乎公折之曰老公祖安得有此事遂色沮先是吳江有先軍鼓譟事李伯漢衛官時疏糾參劉令時後令初下車有風采公初不共識面也力白其事於河南學道某公曰敝縣三十年采好父母尚怪有李鳳岡令則劉夢青耳學道出參

揭行袖中公覽畢歎曰百為百姓受過正令所以為
賢掌道力由於德憲公詰朝又訟言於朝房謂軍糧
民耗所致時家宰為孫公立亭僅對俸三月迄奉差
歸 劉絕不言保全之力劉亦不知保全出自公也
諸地方利官及鄉曲有冤不能伸者遍其寶輒與雪
之其佗往子孫赴法亦不通一絲說也最嚴事伍少
參劾力詆滄梅亦少參劾也其東林諸公交契無間
然和而不同其赫赫黨人名也周公被逮公往送所
款洽且助之餼吳門溺於火吳往往出贊掩之返空

出布絮以衣凍者惜方外慕化則能不與道曰與輩
 不耕而食不墾而衣天地間一竊也公致僅十有餘
 年孫曾不報無從核公行實者僅施學易為公門下
 士予疏數事以授朱子鑑鑑曰授是遂合野乘以錄
 次焉

論曰不為戚宦不為利誘性公有道公少遭家文粹
 在弓影公克弗察也公一生坎河此後之論論此河
 者不因此然大節皦皦布弗掩其過矣公之生也舊
 德微然先時無恙及死而為善者不反即郡邑守令

亦正可顧之然則公之有裨名教也不益信乎

忠厚張伯起先生

張先生鳳翼字伯起世稱凌虛先生兄弟三人先生
其長也與仲猷翼幼于貧童名於時叔燕翼與先生
同舉於鄉先生少游定五齡猶不言一日姆花法儀
事見王父群除庭中適謂姆曰置我地汝當拜除可
令吾翁親殺邪翁乃大驚喜自是聰穎日聞屬對輒
有奇語一日偶為父訶責手捽其頰先生遍手曰幸
徐之與有替末銳懼傷大人手父乃投杖而起曰舍
卒乃見天性邪既鄉黨三上春官不第至丁丑分復

者素與先生有卻故誣其卷而權貴子皆及第先生
 歎曰時事若此吾復安能操三寸管與少年輩爭短
 長哉志養母遂棄舉子業母春秋九十而卒先生
 亦七十一矣哀毀逾節先是須髮黝然遭卷一夕盡
 白居恆為居士服鄉貴人或見而訝之先生笑曰夫
 惡不登甲第清風百世若蠅營狗苟矚取高位生無
 益矣幸聞鉉大尉如箕乃喜用耳其人愧然去四方
 士大夫道兵者以不及望見先生為恨監司守相年
 旌屬於戶以一石支門玄無所款謝也薄饒前扇非

先生題詠不諫顧先生寧筆耕自給藝不以片楮圖
城府池有馴鴛夏玄秋木佃翔不驚郡守石公以為
潛德所感題曰馴鴛沼擬為先生擬立一亭先生因
卻之曰若是則莊撥於清凡亭矣其園溪相支藉及
在政府欲引之入中祕先生西之曰乃欲更我乎若
書第索激注一斛而已少從少參杜公游每過其門
陸昇表必下車趨以為常嘗登賢書時見有楷學
者損仿金井之宗堂各以輕重行其義所著有實實
堂前後集文選纂注談轄等書行善吹簫度世所

傳傳奇皆類絕

論曰間嘗考之選老稱先生特立獨行風操峭厲至
晚節益劬而翰墨隱逸之韻何其瀟灑宏富不表也
庶幾其以東漢之節義與西晉之風流者矣弟幼于
行車絕奇明其文文尚記中大都孤憤一世而託之
乎隱怪者烏虛古之人與古之人也

錢少室先生

朱虞始成子春附

錢先生允治字功甫少室其別號也父登室為衡山
翁為弟執苑稱經略具文文甫紀中先生資秉穎異
道六志綜百氏傑出一代文獻然絕意仕途竟以布
衣老性稍介能事多奸一時講學者議論軒輊竊得
粗器並實五城府人亦以此安之喜鈔書卷凡古今
制度文章人物山川隨叩隨響若豫儲以備者坐臥
一小樓其所鈔累之然也嘗手持一扇挂者錢為天
啓年歸人問故先生奮曰吾惡大宰相不讀書本朝

蒙僭賊羊祜也蓋天啓也見列國一梁永嘉王莊一
偽漢陳友諒也一見僭號則魏元法僧也典制家咸
師事之郡邑爲其行誼不厭造法行鄉飲酒禮去使
者亦請見典講均禮焉

陸貽孫先生

陸先生延枝字貽孫太常貞山之刻嗣也太常節義
重海內先生承之省少無緼綺習事太常最孝既沒
尚未殯適堂中火友將及棺先生擗踊斷天墜入獄
中人卑之出而棺竟無恙人以為孝奪其行已甚峻
不可以非義予錫山華某與太常為同年生最契厚
華至應天試曾授旨先生不應也太常門人奉按吳
欲以二百金為太常壽特邀先生道意峻辭不敢當
曰奈何累家大人清德邪生平養孤寡重然諾一時

興王少湖中稱篤行云有說聽四卷行於世

行

三

西安令俞公君宣

陳先生古白

俞公琬倫字君宣參知華麓公子華禁初歷深有聲
公成萬曆癸丑進士性最疏簡有高韻少孤無眷介
氣共同望陳古白先生善讀書家居互相過從尋逐
福文相暱也後遂結姻好山水勝遊及看朋讌集每
一至輒問其來平書法出入晉唐居官自愛能為吏
廉親入亦無加禮公令西安時其在都妄有稱貸借
公名貸乘債百金後其人竟往西安索債公出案中
金償之不其詳與其公書云在官羈旅之日知居鄉

朋友之情長何破而為其天性忠厚如此居官後與
先外大父交善並往往以嚴見憚至其密好亦踰陳
先生者

陳先生元素字吉白其得名從中州來蓋尊人推擇
起家有履舉先生見知其令與其地之勝士靳公善
靳舉進士為游之鄧長洲深相結云詩文雅推名家
嘗同人社集先生共命揮毫首紙如雲煙也觀者噴
噴驚歎性至孝事父終以色養居嘗以毀聞兩子應
天試擬解定矣簡七夫至司達回甚久吾宗某公時

為京兆亦澁澁持瓦為遂下第的是屢試不善先生
困矣書法歐陽士夫書館及里闈坊肆無不縣先生
卷軸者生平多客遊檢古亦虛館延聘自簡教無所
干內行終備不僮以文章推重一時也遊姜湖客次
後得祀鄉賢稱不負云

論曰語云一介之士必有密友布衣之交尚不相欺
而先生之謂與人之稱吳人者曰風儀藉藉無實行
耳而先生孝弟敦讓若此方正博聞而矜若此吳人
云爾哉余最幼曾一侍陳先生兒類通人好客遊而

三子

慎取與中然諾所謂賢者蓋不可測矣

三

欽太學愚公先生

附馮社陵先生

欽先生叔陽字愚公一字叔子少補邑諸生中歲入太學七應京兆試不利古今文具存搜藥詩自漢魏入三唐淵流最正顧以中年不得志感慨惓惓有小雅悲排之遺性最孝尊人承襲母拜跪究於優笑不能側垂為色卷以承歡母八十老矣猶孺慕不啻與人及身苟合意所不可面汗不諱髮顛乾張唾沫橫首間有調之者先生直指不屑或條理前說則歡笑如初居恒最究心史事清練典故所及與大有證合最

久矣間言者惟張者庶異度文相國文甫云莫山張
大溪云愚公文章如虹肝腸如雪故是緩急有用人
也中年耽讖竟未伸其志而死

論曰文苑中藉一欽先生先生竟千古矣然先生具
剛腸切骨令其特達豈尋朝廷若當世之士邪稍後
有馮杜陵先生師之者一生耽默負奇氣願試博士
屢進屢蹶年幾六十猶頽頽童子試意外補廩餼其
詩文益工而其窮困益奇與先外大父姚文毅交善
先文毅既第先生有詩送之云管寧卓帽猶龍腹馮

吳中卓犖雁行蓋博已共管招之此部皆下第也又
恣遇句云鸚鵡賦成身不葬麒麟皮割鼓終鳴其情
激大率如此居少受知於先生讀其遺詩通猶備備
也有稿若干卷留嘯水侯兵憲豫瞻家掛為梓行遺
乙酉兵火竟付一炬為康人之傳不傳命也夫

孝廉張異度先生

張先生母偉矣異度世所稱必國先生也負氣高舉
萬麻間省盛名所至倒屣少從尊人遊吳江弁州太
原款息以爲國器器是聲價藉甚江廣閩越之士咸
翕並稱之壬子始舉鄉爲出新城王季木之門某御
吏至身排擊卒不能有所連染坐罰三科先生稟性
峭介絕不干謁下居晉江之深水園泮茅灌畦振蘇
不覺意氣如也爲古文詞取裁韓柳周忠介被逮周
旋經紀奮臂出入時以孝廉爲闈堂側目者程先生

其朱孝介云御部有大利害相顧囁嚅不出口必藉
先生友之性至孝七歲器母朝夕饋奠哀泣如成人
祖請孝克生致垂六十年先生表襮造行得贈官主
祠事其父如其祖事其兄如其父也兄孟舒有卓行
待弟最嚴先生婉轉將之不失兄歡人多目先生傲
無禮節卽葉御史下石棘聞事或云先生為名士歟
時預觀風談人爭閱先生卷某御史不事請教先生
曰子亦欲讀吾文邪以是衡之幾中不測屢數程先
生杖屐甲戌是侍外大父疾行南都先生會試禮部

群居遊數日，扃扉而坐，清談卻掃，其中絕無抵牾，飲食言笑，都若嬰兒。春風風人，且不留矣。晚年為故吏，廣立碑誌，又樊植，凌進，儼，其人倫，月旦焉。

待詔孝介朱先生

朱先生性宜字德升一字漢陰吳縣人萬曆壬子舉
於鄉二十餘年廷選不入城府少負至性事父母終
以色養預計儲以富望以表試畢印綽不候榜後已
丑歲心喪孟渡江駭浪不為止抵家二人踰巖時母
年少而一紀倉卒示喪遽卒先生毀瘠循禮念翁妻
秋高不赦見涕泗交臂寢病榻凡糜飲湯藥以玉中
單而踰靡不親者居也卷皆茹素終三年其同里周
忠介總商定交兩家臨渴天祥先生經紀患難偵者

始稱於道名且達京畿矣先生頃禮遇義絕無他作
夷然也方逆瑞索集魁事甚急先生侍翁疾甚謹懼
傷老人心竟含默不啓口語詳張泌園集中嘗設書
蕭素性好靜約聚門人講藝畢各歸童子出齋鹽不
糝過干不飭晏如也性如嚴冷不復以辯博為長生
平不妄受人一錢及門數百人受先生人倫鑒者皆
成名士所入楮牒奉庭闈甘旨各有私致之日必儲
粟無餘帛不異老諸生視殮二百餘人交半面者皆
相向哭失聲姚文毅公和謚曰孝介先生甲戌直指

姚江邵公以其孝廉請贈謚得謚翰林待詔又二年
祀先生於金鄉書院

論曰天下有真孝者如此者哉先生家何山之藜陋
巷蕭然布門敝席無矣田家也里人述公生平不見
謚喜謚怒之色憶及十四歲時預童子試，畢主縣
治真侯與人不至因過先生寓少坐時公子銘名燥
甚方試射儕偶羨趨入謁先生先生揖處甚謹不以
小子故示惰實益謹執還讓德者焉今追念爾時少
冒昧見先生猶汗浹也烏乎汪汪千頃重其德而莫

名其器世豈復有似先生者哉
鑑字彥景端嚴有
守特固其窮不愧先生之風云

侍郎徐公

徐公如何字季山，別號合陽，吳縣人。萬曆己未進士，除比部，以同舍部建言國本牽連，覲五秩，曾聘河南。與房武得士，稍多階，由禮部祠祭主事，署郎中，階廣。東參議，攝海道，與吏窺香山私築城百餘丈，公隨毀之，夷不敢動。主成大計，以卓異陞副使，備兵川東。道經楚中，聞奢酋安起，領琪龍、張彤等據古慶，公遣彌月幼子於荆，單騎疾驅而往，乞糧糗於路，楚合剋，卒于瞿峽，進薄地，下斬首數千級，沒躬率，還騎奮佛圖。

國賦賦米二萬於江干龍形皆短以川程既平召拜
大僕少卿發晉左通政轉光祿卿陞南工部侍郎會
逆濶劉常吳岷建周吏部暫殺祺尉莊時謀及巢卯
幾沼吳吳公入見同鄉政府顧秉謙曰於榆可無念
邪視且不測明公將不復歸矣危言痛切經營委
銳於是吳岷得以无知勿罪罪止顏佩章等五人其
它興利除害者甚眾公少孤自力學家跨塘距城幾
二十里每赴文社則袖餅餌自給迄晚脫襦又徒步
竟夕不累至文家蔬飯以為常後竟以瑞祀於卒

於家榮祿初敘平蜀功贈公一級賜祭真都人士請
於忠道特像為祠以祀之顏曰忠仁真宋滕忠節祠
相望焉

論曰君子處小人之道莫備於易之夫有以君子顯
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揚扈是也省以君子隱
附小人而徐圖其後者屯之若濡是也從前之道為
直為顯從後之道曲而隱矣丙寅之役陳公周旋於
政府兵幾人存我以是論公之功功在百世矣尤足
多者吳人柔脆不談兵三百年來使無人焉所親記

郭義教孔侍郢而外共公而三年迄今社稷板蕩金
里徐公徐公不道云

霍山教諭蔡子禎先生

子炳衡附

藝先生元祥字子禎吳縣人萬曆乙卯領鄉薦屢試
不第授教諭於霍山霍山為僻壤屬廬州府之六安
州環邑皆山似最樸鄙先生教士務以忠孝為本崇
禎六年溪賊起春中寇中州八年薄廬風逼霍山飢
民走避城守莫備先生謀策於縣縣亟以應先生曰
致兵勿言吾志也其岩天灰石列城上款曰賊不至
率耳至則義在守兵子炳衡進言曰大人穢非守土
可以無兵先生曰吾非殺賊或者毋乃貪旦夕之生

而後日求死不得乎其訓導姚公允恭砥礪夫以性
危不害、凶何賊、留賊以刃脅先生炳濟奮身挺賊身
被數刃先生色不動賊驚於且卻尋毒聚執先生縲
之去越一日勒先生入署取印先生持首文扇起而
叱賊曰與吾友所也、以首觸賊、以之炳衛痛於骨髓
兩脇已折、折臂支賊刃、厲聲罵賊、聚斫之、乃死夫
人遇之而傷、一婢亦覓賊刃、時賊注執姚公索金、姚
公曰、汝是尋常事、何索得金、賊斫之、血淋漓、仆地、會
賊括金、卓持戟上刃、鞋小兒戲姚、得脫、回其棺、斂先

生及炳衡以其履歷代陳於學使者後數日賊
復至姚仍守正遇害年已七十餘夫事固為贈官三
初一時祿特節云

論曰孔子云志士仁人毋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
仁仁道之輕或久矣殺身以成乎哉顧扶綱樞紀卓
尚指生為人師教忠義人臣死制可以為仁矣先生
為引武城避寇之義似亦可以免也而嗜義若渴如
此其必有甚不得已者其為庫監大事能辨義則知
其臨細事不擇利矣先生其有以視三事大夫也

贈翰林院博士許至重先生

附 跋 洪 嘉 先生

許先生琰字至重吳邑生少負奇氣交不苟合三十
年未交行交譽最盛無及先生姓字者甲申國交併
天大哭狂呼投市自經不效投縋福濟院漢為刑漢
所救不死因投胥江會嘗世于真江干親救漢不
反絕念日餘以作詩悲憤不成章玄詔到大傷吞破
出舌而絕坐平巖一介有友憐先生酷貧俾一見者
事當酬金澤嬰先生豈不絕口遂與之絕當亦守節
高終白袷衫履必與其人相對絕不齒及貧狀年十

七印割股和葉家居望高不恆入城市性好飲醇便
馳名皆作狀元印第二人新不可試輒不利嘗得
夢謂神示我後必入翰林以是極自矜許及事同婚
五經博士亦異識云主人南為強忠初沒一年乙酉
江南止有殷獻臣諱汝劼先生者每傷不食及病死
殷在老儒其周忠介朱孝介稱名文既歿朱子錄上
民曉私謚曰孝終

顧東吾先生

顧先生所受字性之一字東吾長洲諸生也乙丑五月
高者失守踰半月有安梅某至前守令出城先生
生呼天曰顧白老人尚為易代民乎平持白悅繫之
魯閭明日臨後豐歉畢入文廟且拜且泣有淚者
曰公夫何為先生欲討將之乘間赴泮水瞑矣猶植
立不仆觀者笑之時五月二十七日也子若孫聞交
扶掖就於腰間白裕在焉有詩曰身是明朝老蠹魚
眼看時事不勝嗔從交向宮牆地先使忠魂素濁

渠

論曰建文之難從以處亡者幾半天下乃甲申而或
困者何寥寥也許先生未嘗公尺寸之祿而不肯以
其身為且俛仰不一年而東吾遂相繼歿生不甚以
文行顯見危授命不辱者如此世稀矣以風流相高
節義曾無人焉為原節義遼無人哉文先生者百世
師可也

許氏於甲申歿於壬辰之冬余與金澤章先生紀
其卷顧於乙酉歿於己丑沈伯敘顧於借輩紀

其答歲在甲午長洲板橋文淵館先生永錫宇
節於陽城寓候惜邑以友李侍御灌溪記其卷三
先生寔實皆在坐塘墓州宿矣附記以便采風者
有所攷焉

宮詹徐勿堃先生

徐公沂字九一勿齋其諱也慕王奇節自少受知於
先外大父姚文毅嘗許以骨性侃侃國士也丙寅瑤
既作時經騎遠嘉善魏忠節退兵門公時尚偃蹇諸
生盍鵷堂中替珥以助忠節跟踪急難中公蘇是知
名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入翰林癸丑歸里東情
砥行以文章自命尤喜獎掖後逢甲申之變公誓不
飲生食粥後苦悶於政筮三年之義已可悼陷時就
正于民賤商量或所民賤大藥以謝疊山說公謂世

欲官公，當死否則出，可矣。六月十二日，公時避
兵金市，以小艇探城中消息，赴常上青石橋下，死。遺
書省云：江萬里，吾師，吾以此身以見先帝於地下。漢
阿憐悲俗，每一泣及於者。

錢唐令漢石顧公

顧公咸達字漢石本處山人文康公曾孫兄弟三人
公中年宿從龍城為張異度先生館甥其家伯舅姚
文初稱僚婿余幼即識公公溫共長者式九金玉
性好酒存益恂喜以觴飲與人爭強然年穢思遜
為曲室尊柏果試不售後入太學己卯領順天鄉薦
魁其經終未舉進士授錢唐令有惠政民多德之乙
酉國文公整以城守及城破公倉卒至布政司前曰
我嘗畢命於此百姓環而伺之不得死題於縣壁有

云上不負君下不負民不負國門人高之查師不
敢負世受國恩之而親某帥見之宅以為怪欲律之
不可就死於清風亭時閏六月之朔酷暑中縣首三
日不集一蠅百姓哭且祭於其下者幾十人鼓澤美
材停憲法相寺見咸安司李咸正後公二年死於株
連之獄第孝廉咸受守崑城亦慘死文康公為有後
幾以視為宰相子孫身為大臣而猶祥榮與作色者
遠矣

論曰以余觀公和而不覺也讓而不驚也又粥一若

外強慎靜而尚寬也卒之與人作爲吏唐赴義者偶
於其官則公之憲義也嚴其慎戒也慕夫堂公語
生時爲經師幾三十年不言名名亦不及夫節
然不欺其志夫而後彼者人士信公之誠且魂也

尚昌令劉公旦先生

附馬長年

劉先生曙字公旦十二歲即青其矜名針儕侶讀書
終舉大意不復矜筆墨十試場屋不利至壬午始
於省書是科倖得者十之八九先生以耆名士獲焉
幾危矣明年遂成進士每遇大小試輒攜金龜帶文
一編其筆致疎逸略相似生未嘗渴邦君大夫性嚴
冷多怪少可一月眇人私稱白眼劉最美飲尤精能
政法酬罵在嘗世賢豪長者期，少許共見於言
論亦不直白皆其月旦時偶吐一二字聞者且汗浹

也。往不作纖瑟，真人態。淫墟若椀，往不盡。必古尊鼻。
此必楚，可愛少。共宗尊善，歲以父執。故眉率之事。
親至孝，獲淫。率肉不移時，而具其門。庄者具，程量即。
集祖孫父子，最少者不必王。令行觴，半醉。起指。
故率本集，唐向其不辱。如此授南里，乞即。遭國交歸。
甲不入城市，旋奉家。諱廬，墓半墟之。荒野名高，裴忘。
又簡初一無所干，或有疏公名以達。漢路者，事世被。
速玉南，京段。故咸安司李，良山顧公。咸正，雲間。夏子。
子完，淳等。抄標慘毒，皆妄。屈詞，夏為銓部。允彙子年。

僅十七云

論曰先生風烈大者在孔北海彌公平間矣先生故
解元仲理公諱攸之後仲理公建文之難子孫代不
乏科第迄先生登進士以節顯而社稷遂中隕矣仲
理為方正學所得士題其卷為島中不風先生為師
汪宮庶璋亦殉節於甲申烏虜何其子孫師弟之合
軌也同時有孝廉馮長年寧巡者乙丑被執不食歿
馮蓋表表留也

續名蹟小記者續文文甫之書也蘇州府志藝文類
作二卷共自序各今得本於旌德劉誠夫是徐昂手
稿中多塗改計二十五篇通作一卷其間榮祿死事
諸臣尚多闕略所謂明遺逸逸志無之將非全書不
知當時嘗有刊本否昂字補起一字損之活埋菴主
人樹五子樹五字式子工八分書著省識小錄四卷
其中送閩軼事頗多余嘗見之以未及傳本為恨焉
乾隆甲辰秋七月二十日吳望鳳錄記書

甲辰寫本已歸讀未見書齋亦慶乙亥借得重

幼數日而畢杖履老人又記時年七十又四

續名賢小記跋

續名賢小記一卷吳枚菴七十四歲時寫本舊爲顧氏蓺海樓藏書卷端題秦臺樵史徐晟曾銘氏述按蘇州府志徐晟字禎起一字損之活埋菴主人樹丕子此續名賢小記蓋繼文震孟姑蘇名賢小紀而作自序謂初藁成于布衣黃心度晟論次小紀彙成二卷自隆萬迄崇禎爲一卷自甲申死事諸賢迄于明遺隱逸爲一卷今此本二十五篇附見十三人通作一卷其間崇禎死事諸臣尙多缺略所謂明遺隱逸悉無之疑非全書然枚菴所見本已如此矣卽此三

十八人中姓名翳如而清風亮節足增虎阜茂苑之光者固已不少重以枚翁晚年手跡爲付影印以公諸世武子識小錄前已據手稿印行徐氏父子著述可見一斑戊午五月無錫孫毓修跋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
周駿富輯

姑蘇名賢續紀

一卷

(明)文

秉論次

明文書局印行

姑蘇名賢續紀序

前明萬曆中吾邑有名士馮嗣宗先生撰次海虞先賢傳略二卷文簡事核去取頗嚴雖名公鉅卿不得邀其隻字卽其人可傳矣亦必瑕瑜互見使百世之後如見其人之鬚眉如聞其人之聲歎大約與先外祖文肅公名賢小紀相似今文肅之紀金科玉條世方奉以爲信史而馮先生之傳略卽吾邑亦罕有知之者則以人之顯晦異也嗚呼人有顯晦而所載之人亦因而顯晦焉可深歎哉母舅孫符先生幼承家學於書無所不窺而前明一代典故尤瞭若指掌著述廿種每至國運盛衰門戶始末之際未嘗不三致意焉予每侍側聆其緒論更闡燭跋抵掌淹淹更數僕而不倦至今恍在目前也今年戊辰內弟弓云氏先刻續名賢小紀行世余觀其體裁悉本文肅而所謂去取之嚴公卿不得邀其隻字者又有馮氏之風洵乎信以傳信風流未泯文獻可徵非若世之溢美掩瑕者可以彷彿其萬一也任余承當事聘修縣志又修省志意欲徵馮文二家之法每苦牽於同事未能獨出己見異日尙欲刪削

原本藏名山而傳諸人不敢以直筆而獲戾於世也捧讀是冊迴翔卷帙間蓋不勝其慨慕云虞山甥殿熊頓首拜書

姑蘇名賢續紀

竺塢後學文乘論次

男 然校輯

孝廉張伯起先生

先生名鳳翼伯起，字世稱，爲凌虛先生萬曆甲子先生與仲弟燕翼同舉於鄉未幾仲弟歿季弟壺梁名獻翼一名救者有盛名於時故海內無不知有兩張先生也丁丑歲分校者素與先生有隙故黜其卷而權貴子皆得第先生歎曰時事若此我安能操三寸管與少年輩爭一日之短長哉且吾母老矣尙僕僕三千里外覲侍不可必之功名而忘朝夕倚閭之望耶吾休矣遂棄舉子衣冠爲居士服讀書養母筆硯自給以是望實愈隆豐碑巨碣非先生撰述不重薄躡角扇非先生題咏不韻古法書畫樽鼎彝鼎非先生鑒賞不珍下至吹簫度曲非竊借先生餘賸亦不能使人一唱三歎也晚年壺梁先生突遭慘變先生情不能堪鬱悒未幾而歿所著有處實

堂前後集談輅等書行世

論曰世之重先生者徒以其翰墨耳不知翰墨何足爲先生重也是時郡守黃岡石公崑玉長洲令桃源江公盈科皆與先生交善而杜絕干請語不及私又與蘭溪相公爲貧賤交及在政府欲引入中祕先生哂曰爾乃欲吏我乎答書第索澆酒一斛而已夫今之爲孝廉者苟得竊守令言笑卽不倚勢橫行恐無不沾沾私其餘潤者何況相君而先生之廉介孤立又如是也余特表而出之以見先生之可重者在此不在彼

徵君王百穀先生

先生名稱登百穀其字世爲武進人尊甫移家蘇州遂爲吳人少受知於袁文榮公文榮卒修怨者操戈競起先生獨委身周旋其閒以是義聲著天下作詩及書法皆自成一家當先生以太學入試北闈也文榮授意主司行得雋矣二場甫畢而尊甫訃至文榮令祕之俟三場畢而後相聞先生偶從外聞訃卽徒跣哭出都門文榮急

令人追及於涿州始克成行尊甫素善治生累貲數萬先生悉以讓其兄其兄臨歿割十之一以授先生峻卻不納以授其子復不可人是以益賢之晚歲杜門自守四方慕先生名者造請無虛日以諸生名重公卿間者四十年所著有尊生等集數十種

論曰當王先生聞訃也但知吾親耳遑計雋不雋哉使如文榮意稍濡滯焉卽一第可得將方寸已亂之謂何古人不以三公易吾親況區區一榜哉余是以心折王先生也若夫力恤文榮之後以報國士之知及讓產乃兄不居其名以視輓近親爲奇節而在先生特其餘事耳惡足齒哉

廣東右參議容菴伍公

公名袁萃字聖超號容菴中萬曆丁丑會試念親老急歸庚辰廷試授江西貴溪知縣歷任兵部浙江僉事湖廣廣東參議公生平負勁骨孤行一意不能與世俯仰爲令卽與張真人抗爲部郎與政府抗爲監司與稅璫抗其在兵部也觀政進士某爲

相公塔欲破舊例與司官行賓主禮同列皆唯唯公獨出折之曰二百年定規不可一旦廢自我輩某乃止署掌職方篆李如楨求推錦衣大帥本兵促令說堂公力拒不可且以去就爭之同列皆爲辭舌公侃侃自如督學浙中有傳時者織監孫隆紀綱也其祖曾爲州佐以崇祀鄉賢呈舉公切責太守戒飭學官盡黜保舉諸生又中承某奉四明相公旨檄取數十人寄學公繳其檄而辭曰學道天子之學道也若中承例當取額則中承自行學列名可矣奚藉本道中承不能強而止又有僕人賈緣學宮操戈反噉其主者公檄行通省查僕人濫入者二百餘人盡黜之且疏於朝廷請通行禁革旨下部議竟寢不覆任海北道句攝龍宗武著伍檄語有云某昔辛寬兩觀之誅今復通二苗之竄批鱗義士尙尊君命而投荒舐痔邪臣反菟國憲而離伍宗武見檄憤恨發狂士論快之又珠璫李敬參隨魏大才擅殺遊擊某家屬有司畏敬不敢問公檄府逮問敬欲發兵拒捕兵散走不應敬乃移文語絕不遜公弗顧急縛大才取問如律卒致之死又珠璫歲採珠數萬兩最下萬兩公至新漢合浦守

孟公之廟操文以祭之是歲僅獲二百餘兩人謂伍公神明與孟公異世相感云公念與世抵牾鬱鬱不得志又海北地屢震多風厲案疏請告歸歸而杜門著書有貽安堂稿林居漫錄等刻藏於家

論曰伍公以縣令行取時同鄉相公方任國柄稍俯仰之臺省矣而公毅然不屑也乃竟以是得兵曹矣然公侃侃大節愈鍊愈剛至今凜凜有生氣兵曹監司曾何足爲公損焉且當考選時吳人除伍公外無弗臺省者求所謂冰操勁節足以廉頑起懦者無有也臺省果足貴乎

浙江右叅政雲江袁公

公名一虬字以化雲江其號安節公之姪也隆慶丁卯戊辰聯捷選湖廣荊門州知州以不能阿曲忤上官意量移東昌府同知期年丁外艱復丁內艱服闋補嚴州時嚴州大旱公禱雨立應既而江水暴漲城不浸者三版郡邑皆具舟爲避水計公獨坐危城俟水退乃歸署奏績陞刑部員外恤刑江西有疑獄出之差竣其人賫千金

爲壽伺於嚴灘卻之不去公厲聲曰若如是吾將以汝金撤江西撫按仍致汝於辟矣其人痛哭叩首去時錫山顧端文爲選郎素心折安節公一見公卽如故知俸滿超擢廣西府江兵備副使蒞任以廉敏率下凡賀候諸公費悉裁罷之歷三年不遷遂乞休歸歸而當道有知公者特起浙江右參政督理糧務適聞乃兄之訃堅以病請旣歸修葺荒園老屋三間讀書其中意欣然也杜門謝客無論郡邑大夫罕睹其面卽鄉老酒社亦謝不赴優游林下者二十餘年而卒

論曰余昔聞先文肅有云袁安節之品粹於王少湖金冰崖兩先生何也兩先生自以爲善而安節不自知其爲善也夫惟不自知其爲善而善乃純品乃粹矣若公真無忝厥後矣余髫年從先文肅後得一望見公其澹穆之踪冲虛之度至今有餘思也嗚呼公於是乎不可及也

逸士陸承湖先生

先生名士仁字文近承湖其號尙寶卿五湖公子也真心篤行始終如一於書法繪

事咸擅其長爲真爲草爲篆爲隸爲山水爲人物爲花鳥昔推先待詔爲獨步先生直可稱繼武杜門家居非研田所入卽卻不受晚歲有足疾屏居一室卽寒暑手不輟揮灑與人約卽風雨必踐諾壯年時有貴介以厚幣聘先生謝不往曰僂僂曲謹吾弗能也有故人在要路或勸往謁亦謝不往曰起趨嚙嚙吾亦弗能也其貧而有守又如此故其歿也先文肅考其生平而定稱曰逸士子廣明孫敏中皆以書畫世其家

論曰先生以世家子甘貧守拙絕不以介意書法畫法超越一時卽挾以遊公卿間亦有何損而毅然不可其於義利之介辨之甚審豈輒近可望其項背哉及與人交又何其飲人以和也殆所謂溫溫恭人者耶嗚呼自義利之辨不明於是見利必趨見義必反下石操戈以怨報德皆惟力是視雖通國笑罵弗顧也余故亟表陸先生以藥之

西安縣知縣君宣俞公

公名琬輪君宣其字也尊甫華麓公由進士爲學憲初姓薛復姓俞有隱德而生公風流俊逸見者有張緒之歎中萬曆癸丑進士選浙江西安知縣縣令固俗吏之首也西安係三省之衝其俗尤甚公爲令一以風流俊逸出之如何候上官河干迎送皆以丹鉛自隨每讀書至得意處雖戟門華開輪蹄鱗集皆置不顧於是遠近皆識西安令非俗吏矣適縣有大獄囚出厚貲求勿訊內有影公以射利者公廉得之卽日出囚訊之立定其案其射利不得者相詬詈無已時遂抱恨成疾請告歸里歸而病瘳益甚未幾卒

論曰天之靳與人名也甚於富貴故位高金多者終身逸樂無恙稍以才名見卽坎軻隨之使俞公爲今日坐堂皇斂金錢以睨視當事意旨以爲進退將官必九列年必壽考甯至坎軻若是雖然彼位高金多者比比而是而灰飛燼滅不可勝計孰與俞公流風餘韻至今有餘思也夫天之視富貴猶糞土也而人之趨富貴復不顧捐廉喪恥以就之而俞公遂不可多見悲夫

寒山趙凡夫先生附西庄碑師

先生名宦光凡夫其號世爲太倉人先生爲兩親營葬卜吉寒山遂移家焉寒山固蒼莽之區耳先生至而大施斬刈之功鑿石開道架閣橫梁令山靈重開生面登茲山者恍然闔苑瑤圃不在三島十洲也先生六書學問甚博相與攷訂今古淵淵不竭又絕無人閒煙火氣四方人士過吳門者以不登寒山不謁凡夫先生爲欠事先生素皈依三寶凡古刹興復不惜摩頂捐踵以徇之隆萬之際佛法衰微名山巨刹皆爲俗姓所據花山古寺僧弱不能守幾爲俗姓菟裘矣先生挺身鳴之於官構訟十餘年其局始結時有比丘西厓名廣傳者奮起與先生協力相濟西厓家有千金外應醫訟內結雲水一樓一粟皆出己貲迨事既定飄然下山辭諸護法曰與山同患難不與山同安利誦其言令人凜然敬服也先生晚年食貧甚而豪氣自如鑿山製器不少倦所著有說文長箋等書藏於家子均字靈均能世其學爲從父壻從姊以能畫名所稱趙文淑者也靈均歿無子先生嗣遂絕

論曰余童年侍先文肅入山得時接先生云先生貌甚古抵掌而談古今之務絕無一語從人閒來山齋數楹備極古拙下至一几一榻皆別出新製望而知爲寒山物也先生既無後寒山展轉遂成佛地知先生在九原必手額稱快第戎州方杖規圓而漆之不能不深贊皇之歎也

周忠介公

附朱完天先生

公名順昌字景文萬曆壬子癸丑連捷兩尊人已不及見故號蓼洲志永思也筮仕福州府推官時稅監高竑橫其有司往謁者執手板廷參公獨不往後竑激變地方監司行查首亂欲盡法懲治以求媚公得牒堅持不可欲直以官徇合郡士民遮留滿道夜即露宿公署如是幾晝夜無有退者巡撫袁公一驥迫於輿論慰留切至適神廟納福清相公之請撤竑公益得展布其四體其他理冤抑絕干請皆爲餘事由是強項冰霜之稱直徹帝畿迨行取歸里屏絕交際從無片紙入長安中適江南司官缺選郎陸公卿榮廉其治狀爲天下最遂以推補蓋推舉之公二百年所創見也

守官年餘力卻候問卽空函亦不啓壬戌六月以副郎署選事預敘諸應選者以次
挨授吏無能上下其手給諫趙時用有隱語相侵公卽拂衣歸往來驛路僅行李三
擔而已旁觀者皆咨嗟歎息有泣下者及居家而高風勁節又不可殫述魏公大中
逮過吳門公以女字其孫且指斥逆璫不少避忌遂爲倪文煥疏劾爲民後又以語
觸當事怒羅入織監李實疏中與高忠憲公皆被讎吳民義憤一呼羣起奮擊緹騎
有死者公卒不免於行逮至拷死詔獄坐贓三千家極貧無從措辦遠近縉紳士民
咸傾所有以助始克報完烈皇帝卽位公子茂蘭刺血鳴冤帝覽其疏而哀之特贈
太常寺卿賜祭葬蔭一子入監予諡忠介茂蘭又疏請得邀特恩給三代誥命於是
被讎諸公俱援以爲例眞異數也

論曰忠介公奇節偉行他人分其緒餘卽可義動海內稱朝廷名臣公兼而有之而
毫不以自負也又居官以廉峭著者類多傷於刻礪公又寬然長者持身寧刻待人
寧恕以若居心行事當獲厚福而竟蒙慘禍以死天道無親惟與善人是耶非耶當

公之被逮也突有緹騎之變衆怒成城吳幾爲沼爲開讀未有之異公之下獄也突有王恭儼之變晝晦地坼枕尸百里爲京師未有之異迨公柩歸時又有風雹之變暴風狂號雨注水湧爲吳門未有之異天怒於上人怨於下公雖慘死詔獄足不朽矣有友朱祖文躬冒危險隨公赴逮往來定興吳橋間所以爲公謀者不遺餘力而以及視公含殮賚恨以歿

莒州知州玉亭毛公

附通政毛公斯

公名文煒玉亭其號也中萬曆壬午舉人七上春官不第司教青浦以興文行獎寒素爲事一切脩脯俱卻不納陞廣東博羅知縣履任半載卽以母艱歸廣東素稱瘡地公至卽盡革火耗諸常例及諸爲民病者雖數月之令口碑已津津嶺南矣服闋補浙江泰順泰順僻居萬山中在溫屬最稱貧困而上司徵求與四縣等公力拒不應不惜一官爲民請命民愛戴之如慈父母矣公遇事每鬱鬱不得志適患病遂乞休吏部察公賢題請病痊改教病愈復司教江西陸袁州府通判考績贈父如其官

母安人隨陞山東莒州知州公遂引年歸歸惟與戚屬故人尋山問水否則獨坐僧舍中蕭然如寒士問郡邑司閭者不特無毛某之跡卽片紙亦不可得優游林下者十餘年而卒年八十有二

論曰當公宦游時猶子堪方官御史聲勢赫奕甚而公退然自遠絕無借重意及遷莒州莒固膏腴閒雄郡也稍需之少得俸資以爲買山計於生平何損而公夷然不以累心也蓋懸車高軌自伍公外舍毛公無繼響者予是以論次公也御史官亞卿嚴重自守亦足稱賢大夫矣

花山朱白民先生

先生名鷺字白民爲諸生有聲時兩尊人年已老急望一第而屢試不雋兩尊人既喪遂棄舉子業究心冲舉之術晚又謝去皈依淨土築室三楹於花山之蓮子峯塊然獨處自號西空表所志也生平不妄干取惟以畫竹自給四方高其行者每借買竹以助其朝夕烈皇帝卽位先生爲寒山古寺請藏經入都適邊警告急都城戒嚴

有勸之歸者先生毅曰噫非臣子我顧南還獨以憂遺君父耶同坐危城者數月迨解嚴始歸歸年餘而歿年已八十矣所著建文書法一書於文皇發擄指斥一無饒避在危城中擬上其書於朝請表揚遜國諸臣以激忠義之氣當事者以爲不可乃止先是花山管兩甘露蓮子峯尤甚人皆謂先生成修所感一子早天孫且鼎革時勤王遇害

論曰君臣之義根於天性顧患難當前捐廉喪恥辱國毀節者比比而是其故何也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既已委質爲臣他亦何遑暇恤哉遜國之時文皇威力所加勢同拉朽彼守社稷捍疆場者固頭可碎皮可革十族可滅而此心斷不可屈卽其行遜於野者不避險阻奔命南北家可破身可殺妻子可不顧而此志斷不可回此豈有教諭約束強而致之哉良以忠義之氣昭著兩閒人人識取舍審去就故甯爲此不爲彼自此義不明於是資金賜印之恩重而各爲其主之念輕矣忠直報元之句出而成仁取義之風熄矣先生表章遜國諸臣正以愧世之立朝而懷二心者

抑邪教忠其功直在千萬世豈僅一世而已哉

太學陳古白先生

先生名元素古白其字也爲諸生時卽名噪一時所交皆名士萬曆丙午應天鄉試已擬第一偶以七夫犯禁主司謂大京兆某公曰若係名下微嘗可置弗論某公避同邑嫌以不知名對遂黜不錄先生以是飢餓不平輒游戲翰墨閒書法歐陽駸駸乎逼似矣又善畫蘭當其飲酒賦詩輒悲歌慷慨不減阿黑暮年然以名聞四方鉅公達卿多願爲東道主故先生遊跡強半在外年踰半百浪遊蕪湖以歿

論曰先文肅嘗云有某公者欲延致先生先生謝曰阿諛逢迎非不肖之所堪也輕世肆志非門下之所堪也誦其言令人肅然生敬也夫遊大人以成名達士所不諱先生於某公之招介然不可如此其於禮義之辨豈漫無主宰者哉每見有負時譽自稱登詞壇者一遇達官輒不勝俯首之態則何不以陳先生自鏡耶夫應天第一人適得之與草木同腐者何限若先生流風遺韻映照海內又孰得而阻之彼京兆

公涉世之術可謂巧矣而竟以白簡罷官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後之人可以爲鑒矣

湖廣提學僉事聞修王公

公名志堅字弱生號淑士晚更聞修世居崑山至公移居蘇城之葑關中萬曆庚戌進士選南京兵部主事陞貴州提學僉事以母老終養天啓壬戌起浙江僉事隨丁母艱崇禎壬申起今官癸酉卒於官公雖無赫赫之名譽動一時而杜門寡交讀書自娛無論跡絕官府卽交遊自二三相知外無有溷公門者所著有續編瀾編法海等刻每篇末卽敘其人始末令觀者一覽瞭然望而知其爲博學家也

論曰予嘗侍公見其雍容遜讓和風披拂及退而考其家居則又丹黃不去手也公父亦登進士爲世家子少年登賢書爲世家子無世家氣爲孝廉無孝廉氣爲縉紳無縉紳氣閉戶著書無著書氣殆所謂篤行好修不求人知者耶當今之世欲求如王公者不惟不可多得而竟絕不可得矣公又著有蘇州志稿備極考核公卒而姚文毅攜以歸文毅卒稿竟散佚識者惜之

孝廉朱孝介先生

先生名陞宣字德升中萬曆壬子舉人性狷介不妄交遊幼時與周忠介公鄒虛王師同學朝夕勉勵以古人自期壬子與周忠介姚文毅同舉於鄉七上春官不第僻居西郊惟以養親讀書爲務不知世間干謁爲何事人亦不敢以干謁漬之時兩尊人尙善飯所以娛之者備至每當上公車新歲始啓行場事甫畢卽過車言旋蓋不忍久離膝下也太君先歿太公年高轉側需人先生每夜臥牀下聞聲卽披衣起候視惟謹太公歿呱呱猶孺子泣配顧碩人親操井臼身絕綺羅白首相莊幾四十年碩人歿未幾先生亦棄世文毅表其孝行私諡曰孝介與忠介配

論曰先生爲孝廉二十年刻意砥修而毫無自炫之色當其時周忠介先文肅姚文毅皆推重先生恐後詹事徐公汧又出先生門而先生絕不以介意茅屋三楹凝塵滿席泊如也使非德量淵遠其能纖塵無染若是耶予是以佩服先生也先生歿而砥修君子不可得而見矣子盍有時譽而不永其年人咸致疑於天道焉

太僕寺卿因之吳公

公名默字無障因之其號也中萬曆壬辰會元廷試抑置二甲考館選時大主考欲力引之公堅辭不就授兵部主事公先以壬午中應天鄉試舉動頗不愜人意遂大不理於口至是刻意自修拒絕干請由兵部調禮部任祠祭司郎中故尙書鄭維以祭葬請公力格之堂官屢以爲言公面陳其不可語絕壯歷陞尙寶通政及今官公在通政卽乞假歸歸而杜門自守不妄交游先文肅爲諸生時曾受業於公故公里居時惟與先文肅往來此外問誰叩吳大夫門者無從道一刺矣公雖杜門寡交然於地方利弊必明目張膽啓奏當事必達其意而後止中丞臨川周公與公最稱莫逆然自地方利弊外絕無一語及私惟是嫉惡太嚴簡飭親族輩過刻雖冰霜之操矚然不滓而包荒之量人或病其稍隘焉天啓改元廷議欲起公爲大理卿會同邑有忌公者陰尼之不果公卒於崇禎庚辰年八十有七

論曰在易之同人九四有云乘其墉弗克攻吉夫乘墉之勢非獨以邪攻正也一念

沾終方寸中有伏莽焉誠能去邪弗遂鼓風雷以自厲則由困反則矣若吳公殆庶幾乎公少雖不理於口而服官以後刻意修飭寧爲矯激毋爲平易吳中靡靡之風賴公而振時謂微公及伍公吳門幾無人矣雖包荒之量或病其隘然於公何損焉

孝廉張異度先生

先生名世偉異度其字也少卽有聲諸生聞與太倉王逸季狎主齊盟者二十餘年壬子中順天鄉試出山東王公象春之門長安知與不知無不交手賀得士王公亦沾沾自喜能得士也時適逢門戶之禍復有同鄉修怨先生者并以中王公於是王公降級調用先生入監肄業三科後覆試定奪時四明爲司成嚴檄促先生入監遂以歲底衝寒走三千里入成均越三年以病給假歸天啓辛酉禮部覆試題准會試復走數科不第而先生倦矣先生以老名宿又當久困厄海內望之如景星慶雲與周忠介先文肅旣以道義稱莫逆交姚文毅又出先生之門詹事徐公勿齋爲先生內弟先生益侃侃發舒直達其意遇所不可義形於色卽貴介弗避也周忠介之禍

奉有渠魁之旨先文肅輩咸惴惴謀其不免先生挾匕首以待俟信至卽自殺姚文毅謂我輩書生手弱豈能辦此無已其從高先生之後乎後邀天幸得免先文肅與姚文毅先後棄世先生以碩果推魯靈光者又數年而歿先生歿而前輩典型盡矣所著有沁園集行於世崇禎末年巡按周一敬以先生與歸季思朱德升兩先生疏於朝請賜表揚奉旨俱贈翰林待詔

論曰予以通家子得侍先生訓誨備至所謂教其不及宥其罪戾卽古人奚多讓焉至義所不可則又孟賁不能奪也周忠介之逮同鄉某操戈頗力後忠介舉名賢入祠之日某亦尾衆來送先生呵之大衆之中立斥使去旁觀皆爲咋舌而先生弗顧也及某生以違禮獻諂亦爲先生所面叱時勿齋徐公士敬鄭公在坐相對歎服咸自謂弗能也嗚呼江河日下閭閻而蕭百鍊之剛化爲繞指欲求如異度先生者爲中流

此下佚一百

乎而儼然負蝥狐之望矣天啓改元授翰林院簡討贈父如其官母爲太孺人乞假南歸時族人式微甚太孺人又詔公毋修舊怨待之有加乙丑黨禍大起公已丁太孺人艱歸矣瑞黨復以門戶糾劾遂蒙嚴譴公既奉太孺人柩歸與簡討公合葬卽於墓所築室三楹杜門匿影絕足不入城市戊辰烈皇帝卽位起公贊善歷陞諭德庶子以東宮冊立推恩贈父庶子贈母宜人又以日講積勞陞少詹事詹事皆充日講官烈皇帝心識公每講畢歸班未嘗不目送也衆咸謂爰立可期而忌者益爲側目借鄉閭冒籍事牽連相及有旨下部議迨部議上聖意頗善輔臣復具密揭以進公遂降三級調南矣長安輿論沸騰恨不唾相君之而公夷然不以介意抵南京任甫半載遂病請告回籍病三年而卒年五十有八公卒踰年前輔罷位子宗典援日講舊例疏請卹典當國者罪以疏語揚詔格弗予又越四年壬午宜興再相始得邀全典贈公禮部右侍郎予祭葬蔭一子弘光卽位太宗伯顧公錫疇題請諡公文毅論曰當講筵時惟先文肅與公皆爲烈皇帝所心識而公竟爲柄臣陰尼弗克用先

文肅用矣又爲首輔露章彈射弗克竟其用天意果不可問耶迨公與先文肅相繼去國韓城武陵輩相繼柄用高皇帝九廟不祀忽諸則公之用不用也直關宗社之存亡豈細故哉

文學顧東湖先生 附許瑛殷獻臣

先生名所受字性之自幼卽以禮義自守舉止嚴重學者憚之皆稱爲東湖先生乙酉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清兵下蘇州先生賦詩云身是明朝老布衣眼看世界不勝悲從容死向宮牆地免使忠魂棄濁渠遂往學宮自經爲學役所覺乃赴水死

論曰傳云食其祿不避其難此以律居官者耳在諸生可以無死可以無死而竟死之天蓋借顧先生以愧諸臣也觀其從容賦詩視死如歸舍生取義不是過也先是甲申長洲諸生許瑛聞烈皇帝之變行哭於市者三日乃自投於河又諸生殷獻臣亦不食死嗚呼何長洲之多賢也哉

少詹事勿齋徐公 附從父啓美公

公名汧字九一號勿齋幼孤讀書養母卽以忠孝自厲少從朱孝介授學孝介奇其才爲之游揚遂爲姚文毅所識拔與今少卿李公灌溪贛令管公元心皆識拔於諸生中人以是服文毅冰鑑也丁卯舉於鄉戊辰成進士烈皇帝新御極選入中祕三年授翰林院簡討時先文肅與姚文毅竝立於朝爲正人領袖公皈依甚至遂觸時目庚辰會試同考最稱得人歷陞贊善諱德弘光改元陞少詹事時修璫怨者方熾公惴惴謀其不免乙酉五月南都失守六月清兵下蘇州公時寓居鄉間貽書徧諸親友訣別遂自沈於河

論曰當烈皇帝大行信至江南諸公無不以睢陽自命者及南都失守殉節者又何寂寂也爾時微徐公吳門爲無人矣夫吳門固忠義之區也公以一死任綱常之重樹忠義之標直與日月爭光可也時從父啓美公亦寓居陽城薙髮令下絕粒數日遺筆有僅留一髮以見祖宗於地下之句遂卒

進士公且劉公

附史憲華公孝廉楊公

公名曙字公旦著名諸生閒最久而不獲雋崇禎壬午癸未聯捷隨丁父艱鼎革時寓居鄉間時滇黔未通有疏公名以達者事洩被逮當事者悉其誣欲爲辯白公固執不可曰寢苦枕戈之志固頃刻不敢忘也何用辯爲始終抗論不屈遂遇害

論曰劉公被逮時當事欲爲辯白此人所禱祀以求而不可得者公乃抗論不屈矢志靡悔殆所謂所惡有甚於死者耶今人遇小小利害輒蒙面喪心不顧反復聞劉公之風其亦毅有泚乎公雖死而浩氣塞乎兩閒丹心貫乎日月視夫食祿避難投誠馬首者何如也有志者宜何取焉時吏部郎中華公允誠孝廉楊公廷樞皆以留髮遇害

太學陸兆魚先生

先生名世鑰兆魚其字也世居長洲之陳湖以貴雄里中鼎革之際先生與進士吳陽諸生戴之儁等立寨湖中湖中人惟日掠薙髮人殺之以立威并劫諸巨室以供食惟先生嚴整從人毀家具餉糈毫不擾清兵下陳湖諸立寨者或降或被擒甚則

去而爲盜先生獨棄家遁入浙之深山中事解乃歸吳都督兆聖聞先生名延致幕
中先生知其不可共事遂堅辭之後吳事敗株連者甚衆惟先生不預人咸多其智
未幾歿於家

論曰英雄舉事無論事成而名附之卽事不成而名亦足以自見觀於陸先生信矣
當其舉事湖中盡毀其家以供衆費非公爾忘私者能乎迨大廈旣傾非一木可支
卽飄然委而去之又何智也事雖不成而其心亦足以暴於天下後世矣先生旣遁
入浙中家產籍官其未籍者盡爲親友所據歸家半年竟以貧死嗚呼業以身殉義
矣是區區又奚較焉

姑蘇諸名賢王文肅公未第時已葺成編各加論斷始於洪武初年終於萬曆
中葉行世已久自後以至崇弘之際一朝告終老成凋謝先君子惟恐事遠人遠
後來不無湮沒故患難之後息影空山亟爲論列爰遵文肅之遺意續成一代之
典實歲之簡中未登棗梨手澤空存將恐將懼用是僭加鑿校勉付剞劂工竣之

日恭紀篇末他時尙論者攷訂有據或有小補云男然謹識

文文肅姑蘇名賢小紀及文肅子孫符先生續紀當時有竺塢刊本余家曾藏之
癸丑匪亂失去用是怏怏後購得吳中蔣氏心矩齋重刻本獨惜續紀未刻也虞
山丁君芝孫亦藏是書正續完全余亟假歸與蔣氏本互校是正頗多其續紀卽
錄副冊備壽梨棗忽忽數年矣今茲與諸人士集印甲戌叢編卽以續紀付印慎
吾流傳先賢遺書之素志而丁君已暮有宿草展讀之餘能毋泣然甲戌二月十
日崑山趙詒琛識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5
周駿富輯

姑蘇名賢後紀

一卷
(清)褚亨爽撰

明文書局印行

姑蘇名賢後紀小引

文太史湛持所撰吳中名賢小紀上下數百年碩德美行名公鉅儒可謂詳且核矣隆萬以來不與焉日久論定蓋未及也予因暇日想慕前賢或得之親炙或得之目覩或得之傳記積有數人皆可媲美前賢垂照後世焉竊不揣愚陋葺其行實勒爲後紀以續先士之茂製亘甲申而止蓋有鄙意存焉不特具備一代之人文而已也至於文氏自溫州公以下世多懿德而太史恐以溢美爲嫌不載之前紀予特錄其誌傳以映論定云

姑蘇名賢後紀目錄

申文定公時行

管登之先生志道

陸貽孫先生延枝

錢少室先生允治

徐閔風先生應常

陸酒民先生嘉觀

義士葛賢

文氏五世誌傳

文宗儒先生林

文徵仲先生徵明

文壽承先生彭

文子悱先生元發

文文起先生震孟

文氏誌傳增附

文啓美先生震亨

文應符先生乘

姑蘇名賢後紀

吳縣褚亨爽撰

申文定公諱時行字汝默別號瑤泉晚號休休居士因病起又號蘇菴主人公之祖秉城公育於外兄徐翁所遂從其姓逮公及第始奏復申公生有異兆襁褓卽能識字十歲能文爲陸貞山先生所賞試諸生輒冠所著尙書解會編海內宗之嘗作社倦鬼文甚警發後公在講筵上見之問誰所作左右以公對御筆改鬼爲魔命書之屏辛酉舉鄉試第三明年成進士廷對閣擬第二肅皇帝拔置第一授修撰數爲座師四明袁公草應制詞多稱上意公雅不欲以文詞名獨留意於前朝典章昭代令甲居恆鐳戶討論最爲明習華亭徐文貞公甚器公每語同事他日可當大任分校禮闈者再庚午典順天試已進宮允充經筵講官典武試隨進宮諭充世廟寶錄副總裁屬詹院坊局缺人公盡箱諸篆莊皇帝升遐詔誥表箋皆出公手諸大政多公謀議勤勞殊甚時公年尙未強仕髮爲之白神廟登極進宮詹自是直講不輟上見

其舉止祥雅音吐洪亮屬目久之隨進少詹兼侍讀學士仍視院篆兼理贊凡武弁家世功罪經公校勘者莫不犁然會修大明會典進詹事爲副總裁編摩討論更十二載而成公之力居多丁丑會試公爲副考其秋晉禮部右侍郎以穆廟實錄成加兼太子賓客時江陵奪情多所疏糾公爲解不得而經紀其事若鄒公元標等賜環莫不以爲感戊寅進吏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參與機務時首輔江陵高下自恣先生委蛇其間時有補救三品考滿進禮部尙書庚辰會試錄文簡切溫厚士子至今傳式江南北災公條上四事江陵皆難之卒莫能奪壬午以覃恩晉少保江陵病諸大臣爲祈禱公獨不往江陵卒蒲州公代語公稂莠之餘要在芟刈公曰吾以爲肅殺之後應有陽春會皇長子生公請乘此施惠乃於大慶詔中悉布諸寬條人情大悅蒲州艱歸公爲政凡江陵所斥逐諸臣以次收召言路益舒而國是亦大定矣當建儲未定好名喜功之人磯激聖怒幾不可知公獨知上意從容勸解不激不阿卒能定鼎而好事者疑公有所阿從遂露章劾公公亦力請罷職以謝言者上亦知

其不可留乃允給驛遣官護行公隨疏謝并以三事上一蚤定儲宮以安宗社也媿
媿數百言公歸之三年皇長子出閣講學至辛丑升儲禮成公喜甚表賀上賜公上
尊肥犂鑑幣遣使齎璽書於家曰册立朕志允定但因阻激故從延緩知卿忠言至
計尙鬱於懷今已册元子爲皇太子冠婚並舉念卿家居繫心良切特諭知之蓋若
報成事於公者其後皇孫立厚膺存問後上以公八十復遣官齎璽書存公於家將
及門而公卒計聞天子震悼賻卹視令甲皆加等贈太師諡文定公玉色金聲挺如
松柏其接人溫和而無縛禮出辭簡而盡可不可然不然斷以片言無模稜回互雖
處要津未嘗謝客每談前輩有見客刺而蹙額者曰何不廣也其持論常以蕩平正
直爲主曰天下事平心而揣則脈絡明平衡而治則差數均平氣而調則節奏和在
政地十四年孜孜以奉公體國爲務每聞四方水旱輒惻然不寧請賑請卹而其大
意在禁遏糴緩催徵勤勸課責監司守令以舉職先後請發倉粟數十萬帑金百萬
至甲午兩河祲上猶憶公言曰申開老故事可行也所推轂賢士大夫甚多其以直

諫忤旨及因他事株連上欲有所處分必曲爲申救廷杖者必屬緹騎爲寬世不盡知也公於世務政幾靡不辨晰尤留心邊事每言三輔以西六詔以南無一日不往來吾胸中故嘗以尺書懸決利害於萬里外邊臣莫不受成天性摯篤事繼母至老不衰中表昆弟周卹備至拊視徐氏一門如其族歲時伏臘祀之如其先有義莊八百畝以贈族指二百畝以佐里役百五十畝以資貧士諸受公德者祀公於金閭之西鄉先是太僕爲公營一圃於舍南公歸日攜客觴詠其中風日晴好出游佳山水涉險采奇振衣獨往少年輩不能從也其書法在義獻之間爲詩格調在開元大曆求文者一一應之爲文章典雅醇粹酷似歐蘇至於敷奏事情明白曉暢人主讀之洞如指掌故多見聽從卒之日猶戒罔卿還所賜金幣口占遺疏勸上勤朝講發章奏罷征斂慎封疆起廢伏不勝拳拳有餘忠焉所著有賜閒堂集若干卷

論曰口口口口口口較然者矣前代相臣其名正其權重其行事皆在人耳目可與天下共見共聞故議論易明我朝閣臣有相名而無相權其所斡旋多在奧窔之

中不見不聞之地望之者常以爲陰陽鬼神不可測識而其人亦難於自白乃至久而後定焉當神宗戊己操柄刻礮公宛轉維護人心國脈不至大傷壬癸以後上懲往轍重疑揆地士氣過於凌厲稍復摧折公從中調停不激不阿俾口議與國體交伸逮庚辛之際前星未耀下激上疑公用史巫之紛若感孚聖心卒定國本使五十年以來天下熙熙乎登春臺而歌擊壤者豈非此一臣之力也哉海內有識者往往信公而嫌怨猜疑之間與言者相紛拏或未之盡信故公之自疏至於嘔心瀝膽躑躅悲鳴卽人主亦且恻嗟感動十行之札至不勝書卒以一去以明其志則益歎政地之難也矣

管登之先生名志道長洲人諸生時耿恭簡定向所器重尋師從友不憚竭蹶常言士必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之胸襟然後可語深造又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志弗爲之節概然後可與立身蓋其自信者如此以郡諸生遇恩選登鄉薦隆慶辛未成進士選授南兵部主事駕司故董口艘衛卒苦積役僅餘皮骨乃言於尙書

某裁去三百餘艘攤江濟兩衛中以資水夫工食而四十八衛之困稍稍甦矣江淮有一二悍卒仇千戶某流言本兵將以水卒充操練私插血伺隙而起聞者殊恐先生夷然不動流言者輒自解散徐治其爲首者數人而已甲戌丁父艱歸同官以所積貯羨金爲襄事助固辭服闋補刑部主事部有獄例輪一人值宿以其間詢諸罪人枉直狀書於簿冀爲他日昭雪地常省其飢寒拊其疾楚而囚無濫死戊寅會神宗大婚禮成爲九事以上中勸上躬撓大政無使旁落江陵銜之出爲廣東僉事蓋按廣直指爲江陵私人屬其爲陰濟之計又前疏內有明舊制一款欲司道與直指抗禮故江陵以此難之先生出都猶以敕諭申憲綱爲請抵粵又上風紀十二議雖涉外臺意實以繩政府時粵方中寇又疏陳事形大都主撫不主戰主善後之策而不主目前之圖情形曲直蓋縷縷不下千百言履任甫及月而直指已露章矣歸休林下海內望爲人龍辛卯復補楚臬而宦途之跡如掃堅臥不起以疾卒所著有六龍解諸書

陸貽孫先生名延枝故太常貞山公之冢子也先世漢都尉烈嘗爲吳令卒葬胥屏亭子孫因家焉故別號胥屏不忘本也太常節義文章名海內而先生承之自少無紈綺習由髫年至白首如璞玉渾金不追不琢宛然無懷葛天氏之民先生事太常公最孝當歿後尙在淺土適堂中火將及棺先生躡踊籲天欲躍入焰中人曳之出而棺亦竟無恙人咸謂孝感既葬遇忌辰屏酒肉卻賓朋凡月之朔望必具衣冠謁祖考四時祭享尤恪顧其類澹然也雖白首不衰太常遺命歲時懸盛中丞公及蔣義姑二像於堂祀之先生奉命維謹蓋中丞爲先生外大父而義姑有撫育之恩云產不踰中人而好施特甚自三黨以至友朋均以厚道視之雖中落亦無悔太常公以篤友誼重然諾聞天下天下聞而慕之而先生紹其風真可謂是父是子矣先生古衣冠不習時尙卽幼時所服衣褐最短狹者暮年猶御以見客客至輒命酒酒須極熱稍溫卽罷去尤習知國朝典故客有訊及者酒酌談如貫珠獨坐小樓置萬卷其中日手一編不釋且置白糖一盃熱酒一樽於座隅且披且飲以終其身戶外事漢

如也顧其行已峻甚不可以非義動無錫華鴻山學士與太常公及袁晉豪爲同年最契厚華以翰林主應天試致東兩家先通其意袁則受旨而尊尼獲雋公則卻之一太常門人來按吳欲以二百金爲太常壽而不敢適太常往錫山遣人邀先生道意先生謝不敢當曰以此累家大人清德罪甚素不通晉朝貴因從弟翹枝謁選乃爲道地於申文定公笑曰吾爲弟破例云文定以父執事之良謹致政歸猶通晚刺執隅坐之禮先生年八十文定爲文以壽與王少湖先生並論真吳中兩靈光云長洲江侯采輿論賓先生於膠庠先生勉一赴江侯旌其廬曰篤行君子真不虛云所著有說聽四卷行於世

論曰貞山先生節義聞於一時而先生能嗣其志雖志行不達於時而其立身悖篤表之曰篤行君子殆庶幾歟至八十餘猶讀書琅琅聲徹戶外無間寒暑生平無他事惟讀書飲酒而已申文定在朝薦爲博士辭曰我非賢何敢濫叨朝廷爵祿不赴文定歸自少宰式廬訪之必隅坐隨行公謙讓必欲處以客禮文定自稱晚生於鄉

惟少湖胥屏兩先生決不敢當客禮也雖文定謙恭下士而其人足重可知矣

錢少室先生名府字允治後以字行更字功甫別號少室山人去武肅二十三世文奉之支也父營室爲衡山翁高弟藝苑稱絕善讀書能詩工楷小篆竟以畫掩其長先生資稟穎異少卽咄咄鄙人有相者視之謂其眼碧聘垂當享高名履遐美獨口撮態寒恐孤而貧嘗執業游少湖王先生門雖從事帖括然不拘拘專誦舉子業父執皆名流長者時與上下其議論故後之通六書綜百氏以詩名家爲當代文獻弓冶有自所藉師友之力亦多逮年齊不惑依然布衣始絕意仕進益發憤汎覽諸集盡出先人所藏日夜讀不輟釋部玄笈靡不通曉遂擅奧博之譽四方士大夫無不知吳中有少室錢生也性不善逢世褊狹膠滯觸事不能耐吐辭輒逆人如有爲性命之學剽竊致良知者有爲佛氏之學妄言天來龍來者有乞通顯赫躡伺候貴人之門者此輩大抵腹則枵然目則瞽然不過竄聲竊名趨炎規利彼自寡廉鮮恥何與先生事抨彈吐罵若與之爲仇於是不滿者始吠影吠聲妄持軒輊之論動得齟

齟以憤世疾時發言似乎刻核然實無城府故人雖言其激烈而喜其坦夷家無恆
產賣文爲活惟終日掃地焚香啜茗自娛卽瓶粟之罄泊然不以介意聞人有書必
多方覓致或手鈔成帙凡古今制度典章事類人物山川風俗隨叩響應若儲以備
預問者故縉紳先生騷人墨客舟車道吳門每停留延訪郡邑大夫令高其風不厭
造請行鄉飲酒禮臺使者請見與講均禮青雲多口人不能衣而食之而卒貧老以
死年八十先生向令肯稍自貶與時俯仰卽不能大有所就當亦不長貧以老而顧
兢兢自守舉足不敢失尺寸又遭時多忌屈於排毀其牢騷不平之氣一發乎詩文
身後無人幾至覆甌近有錄其什一而又以多忤時俗伏去六七然所詈詬皆一時
文人才子詞章勳業彪炳宇宙足當先生棒喝者奈何芟削殆盡故先生媚口滋先
生恨矣

論曰古所稱博物之君子獨行之高人若少室先生是也其居恆握拳括爪嚼齒穿
眼一維感憤罵世之談流傳人口猶凜凜有生氣先生職是與世不和長貧賤以死

虞仲翔自恨疏節骨體不媚謂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爲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足以不恨錢先生其庶哉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若先生貧賤以歿又斬其嗣斯言得無微歟然其人與言足垂不朽口願在此不在彼也

徐閔風先生名應雷字聲遠生兩月卽喪父生而眇小儻有異志甫就外傳設宣尼像以祭八歲能詩歌讀書至秦誓題簡端曰使孔子不知繼周者秦何以爲孔子十三歲賦寶劍篇見意多奇語長益攻苦力學資性敏異目數行下悉取經史及諸子百家讀之弗字櫛句比務會其大意獨不喜舉子業言卽業之弗好也謂是俳偶者非注疏不省爲何語半業半輟晚強之試補博士弟子尋棄去乃愈益發據爲古文辭屏居僻巷朝夕奉母氏有終焉之志己脩髓不給勉應韓宗伯聘發金陵歷齊魯登蕪門篇詠甚富宗伯與聲遠爲忘年交升堂拜母執猶子禮甚恭聲遠感其意周旋宗伯邸數年尋就徐少宰聘曳裾貴人非其好也念母亟圖歸會少宰請居陽羨聲遠樂其山水借館穀爲適軸性高潔不問生產所得脩脯悉奉母橐中凡饗殮

之費時時告竭居恆以賣文作活逮母歿而矢勿代草一字日向直爲親屈耳今而後雖三日絕糧寧相致千金之聘吾弗顧矣事母篤孝有曾參皋魚之行生平絕無他好獨喜登臨遇佳山水悠然忘倦其論好山水云種種嗜好是慾惟無慾能好山水人不可有一切癖不可無山水癖儼居數椽高枕竹窗一卷外澹乎無營簡亢斷斷骨立不先施人一刺嘗曰世無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乎吾不屑市井交世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吾不願附青雲之士正平刺口不亦贅哉所交惟周我遺陸彥先卜宗遠最爲莫逆我遺篤行士後爲高僧證悟端坐示寂彥先別字酒民好飲善詩歌其人無懷葛天宗遠瀟散有奇韻雪腸如滌皆超然世外者也聲遠爲詩文或經年不作筆硯棲塵或興酣落紙頃刻千萬言務自創一家恥餽勦襲著藝揆文旨大略謂文章擬議而得追琢而工必非神境當視聽都廢馳神宵冥欸曠朗而汗漫此精思之極也若夫閉門宴坐或登山臨水其心無事奇語絡繹不期而至若無故而獲千金不口取而得墨寶此殆不容思議世之陋儒摹擬拘彊瞥見非常

目爲詭怪自我作古則曰古無此體夫文體豈洪荒前從天降地出而天地諄諄詔人曰如是爲文乎左氏之辭命戰國策之辨說史記之序事莊生之寓言屈宋之騷賦何所師承各自鼻祖彼尋景響逐步趨若奴僕之伺主人而妄意千秋之業吾竊鄙之以故於明興作者僅以雄傑推北地博大推瑯琊濟南新都而下已不復掛之前行餘子卑卑勿置瞬矣久病怔忡日擁一樓僵臥園居樓瞰一沼喬木數十章迴環掩頷而樂之稍事吟詠將著史論百篇家論二十篇發古今所未發寢疾前硯忽鳴家人怪之聲遠夷然賦詩曰從前隻字猶嫌贅閱盡千秋有不平語甚悲壯竟成絕筆卒之日幾無以殮其石友爲梓白毫集行於世蓋面頤間有痣毫數莖甚白自稱白毫子

野史氏曰江左風流至唐伯虎桑民懌文徵仲沈石田祝希哲諸公盡矣他或雄於才而品不勝或富於學密於檢押而韻不勝卽才品風韻中詩若文不兩擅也聲遠不談禪而澹然無慾漠乎冥營不談學而然諾不宿衾影無媿窺聲遠之深者詩若

文其土苴耳此正所謂家無四壁腹笥五經獨寤一室雄視百代蟬蛻汗泥之中蟬
蟬塵埃之外者哉

贊曰君負奇氣赤脚獨行寧爲黔婁不作君卿向爲親屈委蛇研耕毋歿卻掃苦節
亨貞方之先民曾閔是程自媿皋魚寸心怛怛吁嗟乎東海徐生

陸酒民先生名嘉觀字彥先陸天池采之子隱居讀書有貞操容貌頗不修整蟻蝨
滿衣裾捫蝨而談娓娓不倦多識前言往行邦國典故又善詩三十舉一子而殤不
勝悲愴盡燒筆硯託酒人以自豪故自號曰酒民然酒與詩相仍若循環然其詩多
景語情語致語但不能作長篇徐聲遠王孟蕭蔣公鳴皆好之晚與陳古白交善而
死後爲檢其遺稿刻之名酒民集

義士葛賢者吳城東工織紉小民也年甫弱冠當神廟中葉內監孫隆督理江南織
造有無賴欲資緣爲權稅民惴惴焉有打稅之舉葛賢出爲倡義一呼百應不日而
聚者數千人時夏天以芭蕉扇爲號至富家之門舉扇一揮平地升屋如鳥斯翼其

家頃刻灰燼不許攜一草一木而出然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城中遂闕然有司乘夜收捕葛賢挺身就獄所司亦不甚苦之四方之餽遺不絕越二年有司以義釋之儲居湖濱以耕爲業海內好義若陳眉公輩深爲推許爲之游揚往來湖海間鄉人多稱爲葛將軍肖其像而祀之甚靈驗賢舟過見有稱其號而祝者大笑爲人慷慨尙義蒼顏勁骨若長松矯矯雙眸炯炯目光射人雖不通文墨每遇有談文字者輒傾耳而聽問出一語問難卻有至理有徽人善妾別室邀賢作伴時賢尙未娶徽人歸四五年音耗杳然爲之經理薪水始終不怠一日徽人至驗無他故乃許以爲室力謝之曰彼少艾我鰥男相與四五年寧無議我後者乎今若從其議則四五年心事不白矣乃召其父還之令別婚其父母亦德之乃別受口女之聘而謝之曰此可受也乃受之以納室焉據此一事則其人亦噉噉者矣後爲吳縣知縣陳文瑞叩登聞其言雖得上允其事則非其本懷也特爲人所欺耳歸而自悔憤懣以死吳人乃祔於五人之墓旁以兩時事相類也然其人絕不類

文氏五世誌傳

明故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文公墓誌銘

承直郎禮部儀制主事前進士弘農楊循吉撰文

弘治丁巳冬十一月上起南京太僕寺寺丞文公於家以爲溫州府知府公抵廟堂書方辭不果從遂以單舟赴任至之日首釋繫徒千人民大悅既而以法約豪強咸遵於令設施詳明惠洽黎庶尊禮耆德風以不厚蓋一年而政化茂行竟用己未六月乙未卒於官年五十有五凡遺所著文章總三十卷別爲奏議三卷瑯琊漫鈔一卷嗚呼偉哉公諱林字宗儒其先衡山人相傳以爲宋丞相信公之族高祖俊卿元末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曾從祖定遠從高皇帝平僞漢賜名天龍功授徐州衛左所副千戶曾祖定聰從其兄兵中署散騎舍人始徙浙而祖惠遂居長洲不仕父洪易州涑水教諭贈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皆以詔恩封太安人公舉成化壬辰進士宮保尹公方典銓除令數人獨以公爲

永嘉曰此吾所能作繁者也公其時英敏精悍尤銳於治每聽政必闢門縱人之入觀環前後無禁剖決神異輒傳爲故事有王堅者事李中豎爲暴於境上率不能剖公設策捕而斃之獄衆稱快者數郡名遂藉藉他所爲梗卓皆類是於是旌爲浙令第一而知者咸期以大用父喪解職起復再知博平邑小無事惟以勸農誨士爲業人甚宜之而抗捍權要猶向風益勵不貳黎渠建學雖居弗久亦具有勞可書乙巳以績召還朝衆咸擬公必爲御史當磊落有所爲或曰斯人在小官尙剛訐如是況列之臺端乎竟補南京太僕寺寺丞太僕政久弛弗振部內史皆驕不奉法公爲奏按其罪者數人遂著爲令得提問官吏其後又以留都教場將官不當換官馬又不印烙凡劾大小把總等四十餘人皆抵罪而詞有所連不少借弊爲之清公盡心馬事深究其法以心欲報國自效爲己任曰吾言幸叨聽其可有見而弗獻遂條敘古今事宜論畜牧之計上馬策三篇冀其道行初兵部尙書馬公嘗延公問邊略公辭以未習因請論馬遂以謨重至是疏下卽議其便者檄公爲之會公尋已移疾歸

歸凡六年不起而溫人以其永嘉之政思得公甚故朝廷以爲守其民喜若獲父母
窟山谷皆提攜出迎惟恐後而不得見溫多訟多盜好鬼好溺女公悉爲科條處分
莫不備善郡獄屢空境之暴無一敢肆民生女皆育而前後所毀淫祠殆盡又作族
範訓其民而導以化本溫用是清謐禾生駢穗其在郡凡連上七疏皆賦役章程不
可已之事中一疏以災異自劾求退而論鎮守剝民尤切百姓爲敬事公無敢欺而
公思歸日甚將圖潛逸人輒知之閉其城不得行乃留視事以迄於歿然而禱疾哭
喪溫之人亦於公無廢禮焉公博通當世之故遇事敢言以獻替爲心上初卽位大
延謚論公適朝京師遂進聖政十事畢輪所學皆本諸經術立議醇正得匡益之美
其在博平又論邑內德府陽田子粒事謂官校徵收不便極陳利病乞付有司自具
以納既上或傍懼囑指疑事叵料公不卹卒從所請其土歌焉公嘗曰爲吏而無以
建明其何以職蓋其素存忠愛其天性然也公爲人雅喜交游其於官無事不可爲
而尤事持廉臨終或請所屬大言曰我男子死卽死耳復何言人謂公謬謬不撓至

歿猶壯滋可歆憚云公配祁氏先卒贈安人後配吳氏封安人而仲弟森以進士令
鄆城且顯於時子男三人奎璧俱縣學生次室尙幼孫男三人孫女三人奎等卜以
卒之年十二月丙申葬吳縣梅灣之原乃以狀來俾銘以志銘曰

烈烈文公信國是承克肖剛大厥氣孔盈包絡洙泗知權守經忠賴自許允惟邦植
公才既優仍篤政理連宰二邑咸肅風紀司民之牧衡秉口履庸靖乃人等於仁軌
帝寵休嘉式還之朝俾職廢園大闕於郊以威四夷國武光昭司馬曰賢拜疏以薦
舍旃來歸處晦用晏山有考槃道在居息溫人謳思僉冀公出天子有命往恢故績
德風載揚爰徵治實赫焉方隆胡殞之亟有慕於梅來旒翩翩既耕有田斯非其旋
何以世之垂光永延刻銘茲石用質幽玄

明將仕佐郎翰林院待詔衡山文公墓誌銘

秦泉黃 佐撰

公初諱璧字徵明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世爲衡山人故人稱之曰衡山先生其先自
蜀徙廬陵宋衡州教授寶始家衡山於文信公天祥爲叔父兵亂失其譜系可知者

元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俊卿佩金虎符鎮武昌長子定開從高皇帝平僞漢賜名添龍終荊州左護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其妻父湖廣都指揮蔡本守蘇州永樂中復從本徙浙定聰次子惠贊於張氏留居蘇州實公會祖也吳有文氏自惠始惠生洪涑水縣學教諭公之祖也贈南京太僕寺丞復以次子森貴加贈南京太僕寺少卿祖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皆贈恭人洪生林公之父也仕終溫州府知府文章政事爲世名臣學者稱交木先生母郝氏繼吳氏贈封俱安人公生而少慧貌古神完八九歲語言猶不分明他人或易視之而其兄奎爽朗俊偉交木獨器公曰此兒他日必有所成非乃兄所及也隨侍往滁讀書務稽古人之德能自得師交木命往從莊定山昶游昶與語奇之贈詩有忘年得友之句既而見諸人浮談上達互相標榜其勢甚熾遂口不談及乃受業於吳文定公寬被選爲郡校弟子員時作爲詩文漸臻精工性簡靜居常不喜受人之惠有僉中丞諫者知其貧極力欲周旋之因謁見問曰聞汝甚貧何以爲生公對曰生亦未甚貧僉指其欄

衫曰何得破損至此公復對曰雨下惟衣舊衣耳蓋不欲受其惠也僉益敬服嘗造其廬見門前河道湮塞謂曰據堪輿家言此河一通汝必第矣吾當爲汝通之公懇告曰開河必壞民廬舍孰若不開爲愛他日僉悔曰此河當通向不與文生言則功成久矣家中穿井有二缸相合聞驢呼以爲財欲啓之公亟止之曰儻其中有異物將何以處之耶於是家人恐懼不敢復視其廉慎類此弘治己未聞交木有疾挾醫而往至則歿已三日矣故事卒於官者郡邑咸賻官尊則益厚時所賻幾千金公盡卻之爲書以謝曰吾父以廉吏稱而吾忍汗其死耶傳不云乎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溫人駭異曰廉官則吾見之矣未有爲公子而廉者也由是聲稱藉甚溫人爲立卻金亭以識之公善書畫初遊郡校時校官嚴厲辨色而入張燈而散羣居無所事事諸生或飲嘯嘯歌或投壺博弈公日惟臨寫千文以十本爲率書遂大進尤工八分駁駁漢魏西涯李文正公東陽以篆自負及見公隸曰吾之篆文生之隸蔑以加矣同郡有沈周先生者博學多才而善於畫公慕之見其所作往往彷彿得其寫

意益以神采遂出其上嘉靖壬午冬予初授官史館得公藝文於王司業同祖因雅知公居無何聞巡撫李梧山充嗣以公及故元老劉文肅公忠同薦公尋以歲貢至會予寓舍與之上下議論古今經籍無一不知者且折衷具有卓識予出白沙墨蹟卽歎訝久之因曰吾初入學忽夢一老父告之曰他日出處與陳獻章同已而命下擢公翰林待詔蓋白沙亦以薦爲檢討適相類也時楊修撰慎薛吏部蕙皆有文名楊則自負博洽非薄宋賈薛則顯精內史泡影經籍聞余談公學行皆未以爲然已而晤公二人乃大誦服遂爲莫逆交時大司寇見素林公俊愛公尤深每晤余必速公共語三日不相見輒折簡邀之一時諸名士覲德相先外戶屢嘗滿供奉二年輒引疾求去疏下吏部寢不行強起就列又一年考滿例磨勘馬考功理勸詣部當得恩澤君不肯往或勸暫且告病笑而不答復上疏乞休至於再至於三語益懇切吏部始以聞於是詔從其請時年纔五十有七非懸車之期也鄭御史洛書上章請不報士論莫不高之會予省親南歸丙戌冬與公同辭朝出潞渚阻凍同寓灣中旦夕

過從相與倡和殊甚驩洽比凍消乃聯舟而下將抵臨清則有官吏率數人負纜矢跪路左以迎或誰何之則曰兵備道迎候文公比至則一豸服者詣舟稽首四拜捧縑糊請染翰公峻卻之其人復詣余及復稽首四拜託余轉請公乃諾焉其爲人所重類此蓋公於書畫雖小事未嘗苟且或答人簡札少不當意必再三易之不厭故愈老而愈益精妙有細入絲髮者或勸其草次應酬曰以此自娛非爲人也閒則爲之忙則已之孰能強予耶有商人以十金求作畫者公而斥之曰僕非畫工汝勿以此污我其人大慚而去凡貴富者來求多靳不與貧交往往往持以獲厚利片楮隻字爭傳以爲寶玩至有待以舉火者尤好鬪人之急或有所入往往緣手散去有感泣者張少傅孚敬始名聰交木守溫州時所取士也嘗薦諸吳文定公歲壬午張在留都部曹遇公卽以大禮爲言公唯唯而已既而官京師方柄用公遂遠嫌不相往來楊遵菴一清起用至京師止都門外傾朝往見公獨不往曰尙未面君吾何見焉及會謂曰余汝父同年相好何相見之晚也公曰生非敢後自先君之歿有一字見及

者未嘗不答楊曰此則余之罪也聞者爲之縮舌嘗訓諸子曰道德性命宋賢既講之詳矣而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則人之所當行者也今人孰不知之一關利害便不能踐汝等於日用彝倫但不安於心者勿爲之是卽孝弟忠信也便宜於己者勿爲之是卽禮義廉恥也循是而行雖不至於聖賢亦可以寡過矣寧藩宸濠嘗遣使召王府以弊納交公悉卻不受如周府以古鼎古鏡露封其書徽府以金寶瓶及銀幣約數百鎰悉卻不受使者謂意本無求惟少通微誠於賢者爾蓋啓封一觀乎公謝曰既見書當有回啓不若不見之爲愈也平生足跡未嘗一涉狎邪之館嘗謂諸子曰交結親王狎妓飲酒律有明條安可犯哉汝其識之致仕後監司以修理坊牌爲名多致厚饒公並謝卻曰吾非欲自異也但以利交私心自不安爾優游林壑三十餘年四方文儒道吳者莫不過從亦有枉道至者名士如彭年陸師道周天球文行並有顯名皆出其門藝文布滿海內家傳人誦而公勞謙自牧未嘗一置身於有過

之地壽屆九十嘉靖己未二月二十日與嚴侍御杰書其母墓誌執筆而逝條然若仙人皆歎異先是予遣人持薄禮豫觴之抵吳以戊午冬月公復余書謂懸弧良辰尙隔期月不知能到以否且錄前數載初度詩意若有所跂者至是仙逝殆類前知云夫人崑山吳氏河南參政愈之女其母夏氏出太常卿昶昶受知成祖文翰傳口夫人素守家範及歸事公惟謹家食時凡朔望行香及居官早朝必躬自薪爨不委他人代公料理家事婚嫁築室公皆不與聞而百務具舉性雖慈而教子亦甚嚴厲手差不廢絲枲而經畫調度井然有條燈下必親書一日出入之事至於沒齒事或誤按籍而閱則日月並存與公同生於成化庚寅十一月夫人初一日而公則初六日也卒於嘉靖壬寅八月二十一日壽七十有三生子男三長彭嘉興府學訓導次嘉縣學生次臺先卒女二人長適王曰都次適劉鯤孫男五人元肇國子生元發府學生俱彭出元輔元弼府學生俱臺出元善嘉出女四人長適袁夢麟次適朱循次適顧咸寧次適尹象賢曾孫男四人應周應孔應朱應辰女四人玄孫男一人禾孫

以庚申十一月廿九日權厝於花徑橋之新阡彭以予與公交厚最久知公素詳惟撰事略來速銘銘曰

弈弈衡山傳秀吳中展也徵仲炳靈祝融遷自廬陵始揆文教中奮武衛復擒光耀敦詩說禮涑水承家施於交木邦榮國華交木惟橋衡山惟梓節操文章高朗南紀其守堅白其言明清廓而閔之苞湘帶荆意象經營神氣盈軸瞻而仰之朱陵青玉衡山之道惟直是行彼爲眇論尙口匪誠衡山之門惟實是履沖泊粹醇誦義千里中丞騰薦元輔齊名彈冠充賦委珮揚廷待詔金門含豪玉署疇不少需鴻漸鳳舉確乎懷卷翮然不留停雲構館頽視虎邱墨妙筆精四方是寶賙及困窮且以娛老期頤之壽歸潔其身志惟帥氣天不違人至大而剛不媿以忤懿此碩儒光於信國

文先生傳

瑯琊王世貞撰

余讀太史公敘述九流顧獨不及文章家言詎藝乎設誦者少其貶詘節義然至於田叔司馬相如抑何其詳疊厭志也范詹事爲漢書稍稍具列獨行文苑稱有尙矣

夫余自燥髮時則知吾吳中有文先生今夫文先生者卽無論田峻婦儒裔夷至文先生嘖嘖不離口然要間以其翰墨得之而學士大夫自詭能知文先生則謂文先生負大節篤行君子其經緯足以自表見而惜其拚於藝夫藝誠無所重文先生然文先生獨能廢藝乎哉造物者不以星辰之貴而薄雨露卒亦不以百穀之用而絕百卉蓋兼所重也文先生者初名璧字徵明尋以字行更字徵仲其先蜀人也徙廬陵再徙衡爲衡人至元而有俊卿者以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昌次子定聰爲散騎舍人定聰次子惠爲吳贅遂爲吳人惠子洪爲涑水教諭教諭子溫州守林先生之父先生生而椎魯八九歲語猶不甚了了或疑其不慧溫州公獨異之曰兒幸晚成無害也先生既長就外塾穎異挺發日記百千言嘗從溫州公官於滁以文贄莊昶郎中莊公讀而異之爲詩以贈然先生得其緒於門人往往舍下學而談上達因絕口不名莊氏學歸爲邑諸生文日益進俄而溫州公以病報先生爲廢食挾醫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僚合數百金以爲賻先生固辭不受曰勞苦

諸君孤不欲以生污逝者其郡吏士謂溫州公死廉而先生爲能子因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而記其事先生服除益自奮厲下帷恆至丙夜不休於文師故吳少宰寬於書師故李太僕應禎於畫師故沈周先生咸自愧以爲不如也吳中文士秀異祝允明唐寅徐禎卿日來游允明精八法寅善畫禎卿詩弈弈有建安風其人咸蹶弛自喜於曹偶亡所讓獨嚴憚先生不敢以狎進先生與之異軌而齊尙日懼然亡間也兪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公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饑寒具也兪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衣耳兪公竟會不忍言遺金事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洳兪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旁民舍異日兪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業益精名日益重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幣聘焉使者及門而先生辭病亟臥不起於金幣聘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今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獨不能效枚

叔長卿曳裾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亡何寧竟以反敗於是尙書李公充副撫吳中薦先生於朝而先生亦自以諸生久次當貢至京吏部爲持李公疏以請超授翰林待詔翰林楊先生愼黃先生佐吏部薛君蕙名能博精召一世才以得下上先生爲幸大司寇林公俊尤重之間日輒爲具召先生曰坐何可無此君也先生爲待詔可二年修國史侍經筵歲時上尊饋幣所以慰賜甚厚然居恆邑邑不自得上疏乞歸寢不報又一年當考滿先生遽巡弗肯往再上疏乞歸又不報亞相張公者溫州公所取士也用議禮驟貴風先生主之先生辭而上相楊公以召入先生見獨後楊公亟謂曰生不知而父之與我友耶而後見我先生毅然曰先君子棄不肖三十餘年而以一字及者不肖弗敢忘也故不知相公之與先君子友也竟立弗肯謝楊公悵然久之曰老悖甚愧見生幸寬我至是楊公與張公謀欲遷先生而先生愈迫欲歸至三上疏得致仕御史鄭洛書請留先生爲翰林重朝論違之先生歸杜門不復與世事以翰墨自娛諸造請戶外屢嘗滿先生所與從請獨書生故人子屬爲姻黨而窘

者雖強之竟日不倦其他卽郡國守相連車騎富商賈人珍寶填益於里門外不能博先生一赫蹠而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還往者中貴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徽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所求先生慕先生耳盍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竟弗啓四夷貢道吳門者望先生里而拜以不見先生爲恨然諸所欲請於先生度不可則爲募書生故人子姻黨重價購之以故先生書畫徧海內外往往真不能當贖十二而環吳之里居者潤澤於先生之手幾四十年先生好爲詩傳情而發娟秀妍雅出入柳柳州白香山蘇端明諸公文取達意時沿歐陽廬陵書法無所不規倣歐陽率更眉山豫章海岳抵掌睥睨而小楷尤精絕在山陰父子間八分入鍾太傅室韓李而下所不論也丹青游戲得象外理置之趙吳興倪元鎮黃子久坐不知所左右矣先生門無雜賓客故嘗授陳道復書而陸儀部師道歸自儀部委質爲弟子其最善後進者王吏部穀祥王太學寵秀才彭年周天球而先生之二子彭嘉亦名能精其業時時過從談

推藝文品水石記者舊故事焚香燕坐蕭然若世外而吳中好事家日相與載酒船候迎先生湖山間以得一幸爲快雖孺子亦習知先生名至市井間強勉爲善者其曹戲之曰汝豈亦文某邪先生事其兄奎恭甚內行尤淳固與吳夫人相莊白首也生平無貳色足無狹邪履貧而好施周人之急甚於己見以爲峻潔自表而待人溫然無少長無敢慢至九十猶矍矍不衰海內習文先生名久幾以爲異代人而怪其在謂爲仙且不死己未爲嚴御史母書墓誌已擲筆而逝脩若蛻者諸生奔訃上其事專使者祀先生於學宮先生詩文集若干卷有甫田集行於世丈夫子三人彭爲國子博士嘉爲吉水訓導臺先卒諸孫曾中多賢者

王世貞曰吳中人於詩述徐禎卿書述祝允明畫則唐寅伯虎彼自以專技精詣哉則皆文先生友也而皆用前死故不能當文先生人不可以無年信乎文先生蓋兼之也先生晚而吳中人以朱恭靖公希周並稱夫朱公者恂恂不見長人也何以得此聲先生哉亦可思矣余嚮者東還時一再侍文先生然不能以貌盡先生而今可

十五載度所取天下士折衷無如文先生者乃大悔與先生之子彭撰次其遺事

明兩京國子博士致仕贈文林郎文公墓志銘

上元許 穀撰

吳有國子先生文公者前太史衡山翁之長嗣也官至兩京國子博士萬曆癸酉以疾卒於京邸伯子肇祉扶櫬南歸以歲時不協暫厝淺土乃今卜有吉辰將奉柩葬祖塋之次與先儒人合禮也顧墓未有銘伯子勒狀遣季嗣從龍過白下謁余以請余憶弘正間先考功以韋布善吟卽締交於太史翁甚密自是每應秋試輒攜先生伯仲至我齋頭余方爲童子翁旣視如猶子而先生亦以愛弟遇之遂稱通家歲代屢遷幽明迴隔能不以之興懷茲伯子以志文見託卽蹇拙自有不能辭者按先生諱彭姓文氏字壽承人稱爲三橋先生乘出漢蜀守翁之後歷唐宋元代有顯者詳在太史翁志中自高祖惠贇蘇之張氏因占籍長洲遂爲長洲人曾祖洪中成化乙酉應天鄉試仕爲涑水教諭累贈南京太僕少卿祖林中成化壬辰進士仕終浙江溫州知府考卽衡山翁諱徵明文行至高名震宇內以薦舉仕爲翰林院待詔兼修

國史母吳氏生子二先生其長也先生生而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十歲能屬文長益超卓出試有司輒在高等名譽日起四方傑士咸樂與爲交先生賦性坦夷中無城府待人無分疏戚隱顯一以寬平和易處之能令見者生敬愛心至於辭受取與又有凜然不敢犯者其和而介類如此僉謂文學器度如先生宜獲高第而先生亦親科第直囊中物耳乃同時朋侶先後登進先生顧遲迴十舉不獲薦於主司此其故良不可測乃太史翁乞休林下幾四十年而先生日侍左右奉翁登覽名山周旋觴詠靡日不暢自謂仕進有數心益泊如也年踰五十始貢上禮部入試大廷置在首卷念太史翁年高乞近地以便省養乃分教嘉禾甫餘年翁以九十壽終先生哀毀骨立幾不能生服闋改補順天府學尋升國子學錄恭遇穆宗登極幸學聽講賜有展衣衆稱殊遇因謂二子曰吾家自衡來蘇登第不乏爾祖爾父先後蒙恩賜襲衣銀幣卽列在散階未可爲不遇也三年陞南京國子博士贈太史翁如其官壬申以考績入京時執政者謂先生文章宜薦史館銓宰以國學須老成人竟補前職先生

游宦兩京性厭奔走退食後惟閉戶探書臨池洒翰俯仰如意初不自知其有官縉紳聞其名者相率過訪始若澹然不親久之見其真純知爲長者坐中有叩及古今書史者應答如響至鼎彝款識法書真贋入手輒辨卽張華束皙不過是故士林中益尊信之矣爲人疎懶任情不解干謁以故久歷宦途屢空如故乃鄉入入京者咸依先生爲家先生皆曲爲款接而竟忘其力之不贍也字學鍾王後效懷素晚年則全學過庭而尤精於篆隸索書者接踵不斷往太史翁以書名當代然有時不樂書雖權貴人不敢強先生則手不停披求者無不當意且恐待以舉火故一一應之而亦其性然耳詩宗陶謝後效李白援筆立成宛有法度又喜篆刻印章卽置在漢人中莫辨此又好古之餘事云先生居京既久酬應太勞乃乞歸始得僦旨卽欲挈舟南下緣冰合不果入新正一日晨起問伯子日上窗未且曰吾夜甘寢夢皆仙境吾殆歸乎有頃披衣端坐翛然而逝吁茲亦甚異矣時萬曆癸酉正月二十日也距生弘治丁巳四月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七卒之先日猶爲友人作細書展所藏書帖縱

觀之談笑如常元日拜天祝聖後出坐中堂受家人羅拜喜而言曰吾宦歷兩京年近八旬子孫成立今又完名乞還幸矣幸矣吾其逍遙石湖虎邱之上以樂餘年亦可乎孰知斯言竟成永訣惜哉平生所著詩文凡十六卷五經講義四卷皆藏於家斯亦不朽之業矣元配錢氏以子貴贈孺人性稟莊嚴寡於言笑通書史精女工上能奉姑嫜下克諧妯娌先生所以無內顧憂者孺人之助不淺也孀於先生二十年而病臥牀褥垂十餘載卒嘉靖丁酉二月一日享年僅四十有三繼楊氏亦贈孺人後先生十二月卒葬合祔焉子二長元肇更名肇社國子生次元發由恩貢初任浙江金華府浦江縣尹三年考最以恩詔贈先生文林郎又三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竟以移疾乞休人咸多之孫男五人從周從先俱縣學生從龍中萬曆壬午科應天府鄉試從政俱肇社出從鼎元發出孫女四人曾孫男九人重光耿光厚光勤光寵光年光世光有光餘尙幼曾孫女四人玄孫一人以寧玄孫女一人肇社等卜以萬曆十一年癸未閏二月十有九日壬申葬於石湖西梅灣山之翔鳳岡祔溫州公

兆也銘曰

有斐博士振秀名門摘詞不竭洒翰如神獻珍天府曳組成均匪俗斯競惟古是循以位則誥以道則尊修齡羽化芳聲永存爰偕二配先後藏真食報孔邇美哉后昆明河南衛輝府同知致仕進階朝列大夫端靖文先生墓志銘

申時行撰

文出宋信國再徙入吳爲文獻家具家乘可考自涑水博士公洪舉於鄉溫州公林中丞公森皆起進士有聞望而待詔衡山公徵明以道德文藝薦入翰林不階科第而聲譽烜赫海內重之若蘇鼎乃象賢繩武莫如子悱先生先生諱元發子悱其字別號湘南晚更稱清涼居士父國子博士彭以先生仕爲令贈文林郎浦江知縣生二子長上林錄事肇社次先生母錢繼母楊贈皆孺人先生少有至性母病晨夕守牀第不去既卒哀毀如成人顧不得於繼母待詔公心憐之嘗攜以自隨與同臥起稍長卽英英有奇嘗耳諸名士議論時出片語傾其座客待詔公或目攝之而諸名

士更折節引與爲友彭徵君年遂以女字之年十五通春秋爲博士弟子然不離待詔公左右待詔公既大耋四方冠蓋雲集戶屢嘗滿綜理酬應皆出先生待詔公自以得孫爲愉快先生益自感奮操行修勅內外羣從不敢以蝶游恩先生已奉待詔公終卽脫身出齋頭珍玩無所攜取而終事備飭一不以煩博士公已發篋下帷攻苦爲問學所與切磨皆才士每社中都肆操筆伸紙竟日端坐無惰容業益進聲藉藉吳下然試京兆輒不偶隆慶初元以恩詔選詣公車再試再誦久之謁選爲浦江令浦江俗似椎魯而嚚悍喜訟訟師相連結持令短長與胥吏舞文者爲表裏先生詢知狀每受訟牒輒緘之拘攝訊鞠及傳爰書皆自手出吏胥無所染指尋以次收按諸魁宿並決遣去人人廩廩若負霜雪矣邑有豪右結上官爲地先生盡暴其惡義門鄭氏有內難一訊而坐諸生五人不少貸其治類尙威嚴至聽徵決疑虛衷詳慮必得情乃已部使者慮囚凡久繫不決者及殺人而賊不得者悉以屬先生繫者立出殺人者立得人人詫歎以爲神邑多盜盜發輒捕滿品或聚謀空舍中輒收之

旁縣有逸盜或以質先生先生示所嚮無脫者蓋先生不搏擊而嚴不鈎距而察其
他善政多不可僂指於是浦江政聲爲兩浙最然先生性簡重不能媵媚上官意所
不可常直詞正色規切無所避其所論建多爲通省紮法意忌者數陰擠之先生乃
慨然曰噫文生束髮讀書晚而徵一命乃終局促轅下駒耶欲自免去余以書留之
不能得及衛輝同知之命下而先生歸矣邑有羨金吏請治橐中裝不許所知或勸
先生郡丞官不薄稍過餘潤爲家食計可乎亦不許歸則治一室顏之曰學圃齋倘
徉吟嘯出則歷覽湖山諸勝飄飄巾屨人望之若仙賓客故人相對莊語雅談情款
周浹時有所施賑視其力所及以輕重行義無弗厭者或津津榮利及慕爲名高也
者輒浮之大白至欲反走曰毋污乃公耳也平居焚香燕坐或命筆賦詩翛然有以
自樂然聞干旄呵殿聲輒引避有司請爲鄉飲賓不就也其高尚如此伯子震孟治
博士業先生親課督之遂以弱冠舉京兆先生益示之檢柙務以寧靜澹泊自操持
里中稱震孟賢而益推重先生能世其家法建儲詔下先生得進一階拜命越宿而

病遂不起是爲萬曆壬寅正月十日距生嘉靖己丑十一月三十日享年七十有四所著有蘭雪齋稿二卷清涼居士集二卷學圃齋隨筆五十卷續筆十六卷藏於家元配彭氏繼周氏贈皆孺人子男四長卽震孟初名從鼎萬曆甲午舉人周孺人出娶陸氏次從升蚤卒次震亨娶王氏次震纓聘潘氏俱側出女四長適庠生陸士仁次適太學生馮時康次適太學生姚汝轍俱彭孺人出次許聘陳威鳳側出孫女一震孟出未字震孟卜以卒之十二月十五日壬寅葬於吳縣西山之竺塢而手具事狀來請銘余始與先生爲文字交余在政地而先生宦不達援之若避留之若浼及歸而莫逆如故始終爲道義交知先生無若余者余謂先生在章縫爲才士在銅墨爲良吏在鄉國爲耆英殆古所稱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而華亭宗伯陸公題其墓曰端靖先生陸公慎許可名先生固當余是以銘銘曰

淳樸既斲生鮮法程經明行修吁嗟先生含英吐奇乃壘其遺循良播績施則未究勇退善藏神動天游左詩右書翛然林邱世尙委蛇吾履其正鬪捷紛如吾守吾定

曰端曰靖斯名稱情書於幽宮以垂厥聲

文文起先生初名從鼎字震孟後以字行別號湛持翰林待詔徵明之曾孫國子博士彭之孫衛輝同知元發之子也曾王以來素以道德風雅爲人士宗先生生而蚤慧甫四齡卽能叱馭五齡就外傳目十行下七齡喪母哭泣盡哀有聖童孝童之譽八齡屬文有見龍之口作夢龍記十五出應童子試名噪一時年十八補邑諸生年二十一以春秋中甲午應天鄉試年少歌鹿鳴束躬砥操絕不染熏時世習不知車裘饗會之口而自存王謝家風口口口口口口日手一編伊吾不輟六經左國手錄成帙而其所絕不通者公府竿牘戶外亦不聞有載酒客當父喪哀毀幾滅性營竺塢之新阡以葬父卽倚墓結廬而居絕跡城市月旦乃益推重登薦剡應繡壁有江左真孝廉之目時海內理學經濟直諫諸名賢若吉水鄒忠憲公元標關中馮恭定公從吾高邑趙忠毅公南星山陰劉公宗周皆一時以麟鳳在野公以後進與之名相幕說而主盟東南則顧端文公憲成孫文介公慎行高忠憲公攀龍輩相與推本聖

賢之學而以名節風厲一世同里先後輩之矜尚節義與遠近之清流或千里命駕或北面執經坐無虛位戶無停軌爲人倫之標準以公車久次人擬之如永嘉張文忠公孚敬未第居羅山時而篤行過之蓋自待詔公稱景慶於正嘉間名動華夷輝映今古至公而以林公俊及輩推爲領袖乃若筆墨流傳衣被天下亦與待詔公埒矣山甲午至壬戌凡十上春官及熹廟龍飛首科始成進士廷對賜及第第一人臚傳之日輦轂歡動有得人之慶學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僉謂應期名世無妨晚成而下至販夫走卒輿臺廝養田峻野老緇黃婦孺自通邑大都以迨深巖窮谷莫不欣欣相謂某已作狀元制科以來未之有也先是光宗以神宗遺詔召起諸廢臣於田間故熹廟初元新政衆正盈位天下想見太平而公又以宿學登上第物望傾注與忠憲諸賢侃侃發舒至貂璫戚畹力謝往還甫立朝半歲而外廷遂有借逆璫以指鹿始禍者因禁講學興黨議同時老成以次竄逐公上疏力言邪正之辨謂臣不願以清平之世令諸臣被道學之名以去重於三公九卿且引漢唐宋末季僞學之

禁空人國而危宗社可爲永鑒疏入醜正者要逆璫從中旨重有處分摘疏中傀儡二字磯激聖怒逆璫傳旨謂文某出位妄言藐視朕躬當與杖輔臣及講幄諸臣力救改批降二級調外時同事者勸公且省愆歸歸而時事亦大變銀鑑四出數起大獄始公於家居應山楊忠烈公璉令海虞氣誼相投又嘗師事同郡太僕卿吳公默而孝廉張公世偉同社稱執友周忠介公與朱孝介先生稱晚合詹事姚孟長以甥舅而同學長同庠序既同朝同史局稱口舅素同志其爲人皆潔廉自好相勗勉以道義謝干謁卻苞苴而每聞民間有冤獄苛政必躍然改容白於當事而不居德遂有持有司逐臺使之謗蜚長安忠介公剛腸嫉惡生平戒傳山之溫閔卒以口語賈奇禍咸謂告密有人迨緹騎出而崩城變起公與孟長自分提湯蹈火誅而料理忠介後事計日俟詔使至卽引決從高宗憲後蓋忠憲聞逮自沈於淵義不受辱也後幸得免未幾京師一妄男子賦步天歌以刺譏時政捕獲煨煉辭連公已有旨逮中止僅削奪會今上御極翦殛元兇口升公正乃起陞翰林院侍讀尋進左春坊左中

允再進左諭德掌司經局事充日講官公之在講筵也以帝王之學必以經術經世乃爲實用故反覆開陳必與時事相關切上每爲改容而當進講君使臣以禮一章力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之漸上爲傾聽旣罷講卽傳旨釋前刑部尙書喬公允升前副都御史易公應昌於獄人謂公善於啓迪也尋以奉使益藩禮成陞右春坊右庶子掌坊事踰年同試禮闈所取陳大士以宿學顏茂猷以通五經疏聞者也陞少詹兼翰林侍讀學士纂修熹廟實錄公在史局校對光宗實錄副本多所舛誤而悖謬之大者尤在冊立挺擊紅丸三案皆祖要典之邪說而附和之具疏請改定上爲之御平臺召輔臣爲之商榷故事講筵說書置春秋禮記弗講歷朝因之神宗曾命官專講禮記爲緝熙盛事今上口天聰明從乙夜覽春秋以爲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令特選專經者進講公宿學久以春秋著名輔臣雖娼嫉不得已以公名進講至宰咥歸贈傳贈凶禮也當缺上令補牘公乃口喧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上額之旣奉御筆咥一章正見當時朝政失

宜所以當講今後以此類推舉朝皆知聖意有屬矣當枚卜上諭吏部以文某進爲超拜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公感非常知遇陳謝就列天下有中國相司馬之慶而比肩事主者有不能一朝容矣且公自以受上知不由他途進內應外援一切謝絕卽有以行禮之說進者謝之曰孤僻之素主上所知今擢居政本而反喪厥守義不敢出也入直僅兩月遂有疏參前工科都給事中許譽卿福建右布政申紹芳者於公一爲同鄉厚善一爲通家子柄臣欲借此以起支蔓故示商榷於同官公從旁微一言柄臣卽露章入告并次補香山何吾騶一疏並遂公與香山卽日出直僦驛車以行冰雪載途蕭然行李逼除抵家卽有江湖遠不勝戀主之思而交知訊以去國事惟以兩月政地一語招尤虛聖明特達無以報稱至夔伯戈矛不置齒頰也計公通籍十五年立朝不滿三載而憂讒畏譏之日十居其九然公素以義命自安絕無怨懟家居惟與子弟談推藝文品口法書名畫金石鼎彝位置香茗几案亭館花木以存門風雅事旁及撫絲弄竹以寄陶寫佳辰令節載酒湖山徜徉賦詠坐

有津津朝事及洛蜀爭者輒浮白混之曰無煩洗耳也歸家甫六月會孟長詹事以疾暴卒公往哭之慟雖應對居處無改其常而病在神情間居恆獨坐輒嗚咽謂已矣誰爲宅相者去孟長之卒僅十有五日對客齷齪無一語失度入夜欲移榻露坐子弟告曰不可以風遂坐正寢瞑目長逝蓋實其心無口口故脫然於去來之際若此也公生而奇偉貌如其人眉口上指目光炯然與信國公遺像酷肖故少時引鏡自照自負不凡信國登宋寶祐狀元及第公與之異代繼起史稱信國登第後闕文山以自娛者十年公考槃築室亦極巖壑之美信國殉節燕市廟食赫濯京師公首疏觸璫幾陷於死地者數四而不死信國致位宰相當宋末造間闢板蕩卒以首領繫綱常爲宋三百年養士之報而公生當隆盛遭逢聖明出九死而再生之由侍從登宰輔爲儒者極榮至保牖下而正首丘人皆謂信國再世而食其報矣生平律身清介歷官以來負郭不滿數頃同成都八百桑而其訓飭諸子於義利之介斤斤勉勵期無愧於先世之清白其爲文皆有用維世之言其爲詩莊雅而不佻其爲書隸

宗漢楷宗晉行草出入唐宋而不離家法碑版屏幃上交私覲堂署榜額山川名勝以及二氏之欲新其宮者非其書不重所著有姑蘇名賢小紀吳中文獻也公恬泊無他嗜好而最深山水緣既成幕田丙舍於竺塢矣吳中故有雅宜先生故居在石湖之越來溪羣山黛圍一湖如鏡菰蒲欵乃聲在枕尊曲流到門漁網四集喬木百章佐以松竹蓓蓓碧窈窕間有堂曰采芝文氏自待詔公以降皆於此琴樽詩酒所謂一片雲林帶草堂居人遙指石湖莊者卽其地也公自幼願而樂之每致忘返旣罷政歸出月俸賜金并斥棄酒餘長物割券買田遂有樂哉斯土之志去卒之前四日猶與羣從子弟輩泛舟納涼於湖徘徊至夜分始歸公子欲以此地爲公之幽宮承先志也不爲平泉午橋而爲牛眠馬鬣令人有河山今古之慨焉

文氏誌傳增附

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行狀

吳郡顧 荅云美

弘光元年五月南都旣陷六月略地至蘇州武英殿中書舍人致仕文公辟地陽澄

湖濱嘔血數日卒幼子果既長謀葬公於東郊之新阡屬公之彌甥顧荅具狀以請銘於當世大人先生公諱震亨字啓美七世祖定聰於武昌侍高皇帝爲散騎舍人贅浙江生惠惠自浙江來占籍長洲生成化乙酉舉人涑水教諭洪洪生成化壬辰進士溫州知府林林生翰林院待詔徵明世所稱衡山先生者也徵明生國子監博士彭彭生衛輝府同知元發元發生禮部尙書東閣大學士文肅公震孟及公公生於萬曆乙酉少而穎異生長名門翰墨風流奔走天下辛酉以諸生卒業南雍流寓白下明年文肅公廷對第一遂慨然稱王無功語云人閒名教有兄尸之矣天啓甲子試秋闈不利卽棄科舉清言作達選聲伎調絲竹日遊佳山水間尋值逆闖擅政捕天下賢士大夫殺之獄文肅公旦夕慮不免公乃歸故園侍文肅公烈皇帝登極召文肅公還朝或勸公仕不應丙子文肅公薨踰年脂車而北就選人得隴州半刺先是以琴書名達禁中蒙上特改中書舍人協理校正書籍事務交游贈處傾動一時歷三年值漳浦黃道周以詞臣建言觸上怒窮治朋黨詞連及公下刑部獄久之

復職壬午奉命勞軍薊州給假歸里將以甲申還朝而有三月十九日之變事出非常人情旁午郡中士大夫皆就公問掌故謀進止焉皇帝卽位南京原官召公以覃恩贈公生母史氏爲孺人時柄國者爲公詩酒舊游不堪負荷公亦不爲之下漸不能容上疏引疾奉旨致仕散員致仕前此未有也公長身玉立善自標置所至必窗明几淨掃地焚香所居香草坵水木清華房櫳窈窕園闌中稱名勝地曾於西郊構碧浪園南郊置水嬉堂皆位置精潔人在畫圖致仕歸於東郊水邊林下經營竹籬茆舍未就而卒今卽其地爲新阡矣所著有香草詩選五卷秣陵詩俗宗瑣錄武夷臙口金門集土室緣長物志開讀傳信諸刻行世未刻者有陶詩注前車野語其他遺稿散佚甚多元配王氏故徵君王百穀先生女孫生子東郡諸生側室生子果能詩畫世其家學云

文公子傳

吳郡顧 荅云美

文公子名乘字應符禮部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諡文肅公之仲子也幼儻能文章

年十六補諸生崇禎丙子將試應天而文肅公薨既免喪頗託跡聲伎陰結客故人問遣隨手散盡乙酉五月之變出信國公畫像懸中堂朝夕起居意若有所經營者思文皇帝卽位福建改元隆武遣吳江孫某密召前總督漕運都御史路振飛於太湖中主吳趨趙生家趙生素善公子出孫某所齎登極親征二詔出示公子公子慨然曰吾有君矣趙生隨係某入福京公子具表自陳世受國恩將糾結草澤應援之師狀上相國黃道周陳洪謚書趣王師西征封以蠟丸珍重投趙生趙生許諾既出門毀棄之及抵福京以父官吏部得官踰年以謾語報公子信之遂集故所結客治兵太湖中湖中義士亦共推公子丙戌六月部署將登土國寶伺湖中事刺得狀急發卒捕公子被獲連所親數人公子語國寶曰吾一人事事不成死耳彼皆不得與聞國寶悉遺所親而令公子招餘衆以贖死公子罵曰吾有死不爲若用先是公子姊丈兵部主事嚴斌於乙酉六月起兵常熟不克棄去國寶疑兩人共事招主事書曰君來任公子則生之主事至國寶與言所以任公子者辭不與聞公子亦堅請死

遂以是月二十六日被殺年二十九死之先一夕賦詩云閱閱名家舊姓文一身許國死誰聞忠魂今夜歸何處明月灘頭臥白雲死之日過其甥顧荅家與妻子訣飲食如平時懸首閭門越一日猶視國寶從城外來望見惡之函送主事以斂死之日流星墜所陳尸寺中

論曰翟義有言爲宰相子死國埋名固其所也不亦亮哉

余因家表兄夏荐玄文學得交似召兄雖未登堂晉拜納交然每一相見未嘗不流連握手有傾蓋如故之歡徒以其緒論慷慨意氣如雲可當以坎爻相許今讀其著述載記善善惡惡方知其千秋自命爲吾輩中有心人直可無愧不朽云康熙甲寅重陽日通家小弟伊元瀚浪翁跋

文文肅公撰姑蘇名賢小紀一卷文肅公子孫符先生撰續紀一卷刻於文氏塋塢光緒間吳中蔣氏心矩齋叢書僅刻小紀而遺續紀蓋自明以來數百年續紀不得無從刊刻也余家有藏本爲匪類劫失後借虞山丁芝孫先生所藏鈔得續

紀已排印於甲戌叢編中今夏登吾友王君佩諍海粟樓獲見姑蘇名賢後紀稿本二冊朱墨爛然古色盎然亟倩人鈔錄一冊而撰人名氏祇有圖章陰文亨爽陽文似召考吳縣志藝文目有褚亨爽公召蓋似召一稱公召今姑定此紀爲褚亨爽似召撰以俟博學者考定所奇者褚氏在清初已不見孫符先生之續紀故所采諸名賢頗有雷同余乃刪去之義士葛賢傳後附丙寅顏佩章等五義士小傳有乖已定案之公論故亦去之至文氏自溫州公以下列墓誌銘及傳略不敢論斷可謂慎重而文起先生則立小傳次於前是又何也今移於子悱先生之後題爲文氏五世誌傳文起先生諡文肅傳中不稱其諡又不可解也編次將畢於顧云美荅塔影園集得文肅公弟中書舍人啓美先生行狀及文肅公仲子應符先生傳遂增附於後前人稿本余爲之董理刪增實有出於不得已者後人讀此書其恕吾罪乎甲戌十二月崑山趙詒琛跋

是書校印既畢於汪鈍翁類稿中得竺塢山人墓誌銘卽文肅公長子諱秉字孫

符著名賢續紀者也不及增入用以爲憾附識於此趙詒琛又跋

右姑蘇名賢後紀一卷清楮亨爽撰案亨爽字似召吳縣人其仕履無考同治蘇州府藝文志著錄吳中先賢品節傳是樓書目著錄濠南人物纂疑皆卽此書而志作字公召傳是樓目作諸亭爽皆形近之譌也自文文肅公撰姑蘇名賢小紀後續爲之者有公子孫符庚徐氏損之版及此共三家孫符書最完善已印入甲戌善編損之書上海涵芬樓以吳枚菴鈔本影印據枚菴跋亦疑非全此書原稿藏吳縣王氏海粟樓朱墨塗乙本非定本趙君學南重爲編次而去其與孫符書雷同者別以顧云美所作文肅弟及子行狀與傳增附於末遂釐然可觀諸公皆晚明節義之士百世之下清風亮節猶如在目前洵足增虎阜茂苑之光已亟付手民與文徐二書並傳焉乙亥清明吳縣王大隆跋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⑥
周 駿 富 輯

續吳先賢讚

十五卷

(明)劉

鳳撰

明文書局印行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讚序

劉鳳

古賢人之脩於鄉是其貴德乎若出而定國家功伐在天下則太史氏存焉無不書者其鄉之行則惟閭里族黨詳之豈無遺者是以在周游宗黨正各使爲書有以也夫吳在昔爲輿區賢人產焉者衆泰伯潛焉子游澹臺各標其閭然不附青雲之士則湮滅無聞者可勝數哉昔有婁地記諸書及吳先賢贊多不傳余重嘅夫賢哲立身脩行莫不始於家是故古者

正月朝於鄉而復事遂定其論及有所選也亦自其鄉登之則雖出之四方有功烈著於內外何不記於鄉哉顧今之爲書者多繆妄竊操弄顛倒之其所褒進非陰有所附離則顧望且自爲地所刺非不於其媢嫉則以無所於藉忽遺之是胡所徵信與往志作於文定公諸賢又有別載者則楊循吉閻秀卿徐禎卿祝允明其著也余私其緒有所述明若其義則竊取之矣且不能遠及古始者何夫前之作者旣藐世與人易不能有所奪予故斷自今則論其行事跡其始終之槩若功施於民蒸蒸遂遂者以勞定國赫有

顯名者翔序卿列藹藹濟濟者歷踐機要善保無咎
者積資賴寵淳然膚遜者躬勤砥淬宣翊庶猷者董
正彈壓望實克副者艱棘危慄蹇蹇弼直者闢造土
疆桓桓師武者智畧輻輳鎮安宗社者仗節引義矯
矯烈烈者介厲嚴公侃侃藹藹者廉清潔貞操行絕
俗者高邈不污違世獨立者好博研思閑雅知物者
敏瞻辭致蔚有藻章者淹該藝事綜毫翰與繪素者
精理微解善爲方論砭石者雕文刻鏤巧擅僊爾者
誕恠匪隱游意變幻者至於婦人之節抑或有女教
焉然無得而紀者以貞一自其恒範自非有姜嫄太

紀錄彙編卷一百五

序

二

元

任之德慶流無窮則雖梁高魯寡亦所不列自節義
以上不爲題目者所以效於用亦各因時或未可以
槩之也彼君子者其虜其徐威儀王國是我吳之盛
也出處異道庸無得而譏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一

劉鳳

高啓

高啓者長洲人少時以詩爲饒介所稱介在僞吳間喜文學垂意啓良厚廼去之隱青丘洪武初以史事召預執簡已乃命教胄子 上忽令與謝徽同對時已暮面授侍郎戶部以不經爲吏且金穀重孤遠驟當寄任力辭得罷仍 賜金遣歸屬魏觀爲守故與相優尤禮遇之魏得罪遂并坐年三十有九所著書

紀錄彙編卷一百五

乙

曰企鳴鳧藻學者多有之

贊曰國家肇基威武出三代上其始開以文則季廸有力焉爲詩沈淡以橋舉精理間發加藻采焉弘於前之勤矣觀亦宗臣安集吳劄攘時以飛語中良惜人謂賈生以絳灌斥外若啟遂文致之悲夫

盧熊 熙

盧熊字公武本武寧人家崑山父觀好讀書熊在元爲掌故洪武初起守兗州時兵革後未安集重以大役熊所爲畫善分別不待令趨事後竟坐法人傷之初游於楊維禎覃思義喜博絕偉異之觀而尤工小

辯多所正之爲書甚衆子彭祖被薦爲禮官亦善著
文孫瑛以進士起能世其家

俞熙以薦起同知睢州明年行州事使者逮民而伍
之取必盈無問所從留令者以不如詔論熙不爲動
上更戍者數人使者雖怒不能奪後卒官貧不能殯
吏民爲歸其喪送者塞途遇大雨無一人避去者熙
旣雅慈仁又涉學與兄名相亞子克賴以善書召孫
儒亦有文守中書

贊曰熊爲吏廉公其惠足以使人殆以儒徒守文耳
法理乃非所長耶然坐之亦不顯其過公暨愈愈而

能脫士藉于愛結於人矣其子孫咸簡簡有興者稱不墮其風茂矣夫

楊基

楊基者本蜀人自其王父官於吳基生焉幼則警敏日誦千言已有論著欲自試不果乃隱吳赤山爲吳辟致之卽辭去又客饒介皆未及有所見王師平吳籍置臨濠又遷之豫後起令滎陽復從坐徙用薦爲從史又以罪斥也再起奉使還授員外出按察山西竟以讒逮役鍾官卒其往來數數是時法初行少有過則從吏議且以自士誠所雖見寬猶不能善也

欲以庸庸免又不可得基工於詩與季廸張羽徐賁同著名四傑初楊維禎來吳一見驚焉謂已不逮今其詩實傳也

贊曰漢定功以從起豐沛爲上有以哉有以哉其次雖自歸者猶時見疑而况以收藉得免幸矣孟載特以儒亮得復用然旣無他才能斥乃其分好進矜名竟於作所歿與公幹後上方異矣若吳之詩盛於今基並有力哉

姚廣孝

姚廣孝蘇之相城人初爲浮屠學通占筮兼綜兵家

書王止仲知其有當世才雖自匿欲有所用之會有以道高薦者令侍 文皇於燕一見以爲天授卽深相納數以奇謀進起兵時多其畫也迄成功所籌皆闕密人不得聞或以爲通於數跡甚幻蓋天造 皇始特神之耳堅不受封且不置家上親愛之呼少師而不名竟徒步歸出入里中不改初服逮卒 上又親幸其第問所言終不對乃官其養子焉

贊曰時運方遘則異才出焉固不一途哉當 高皇時固疑 文皇之受命也幾道衍而仁慈佐之而首定大計開萬世洪業及成功謝不居則又加于人一

等矣子房學黃老謂有託此其遊於方之外自性然豈爲富貴哉所著書多不傳若其深詆宋儒必有見焉張洪何者輒焚滅之惜矣

滕德茂 王遜

滕德茂者仕元爲江浙行省官從討方國珍浮海風大作艚徂多欲萌衆無人色德茂喻以無恐賴之濟

留撫台人甚德之 國初徵爲丞相掾已乃令與王溥同守建昌溥多自恣德茂持之力自湖廣行省召拜夏官尚書以事見法其才長於綏集又工爲奏論事爽激故見拔擢子枋與從弟權皆有職用

王遜字謙伯崑山人以進士選自御史丞上高尋以功復召性剛廉峭刻所治以鷹擊毛鷲爲能人或規之君不虞後患耶曰虞患思避隱忠不竭其又得全哉竟坐法子復亦以進士任御史然直氣少折矣復子敏能不墜其業

贊曰司馬以故元臣進用其初豈有所不得已者彼其操尺寸思欲用所未盡旣遭值不世由郡邑附風雲遂秉統樞機適不當意以嫌逮非以不從始起疑易構耶遜疆直少戇然守職不圓慮使撓而從之曷稱从官下哉時以刑亂國用典無所貸要之終見察

其子孫皆顯用豈不至明矣哉

郁新 余焯

郁新者家本吳人其父避之臨淮以賈致饒新伉爽結少年負奇氣洪武間徵主度支事 賜今名已而更定制爲郎中進侍郎數對稱 旨問天下戶口錢穀轉輸占對無遺大被眷拜尚書卒永樂中

余焯字茂本崑山人家故鑄工少雋慧喜學問爲儒有意當時洪武初選造於 廷無何遂拜尚書吏部掌銓稱平迄無悔咎焯爲人長者未嘗譖毀人其以事見疑者每進微喻有所寬釋居家尤恭謹望里門

輒下見故時所往來必自名若未嘗貴者

贊曰郁新方締造時主大計非其才長於應變善心計無所漏失烏能免哉及壬午之際委仕無改信乎其工爲自謀也煥雖蹢蹢然畏慎不被嫌猜其事乃不能詳旣總百官倫宰阿蓋亦有足稱矣

衛浩

衛浩字季洪常熟人永樂時任御史未嘗深文詆人罪見酷急吏輒論罷之仁宗爲太子留守殊被知遇訊獄多乞付衛御史奏上輒報可嘗有大將收其偏裨上之請論成浩議令以功贖後遷按察江西歸

年至九十餘

贊曰浩誠寬仁未嘗足已自負所守官不察察任威似質謹無異能然其治多得全卒以此蒙福雖忤時見原將在外始不敢專殺歸之上自治乃獲釋自此疾力戰者寡矣

錢芹 俞貞木

錢芹者吳縣人幼自脩立厲志介廉初不齷齪欲以奇節見嘗從大將軍辟絕寒宿留既罷府居貧漠無所營意良苦守姚善愛士貺米俞貞木誤致之芹所芹以守賢也不逆他日貞木見守乃知之因欲見焉

不可期於庠序展禮賓之繼忠出一書遺守遽退善
乃薦之朝從征虜將軍諮議令請事司馬門未至卒
遺奏言邊事 上善之賜歸塋

俞貞木者琰之孫琰有名前代貞木頗好學問善著
書洪武初薦爲樂昌令又爲都昌以親故累罷免太
守善方向文學尊禮有道以風民俗極重之數延致
於庠行乞言禮多薦達貧士因以進者徃徃而是然
糠覈不繼空匱愈甚不以干意靖難時勸守舉兵因
逮赴司空論

贊曰繼忠雖高行然本負氣欲有所出之兩在行間

其奇謀秘計亦將有所效之乎貞木敦行尤以節著其居平潔清重一介取予雖嘗仕或以逸疑之豈遯世不顧者哉方其爲守決策要與俱成志義皎如日有夷之清稱貞隱何也

王英

王英者崑山人也始約時諸父老會里中嘗爲傳食無不贍卽他時傳食者多不以時咸曰無傷也王孺子性謹厚廉仁時爲博士弟子者多避不冝就獨慨然應之數歲升於國學選授御史以能舉其職聞命攝都御史事上手翰寵之又以爲刑曹出爲邑丞

樂初召還繼遷按察陝西得代歸卒泗州英始終以
憲法賦於政剛果善斷臨事毅不可奪有所論說人
問之不對及已行下猶未知爲英所上者常曰旣已
出身奉職當从官下寧復顧哉然其中純質居鄉時
時過所善者弊衣冠行道上人不謂嘗貴也喟然思
往傳食時曰吾素事諸長者未嘗少失意異時吾且
得相從游豈非幸哉王公驥性嚴峻嘗與公爲寮深
念之數問遺其妻子所以卹之良至時亦爲其厚重
不泄類周仁張敞也

贊曰俊伯未有赫赫可紀然在朝不能久居其位良

由伉直少所容貸不假顏色於人故恒不堪之然爲
吏寧當游意於法之外市恩哉得不黜辱幸矣迄善
罷能保其終則又可謂不諂曲之效乎

金問

金問吳縣人其父道玄爲元將陳養子陳戰而敗道
玄自投海中義不爲賊得若有濟之者流不知晝夜
忽在石上竟得免人薦之僞吳逃焉以終問旣貧家
無書寓讀於人學於俞貞木永樂初薦起官正字授
太子經會有忤與黃淮楊溥繫請室三人深相得
也各以經義講誦不輟洪熙間待詔時引對有所

匡益累進二秩宗卒 英宗時更歷四世皆在肘掖
參預時政每有譏述未嘗不在其學長於訓詁勒成
一代典歲之太府與誦習之博士弟子者皆有力焉
尤工書解星曆兄聲亦嗜學問事之甚恭嘗病禁寒
時欲羸蚌卽解衣覓進之其友愛如此

贊曰兢兢公素脩聞爲媵厲行自家平我王路悴惟
誘任卬恤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躡
異趣優游著作匪寵能耽貞行之以豈徒藝翰平允
茲執心庶哉忠貫平

楊翥

楊翥字仲舉系本宋高宗將沂中後家於吳翥少與兄成武昌爲人講說時文貞公士奇亦寓焉見卽歡相得文貞方因乃令諸弟子從之受業而自之他所日往返餘十里與文貞期會未嘗失也由是德之甚當仁宗時薦之召主註記從史氏撰三朝事遷傳邲王謝罷及景泰間朝馬竟不仕歸二年又以虜保塞赴上賀所以寵之良厚公因疏乞時朝太上皇帝進位秩宗俾食其祿年幾耄乃卒素敦行以德重稱其處人所不能堪無幾微介於意純心爲質君子哉可以厲世表俗也

贊曰常伯覺覺篤哉有非方其困時而賢同厄言議甚偉卒建忠策序功 當晨曷恭之敦而靖以無侮

渴仁讓以恢而絜絜其庸愈幾而能合不弘於進以

取悔五謙恭是則三命而偃壽俊如何實里我土之公

故居相去
余甚近

王璩 王璉

王璩者其先蜀遂寧人也自其祖父仕元宋時家吳璩有異資幼則善屬文名籍甚因得備侍從與王洪孟楊達善並以才聞璩等既後進文獨工諸在位者雅不能善又自相矜許遂被以輕薄名 仁廟在東

官試神龜賦極稱善語解縉縉頓首謝不能及後語黃淮淮因譖之遂與孟僊先後論歿

璉璉弟也先在謫遣中以明經舉爲掌故以著作召與楊溥等入直內庭璉稍醇謹文亦不逮璉故得優游免兄璉少有逸才先被遇命從宋濂學以早卒名乃出二弟下璉爲文能立就雖數篇竝作受命卽奏不淹刻咸以爲神而性又無所推讓故不免於忌然其書未久遂無傳者

贊曰吳稱文學自言游始後乃盛海內然初之能紹者汝玉兄弟寔先之雖不善終亦由傳會能以其文

進用被眷良厚有名稱於時顧不爲資適逢世得當
哉逮其及也一由於文文適庸乎竟以名敗故亦安
貴名也

吳訥

吳訥常熟人幼有成人度能遍誦五經父爲沅陵簿
被逮訥請代未得而歿喪之哀時稱有禮乃用善醫
起 仁宗素賢之授以御史其所蒞必興立教化獎
進貞義黜姦邪除暴戾之意表閭里脩忠臣墓時稱
敦質法無抵嚴歷官都御史皆以仁厚稱致仕歸卒
年八十六謚文恪所著書多行於世

贊曰訥豈不誠賢哉躬行孝悌務在沉至感切於人
與彼華而不敦異矣至晚節益恂恂恭謹雖履貴盛
謙已有逾未嘗作重劾按人亦時初解網密用忠質
爲化數賢者風厲以節槩敦儉用追隆於古自今談
者罔不嘉其遇若其老而劬勞動於著作故亦頗著
文焉

陳祚

陳御史祚者吳縣人字永錫自庶吉士參議河南以
言事黜均州力田宣德初召爲御史復疏言帝王之
妄載在典籍具以質言儒者所爲明興壞之端在薄

嗜慾謹游幸審忠邪之辨若此之不慎徒文法爲何以制義憲爲之建利去害錯世於安而不傾 上疑其言游幸佞邪有所褒毀刺非抑損當世之意遂逮治請室且籍其家禁五年乃得釋復其官則親已前成獄中乞行服不聽又乞歸塋乃聽後按閩擊去方岳而下甚衆代還視河渠重劾將漕者雖蒙宥令惶恐謝又按楚言 遼王事 上怒械治論死尋赦出之侍郎吳雲者薦其屬吳悅悅坐死而文法吏因文致其罪雲以釋憾悅自剄祚上言爲理者用法不平以私上下其手亂舊章應成 上是之因著爲令遷

按察僉事福建得謝歸卒年七十五祚性刻廉有所爲奮不圖難操裁太過不無逆戾人情然能苦體蹈危險若其之人亦矜其壯氣尤怨亦復少損焉其後世官亦有顯者乃多智計用和謹貴矣

贊曰古仇暴爲懼者暴公子之屬史猶稱之豈非以朴擊凌挫良難矣哉至引是非爭事之曲直劇切人以所不能在下尤患之而况以事上乎祚數跌不悔倏興倏廢至陷其親於囹圄以成不爲服雖成直臣名然以此易彼吾聞之中大夫美中云是豈有不得已者且其所激憤果天下大體奚不可者當是時故

無失德徒以口語屢至讒忌惜夫

尤安禮 虞祥

尤安禮字文度父從道前元時辟從事後避去至洪武初以才薦官楚當草昧際務晦慎自全安禮生而淳謹無傷也寓楚時與楊文貞及尚書翥相善履方挈規行不逕人笑爲迂有欲試媒汚之變色走匿其同門生當遠徙妻子稚弱安禮謂之曰第行我在何患已而女長爲子娶之子故所後第之子也第以女疾難之曰吾以心許吾友可食言仕爲掌故進司馬屬同列面罵之安禮不爲動既病免幾不能給朝夕

況守鍾入 朝文貞公問馬不能對歸而得之隘巷
居甚卑陋請更之不可其介有足稱者

虞祥者崑山人也以掌故擢給事禮科顧能謹默不
妄詆見人有過務覆匿之雖容容隨世然賴以全者
多歷官侍郎巡畿內爲政大率以清靜不事紛更有
所論 上終夕不能寐報可乃已其慎如此子震以
力學聞孫臣爲司馬屬叅議益部所至清謹歸不持
蜀貨人問其橐裝曰吾以市德於民重不任載也蓋
亦祥善爲貽謀矣

贊曰余觀謹愿者事未嘗不爲動容也曰羔羊之詩

見之矣伯有佚奢而子產嘻晏不敢盈禮焉匡齊道
缺樹德務滋豈厚封之謂邪仲禎用誠長者處官雖
畏慎庸不乃愈教子孫不失秩可謂能遵業哉子禮
不欺其友貧約沒齒無憾豈有所要固自其志絕人
矣夫

施顯 張洪

施顯者以進士第一人官都督斷事已復行按察事
北平坐謫久之乞自劾授御史有所諫諍皆大事疏
未上而卒與張洪爲同邑人相善也洪被遣顯適在
廷欲言洪目止之得薄謫旣洪以明經起永樂勅授

行人使日本餽贖一無所受又以茶易馬於番冬而往逮夏歸裘葛不更人稱其介緬人入孟養地又命諭責之還所侵方阻兵不服六返乃聽洪所著書多於顯年亦高其爲經解皆徧不專名一經也

贊曰張洪之夷狄開說令服從無所爲屈其誠仁有以動之雖凶狡且懾息國家威命四暢非播宣者有人曷以哉顯雖欲效而忠不能遂固亦有未易者當是時法峻獨無可瑕疵謫而旋復足謂善保終始矣

何源 張勗

何源者吳江人也洪武間以博士弟子試爲吏德州

山東蝗大起獨不入州境歲饑極於病能綏靖之以功遷守梧州梧蠻夷地且患裁相仍議上所以賑之曰俟得報民不其餒而吾寧以擅發罪耳遂開倉廩多設方畧拯之已而坐事謫英公張輔辟教士交州復後召爲宰士歷岳牧源在事久屢斥屢起仁厚溫藉故能免年八十六時謂寬厚之効也

張勗永樂中以掌故爲御史侃侃有直臣風出按山西封上有所言諳者以幾事不當露泄必欲文致之不能得遷叅政以卒勗氣厲急少所容然於守官亦質有文武焉

贊曰源用寬濟斥雖屢竟躋通顯以考終觀其所設
施無異能碌碌不與物忤故自行間起得晉用非有
所附麗然哉昂之剛急可謂能稱其職雖以早世不
竟其用蓋亦無復之矣

曾燿 平思忠

曾燿者其先錢塘人由其父徙吳江燿少學春秋於
魯道源洪武間選於鄉令黃陂召侍讀 禁中脩典
令使交南還陳黎氏所以當討贊師有功既平之復
使往卒於富良江子堅亦以春秋起官蜀藩

平思忠吳江人以功曹進永樂中官主客時方國來

同忠竭力能節承時序無失秩官尚書曰震才之以
事被逮值虜使至震爲言立出之後任楊弘關中以
思忠參其事復被譴會市馬西域以思忠能貨令隨
宦者使吐蕃還卒勅太守况鍾嘗同推擇故禮之厚
且使其二子事焉曰此吾故人爾無寧驕失長者意
忠亦視之自若也

贊曰語稱使於四方宣其辭命招携貳綏服之豈易
能乎燿再使交人其勤足紀思忠懷遠人致饗餼其
逆也以班有加等益虔使小大莫不得其所再絀終
以復用自非其才不可棄耶方是時綜核詳上下不

敢苟若忠之進退亦文法所不得而裁之矣豈徒無害哉

劉璉

劉璉自永樂間仕御史歷侍郎守邊幾三十年當英宗時虜數入璉能持重少失亡其以首功上者必審喻之云有如不中率令爾對簿書爾果陣而獲於何所遇敵疾力戰勝耶故終不敢冒賞嗣後未久輒累功徼求過當矣璉之不矜豈非人所難哉致仕歸卒於通州貧無以返葬逮葉公盛疏上其功狀請加恩乃得追恤旋先人塚崑山

贊曰士談說就功何易也使乘一障能令虜無入乎
璉在已已與郭登守宣府爲城下盟計欲詭奪虜雖
不克然使知有脩不敢犯又數偵虜虛實竟使款塞
和未必不能逆策其然也功皆抑不聞至歿而不能
返其丘墓身久爲將故猶窶甚何論請美田宅多從
賓客車乘哉且戒妄殺不敢徼功畏謹矣或責之歿
封疆之義不能出驍銳塵土木下濟師事誠有之則
所傳聞異辭未可蔽其罰一人也

李子贊

李子贊者長洲人以進士任司馬屬尚書方賓器遇之

進佐太僕從靖遠伯征麓川父卒不聽歸以墨衰從
迄驥以功疏爵而蕢亦遷二司空乃乞持服後以司
馬鄺楚薦令佐已先已已之變卒蕢事無所見雅善
爲兵其從征也由其計畫得全故以文臣封者惟麓
川之役在兵間久知邊郡地圖阨險遠近楚深以此
倚之爲人長者居鄉甚著行義時有劉繼初者嘗官
與司馬實爲蕢談邊事且囑之無喜功云

贊曰聞之長老云當英宗時朝楚方以虜爲事楚
實謀之蕢實爲具言所以戒慎而中官振務徼一時
調納偏說不參稽且席中國累葉盛強氣奮決策於

內茂實言不用亦前死故得不被書云無侮老成人則計之生熟於得失可知矣

施槃

施槃者吳縣人少落拓寬博衣冠游里中人多謂之狂生從博士弟子誦學而亦好爲詩故時詩近俚猶有閨門衽席意槃旣雅自負選造對策於廷第一年纔二十餘皆以洛陽年少遇之公卿爭前席亡何遽卒

贊曰天道不全患在美好故盈而若冲用乃不窮槃少年有顯名方幾進用遽摧折憫傷豈有所奪之耶

且也何足多而似斬者雖適然遭之而繁也已盈溢
不天扎亦將安之乎

紀録彙編卷一百五

大

万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六

續吳先賢讚卷二

劉鳳

劉鉉

劉公諱鉉余從祖永樂中以善書徵預脩史進侍講
英皇帝深所眷知 天語褒之云鉉開說簡質大
有裨益已而 景皇帝稱攝諸司勸進獨不預名及
易儲事起時爲祭酒又不肯表賀屹然中立在 廷
倚以爲重楊翥薦公及呂原可相而公竟不肯一見
貴倖遂累考始進詹事歸方在翰林時王汝玉輩爲

紀錄彙編卷一百六

紀錄彙編卷一百六

文若宿成公必淹時乃就然沈至深切於經國匡導
納於善爲多不與輕薄體同也所著蓋多歲之不出
久乃散佚惟詩二卷傳尤工於書楷法溫媚極爲時
所重不肯爲人題故益少存者與人雖造次未嘗不
厚念若同官者子弟見焉拜起必令如禮而恤所乏
及問遺其孤無不至不好立名稱而咸謂長者敬之
性廉厲不治家產故狹小耳卒贈少宗伯謚文恭子
瀚官副使尤嚴毅能仿其法於宗蔚有禮教孫祭以
公任爲郎至太常階一品實異數也

贊曰昔汲黯在九卿中謂能立慎非徒言論無所避

也卽聞其風憚之所操裁異矣若吾公在當時以文學侍從無所主守何以見調剛特當其有所發使人不寒而栗至舉動雖小必慎行已皆有尺寸寧遲毋速利害貌不能易不可謂誠直臣哉以所後死靖難時故終其身不得追恤而劉氏自是遂以忠義世其家雖稍陵遲子孫咸依以爲重實有所始之矣

仰瞻

仰瞻者長洲人爲大理丞以持法稱當宦者振擅命人爭附之朝夕走其門惟瞻與薛瑄及少卿顧惟敬不宥往振嘗怒瑄不謁因卒沈榮事遂坐瞻謫乘障

已而尚書俞士悅等言瞻抗直且據法不敢阿不宜斥棄者乃使復爲理其操裁益峻竟以不能翫曲失當路意謝歸卒瞻少嘗師夏時及貴事之尤謹經其里必式過門則下而趨敦行自其性然

顧惟敬者吳縣人與瞻同爲理瞻事起并及瑄獨不逮敬敬自請繫乃出之吏蜀未久罷敬尤畏慎居平不妄出一語得年八十餘

贊曰李離爲吏以死守法張釋之當犯蹕以金不敢動搖彼其爲法吏寧當有所阿哉若其不謁貴勢無所陵折可謂剛矣時皆喜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至

疑瞻下急惟敬素長者乃能與之進退亦賢矣乎然皆由於瑄有所式化語云義不虛出乃譽不獨生瞻等之謂耶

陳鑑

陳鑑字戒永樂間任御史進御史中丞撫陝以西被邊郡善於綏柔故虜亦不敢犯尤得人心薦達人才惟恐後嘗舉王鉞自代及召入行御史大夫事諸御史咸重之不專薦威嚴而自惕若斂服不暇王鉞繼亦得入欲排鑑出之會陝旱甚吏民詣公車上章乞鑑乃復令往撫至則禱而雨西人大悅又大爲興發

賑恤之躬行田野察幽隱理沉滯導疏川澤豐殖藪
壤佐寬民力其精勤不舍晝夜蓋安集陝者十餘年
上所以加惠錫賚寧鑑者亦歲至雖召公之在西
土無過也民人私相與尸祝之至有疾痛號於鑑若
響應者遂神明之纒六十餘乞歸卒謚僖敏而其弟
子僕仕御史能析疑獄覆脫從輕典理鹽筴除其姦
亂以不賄聞僉事蜀值寇作率衆二千直抵其地賊
方數萬據險待我乃請濟師及督將貴至僕遂前驅
入破其寨四十餘不解甲兩月又爲畫所以靖之策
上幕府明年賊再發夾江之花溪又檄僕討平之雖

以書生冒矢石出入行間介冑士所難使者方上其功當趨貴州溺於叙之江中

贊曰國家初興其定功基造者皆佐命二三臣至綏固和之丕克保乂非老謀長慮忠篤之老則曷以哉若鎡之分陝陳常佈藝榘之經法而民知有恃至竊竊然俎豆之不能使人無保已惠之入人深矣夫若僕以死勤事其功乃不顯人臣之義惟其所在庸有猜乎

俞士悅

俞士悅者長洲人幼敏慧能誦學 永樂間授御史

以肅敬任職稱選按察楚是時法尚峻上下皆不敢苟而悅所蒞更稱寬惟吏坐姦利事者與重劾屬所部裁薦及署吏皆走匿悅爲具器備巡屏攝行火所及衣冠禮於嚮風爲返滅火馬進叅政澍澍多名禍吏悅佯若不問者已而盡得其姦狀窮治之政爲清倭人入寇自悅設詐激二戍至今賴之召入爲大理當已已虜在城下以悅爲都御史與衛穎帥師門焉晝夜不釋甲迄平進尚書刑部天順初六卿皆例謫成化時赦還復官卒八十餘悅與鑑同時無赫赫譽然能薦達士其被譴怒者多爲開解不避雖無犯顏

爭蓋柔而能立有足稱矣

贊曰人臣衛社稷死生以之春秋之義不有居者其誰與守叔武之復衛國蓋權之有焉功雖能定所以忠上者則無方與悅值動攘因時傳會致位公卿其忠計或有所効之矣至同之一時用事者謂不能廷爭庸庸隨世寔亦有之若彼持構則有人矣哉悅無預也

徐有貞

徐有貞初名理其先以豪右徙有貞生而短小精悍目光映人爛爛慷慨有當世志始從吳公訥游訥奇

其材祭酒胡儼有人倫鑒訥進之儼所適儼病卧見之令爲詩不覺躍起繞床曰此昇鉉器也何意得之以進士讀書中秘時楊文貞諸公在內每都郎得其試文輒嘆息有貞以士所以謀議濟萬世業乃獨以文馬爾乎肆其力於學無不究通資故絕人非有從授若星曆運度緯候數象禁方旣所該綜而智計權畧意算又非書所盡也當正統間仕侍講時方以虜爲事乃上言戎謀便計及討伐利害若言不當出擊者上爲嘉納至事變作中外戒嚴以有貞素善言兵令之河南起兵以爲聲援行御史事守便宜不待

報使恣所為貞直馳至鄴民已匿山谷不出應為諭以無恐命善吏能得民者四出招之遂大集因申約東教之司馬法脩器甲什伍之特不置尺藉謂事寧當任所之故士爭願効行間皆太行驍勇可用惟得當為快會虜退召還以舊學侍帷幄先是河決張秋治者徒築塞之乃益潰不能絕資費無算清渠梗饒卒弊不勝事下司空集群議求善洒水道者貞自請行時欲以興發大徵役貞言不當先自擾俟馳詣彼相度遂乘遽發始渠涸冬月漸為陵陸行者道絕貞至之夕水忽驟發咸驚以為神因召所司語以工非

朝夕計設徒億益患苦之耳吾當別爲方姑悉遣歸
又量遠近爲部伍先後發衆得無窘聚躬履行循水
所由踰濟汶道泗沂沂衛涉沁沿河下濮范極水勢
所底圖地形高下前所遣度已集乃上言水之澹違
雖天時地利有適然者而人事緯經乃由作治昔禹
之治水豈有他術能逆水之性哉今臣驗河流自雍
之豫出險阨就沉升固已汨蕩又自豫之兗土蓋踈
惡其衝河曲爲大澤奪濟汶入海之道而去衆流從
之徙而北則北溢南則南墊而漕渠淤潦則穿溢潰
防旱則鳥鹵千里又不可耕而食今治者欲塞之母

潰而潰愈不可止者可謂失策矣臣請疏導水所趨
平之乃治其決決已治乃濬其淤因爲溉濯宣節俾
安流當可詔從之惟所辟置興立無得從旁撓者貞
乃作捲埽法至今遵之綿竹大爲編薄實之土石視
其潰數十人推而湮之既使不旁溢又深爲渠引水
入之度勢踈近置牐隱以金莫張秋之首亘大瀦之
野越范暨濮又上接澶淵以達衛沁用殺其怒流隨
平命渠曰廣濟渠則異流同委牐乃上下櫛比以次
閉啓流之濫溢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萬丈於
是水不得東益薄濟北出利漕治旣底績又大作堰

其上捷以水門綴之莫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又十分其長以爲之厚門之廣視堰之崇而厚二十之莫厚視門崇視堰而長百之其疏鑿視水之性而渠牐乃少引之北復作牐龍灣魏灣積水過交則泄之由直姑以入於海又以蛟螭潰莫置金鉄焉且與水相顧凡沉之數萬斤盖作治三年始者議大興役貞請蠲河濱牧馬庸專事河省費不啻十之有以役久聚沮議者上下之貞貞守便宜言河薄洛之水爲趙魏患者自古記之矣臣非敢必有功顧奉上所指措不敢不力上悟數勞問倚之專故迄就者由信任也歸擢

貞副御史大夫至景皇帝彌留際衆方危慄不知爲計戚屬張輓張軌候石亨寺人曹吉祥謀之學士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無能爲在今惟貞經濟才往圖焉其可亨雅知貞遂以二月己卯夜就貞言之貞曰太上皇非以佃游出天命未改歸而揖讓人尤屬心今奉以復辟天人同符因爲陳計亨等去二日辛巳夜復造貞貞乃升屋步覽天象亟下謂亨事在今夕不可失密爲畫所以發狀亨輓小語云今虜薄城事危且奈家族何貞請因聲言納兵備非常誰當疑者遂倉遑起貞與家訣曰事若成宗社福餘無

復顧矣獨馳去與亨親及太鴻臚楊善収諸門鑰夜
中納外兵衛士愕不知所爲禁無得出聲旣已盡入
取鑰匿竇中鼓進之響振遠近夜色猶晦衆惑所向
貞曰時至矣不可後亟叩南宮門錮不可啓撞之俄
聞開闔聲隱隱內中無燭亨等入 太上獨出問誰
耶衆皆俯對請登極揮士以輦進貞翼 上升遂及
皇后同行天忽開朗日月皦然 上顧問貞誰對
以都御史徐有貞 上又曰此事出卿耶朕失遇卿
矣蓋貞嘗侍 上講殿始辨色鐘鼓鳴群臣入猶
惶惶已乃知 太上復立喜甚中外謐寧事俄傾定

景皇帝聞鐘聲知爲上曰兄好於未進貞司馬
又論定策功封武功伯賜之誥以升華宥密謨猷盡
善爵三世又錫章服一日三接顧遇甚隆使命相繼
上不時召對或已出復入萬務庶幾皆與疇咨虛
已倚任貞亦以不世遇慨然思所以致治爲萬世利
極慮安危有所創裁釐擇時進密議人不得聞始漸
側目不便諸貴近矣且語曹石等遇遘會成功當思
抑損以示人臣義無顧私豈其一有所出敢徼上
寵哉遂愈嗾貞每有陳請或不得則對謂貞所詛恚
不已會 上有所賜王常先以許欽已又與貞益恨

之御史楊瑄論亨吉祥侵奪民事 上又善之謂敢
言乃同譖愬貞喉御史將圖害之者 上爲解慰不
能釋陰使人伺貞對承 上語以機要不當泄者以
質之 上乃驚謂此密與貞言汝安從得之以貞所
宣示告遂疑之春漸衰益進讒誣毀之造危惡語誹
時政託給事李秉彛名上之時秉彛以服去久逮下
請室論不勝楚毒死曹石又言此貞客馬權以貞意
爲此李庠滅口貞宜知之者 上雖怒猶念其功始
貶斥之又上急變激以異謀乃復追貞理之適風菑
作貞已入亨等遂將庠之 上見遽令出就外廳乃

得全掠治權尤慘令承狀終無驗權請至廷當有所
言乃獲對大呼貞寃聽者愕不敢詰遽引退適門復
戒焉 上頗感悟宥出貞猶用前誥有續禹功語爲
不臣者謫徙之絕徼貞自以負於時獨思咎戾無幾
微介時有守臣詆罪或迎奄意辭連逮貞 上釋不
問後數思之欲召輒爲相賢沮止居久之 上益念
不置特 詔使歸田里貞既得返屏居一室謝絕知
友賓客自以於易有所詣愈益玩之其有會亦不以
語人旣精占候一旦觀天文云曹石當敗其被禍不
但若所中我者已果相繼卽其罪至 憲皇帝初賜

之章服晚始縱尋山壑隨所之流連不舍俛仰慷慨
時游於酒人中酣歌狼籍酒數行已往起舞相屬雖
寓之宵冥恍惚而忠國益主之念惓惓不忘若所賦
詠迭宕無所之而奇致可想書散在人間得者輒藏
之貴甚亦習黃老言有神仙想惜未能升陵喜夜與
客語或遂徹曙興至孤往冀有遇之又或謂其有異
術能變幻者至其雄沉有深槩卓犖精識善謀能斷
爲一代宗臣豈虛乎哉

贊曰士當無事時雍容濟盛治然猶稱焉及制變圖
難定傾扶危決策無濡忍之意存亡以之此其謀烈

顧不丈夫哉且其身嘗貴爲徹侯受辱獄吏不耻謂不能裁耶人臣義不當貳一旦被污惡言不以灰明責誰當知者若有貞事無可疑何至今論未定也或以于司馬死罪之夫于誠有功於守若城下之役與乘輿南旋信預有力焉至南城易儲二者謙旣股肱大臣且獨親信何無一言爭而謂其猶有翊戴之意者將誰欺哉不有所廢其何以興謙與貞本無怨而勢適然尚何云貞之卒廢由南陽之媚功乃謂迎衛之舉無事者又何其重誣也傳有之使好我者勸惡我者懼乃易之矣惜夫若士權恐死以明有貞雖任

安田叔之義又何以加焉

葉盛

葉盛者崑山人官給事中當已巳師潰盛廷劾將帥失律虧損國威請置之法然後飭師徒勵神武爲必報之意時咸壯之命守主兵興事中外方嚴疏六七上皆幾重最者旣事漸寧封賞未行又疏上死事通政謝澤等宜蒙錫賚以勸封疆之臣其失守分地不赴難者久未正軍法則何以懲不恪宜論之如律時有議留重兵屯衛疏言守當在四封今日之事阨關要遠偵候而已向使獨石諸營不棄則土木何

以中寇紫荆白羊能守虜豈得闖入哉若聚兵內地示之以弱如遠近之望何迄虜旣懼威輿駕且旋有龔遂榮書上公車言迎奉當如禮用事者意難之不敢以聞盛謂此群情所向豈不可因以動上哉遽白之有詔令進雖未施用而盛所持論一時爲傾遷叅政山西都御史李秉言其知兵便有意謀俾乘障獨石時新中虜城若多廢所以綏緝安之繕治壘壁使急則入保亭障相望爲基置連絡勢又以邊人不知禮義設學教之辟致有儒行者數人爲之師遂興於文學與中土埒初鵬鶚靈州諸屬城相去

遠並沙汭無休舍行旅患之既爲之置郵又十里輒
亭焉具芻藁餼糧烽燧相接以備非常商賈遂集漸
充實矣地多斥棄且爲豪右據田牧之軍興役無所
藉不浚削之下則移大農請而調度恒患不給乃悉
汰出之并教以懇土樹藝法使無所出再歲始薄入
之爲調而自將率以下占地有差由是土益闢治公
私皆贍以持服歸天順初二廣以各置率不相統軍
役無時興期又不如所尅輒無功乃以盛節制始開
府梧州與征蠻將軍同鎮之及駐兵據要害設戍守
又以塩筴賦於商置關焉權之塩實夷蠻所急私賈

不能禁爲薄其征而聽之出貿易故公有羨利而策亦流通不壅法至今賴之然竟以被譖召還改守宣府以堡壁陳毀至則力與復聚徒作治邊人縱逸久始役頗患之乃堅持之不爲恤數月計築七百壘自是畜牧被野無寇擾成化間進二秩宗復進少宰受命視虜河上䟽言窮討非計宜益斥地築壘募士僑土相雜教之使服習爲便卒於位 詔追恤甚隆謚文莊盛雖官於外以善著文名時南陽李相實忌前惡盛者累譖之不行乃云盛嘗非薄其文者始銜之故其罷嶺外也 勅諭代盛者有無若盛殺降之語

然卒不能退爲公論紕若他時使者在在外一言忤禍且不測矣故時謂李無休休度然未爲甚也盛所著書惟水東記存

贊曰盛爲諫官屢廷爭引是非指用事者數忤不顧其誠直哉然才實能經變圖慮緩急可仗當夷虜並興折衝之任恒交揆之作鎮方陞遂乘勝千里邊侯不竦其所規置鳩繕用恢崇我王略迄於今是賴可謂重臣矣哉嘗有所保任吳禎以事敗遂終其身無所薦勅以人倫鑿士歸向之卒乃調以虛辭借故諉議及之若其恬於榮利每進皆以危殆委之忘身殉

節官下豈易能乎

徐備

蔡蒙

蔣廷貴

劉竝

徐備者長洲人始選於鄉爲文學掌故擢給事侃侃激直言論無所假出僉事楚其劾治乃嘗依仁厚與爲文惡者異矣介廉甚行不費裝嘗蔬食布衣或以既有祿秩何用爲爾備故自其性無所改

蔡蒙者其先在宋直煥章閣世洪始隨而南徙因家其區山中蒙甫年十一縣道舉充弟子守况公鍾北其氣貌撫之曰此子他日當如我者誦業春秋時臨川聶大年教晉陵從之游累試誦通并於國學尚書

馬公昂才之以劇曹章疏俾之主守無不當意數月
遂授以官都尉處州括爲浙重地都尉佐守爲理乃
推行義惠吏民戴之山出銀聚滑禍少年騷動郡邑
命宦者來視賊將斷道邀之夜半候者以告蒙遽馳
援出之然勢已張方欲發兵討蒙請無煩當計取之
遂以一騎入衆愕不敢動不戮一人止取其倡亂者
俄傾定以功遷守南寧尤在蠻夷中蒙疆力能行其
政下皆畏之田岑氏與其族爭爲理之岑氏德焉故
其歸送之數千里外

蔣廷貴者宋侍郎堂之後也堂守蘇卒遂家焉廷貴

少時業博士有敏思以進士知樂亭惠愛行焉歲侵役繁爲之請寬其賦六七建州役興守以貴才委之督諸縣調輕重得其衷事無不舉者縣故僻前令多苟而苛貴能以身勞焉悴之不恤卒以死官下其少時入都嘗爲諸姬擁之遑遽絕袂去故見謂介

劉竑者其先在汴徙家常熟知浙之縉雲民素劫詭稱難治尤勇於私鬪致殺傷遂逸不肯就吏竑故緩之使出輕重論無脫者有婦戕其夫不承爲默念之若有告者一訊而得驚謂神焉版所載田上下胥舞文亂之竑奮爲稽考正其籍衆稱覈無不服賦因以

定穴產銀爭所由興而吏因以累又爲請罷其課而
禁鑿者使者行境內皆以賢書上考移知定州俗勁
悍能柔之以文教武吏恣橫奪之治竝取其卒繩之
法緝不敢動

贊曰良吏之於民若苗之植而善耨之又從而壅之
日益而不知其徒文法教導爲乎故有身親隱之謗
讒之不恤而其要歸使卒就功爲利無窮若備之長
者論議常依正直用法能流其惠蒙雖其廉不如然
當溲惡民倡亂不煩兵服之所全活者衆矣廷貴勤
其官而瘁死竝之治劇縣皆有蹟可紀亦賢乎哉

陳鑑

陳鑑字緝熙正統間任史官以法從講誦 禁中奉使朝解不辱命爲祭酒國子時有以饗殮弟子贏錢爲不快于前祭酒邢讓者因及鑑鑑以身爲師儒寧當對刀筆吏辨遂默不語用事者怒皆罷之未久卒鑑操行無所污特好古嗜書多蓄之或爲累且爲居室侈之未及獻焉而弔者在門迄不能定也至今甌皆流入他室人又言其父謫戍遼碣母更適人鑑少則依黃冠旣貴因奉使求得之與父喪同歸亦爲孝矣

贊曰陳鑑之始本由貧賤嘗依父友野夫黃冠而卒
覲會有以自見奮其智能才多所善出入周衛時亦
被眷逮其結鞅東馳箕子之國奉使稱旨不失秩官
國之壺士豈爲素餐雖贏一錢苟以優之胡爲生患

叶胡
官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七

續吳先賢讚卷之三

劉鳳

韓雍

韓雍者長洲人甫弱冠爲御史果敢善擊斷氣直陵
諸御史出其上數疏發姦利事在廷股慄出按郊甸
有掌故爲其下所持急雍一訊遂縛得之卽其罪又
按豫章閩賊大作檄徵兵雍誓於衆爲將赴者會復
得檄以賊降謂雖聽且變未可知往而卽解何害而
他使者已承檄罷散賊果未下則委其罪按閩者抵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

元

死人咸稱雍善策事知兵矣已乃遷副使嶺南相陳循才之擢都御史復撫豫章乃廉得俗多囂盡知其豪姦之家捕治之吏民重足一跡天順初有所改革仍副使山西逮繫之無所坐授少卿大理尋復爲都御史讞獄多所平反學士倪謙爲仇詆以重劾力爭釋之石亨敗株逮者衆爲上下其罪得無濫方擬以黨雍謂此前代事可鑒今奈何立此名也出撫被邊郡國雲中簡汰師徒有所黜進益固完險塞正尺籍逐逋逃者實其伍虜嘗一入獨石擊走之召爲少司馬又以事出叅政浙適二廣寇屢不靖役無功太宰

王竑奏非雍不能定者卽以都御史召令往撫且重
委之得專征伐自偏禪以下行軍法不必請 旨別
令督將趙輔和勇乘遽至境上議兵所從入時諜者
云全州之興安有苗出劫傷敗王旅斷道路又新會
陽江有徃橫潰殺掠而大籐荔浦脩仁爲宿寇逋焉
者衆請先以兵援廣以東且斷其歸雍謂全州興安
爲廣之東北喉襟新會等爲廣之西南籓籬荔浦脩
仁羽翼峽賊而峽則其根蒂窟穴也不剪其羽翼則
且左右掎我而本根未除爲我腹心害乃先遣鄒宏
廉忠等將而前合新會兵討賊之直東方者親率大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

二

軍至興安分出西延融江敗賊灌峒斬獲甚夥追之入崖菁懸峻匿又兵已壓南韶清遠及楚桂陽勢大振遂乘勝席卷千里賊皆奪氣竄乃移攻荔浦脩仁分五道入以和勇高端將左孫騏將右彭倫葛宗蔭將前雍自與永瑄趙輔按中道歐信將後而侍郎遠主饋餉及監軍御史霖等同進賊陵高阻隘發石下礮人傳毒矢拒我發驍縱鏖之戰每合賊輒奔益深入崖塹不可仰攻虛鼓之屢誘其投乘夜間道攀緣上賊猶以死捍旣不支乃棄兵潰鹵獲斬級無算破峒塞五百餘取其蓄聚及械器而險隄樓䟽梁欐皆

曠川燔蕩夷其址乃休士止舍大校閱行誅賞激勵
之而前所遣竝等又於新會之牛欄與賊遇疾力戰
敗之以首功來上雍卽日之潯之武宣營焉將攻大
籐詢於知地利者咸謂天險不可乘且瘴癘時作雖
入不能留往者討伐終未能窮所至今賊攝兵威爲
守益固必設長圍困之可耳雍謂兵貴速役不可淹
令計不時決是遺不可爲之疾腹心也圍之長六百
里詎得數十萬兵且歷時能無變乎今聲勢大振吾
豈值此窮寇使復蔓哉遂誓師於原申令以視吾旗
鼓所向敢後者斬命歐信高瑞等五軍取山北道古

眉雙髻以進自率趙輔和勇等八軍徑上直搗山南
巢又令孫震程文昌等二軍及潘鐸出各要害別攻
且濟師賊窮已令其帑避之窮險桂州橫石寺塘諸
崖而留精銳堅壁待置械守甚嚴工殊死奮殺傷雖
衆不敢却其爲機以發石者先已遣死士入其中盡
發之而又募百金士潛道登其顛舉燧炳馬夷方鬪
驚顧寨已燔遂亂乃四向攀緣上呼聲動天地大破
之一日間砍闕奪壁空其穴自山南大信屋屢紫荆
沙田諸峻阻窮絕所無不蕩夷暮止其壘詰明復跡
賊急躡之顛墜及中矢刀者且盡進至橫石九樓諸

崖下則巖隙萬重陟入霄漢峭極益又倍前賊旣獸
挺櫻險以死敵我縋發振谷壑餘勢猶激而中人不
可近復詭進誤之竭又潛於賊所不備登焉且百道
上前後不絕疾力鏖之歐信梁泰彭顯英等又各攻
林峒四面合賊不得左右顧路窮絕乃盡潰計所取
巢隘三百餘徃所憑恃官軍必不能入者皆覆之蠻
遂破心願服從無有貳因爲疆里其地相騰峽險固
廣衍恐賊復滋以田之上隆州遷焉岑鐸先以事繫
赦出之令徃蒞柳之東鄉爲峽後戶貴之龍山峽之
右掖而峽上下周冲獻俘有廢壘中曰碧灘有郵傳

及戍者皆脩復之爲築治置有秩吏擇能爲衆服者
佐之守使峽爲通道無敢睥睨其間解縣之五屯峽
之左掖往所置屯亦廢脩復之今李慶臨焉而益以
兵賊迸逸在外及他所未至者令鄒宏范信廉忠陶
魯等復分道出鬱林博白北流洛容慶遠之銅鼓十
二磯諸山隘窮追及高涼之海游皆命張適等以樓
舡卒往攻旣已盡敵乃返居無何餘孽侯鄭昂等復
反側又平之自是二廣皆定迄數十年無大患者雍
之力也人謂宋以來蠻所據險未有能造者一旦殄
滅之無不震動稱快而會有忌者賞不行遭父喪免

後議者終謂梧當襟喉必重臣鎮之無踰雍者起復
蒞焉辭不得命至則爲經畧尤悉又與奄尹不協遽
謝歸卒雍豁達大度慨然有安天下意若其沉勇篤
密敏智機斷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效出入矢
刃氣意自若有王佐才今觀其成功固易亦由上奉
成命亶固加之構會逢世得暨其材用稱一時得人
之盛光於前古豈不善始善終哉

贊曰予少則游湘桂道五嶺間詢之父老皆戴韓之
功不敢名呼而戶戶祝事之其威烈入人深如此然
言其所殺傷猶爲毛慄傳有之曰有如愛之則如弗

傷信夫若司馬法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亦少褒矣將家者以致果殺敵爲毅與儒者守文異乎哉而
其後遂微豈亦殺戮過耶

練綱

練綱者長洲人大父墳洪武中爲春坊司直侍 太
子宮抗言用事者不奉法有所阿 上嘉之賜繡袷
綺衣改御史爲文惡擊治不少避衆忌之出諸外竟
中毒卒綱始以春秋對當己巳時上八策言安攘兵
便及虜在郊遂衆汹汹動綱復上言小虜承突是將
恣其狂勢易我今以 國家威靈是何足言特任事

臣求昔李綱輩猶若少者且所倚惟于謙石亨二三
臣宜策勵之以全取虜耳中外臣有意謀曉兵勢者
當廣擇焉及召大將楊洪羅通等以兵內向屯要害
遮虜歸分命重將門焉備其衝夫機貴速決若與道
謀遷延不斷此宋人所以見笑於前也至有欲與和
及遷避者此正奸人當亟斬以殉疏奏 上異之遂
拜御史其蝮鷲敢往有祖之風尋 授之治鹽筴准
南綱頓首謝云有如宗藩戚屬于憲令容臣劾治臣
敢不盡死不然終不敢依違傷損中正負委任者
上曰悉從爾命易勅付之時爲姦利蠹敗牢益者衆

紀錄彙編卷一百七

六

聞綱來皆匿不敢出駙馬都尉石璟縱其下有所擾
按其罪言之 上爲橐冠服尚書何文淵項文暉等
推擇吏不如令爲有所私者率同列請黜之且舉王
翱年富薛瑄 上爲命王代而薛等遂皆進用始者
以警募卒已而多逋逸失伍或請罪之且正尺籍綱
言此曹子本義奮勞之不圖又因以籍馬後何以使
人者乃立爲罷遣出按閩隸適盜起雖平之未折其
首株連逮綱皆釋之而出兵根捕又追論沉命吏遂
大忤於衆始綱劾何項時廉察楊珏在黨中珏嚙之
深因是各列上而項猶在吏部得肆憾與楊偕謫

旋又移之其州符方下綱以服免迄不復起以卒綱性訐急喜攻發人陰罪慘礪無恩同時有歐廉者又尤深故綱特以誦稱耳

贊曰今御史持法稍與古異古謂官和失德不奉六條檢察部內者得以糾之猶時一乘傳稱使者今旣歲遣而政之小大無不綜焉其重不以甚乎漢以前命御史監郡其行事畧無所紀若練綱斷擊有足稱者然爲文刻深郡國畏之威命幾如上矣其治雖小有益殆非綏靖和久不擾之謂乎

吳惠

吳惠者其父徙籍里中不勝惠年十七代徃役令楊隆奇之使從博士弟子學遂以進士論上爲行人使占城風於海幾溺危甚舟虞懼不知所出惠喻以無恐力爲備且禱焉而風稍定迄以無敗還自衛見制地者或頗夫征不獲時歛輒寓其稅土著而流者漸衆則征亦愈困不若爲上言蠲之西戎底貢悉由陝服來者益衆皆賈人竊私其利外國且餽饗不繼又以起釁而贖吾邊邑請令其酋入朝而止其餘境上待遂省供億無算遷守桂林義寧蠻爲不靖薦亂我邊鄙部使者議發兵殪之惠謂裔土之人未

有知實蠢動無亦惟是訓定之而何遽以兵爲旣撫
納之矣武岡有訖者復聲言義寧相與首尾楊文伯
等遂自列言所以蒙宥恩甚深胡敢通叛人勢遂解
在象郡凡十年所威愛並洽遷守參政廣右柳慶夷
竄我間薄城兵適盡出惟率門馬者夜砍其壘獲首
虜百遂驚遁洗氏女已字人聞其暴不欲行乃詭言
造妖惡語王者爲重効惠得其情立釋之亡何致其
仕歸雅好書有所論著子鳴翰亦名能文

贊曰光祿嘗語余海之利害也不謂經途遠邇卽王
者無外鎮撫四夷豈有所拒不臣哉然銜命而使良

不易惠履險如夷卽其膽決不可量乃非使旨有所陳守便宜不肯讓事馬所爲巽懦者迨守封疆提桴鼓戰陳能勇顧豈儒生坐談者哉或言其縱恣任數無愆愿意在官少潔廉之稱豈具區故善貨耶誠有之亦烏害其爲濟治才也

盛景

盛景者長洲人一日宋盛度之後景皇帝時任御史出按山東匹乘馬數時穀比不大登馬爲耗景曰昔管氏筴守高下歲三分使民不失本事而沃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輕重與天下相准今豈不能

哉故自景之視牧也馬爲繁滋又按嶺外值黃鵠養
亂後所在凋敝爲披荆榛立制度所下令寬簡不專
以惡用而人畏之甚瀧水賊又起卽策馬至其所諭
以德意語頗厲賊齟舌不敢動遂降之使還言撫臣
揭稽事頗過失用事者意會 內苑以翠被飭餘艘
張水嬉景率諫官爭之其語盡 上赫怒召之入將
皆與杖景伏陛呼云 陛下聞古有殺諫臣者未聞
有杖殺臣可耳無與諸人 上益怒久之竟叱出明
日盡逐遣之景爲古田史天順初稍遷知龍江旱蘊
隆禱而雨曰縣素無污池不爲備天時可徒恃哉教

民潔治若干所遂饗其利無窮盜趙鐸等美兵標掠歷郡邑晁佐擊賊戰甚力迄平之進守叙州戎夷荐作叙在山藪間屢不靖晁戰數勝又與督將期共攻之前已遇而敗晁在後突之申孫之矢著於兩耳益奮擊不肖退賊忽驚衆亂復進乘之遂大克使者方列上功狀晁以創甚遽謝歸後 爾書勞晁金綺卽家拜命

贊曰晁爲吏近苛然持法不貸能舉操彈至犯顏色蒙梓詈摧辱猶抗言矯矯其氣不少暴也乎乃縣道佐官猶爲盡其力崎嶇谷壑山澤之間與士伍同勞

佚親介胄面夷不避奉職可謂無負若其馮氣而驕
荷已重而行上不休見笑於佞溺可謂苦矣而不自
知其失見畏於貪得而權竭於多取居復獲譏於時
庸亦才之過也乎

劉昌

劉昌者生有異資讀書數行下一過不遺成童時與
諸老先生試通諸老先生人人目之卽奏上都試者
謂爲諸老先生言已而知爲昌大驚由是名遂傾以
進士論上以告還益事學誦博通諸家書 景泰初
授主事虞衡與張節之同被選以史事復有沮者改

都水選按察河南視掌故文學卽諸掌故復薦昌宜侍帷幄蒙親近必能有所啟沃不當與外者不報進參政廣東歸卒昌矜抗自意無所推與微爲寡恩弘農氏卽其甥遇之不甚異所著文深厚猶未離其質在豫索遺逸金石作中州文表名其書爲臺者五又爲雜說叙論所見聞爲郡志并倣蕭儼載明以來文未成

贊曰吳爲文者代變昌乃授之季廸而弘農復授之昌皆好學不倦至廢其仕專攻之意良苦而非以爲名隨所肆各極其力質未開渾厚有餘雖尙沿近代

不至乎盛亦斐然可觀邇乃至以謁請事王公大人
初未窺門闕而已志在名高若爲樹赤幟焉皆欺世
而罔之取虛譽矣可勝罪哉余爲校飾厥文亦頗有
傳者故昌之業不墜

劉珏

劉珏者長洲人況守時辟爲掾辭願就博士弟子學
況嘉焉俾誦業遂得仕守主刑曹事丞董坐重劾讞
之潛以貨入珏曰吾嫌欲辨之今比自實矣卽論當
遷按察山西晉壤爨無蓄聚教之墾田人稍知務力
穡已亡何乞歸他縣受賊見法以珏與使者習請焉

珏曰爲長吏不以民爲事至以賄聞尚可使污吾耳
亟去家故狹小耳姊嫠而有嬰孺迎養之并爲置田
宅母癯親吮之孝友孚於閭族其持已潔嚴與人也
惠而不可干以私好學不倦工爲詩書跡繪素皆善
故時者俗猶質惇無游揚爲聲譽者士亦無出疆謁
請若今縱橫於衢而爲文學者反借以輕重 若珏
抗以清貞遇意所至尚羊自放林壑當途者敬焉過
門常十餘車有所咨詢輒不敢對蓋其篤慎云

贊曰珏以才著而行已尤無愧其尚德也哉藝誠有
絕人者然所以重夫豈徒與珏旣仕不竟所爲家居

者久之學士大夫聞其名若不得見焉設令藉曹丘
輩爲唇舌不爲辱此寧能令至今慕其流風也

吳凱

吳凱者崑山人幼失父養母以孝聞嘗以役徵邑有
賢令芮翀凱自陳欲學令立免之遣從博士游始仕
主事刑部易上盜二一已燬一病所連六人凱恐并
死無從質謹療之後乃得真盜釋所妄指者未幾以
母老乞歸凱公方介立有行義鄉閭化之御史大夫
李秉薦之謂凱不宜棄置不用者葉盛尤重其人可
作式後進家居者四十年履操既敦遠近所望卒私

謚爲貞孝子愈亦矜廉強毅繼爲士曹刑名比詳善於爰書且獄上視其文辭無不驚司寇遂倚書獄且薦其才行乃出守叙叙在蠻夷中不知有漢官威儀愈聲實甚竦得民夷心蠻鰲以馬湖叛方徵發討之愈遣卒偵其動靜用計取之卒不煩兵而服後復以撫之失道致亂再命愈往喻之卽自歸遷參政卒贊曰凱父子爲吏皆善理人雖至二千石而家不益富由凱垂風蚤自引退不以仕爲急遠矣夫與彼蒲心戚醜求益者異矣

孫瓊

張和

孫瓊者本長洲陸氏子後贅崑山孫氏遂從其姓仕
刑曹時尉門達方倖縱其下株逮人以飛耳目幾察
非常事下瓊者多得平反闕牛玉養子坐姦利事瓊
持之不少貸或勸之數與權貴忤不虞爲患耶瓊謝
曰知且憾深然欲盡節官下寧顧哉已而竟以事有
連謫譴成化初復起遽謝歸家故貧無所營恬然而
已居甚隘絕其苦體約卷矯以立名方罷時年尚強
利榮在前能自遠所著書十卷子裕亦舉進士

張和者崑山人幼以能淹誦名亦善著文舉進士遂
予告辟都試豫章爲曹郎復以著記召出按察制以

卒節之抗直有操立不汲汲於進權倖門跡未嘗及才見推一時無所交納弟穆與同被推擇至參政贊曰仕者善依和承迎非必自其意見榮爵利勢恐失之故於人雖已內心不欲必陽浮慕之不敢幾微見於色而況敢顯然忤權貴乎卽瓊治獄所爭必大體不游意法之外有所寬假向背和內行脩恬於欲豈有所感而興耶大抵執已立於獨無所阿彼巧宦不能甄志動懼異矣夫

祝顥

祝顥者長洲人正統初舉進士時 詔奄尹察舉四

人備法從召入試不肖就而出乃選授給事刑科素
通達國體朝章多所糾正而未嘗索細碎事務苛察
上嘗令按行所立寺稍毀除之奄或庇浮屠以請
顥卽先令撤去不爲奪土木之役適居憂 景皇帝
以都御史召不奉詔除服遷叅議山西晉壤瘠加以
兵後益空竭徙遷者衆而征輸故繁顥鳩繕安集綏
緝固和阜財求厚給贍爲法詳公私賴之濟久之不
他授進秩叅政又以比邊郡少文民不知義爲博延
儒生教導臨汾陽曲故有更老象猶左衽立爲更之
皋陶里於洪洞爲表其墓且飾其里名士師又祠裴

晉公趙忠簡聞喜程先生熙澤州擇子弟教之隨其才習法律詩書不強所不能曰異時者可措之用遂各有所成才大小佚興矣人德顥善誘咸父母師保之顥既明習法令多作輕劾遇有冤輒爲平反汾州人竊爲妖僭稱號乃檄縣道祭之而自馳賊所擒十六人餘以脅從弗問其所攀引且千餘人部使者議弗以逆聞是爲沉命聞則獲止數人其所當名捕者衆奈何乎顥力請作奏但言此十六人者應坐彼雖連染未動何以入之竟報當如所上崞縣囚七人御史訊已服二人嘆息顥鞠得實以語御史御史不聽

因謝顯襄陵人子贅僭既復生子而死僭育之長而
爭分訟累年不決顯按之曰僭字孤義也而專財久
雖賈益饒而業由婦翁于法不當捨若何僭乃伏罪
孤亦泣謂所爲爭者不平彼旣已引咎復何較哉遂
相與推讓顯慰遣之皆感泣去絳之俠睚眦有獨成
者廉而詆之罪每駐車勞問民夾道擁觀不能行又
七年謝歸任之久亦他時未有也與徐武功劉珏杜
瓊日相與游而最後卒孫允明別見曾孫續仕給事
官至布政所至有聲性仁厚卽之溫溫而操尚存焉
贊曰士生以時其成也亦異若 英皇帝時羣才出

馬皆渾厚不佻以誠長者處官非獨政俗尚淳質實
實効自其性習所見無非敦已植行忠恕爲務若顯
者予聞知長老言其養孤嫂繼絕存亡撫接教誘義
恩兼有馬在方岳則有功德於民平居好學不厭退
與二三君遊又皆弘道厚倫成禮化一時之盛遠乎
哉

陸景 顧昌

陸景者太倉人天順間爲郎刑部以繫繫者旣桎梏之
鼠嚙焉爲置狸後乃蒙其利尤善造請不問寒暑者客
相過無問所從與飲食結歡而去其個儻類陳孟公

家故無餘貲而問遺交際不缺送往迎來既不暇而
曹事亦無廢遷參政以讒替

顧昌正統間以掌故爲淮王長史已而遷都尉思
恩昌性剛峻務在脩潔與人造次無所通久益不見
其懈有所過雖遠必徒返未嘗就人食時有論著亦
要歸於節介

贊曰昔趙禹謝絕知交而鄭當時請諸公皆徧其行
意不同而皆以名孟昭在劇曹而所游乃無擇日酣
飲然不至通輕俠昌狷介於取予無所苟可謂孤立
卽二者則昌爲寡失爲孟昭者有人矣哉而蹈輕薄

事游媚誰階之也

徐瑄

徐瑄者嘉定人正統間爲御史出按蜀不以風厲殺人又按嶺外遷都御史守邊延綏治兵畢日不戮一人而衆無敢譁平居遠斥候廣間謀虜謀動悉皆知嘗入寇孛羅池溝迎戰克之又入金鷄峪雙海子諸屯預設伏要遮擊敗之捷上 璽書加勞亡何乞歸子嘒少則謹約不敢有所藉成化間主事刑部卽善書獄如老吏務盡隱幽然不以深文詆人罪司寇太原周公特深許之除叅議楚主餽餉爲正事典稽愼

新舊出納自其手實不重煩而不可爲僞嘗述職曹
令吏對簿遂自免歸居平友悌日與賓客飲無所治
家生

贊曰瑄舉憲不倚法而削在邊有威惠未竟其用嘑
善負荷克承先業著績於外仍父子俱退優游以終
斯亦海涵壤裔能自奮者矣

顧瞻

夏璣

顧瞻字敬顧於吳爲著姓父巽永樂中進士以疾不
就吏瞻正統間爲庶吉士久之授行人蒲一考乃用
薦爲御史治鹽筴山東已又復使值歲饑爲停其法

有所施舍而人亦不敢犯議獄緩死以佐荒政時太保王文爲御史大夫數稱之蒲當代民乞田從之遷按察閩免又爲守贛洞穴氓獷時出剽郡多匿不以聞雖以爲是不一懲而云撫愈驕之荐蚕食我何計之有乃倡言用兵事迄平之 詔賜以金綺雖才長於爲理人不能欺子餘慶旣亦以進士起家故蚤自謝免居久之卒自入官凡六十年從容進退有可稱矣時又有崇明顧謚者仕刑部郎亦以不說衆蚤自免

夏璣者崑山人爲應城令有治劇名調大庾入爲御

史按軍實浙其所藉爲士必簡無濫亡何謝歸以孝
養稱於世少善飲母戒之卽止絕及喪之尤如禮四
十年不造公府謁兄弟三人友愛甚至勤身薄奉已
絕其分少有無是同終其世不異居也

贊曰書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信哉君子之節慎
於出處也若睢盤桓久之不調與夫出入三肅銳於
進取者多乎哉而璣又蚤謝謁苟無忠謀便計補民
益主何徒干祿爲也士於利榮稍能自抑非內量已
殆亦時哉其用晦乎

陸容

陸容字文量少治掌故業而誦學諸經兼通之人謂
何多學爲取青紫顧在此耶容笑謂吾自求通經非
有他慕與張亨父汪昂儀善業與中尤器之成化間
爲主事驗封又歷職方武庫當慮急我封事日三四
上等書方畧累數千言皆其手出而動中事宜西域
貢異獸至嘉峪乞遣使以兵迎之容言獸非其土性
不畜且上方罷獻而何以迎爲庸不取遠夷侮也
交人廸屢未靜議聲兵討之容言不當窮遠畧且久
臣服未敢顯叛我而遽加之兵險遠豈謀於萬全者
哉時以爲然錦衣今之肘掖韋映者凶狡方倖用言

者不得已罷之又謀以告反者復幾幸容言於尚書
疏上竟論死而被誣汚者皆得釋往告變者賞重故
妄詆以妖惡言輒坐容請分別之無滋濫自後告者
乃表有倚中貴人求將者執不下乃言之 上召面
諭旨容對以西南夷重地將非其人啓釁生患怨結
於夷異時者臣不敢任其咎事竟止容以小臣抗言
在廷爲聳已而復有所欲用二人都督者容益持不
與言都督今之大將必有功後授彼何者遠取請亂
法擅命以私市此而不懲何以杜倖門正威罰 上
從之遂著爲令他所論國馬與穀籍輕重設版法致

民田牧又陳事四及選衛卒益貢之皆經國大者遷
叅政浙部其所發姦如神又列便宜十餘事上之悉
見從以計入論漕渠利害語侵時貴益取忤遂罷免
容素有當世志其所守官無不竭盡有可益國便計
卽未能行必疏計之事親孝疾則累月不解衣夜嘗
醉歸毋不樂遂終身節之持服不離所廬頭步居凝
然無喜愠色若不可親而與人則深相恤嗜書多所
博綜亦時有所著若式齊菽園州志兵錄諸書有傳
者

贊曰文量侃侃謀國竭忠其論將也必才武而功多

者乃授寄請依附痛裁之法除道穴左右一以正格
之 上亦數聰明矣哉適時之盛乃能以小官數盡
言容下守法豈易得也雖未竟其用然所論議錯施
有可觀哉若今媿媿小謹視當時激直如彼愧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四

劉鳳

吳寬

吳寬字原博長洲人未弱冠從博士游雖名一經喜博涉兼通之日覽記諸家書數千言時著文雄鬱獨高之屢試誦通輒不在異等久之乃升國學時張弼下華皆負氣一見不覺折下徐有貞重其器量曰必當起佐王爲貞臣顧以數上不就欲謝罷使者陳賢敦勸乃往遂舉進士第一授脩撰侍 孝皇帝東宮

紀錄彙編卷一百八

吳祥寧

元

紀錄彙編卷一百八

一

吳神尊

元

其所匡益日新輔翼 聖德實有賴以脩 憲宗書
成進學士至少宰掌綸誥仍侍 武皇帝幼學以會
典成進位宗伯既再居審喻德行之任以禮樂交脩
內外弼成 元良當世榮之遇講學少間疏 上曰
東朝於學自風雨之不時寒暑休暇歲不過一二月
日又不過數刻況又有間之者古八歲始就外傳欲
其近師保朝夕習業衆庶且然而况奉神靈之統者
乎借令誦習於內何若御講席延見儒臣訪咨弘益
也 太皇太后方議升祔禮未有定爲引闕宮詩姜
嫫祭於別廟春秋考仲子之官明惠公不得私其母

未嘗祔也宋雖有並祔者作而不經豈足法哉從之
又議元吳澄祀於學云禮所謂命有司行事祭先師
先聖者以有功於經者稱師焉故別言先聖謂不責
其全也若楊雄馬融皆於經有功得祀焉則澄何可
廢也寬之學無不考而能折衷以意於經制損益辨
而加之敏性恬於榮進人或謂之淹而每拜命深執
謙讓自其心非矯爲名衆望寬爲政久而竟未及用
雖在表署暇治園日游焉賓客過命之賦詠益厭厭
洽也年甫及數引疾乞罷上不許亡何卒重爲憫
塲所以飭終禮有加等寬爲德也崇天下重其人至

今思之然莫錄其行起居狀略嘗詢故老言其於平生交真能死生之賀恩與同鄉賦止所寓卒遂喪之何耕者嘗與游弟坐逋稅耕罷樂會令歸使者牟俸方爲虐卽捕箠楚之寬傾橐裝且貸請爲之償下士不問賢不肖及幼少皆爲折節若沈周輩與伸布衣交士因寬得名者衆人以志銘請未嘗却故因獲附以傳所著書皆行於時

贊曰吳公當熙洽時以醇德居輔佐贊翊朝夕謨明弼直公顯百世其度固有異哉方其困厄時人謂公戚何以彼其才而令久悒悒乃不以約有所詘及侍

累朝次當遷人或先之公不以爲濡滯也當進對每辭避此其誠讓有師師風古之人乎不可得而見之矣若其學尤達於經術議必奉以從無所阿曲其格正爲多而一時禮樂制度彬彬質有文武焉可謂盛極固多君子哉咸以純質敦厚濟穆穆之治休哉 國家文明之會也

孔鏞

孔鏞者長洲人家本闕里父友諒永樂間庶吉士爲令雙流人陋不知學諒教之詩書選秀儁親爲講授自是始有籍於朝仕至通顯者鄰有寇逸境上自行掩之悉得計上對簿功最 上復策之對又善令入

侍未久卒鏞以景泰間進士初爲連山令故越在榛莽寓治他所爲剪荆棘立邑屋招懷綏集使治耕稼務以靖之境因漸闢道路無壅遷守高州高亦數中夷寇鏞至卽發其子弟率厲之躬自行奮擊摧鋒所向輒奔斬捕首虜五百餘并得所掠民四百五十人降其衆萬餘劇賊鄧公長復合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所猝無兵度已亟乃單騎往喻賊駭挺刃夾道欲恐脅之鏞故徐行抵其所下馬據中坐極言利害令解散卽爲良民何阻兵勞苦爲酋長尚恣睢未有降意鏞徧歷其壘曉以無爲惑誤不得安田里從容歸

夜漏已深城中疑以沒賊望見公來大驚及晨自歸者萬茵長知衆散乃亦請命餘寇在雷游魚博白相繼破降之使者上其功遷按察廣東仍守其地以憂歸州人祠之復以御史大夫撫貴州貴尤在鬼方有曰溪刺者刺勇而溪善爲兵爲訃甚且以賄交諸福惡吏時調我動靜爲持其構鏞欲詢諸將知不可乃之清平擇所部可用者王通優假之且問以所急通以他語對乃屏人詰以與溪通狀通猝愕引伏謝曰死罪有之然言之恐不能濟則齧齧首事者墳墓矣雖公庸不傷威重哉鏞曰何至是遂悉言所以且曰

若通無能爲必得曾瑞乃可此兩人者溪所信可劫之伏鏞秘之他日者曰吾欲使行徼誰可者乃以命會曾入謝謂之曰爾何得通賊會懼不敢對曰無恐第爲我謀會引瑞瑞對亦略言溪刺不易制者鏞曰徒爲我使其出吾自取之瑞乃往見溪溪迎問以新將若何審計策瑞曰易與耳不足患今者來見道旁捷穹然巨試以牛往鬪溪喜欲得之瑞卽邀與行又言夢恐非祥使卜卜又不吉頗懼瑞詭言夢惡得吉且刺以男聞今不行豈怯耶刺乃奮勵行遇曾以衆警道上瑞言曾新被命宜謁之且請去佩刀爲禮溪

刺見曾曾侔曰你素謹事我今我行部爾何不親掃
除具供張而敢易視者溪刺以狎不虞有他曾遽麾
兵擒之猶手格傷數人以獻磔之境上蠻惕息不敢
動召爲少司空卒富陽鑄重厚少文其功在西南夷
爲多忠誠體國知無不爲而未嘗自列行事具在所
報牘每載以從卽所爲爰書皆吏議稱平者亦以是
無傳焉

贊曰韶文質謹以忠信明察之長稱至所建立乃赫
赫有武烈焉故時者吏必盡其職不敢飾情妄有希
慕卽鑄始終於外從事蠻貊忠誠不欺其志而有謀

策倚神靈奉威命故能制其死使輯寧無患可謂封疆之臣公篤之慮然不置之內者亦因所長用之不能庸令久爲軍有司掌誥禁達險易死行間耶

程宗

程宗者常熟人成化間仕主事至御史大夫時相安賄於猛密欲使劉職方往辭宗方有限遂舉之視師雲南喻以意宗至咨之撫監使者吳誠宗言其不可狀宗怒曰內嫌此久正謂若不能任尙敢爾誠宗憂憤卒遂招罕美美輕之顧邀宗來撫不得已而往美益傲睨辭不遜隨唱之貨故時夷謁使者至廷伏不

敢起兵左右夾之至是宗乃延之坐遂爲請畫分地
世其官相安喜權宗至司空猛密故屬木邦叛之自
立西南夷不平以兵相攻久不靖 敬皇帝時斥宗
贊曰宗以庸庸致位顯榮無足言者特已命使出疆
得專斷不俟報而西南事乃從中制貪者兆釁數年
所殘傷不勝計且使輕中國恣其桀傲決夷夏防慎
哉後所以馭荒服其無以浚利之臣也

徐恪

徐恪字公肅成化時以葉盛薦爲給事所上言簡質
可循而行出叅議楚歲荒行流民荆襄舉刺郡邑吏

二千石勞來有意九年始移河南 徽王自辟署恪
謂不應令阻之 王怒上言恪 上更直之 詔謂
恪守文吏何害王其勉自愛者河徙汴有議徙封社
城許事下恪恪言不可者五乃止就拜都御史撫豫
司農以民所負輸不入遣使督之急恪言湮浸後尚
未蘇請俟其息許之漢上與鄖蜀之夔皆相去遠故
盜作屢不能治請別爲省下諸使者議恪獨持不可
遂罷而特命使者作監於鄖恪在豫每以義格正不
爲用事者所善有求又不應諧之 上知恪忠復使
蒞楚河南爲之罷市有司以帑金餘幾所治行恪愧

謂吾植行未耶何不能使人無薄已者楚聞恪當至
懼若更生適始建藩封使旁午於道壞鹽筴私其利
恪捕其下致之法貴倖愈不便恪共沮毀之 上益
知其誠直進少司空不由外論上衆驚焉恪遂力辭
云初未嘗敢以調要 上又謝絕知交孤立任一意
欲有橋正拂違何自而蒙拔擢似有阿附者 上爲
喻所以用之意乃受命其姪工慎惜財費諸所繕治
勾計詳密百工節力比材不使失秩裁抑不急權勢
有所干峻拒之滋不悅恪累以年及請不得滿六載
考上疾作 賜安車歸言者猶數言恪敦重守正可

屬大事欲起之會卒自以受 上非常眷不有靡躬
竭節何以稱塞已負無可言戒其家慎勿以追贖請
者生平慕魏公驥簡素渾厚無幾微間故功名畧與
相比其介廉自性植善爲奏每疏白事皆曲而致纖
細具如相對語在外度力所及無不爲遇裁異必力
陳所以消彌指切時弊未嘗有所畏不盡

贊曰恪儀觀甚美偉丈夫哉其所守乃不可奪不以
文學議論長而遇事是非蚤起以一言立斷推誠體
國公諒之有焉雖數忤時遇 明主知讒不行得以
肆所爲固亦以見 憲 孝間得人盛無不侃侃

闇謀議可否中外相應越有成蹟豈偶然哉

李應禎

李應禎者長洲人一名甡又名維熊與弟應祥孿生少好學尤警絕多通景泰間選於鄉中貴人牛玉欲使教諸闈要祭酒必致之避不往已而授中書中書故待 詔殿廷有所供方牘或非其人雅不樂乞爲掌故不許適命爲浮屠書疏言爲天下有九經未有以浮屠者大忤幸 上明仁薄其責乞省毋歸竟罷中書遷南曹郎未上久之始拜職方遷尚璽蒲一考進太僕亡何遽謝免當其爲中書時郊祀禮成宴群

臣奏以中書載筆有所紀舊班給事御史前宜復雖不能從衆躋之襄楚流民所在滿議方逐之又言民有居久長子孫者因爲土斷立郡邑撫之耳此前代事不遵不慮將復爲羅尚耶卒如其畫使至湘中念吳雲尚書死殉節壑江夏爲訪其後述揚顯之禎體貌嚴峻衣冠甚偉而煦煦仁愛推轂後進成就之惟恐不至嘗與交雖甚疎必恤其匱危貼始終之季弟早卒養其孤又厚分與親戚貧者家故狹小卒之日殆無以葬其書學柳公權人多購之所著有范菴集贊曰應禎嗃嗃矜嚴有威人望而敬之賢乎哉其爲

中書也與諸待詔者雜處諸待詔卽默不敢出氣獨能有所獻替爭事體格正之義後得藉以爲口實謂官無以卑旣備肘掖而忘所事徒請大官粟爲其出在外與居里中遠近慕之行義猶有足稱者矣

章恪 陸鈇

章恪字韶鳳章珪子也恪爲郎刑部諸以訟自言者推至誠待之人無敢匿其情稱善爲獄遷按察嶺南行海徼有琉球使人市易他國風於境上海有司執焉欲以爲戮上其功恪不可疏言夷素服從不能恤其患而因可助天爲虐卒資遣之再領雲南符緬夷

反覆綏之誠信遂皆歸心已乃入爲光祿南京又移大理無何乞歸恪陟颺中外更五十年再至九卿其功名亞於吳訥而齷似之

陸欽者崑山人以進士第二人官編脩預史事侍

孝皇帝東宮以經義日陳之善開導其所啓沃功多論說皆見聽納甚歡相得及嗣位進太常日侍帷幄益親忽被疾乞歸遂卒所以追卹良厚欽性沉嚴寡言笑嗜學亦工爲文自矜高人無能當其意故或目之隘所著書長於春秋當時有傳者

贊曰章恪之始由治獄史遭時執已不失法理用以

寬平得稱其爲士越在徽外將我王度夷裔往來軫
其行李後乃益崇久於官寺惟是忠誠迄無咎耻鈇
興自儒竊徼以名抗已甚驕謂人不能輔養弼匡方
藉經術未及有所發明得謝爲倖獲福已盈

姜昂

姜昂字恒頰太倉人成化間爲棗強令清淨不擾庭
中常寂無譁雀俯而窺人稱爲仁令召爲御史論方
士李孜省被杖已而遷守河南一月縣令自解去者
三四人吏民傳相敕厲無敢犯鞭箠懸而不用暇則
喜讀書終日宴然俄乞近地就養得移寧波人素聞

其風不勞而治秩滿不遷遂不上考徑歸卧久之進
參政福建辭不赴疏請養數年卒昂廉厲於去就尤
慎平居惟蔬食糲梁之飯家人不堪至于弟學書削
方不得用縣官物賓客過從未嘗爲設雖筮器餽亦
不輕也其有請寄一切無所假故時稱介焉子龍舉
進士倣儻宏諒濟以寬衍官按察所至流連山澤誘
接後進亦好讀書稱博稽楊慎嘗與交有文學名
贊曰侈縱之慝其弊所害傷於何不及約厲之過徑
而寡失若昂者足已自恃矜奮絕俗無侵然諾雖不
能合於時取尊顯然視藉位勢招致喜游子弟張陳

黨援而卒被輕媿名亦旋踵敗昂不外交矜謝絕專
一意乃後蒙其福遠哉可謂貞一矣

楊昇 朱棣

楊昇字起同吳縣人弘治間以進士爲庶吉士除給
事慨以論議弼違爲任會上方詔海內直言無隱
昇隨事有所規益奉使遼碣素羸以勞悴得疾值奔
母喪卒婦孕且未產已而得子伊志能續父業累官
御史大夫志初爲刑部郎視獄閩流矜慈恩閩隸多
所全及爲方岳煦煦稱慈仁嘗爲子言仕無失長者
家兒意爲難即使介藤才用白黑竟何辨又云嘗授

之君謙語云爲恬退誰相推引者此可觀世也

朱栻者岷山人成化間令蕭山其賦於民也平人人自謂得其所使者遂下其法以爲縣道式尋召拜御史所上章疏皆救匡闕違敦重持大體不爲峭刻然風裁特著於時亡何卒

贊曰語云事以蚤知功以夙敗所出實爲名高而未暇爲他計一不得逞則俚賴無復之而悲愁以死其遂得志肆所爲而又以內熱攻之不久而死等死耳而二者之得失何以辨乎若昇稱奉職死官下可耳未爲遽而後乃食其報栻亦奮不顧身欲有所効之

而未竟其業要之皆自喜不媿媿欲速好進雖趣奚憾焉

枚倫 吳絀

枚倫字彥常正統間主事刑部天順季年乞歸養久爲郎官雍容而已無躁競心時賢之故疏上其名薦達之屢不已至成化中始復起南刑曹持以寬仁多所全捨俄拜叅議湖廣王守祠祠事故簡益務清淨數引方士治道術者與脩習道守引辟穀長年方遂無意仕進投版歸

吳絀者成化間爲郎刑部靜嘿無外交書獄辭務在

寬全之未嘗作重劾按人且畏慎言不出口爲法吏
千八年始遷叅議貴州貴又絕遠未嘗以爲淹也弘
治中入 賀至燕卒旅次

贊曰仕者之希慕貴榮急進取自非其情亦勢不得
不然其有度不任則讓能而處其下耳至無所謂而
優游卒歲久之不調此非恬然有廉靜無求之操烏
能爾耶若倫者寬和有恒奉已約清於通塞之間無
所繫各稱可與立豈虛乎哉緜之靜退不矜含垢爲
量兩人行已有相類者而卒之落落於時固亦其效
與雖質謹無文與彼佞令者異矣

瞿俊 陳琦

瞿俊者常熟人令崇仁廉愛不受請寄召入爲御史
出按嶺外及滇持法不貸錯直清而闕以惠不辜滇
與交夷壤接數不靖以柱後惠文彈壓之遂皆率以
聽又奉 詔慮囚所寬宥甚衆持服歸復起掌讞獄
尤以敬慎稱 上又勅令視徼上按軍實蒐乘簡士
大稱 旨遷按察嶺南故珍貨所出抗以介嚴一無
染見有瀆汚者面誚讓之人益不堪當上計遂徑歸
使者數薦於 朝促上道不行性方而毅寡所合卒
之日至無以葬亦有所著書

陳琦字粹之本以醫占籍成化間爲士師屬善書獄不遊意法之外遷按察豫章務禁絕謁請其行部惟飲水齧乾糲茹苦人不堪遂以嚴見彈世家子占陂澤田者無所下水琦知之卽日至其下決疏之還陂於官風裁傾一時遷蒞貴州寇亂方作琦秉城爲備且素無可恃徒作厲士氣死生之憂勞尤劇里有儒生格過人被殺官執所過者坐之琦曰安有殺人自置於門不避耶訊果誣使者按尺籍引平民伍之又爲力爭令自首實而出者更衆值當上計大獎羣吏與考錮水者適在位乃罷琦歸而蕭然一室無以朝

夕部使者知其貧月廩於公三石南州人過者猶望其閭拜焉

贊曰士盡節所守豈暇自爲謀哉故苦體清身厲志不侵污而後能蒞官行法人不得干以私俊與琦皆起諸生爲法吏至方岳而家故益貧豈非自其衷有執不以富貴易其趣然乎近乃仕未久而富遂傾閭里專以惡治所謂吏以贓敗後思其功當復起無以不任職耶然所取舍抑又不逮是矣何足論爲

劉纓

劉纓者本清江人宋學士敞之後隸籍吳成化間爲

武陵令其按事卽如老吏有以賦籍於里而亡粟者
罪抵死爲書其牘守視不謹非侵也傳輕劾使者深
以爲無害起復爲滕縣益明習法令婦以罌至瓜所
者有挑之不得誣以盜令以罌與瓜俾告者負負一
瓜輒墮乃伏罪召爲御史出按閩訊獄所平反者甚
衆民有刳股於母所嫁者父有司上其孝書下出母
恩已殺而况爲所嫁者傷遺體得不罪幸矣關市挾
輕重以私洩其利外國以爲虧國體禁楚之尉有陰
養士卒橫畜他計者掩以從戮得無變其發姦如此
往奄孺多取閩隸乃市良家子纍數百爲馳往閩遣

之人尤感其惠任御史蒲三考值權貴方擅命有所
侵傷在 廷無敢出氣獨持論依於正時出於從容
規諷以逆折其萌讞獄以寃侵成之者卽爲覆出之
亦不至大忤也已而擢太僕進都御史撫蜀蜀故險
遠外與夷壤相錯釁易構往未嘗徧至也卽叱馭驅
之在所爲宣 上恩逮之當奉職貢無從逸也俄與
告歸又以薦者言其治蜀狀不宜久使閒者遂再往
蒞諸番方潰橫出爲盜虐境上乃親勸以兵威服之
爲方畧捕首虜千餘且安輯其逋逃捷聞有 詔

旌功焉橫梁道蒲江廢關皆要害爲設監守邊鄙始

安會逆瑾召諸撫監以例罷至秋復奉命臨楚又以在蜀開瘳抵荆道避峽險不先白也怒瑾逮使置對一時爭爲之言得釋荆王有所誣守臣遣法吏卽訊又爲辨得輕論進南京大理卿召爲侍郎兵部民有應募爲兵者欲廩食之議謂廩則籍於公不得釋彼以義奮一時而遂謫戍之耶乃罷給進司寇及一考遂力請歸所以加恩良厚居久之年已耄少年爲尹者侮之甚人頗憤不以介也故尤以度稱亡何卒孫瑛進士第二人爲編脩

贊曰士能弘功業濟時變權不可繫卒成遂之所臣

益政俗底寧邦域爲利無窮豈與夫坐談者高議三代而不親事徒以空文見乎纓當正德間諸貴用事貞不絕俗和而能立久於其位踐常伯尊用於朝陰行善使從之不覺爲惠利多矣其後能無被之哉

劉杲

劉杲字世熙文恭公再從孫以進士爲郎刑部其詳讞能稽愼之故事諸曹所決獄必過廷尉又聽之乃制刑其所書辭以所上多寡爲考任久之書下者不一故得遷大理丞中法調外歷按察典藩方其在豫章也選士得廣信夏言迄爲相力請休 詔進都

紀錄彙編卷一百八

十六

元

御史賜歸實異數也歸而抗其法宗人故合族以食極於盛公爲郎時嘗病亟自以爲未也後且當受其福故卒自愈所取夏相亦數致問子燭舉進士至太守汀州而燭子璧亦進士仲子琛之子倬舉進士今爲御史

贊曰自昔保姓受氏守其宗祊數十世無失墜其先必乘神靈有功烈篤不忘故能受寵祿屢有發聞富貴福澤燕及子孫豈虛乎哉御史大夫公立於朝風節矯矯雖其事不槩見卽其後乃熾昌非能迪爲世祿之家率先惠綏之然乎故曰禍福無常歸於有德

者也夫

陸完

陸完者長洲人自爲博士弟子以羣擊爲妖惑者方士撫監使者王公恕奇之力爲奏得免歷官至司馬時寇起山東諸郡遂靡潰不可遏稍至畿甸縱橫殆徧遣將在外者遇之輒劔乃命完討焉建大將旗鼓從中下秣馬蓐食晝夜馳至臨清調集守邊吏士跡射飲飛騎四出掩之屢戰皆捷在河南明都御史彭澤在淮則張縉或倚之或角之賊旣敗竄復散逸楚晉之郊無不警雖斬捕幾盡已復集俟間則突至破

城邑殘掠自如幾成變乃廣間諜遠斥候跡所向以兵隨之勢始大蹙奔而南有詔完追之至楊賊於江乘艦上下諸屯皆自衛無敢出及兵大合掠無所得窮乃之通狼山謀遁入海值大風作顛覆者半遂圍之賊故不便水而狼山又四面絕卒滅之計是役大戰十二小戰數十斬首虜萬五千有奇完乃旋師加賞甚厚進位冢宰及逆濠事起追論完在司馬有所陳請衛兵下其議不能力言不當與雖從中復還之而完持兩端無大臣節逮下司空論減殊死謫戍故猶以功贖也竟卒泉州初完嘗夢至山曰大武乃

其死所也頗溺於玩好有黼筮議亦緣其子受賕不能訓也後籍於官

贊曰以儒生爲將馭之前耳遂削平亂階吳亦代有人焉已哉有貞定難於內雍盛之討夷皆不世功完固磊落有縱橫畧當賊起時跨數州地師亦屢北張皇甚而一旦承委寄決籌策指蹤諸將非其謀慮有絕人者則以能任職素知郡國道理要害山川險夷將之材武可用與否故一出而所向如拉朽枯其功名亦足多矣若其傲儻不羈公忠之節庸乃病諸不然恩威之命夫豈易乎

都穆

都穆字元敬本西濠里人善爲文嘗有所著撫使者於貴人所見之間爲誰譔因以薦俾隨計試在高等授主事禮部以奉使至秦中識其川嶽靈勝古建國形勢故宮遺壤爲西使記遷少卿太僕亡何乞歸性好游常徧及所在名山川所著書甚富然多說家者流其與游皆一時才俊楊君謙祝允明及淞王守仁皆與善故一時稱籍甚

贊曰文學多儻甚不自約勅故士奚貴文哉元敬和令有美望在朝閭閻多長者遊王新建以道爲任獨時時稱道之四方賢豪爭願交而元敬故未嘗藉爲

遊揚樹聲譽也所著書又具在論乃不甚高之豈非
以人重耶亦時者體未遒沿其故不適於變雖博敏
閱瞻猶未涉其涯如文何哉及徐禎卿爲偶儷流之
弊衰遂至於今爲名者極矣然豈數君子咎哉

楊循吉

楊循吉者元敬同里人少選於鄉肆於少胥與郡人
趙寬名皆擅多士已而寬先論上循吉次起家主事
禮部游諸王公間益有名然尚氣好競性執而污漸
不諧於時乃乞歸旣少年無復之惟玩弄文史自娛
自云讀書不善記又不能遠自引日愷愷然行已頗

近怪事皆類可笑所撰著亦時雜闡諸獨購書甚富
既性所嗜聞某所有異本卽夙夜求之亦是時有故
家傳藏之者今悉散佚閱其篇目索之多不得矣所
著遼金小史最善曰金山曰廬陽二志嘗手授余而
惟手鏡一書極爲博綜自昔類者不過繁則畧未有
若是要者文學韓愈氏似之而時有恢調若所善則
有明以來莫之先矣聞鄭司農言其嘗使子上書請
復建文年不報由 孝廟明聖也

贊曰吳以文命者自汝玉後至君謙盛矣夫沈雄以
渾厚未至於流越也其學蓋肆於不仕嗜之自其性

乃亦不以爲名務攻之不已故其遂微宏邈博通多
載稱達學命世視今之佻易者何如哉今惟急於名
且無所庸其力而遽謂能甚至以市也屬士大夫不
說學而好吠聲故使曹子得顛倒其間又何怪與

趙寬

趙寬字栗夫成化間禮部上所論士第一官主事刑
曹雖以文法佐吏爲治而意常嚮學是時同爲理者
華亭陳一夔同郡秦廷贊天台王存敬皆能詩與相
和甚懽相得也吳公寬王公鏊及君謙時相與賦每
有屬下筆不可了衆驚謂敏其所書獄辭多緣飾以

經義諸名爲文法者咸服稍遷按察浙察博士弟子
歲輒試第其行能差次之待推擢上
名能知人
明習故事意深厚善究宣禮化已乃遷廉察嶺外卒
贊曰吳公寬在位時善薦進文學故一時士爭自濯
磨其出於蘇者尤盛他所若寬與之謙皆以才爲所
愛而卒不私庇之栗夫在事無不若人而循次除未
嘗有所越卒未及登用而君謙亦以拓弛遽引退雖
欲自試無由自餘未嘗進一人也吳公於持法亦少
弘哉蓋亦僅僅奉已而已不及人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五

劉鳳

王鏊

王鏊者吳縣人父朝用令光化始少時父挾遊大胥
輒下筆不休人驚傳之傾一時葉公與中卽擬之王
忠肅翱奚元啓受業最久深自挹折下之歸試誦通
遂盡屈鄉之士計上咸第一故時者藉奏則士所業
王者必更之至是無能易一辭及對策或嫉之抑置
第三授編脩以經義侍 孝廟嘗幸後苑因講周書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

曾

文王不敢盤於游田 上爲悚然退召奄廣戒之曰
儒臣進說似嫌若等耳慎之屬大司馬請擇人諭德
行東宮者咸謂鰲允遂授之旣又以少宰薦復 命
佐銓以清簡稱虜方入陳所以禦之者八語微指權
倖相遷以災異乞免薦之自代 武皇帝初立惑弊
臣司徒韓文率諸大臣伏閣請黜遠佞邪消遣戾維
新厥服 上驚召相健遷等問何爲者而其黨岳亦
是文等議言我曹自當簡汰惟外廷所裁二相持之
力而奄榮又言 上於疏無不納獨八人者未忍遽
逐文對稍失次業入而事變相健與文等俱罷而鰲

以次入閣冢宰焦素附麗瑾得進瑾方以威虐士大夫且嚙韓深欲中之法并及健等釐爭得免又劉司馬大夏以舊怨及相一清以前按邊事皆將甘心焉相東陽數請告焦懦不任獨力持之故得無他異日者楊竟以計畫除瑾亦其善樹人也尚璽璿等三人忤瑾拳之正色言古者刑不上大夫奈何折辱至此乃得釋至議廢后禮尤稱名內旣難瑾又耻與焦列也戚然見於色瑾曰王先生何削甚因力丐歸瑾愈疑使幾伺惟以謝客贄無所通告始聽謝釐本嚴方當其時未可顯有所出故外不示同異而內有執陰

折其萌奪之爲多焦等憚之勢不竝立也旣以廉節爲名絕請謝居惟嗜書尤不好玩弄初請爲治第戒以務約及歸見之大非其意時游放山澤遜之具區士大夫過者欲謁不得留久之去性長論著而重於奪予時且多才凡所題目卽可徵信賴以傳者衆來乞言者亦未嘗不爲削牘也嘉靖初遣使存問疏請講學勤政契 上旨將就家拜未幾卒其書若春秋詞命等多有載者季子延陵以任爲中書蘊藉能嗣其父文人謂流風不墮

贊曰今海內業博士弟子者皆誦法王先生言亦淺

矣知王先生也吳自有明以來傳者數家言吳文定公於經術頗究明旨向濟之尤邃深於學能斷大事文不離始之質典而裁莊以有體往者靡未振乃微加蹈厲尚左氏遷史沈雄之氣自是一開蓋漸趨於變矣詩亦溫麗善發卻以才勝王新建乃獨取其論性書謂於道有得者益弘德間文學鬱興學士大夫燁燁流風聲獨依以爲重尤善知人其推轂後進如將不及故一時向風士爭奮者咸自其力哉功業雖未竟能輕富貴蚤自退不以寵榮矜雖在華要泊如也輔當世之治垂顯名吳亦世有人焉至望實皆茂

詩曰吉甫作頌穆如清風豈其庶幾乎

毛澄

毛澄字顯清太倉人少舉於鄉值父喪未上既乃以
進士第一人官脩撰預試郡國所上士著作內庭侍
帷幄與告歸適大父蒲百歲里中賀羊酒謂不常有
仍進諭德侍 東宮講爲稱於 上曰毛先生善開
導 孝廟喜時方宴遂徹以賜後以書成進春坊庶
子已巳瑾奄以加秩不由已悉奪庚午選造畿內得
人爲盛家大人預馬尋遷學士爲講官教庶吉士又
命都試禮部進侍郎吏部嘗署選事稱精覈已而爲

大宗伯戊寅 武皇帝南幸累疏力爭要之必從大
司馬彭澤以御史中丞行邊有所按忤嬖臣寧主者
以深文坐之澄復倡言澤忠臣無他不當罪會給事
爌等亦言上遂得附輕而爌等皆斥寧憾澄欲中之
伺無所得初叛藩請朝其封內澄舉守府之憲力折
之乃又列上其孝行請旌焉爲引孝經諸侯之孝與
所上不符者又得寢逆黨益憾已卯賜衣及玉束帶
旣俘叛藩 武皇帝駐蹕通州將召集群臣於外議
澄正色言戎醜當獻之 廟社以爲大戮不宜委之
草莽在列爲吐舌理官竟依澄得申其論諸倖臣旣

竊柄且以擁兵重人自危而澄議不少屈及奉諱迎世宗入克使往比至人有言始見禮當致隆澄謂禮遽盈焉者則將行勸進辭讓之節復何施敬世宗聞而善之大加寵賚扈蹕至踐祚誠效懇款上每加慰勞大禮議興澄首引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事謂義不得顧私親當爲興獻立後主祀事上專奉大統又議尊稱皆未允上心而幾進者潛有所窺以及與繼三代禮不同而不極所奉於親何以稱孝者上意益嚮之而廷臣力爭且以宋濮議及魏明帝詔進者雖暫格於澄等議而終未能釋是秋

擬用爲冢宰力辭山陵畢乞歸不得 大婚禮成遂
移疾不視事 命使勞問賜醫藥相繼於道而求退
益力 上留之甚懇若曰卿老臣方賴以毗共爲理
何遽忘社稷圖澄遂稱疾篤始獲從道卒興濟
上聞而憫之深謚文簡澄少時夜誦書母夫人遣婢
饋不肖啟門兄洪自往乃出居平雖甚暑不褻露
上所賜金幣悉散之宗黨故室無媵字獨喜爲詩時
時諷詠成輒棄之曰聊爲適庸足留者薦賢若不及
而不以爲恩弘德間士競進恬然不以遷叙經意掌
禮樂久 諸王有所請據典法不可奪 上素知之

又以迎奉功未及用而已謝罷故獨有餘思焉

贊曰宗伯以禮佐王建保邦國典司神人重哉澄以道輔匡凝然有大臣度當議禮不少阿人主意執已自遂庸不知逢時就功名而固守其言無變哉且方其立於諸倖寵間論救爲多不顯其跡而默有以奪之非德義素能感人不至此惜時方嚮其有所爲而未竟後諸大臣爭者致恩禮不終顧又不爲幸耶

吳一鵬

吳一鵬長洲人弘治間官編脩司徒周經被讒去疏請留之人咸稱其忠槩再主郡國試及司徒所選士

進侍講時瑾奄貴用事見者皆膝席獨長揖而已瑾怒改南刑曹郎即又明習吏事書獄詞如老吏再選祠祭郎及瑾敗復故官又以策郡國所上士語侵時貴出爲祭酒南都進太常部所蒞官未嘗不盡節知無不爲嘗因菑異上言天人相應理甚愷切 肅皇帝立入賀又上陳天命及下民之悴急宜崇德業以答厚望進少宗伯 命詣楚題獻皇帝主且迎之卽疏上預約束奄尹無擾者 上嘉之賜金綺給事陳洸欲假大禮希進論罷之已乃命入東閣進宗伯亡何請告歸以途所見水旱民艱食請減其賦貸之粟

漕渠湮請䟽之或開他道便轉輸瘡民疾困 上皆
嘉納又以災變乞罷者再慰留良厚 上意浸嚮之
遂爲爭進者嫉且出之部 宗人以過削奪求復奉
藩而前議禮者以考上援新幸者蔓爲乞力持不可
重忤之則又比而謀出之南矣以尚書蒲二考堅丐
歸次子子孝明經射策甲科爲吉士時新費用事旣
有所嫌又不能下之遂補外淹郡曹久之乃遷宰士
得請養焉所以娛慰甚至稱能孝後起復丞光祿故
主大官給饗與中貴人共事雅不樂之退朝讀書齋
閣不造請復見忤用事者出之參議楚王岳祠乃愈

得優游嗜書不厭而相嵩子猶銜之不置竟免歸初
南夫繼顯清爲禮官建議時能少徇貴寵矣卒不爲
動官乃再徙實疎之知奉節未嘗快快純叔尤爽激
明經術善方畧自以世受恩分明善惡少所容故數
躓工爲詩有傳者

贊曰皇始作制禮由是興折衷羣儒顯定義經將非
秩宗是賴飾色闡弘者乎中興之始業由茲抗而諸
臣折折音提咸未允所稱終斷自 睿明以克承 神

靈執已者澄後先惟鵬豈張桂作議不能依和傳會
藉以寵榮而顧拂違矯正有所自矜哉適有所合持

不敢變雖折而從之曾莫之懲進退必由其道以無虧股肱大臣之義其斯以爲有恒乎純叔克紹前猷光烈蓋益繩繩矣

朱希周

朱希周崑山人父文以御史按山東遷副使其治效以長厚廉恕名希周年二十五舉進士第一爲史官脩撰在禁近小心翼翼人無敢以少年視之敦重不妄言笑動止皆有恒度儼有容觀數侍講席屢承顧問所對必傳以經義規獻爲益不可勝庚午選造南國所舉士稱得人當世宗時大禮議作雖不敢顯

有所出然不能與新貴調遂不得進用雍容禮曹不爲同異後爲尚書吏部南都五年大弊羣吏辨論官材有所簡黜旌其行上下之以覈精鑒無敢私予奪顧又爲當權者欲因逐臺臣嘗論已者大忤之得謝歸以重德表式州間所居吳趨里中庭隘不容車室無爽塏堦無重城躬履貞素執謙敦慎自始之操未之有易接遇人諄諄不以造次廢禮雖耄及之其介愈厲人望而敬焉卒謚恭靖子景固任爲參軍亦誠謹有父風

贊曰古大夫旣得謝教於鄉必可以爲楷若太宰其

人乎其度休休焉含覆無不偏慈仁逮物恭惠之有
焉至取舍進退義形於色自昔之論謂使居官任職
無以踰人臨利害有所執不可奪繫安危爲時輕重
則舍若人將安歸哉故總五經之渺論辨文質同異
論禮於多寡之際廷爭面折誠不能如然言不出口
而衆雍焉以之端委恭已而在邦家無間然有大臣
體雖不盡用適國稱老焉亦弘於時矣

盛洪

盛洪字思禹崑山人主刑部事明習文法三被 旨
按獄其所當無問貴勢適有連諸闈窘請命不能得

居久之遷按察嶺南故與夷貿易賈闌出物私其利外國因以爲市洪嚴禁遏絕之乃潛以黃金百斤饋拒不納又上章論夷嗜利今監以所欲啗之而又浚刻之深召釁啟侮非便蒙嘉納旣罷後以其功復召按察山東道卒洪介廉自其性爲理甚平若無所縱舍而論事常依仁恕

贊曰法吏多懦不舉其職又或好繁碎不知大體苛以取名其所刻轢至深切二者皆失而苛爲甚若洪治若盧獄不少貸乃其爲按察又不尚嚴督遠利違害去猶思其功居室罄然無所營經術文雅身兼數

器不謂賢乎哉

王倬

王倬者家本崑山割隸太倉州爲令山陰又令蘭溪
其在山陰有所廢置皆稱便民訟田久不決親行視
指渠樹爲界遂定發隱伏如神獄爲虛顛盜殺信豐
令符下討之賊櫻險夜縱羣羊鼓之罄賊矢石乃殪
之畧盡蘭溪多逋賦繫治蒲獄爲準差立釋之以
詔令寬其罪遂致盜賊伏匿居者戶不閉使者屢上
最召爲御史首劾選曹貢欽罷之又劾罷尚書五人
及方岳甚衆奄怙寵箠辱人於朝勢張甚又論斥之

時名剛直遷按察貴州承夷方潰靡所止爲治城壘
撫定之夷偉尤黠不受令竟羈致焉移蒞瓊在海中
黎素爲梗以兵往擊多所俘令還繫擄者而縱之又
討崖寇故緩之使不戒猝入大破之因析置其衆勢
遂分不敢爲非又輒自匿功狀不以上再遷至方伯
討滅臨賀賊撫其餘寇逼成都衆議燔焉以斷賊倬
謂何先示之弱也陣於前開門待賊懼而退時列郡
饋運若操掠疾疫且作乃皆罷之獨以錢幣糴隨遠
近給之無乏軍興而民不疲使者令具馬三萬無後
期乃使有馬在郊者皆入保無爲賊得遂如期備又

粹令運四千石明日至軍則命市嗇夫先至者與考
上乃未午足矣使者大奇其才進都御史撫畿內值
大饑議請賑恐待報緩以軍興預發遂皆獲全虜邀
射我裨將歿出師討焉曰虜偵我西且東入設伏待
之果大獲監軍御史劾退者當斬乃以爲未受令得
不加罪其賞罰悉以司馬法不可撓故能有功旣進
少司馬乞歸卒子忬嘉靖間以行人拜御史卽疏
皇太子出就外傳當抗以古教世子者三事又論不
得任奄宋興以譏察使自擅者皆蒙開納其所上皆
先大體旣按楚還又按畿內值虜犯我急入保通州

當其衝使東鄙得繕完 上嘉之進都御史委以東
畧時議蒐乘補其闕獨上言請益汰之以其食可募
選士數萬又請爲外郭置四鎮爲犄角示天下以形
勢已而拜鸞爲大將使忬王餉鸞所要芻粟無不具
欲危中之無由屬召還出撫山東以東夷擾浙急也
復命之視浙請得專誅賞守便宜行從之時寇已逼
以夜縱兵襲擊之海上鹵獲衆又邀之洋中皆克賊
顯犯淞江來告急遣別將擊之得其首潰入浙者徼
殺無餘賊梁倚利徒兵是役實跳驅殲之因行部視
寇所道皆命所由城馬慈溪謝不能及後竟中之始

悔不蚤奉令海於故主逋逃爲賊調悉藉之自是無
導者寢用衰止則又以虜急我大同也 上親以命
忬遂乘兩傳馳而北比至以歲之不易請大農金錢
十萬賑之虜人合他將兵徼其得劇首虜百他所鹵
稱是捷聞進少司馬明年薊督博入爲司馬 上又
諭度用忬旣則酋台吉等數萬騎犯古北諸隘拒走
之上八事報可卽勒諸將以馬步十餘萬分戍而間
以奇兵往來與督宣大者約視險所在相爲守九月
虜悉衆數道入乃各起而縱擊却之捷上進右都御
史奏裁諸郡踐更者馬曰守利步一馬費可供二戰

士矣虜先後入遼碣敗之得首虜數百招徠者千五百上欲召爲司馬不果時大討倭又發五千人以往九月虜犯喜峰諸緣邊地擊卻之明年闌入灤河頗有失亡復疾力戰拒之 詔切責奪一官旣而虜把都等各以十餘萬分道窺我諸鄙偵我有備不敢入乃復所奪官明年虜再至再奔歲三捷始議練士時兵漸強可減調發六七及省縣官軍興費又以屯戍多虛糜而募士亦未簡諸將不足任力疏十三事請期以三歲舉之明年虜又來犯遣楊照破之斬首虜至八百獲資畜無筭故事半是卽以大捷上而相嵩

故抑之功不錄既乃以減戍省興發虜窺間入請濟師不報遂犯我鄙有所掠忤以輕騎躡之殺傷畧相當上始信請非繆薄錄諸將無意罪忤而相嵩故承風旨駟懋卿搆陷之中以法 穆皇帝詔雪之復其官二子皆負當世重名

贊曰倬始爲吏卽在行間兵便機勢旣所習之而能自戢不爲殺戮以爲功名其所全完者多故垂期耄食其報逮忤尤仁心爲質余嘗獲事焉其方畧智計縱橫無窮在軍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憂勞爲國忠誠竭矣而卒不免豈道家所忌處其太盛而世爲

將以功名終亦自古難之矣

盛應期

盛應期本宋文肅公度之後弘治中對策甲科爲郎都水治河渠濟上令行者艦相銜進無得爭先吳公寬以少宰召猶爲宿留終不以權貴有所撓吳甚賢之中貴人往來者挾貲賄輒藉入之時奄尹廣興輩信用羣慝之固已怒會其家人私市鹽數十艘聞其無所捨恐見法悉投之水乃益忿共譖於孝皇帝曰是輕嫡吏宜與治上不應諭以河漕不易若等知之乎旣不獲逞因薦時物者誣以闕宗廟禮

大不敬 上猶不肯諸大閹環泣懇不已乃逮置秘
獄今對吏侵之急終不易辭 上仁明知無他謫主
郵驛湏三歲所使者薦之數十上皆報罷已竟遷湏
之祿豐令祿豐故夷陋爲設科條約束之數盜匿且
不可捕示以威化遂革心自縛獻邑爲清又遷蜀郡
曹主賦民則又以能賦稱又移郡都尉楚主尺藉則
尺藉爲清攝守卽作奏言鑿礦召隙爲國不以利孫
司徒交得其奏嘆息久之奄裕鎮其地肆貪虐釀至
八百石請之使者張璩禁遏張慨然從之遷副使未
上而裕已誣奏連張晁復繫治秘獄張竟杖歿羣臣

共請宥會災肆肆得釋遷按察河南奄尹清侵吏奪
之治面數其失清喝不得對遂察其屬名禍者榜治
清忿將肆害使者伯溫好諭之云盛君賢者忍之不
愧于心乎得止進領藩山東其所釐革無弗當人心
爲公帑惜不妄一毫費也大閹鸞倚瑾勢張甚弟等
怙恃作威至方岳爭謁之初不爲意特發其姦作重
劾廖怒以供織罽檄取直嘗之乃計其侵已數萬明
日請之方作色徐出其數問所費如此計罽皆安在
願以聞 上廖猝不覺屈膝請乃罷趙林復以 中
旨有所發數十萬力拒之卒不獲逞去 武皇帝將

蹕榆林衆恐闕供議別爲調持不可爲差次有所出
具儲峙待比至供億忿涌取辦俄頃晏然民不知勞
扈從諸嬖倖炤薰炙撫監重臣無敢吐氣獨暇整不
爲懾請求皆裁以法時司徒李在行嘆曰承勛自謂
男子乃今知不逮矣雖上亦亟稱良吏才逮還老
穉夾道擁之呼使君活我恩至矣進都御史撫蜀劾
上五符上度次用之方六師討豫章所在多掎克
奉權倖既獨不持一錢又痛繩絕縣道賂遺者平叛
夷安反側蜀遂以寧肅皇帝初起撫江西當創殘
後界內盜賊縱橫爲設遊徼晝夜邏察在污澤則以

川虞守馬爲賊調者藉之使相監司督捕一時解散
盡應賦以粟者平其價暫折入之免漕費及罷諸調
擇長厚吏恤其乏賴全完甚衆旣連稔遂充溢漕繼
上留都方匱得以濟而儲之備不時者數又盈百萬
大司農以能禪國計奏 上特賜羊酒勞之且以激
示諸方岳進少司馬移蒞嶺外則以政久弛蠻方未
邊嚴督諸禪校閱軍實蒐乘大有簡汰勒陣以待蠻
始畏服遂進平劇賊李斬獲千五百餘思安夷酋召
據險梁倚攻之石被創死獲首虜千而撫其餘衆田
州酋猛尤淫虐四出焚掠往者慮難制姑息之事聞

詔下爲方畧與使者謝汝儀等議謂猛怙終不悛非
勦絕之不可具以用兵便計條上而已被命移易州
矣遂力丐罷初奄尹與督將多所私索部內藉藉之
無所容又令諸縣道非奉符不得輒調發積不得逞
故共爲危語中之及河決徐沛間壞漕渠起往疏治
進右都御史勅不得辭時大司空議於昭陽以東接
沙河別開渠而黃綰霍韜各陳便宜俱下治河隄者
乃與所司履行其地相度所開延袤百四十里圖上
形勢又與監撫使者及諸長吏謀旣協乃疏言河之
爲患與江所以異者田地夷衍無所匯故弘治前分

爲三其二由汴之南會泗水經淮入海一則由汴以
非東至兗又分而二一出汴之飛雲一入徐浮橋以
入漕渠會淮入海正德以來乃并入非一支河全入
徐沛汴得以無墊而徐獨受之近又徙而北自曹單
城武等諸口奔溢趨沛橫流爲害今之計有四曰疏
者决上游殺之也濬者順其故道也築者築障之也
改則別爲道而不與之爭也秦下司空復謂爲便乃
詔興役時方率郎中柯維熊等先後治舊河俾通漕
而築隄障河之衝又濬趙皮等折其勢然後爲開鑿
計分地賦任程事發功甫四月計成可八九而譏間

大作柯維熊者尤狡譎動欲自恣抑不得逞東昌守某以培克得罪共構飛語用事者遂與柯俱罷二三大臣力爭不能得鄒文盛胡世寧皆當世誠直臣論尤激慨應期雖得謝言者累上其才幾復用而卒河可數世利功垂就而廢或爲惜之

贊曰應期矯矯亢烈奮難不顧身可謂貞孤絕俗剛慎有稱社稷臣矣且其才沉密切至長於應變所辨護無不篤繕淹敏可推行少長於里中家大人與其學董先生嘉謨所董先生數推重其弟子人竊笑之已而竟立功當世今雖漸久聞其風想見其人尚有

生氣而彼奄然取寵榮踰溢沒身無患者於志節何有奚益國家哉同時有伍先生餘福及金先生懋皆與家大人友而伍至守郡金少後余師焉盛公亦少所誦法也

陳察

陳察者常熟人弟寰以對策甲科官太史察始爲郡刑曹召拜御史時 武皇帝初逆瑾擅命引妖惑僧則主事子庸論之乞爲養子者御史充論之皆謫譴去察又率同列繼論之乃繫治罰以粟二百石始釋既乃請告幾十年以薦起卽陳五事一言位號所以

繫天下望何妄有貶損名不正則分何以定一言慎
起居王者高拱清穆動止何可輕者又以皇輅方蹕
西北且議南狩言當深居九重以安宗社寧可驅馳
道路犯霧露耶出按滇聞將親討叛藩入馳疏切諫
滇故治銀已罷復鑿穴取礦奄乘勢苛之甚及金騰
鎮護者貪虐人弗堪因言地氣貴無擾礦議宜止奄
玉與將崧宜斥皆從之遂以 皇嗣未廣乞於

宗室中簡自 聖心有所預教育時輔弼大臣不敢
言而察以小官首發大議人尤異之 肅皇帝立卽
又首陳端大化本在篤聖志崇聖德遇事輒有所規

武臣勛浸貴倖重科其貪讞不報按蜀以功進秩復力辭旣以次遷少卿大僕復舉賢自代謫潮州文學博士凡二年所繼有薦者稍卒復歷方岳至都御史治贛平逆賊俄頃定未一考卽乞歸其所蒞皆清身苦體糲梁之甘食未嘗兼味每持一錢市少蔬多則還之跡類迂又嘗請簡儒臣一二盡校天下書非掌故業者無得蓄時尤怪之幸其言不用不然腐儒何知古賢所爲苦心其術不同忍使明代有燔書議耶盖有陋其所爲文者故欲釋憾書胡罪哉其他亦多瑣屑無大體特以時訐發人私乃取名過實亦多

用智計文 少緼藉惟儉足師云

贊曰察煦煦爲惠而剛峻踰度廉公有威直聲動天下雖謝免尤孜孜治道知無不言自以嘗備位九卿不當循默若劉季陵僅同寒蟬其意乃未嘗不在事而實非有私也故能使縣道憚之謂之請寄得乎固亦志行嚴方雖有偏庸不謂難也

方鳳

方鳳者崑山人兄鵬官吏氏至庶子鳳以正德間拜御史時寧藩反形未具卽䟽言胡世寧逮其惑誤者欲以安 宗室請無罪之王守仁在今日可任用皆

豫爲逆藩計出按畿內當乘輿南狩有所需抗言不能奉明詔者七事尤愷激聞者齧舌一謂索婦女納之行宮一謂使服弊倖服凜有直氣又劾尚書燧大奄敬等且極言災眚宜急脩德祇崇天戒危言數進未嘗有所觀望隱不盡至肅宗時大禮議興卽率同列言繼統追孝不得顧私親大忤旨兄鵬時亦頗是孚敬等議移書諭之持之愈力累三疏皆言廷臣始議不可奪不報又論司農計所以紓民力者數事用事者以其論議漸廣遂補外未上會卒贊曰御史執白簡杜後患無可言與言而不繫大體

乃方鳳當其時正伏節引義力爭之日也而能決奮
屢有觸忤亦乃諒其忠實含貸雖不盡從然所格正
多矣終以直見替藉第令貴用亦無復之矣若庸隨
世自免不重失其故哉抑 肅宗時禮議所執不同
遂以大闕余聞之蓋以 孝皇帝恩澤深羣臣思慕
故惟恐不得竭所奉者遂各奮起而爭其固結於人
心也如此哉

周詔

周詔者長洲人少隨父令樂會父卒有欲留娶之者
曰父死之謂何而又因以爲夷乎匍匐歸其喪萬里

長益勅已厲衿被推擇後 睿宗之國遂以維新受命始建邦規佐之無不用典逮 睿宗登格寄以後命伏地嗚咽輔翊 世宗朝夕納誨尤見親信及迎入嗣曆擢詹事侍讀 大禮議興諸臣不能將順屢有論諍 上赫怒將加之罪召詔入密計對以陛下制禮尊親羣臣未達然不敢阿固其忠諒今亟罪之則若彼懷二三者何因頓首請老 上爲之動已乃進太常少宗伯卒

贊曰詔以王國臣遭時勢隆寵在日月際用舊學方顯貴謀謨密勿能以正對廻 主上意奮罷威怒出

於從容雖一時不盡從然所寬全闕矣其勤勞既久又屬更始當有佑緝益光前烈而不竟至賞延累世尚亦崇德懋功也夫

顧昇臣

當世宗時任弼諧者曰顧昇臣崑山人始自弘治乙丑對策第一領著作久之嘗一都士畿內弊臣寧有所囑不爲動至肅皇帝初繼統以講學被知遇前後恩賚甚渥上所著五箴皆緣其進說有契且令以洪範日交脩焉幾若其盤矣進詹事賜金綺又特諭所以異於羣臣釋菜文華殿俾預行禮已又召

令與輔臣同見坐講周書無逸篇賜宴而退凡

上所釐改制度正祀典行耕籍禮下議甚詳一時舉
禮樂極曠世之隆君臣之際可謂殊絕荐進侍郎禮
部歷少宰兩命教庶吉士 上幸山陵賜服物 召
見行在所燕語從容因極言典於學及育才之方且
及宋一代史文繁當刪裁者 上意益向之屢 命
攝祀定 九廟禘祫樂脩累朝典甲奉 三后王遷
於陵寵秩既益進思所以報無已上疏言東南賦所
出蠹敗民者四事 上皆爲下所司值歲大水燕地
有流殍而他所若承天尤甚又疏言所以格孚玄化

加德意以惠元元辭甚悉 上尤嘉納十七年 命
都郡國所上士至秋遂爰立作輔日孜孜治道值冬
至 駕詣 園丘復行 廟享大禮召對討論經史
同異因請脩漢宣帝白虎觀故事大集羣儒講論五
經稱制臨決者 上爲竦聽南巡命以居守 詔諭
至再委寄之切及錫予繁庶亦前後所無也軍國萬
幾咸取裁兩月餘駕始旋自承天迎謁 上慰勞良
深 上於巡幸所著詩皆以示庶幾虞廷賡歌之盛
旣親禮益加歲時宴賜非諸臣敢望迨疾作遣醫慰
問相繼竟卒於位方未歿時猶疏五事一爲鹽菜二

爲水地其三皆爲邊計蓋死不忘國家也諸從曰夢
主者累官執憲亦有文

贊曰君臣之遇合誠難矣苟誠遇豈爲徼一時榮寵
哉當世宗中興慨然欲舉三代禮樂虛已疇咨審
則法令動以經義從親禮儒臣晝日三接信任無加
焉昂臣晚乃獲遇其所對揚僅僅若此非有所畏不
盡則其術固踈與獨始終一節不爲餘臣高自錯而
無當於名實猶賢矣乎人言其父倜儻有魯男子者
事則其昌有由哉

查應兆

查應兆者其先娶人南唐時文徽裔也年十四試誦通郡守少之見其業驚焉既成進士爲共工屬命閱守藏者尚書霍公韜時在兵曹與同事諸宦者爲懾已又視權筦浙奄尹爲監者方倨侮諸使者無敢出一言適與二御史同報謁奄將據上坐笑引却之曰公直耄耶何忘主客禮乃倉卒無以答卒讓席時奄橫甚林司寇俊及陳嘉言皆以忤逐因極言宦者奸狀請戮之而召還俊等時嘉其敢言調駕部郎冢宰有所屬使宰士喻意因面陳所以不可爲之愧謝旣而裁緹騎濫者衆環訴之冢宰叱曰豈有徇私查駕

部哉大司馬李以論事數相忤曰人臣奉尺一寧當
舍法有所侵亂之李公爲之屈永嘉相以賢也重之
置酒會第中稱述 主上明聖應曰可謂有君如此
乃大忤適復忤他貴人遂出之參議山東轉粟遼左
其所灌輸法甚便又以餘益修守械將校多貿首功
脔削其下爲舉憲繩之且施寬惠以撫邊氓迨後遼
戍有據城爲變者遣使撫之曰還我查公耳其按察
徐土發奸若神獄有久寃者一訊得其情立釋之在
豫數引大體不爲苛惡吏深文有所刻害嘗力爭之
使者直上南幸楚至衛 行宮不戒於火吏多被逮

大司馬王廷相獨薦公才俾專辦護往返不乏而民不知勞上悅有所加賜歲饑上命尚書梟以內帑賑之梟檄下監其事所全完甚衆時以課不入欲移之他乃疏言天災流行宜同恤者得不被橫征有以左道倖者故嘗爲吏嘆其恩將言之上聞之驚曰吾豈以是盡失其平生哉遽謝歸卒

贊曰吏道之失若取鬻然有由來矣應兆守職奉上持畫一當利害際不少動搖難矣哉觀其烈烈引分責讓權貴杯酒間彼脂韋者視之寧不有覲面目雖盤桓兩署不獲登三事由峻謝宵人蚤自遠庸不謂

幾乎

杜庠

黃暉

杜庠者長洲人少游於張和人咸忽之和獨許其爽
爽不羣已而論於鄉爲彼令未久謝去益耽於游自
以才氣見抑一寓於酒以發舒其意任所之輒流連
忘返時爲詩以其憤憤者三致焉嘻笑不平甚於怒
罵要之不得意於時無以見所感忿故與屠酤牧販
者相爾汝人咸疑所爲不恤也

黃暉初爲工曹疏渠通漕考最改刑曹治畿內獄用法
平虜入邊吏有所失亡司馬文升舉暉按之神木

令請以車絨金三千賄者擘厲色拒之卒當其罪將
臣有論死者忤權貴請告歸性敢決不媿阿取容其
後乃益著

贊曰公序之放謂有所激則誠過然無所與何乃混
跡市人欲以明其不屑抑又何至是也曰升桓桓持
法無所貸雖里居人猶懾其氣爲之心下則其取畏
有由矣哉

趙承謙

趙承謙者常熟人宋氏之裔也少業經生數射策不
中至五十乃試通爲理曹顛顛之俗嚚訟仰機利而

食間持吏民短長令賕謝破敗之乃壹用文法詆嚴而有所分別使無復者理用爲清嘗爲商征潔輕重著爲令已守令贛縣新視事尉爲盜得從兩隸往立出之諭散其黨又守令寧都方賑施御史行部畢賑而往謝御史御史曰吾行謝君君胡謝也後召入有不便之者沮焉爲南銓屬以考入分宜相子曰吾能留公笑曰吾乃行賄耶久之出參議嶺南其治效視爲理時尤得專矣和平盜起主吏請計報之曰五嶺夷俗寇盜自其性然非有他利敎攘耳且盜耳目我不舍而我寄腹心焉幾不爲所紐而吾猶狎之謂可

微旦夕功者豈不悖哉卒含英平之然不能放折傳人語不得則色莊必申其意乃解竟以此憚使者曰是嶽岳將折人角耶論罷之性既潔廉絕請謝而好爲義居故儉崇老氏嗇夫之旨卒八十餘子用賢官太史亮烈視其父

贊曰士必強毅勁直始雖不易合終必信愛親之叅議五十服官政其慮事至精然不脂韋取容余識之吏部時迄老猶故而見謂長者固誠一之所致邪當其時取顯名厚實者其所得淺深可知矣

朱鴻漸

朱鴻漸者奉符按察畿內治河間獄竟之窮其根株無所避已而妄言公車并迫赴若盧理果直得無坐人莊其敢決歷藩方久之皆有聲蹟爲方伯閩尤疆執能行其意諸使者至皆歛手無敢問職事屬吏稍不如令輒令對簿故自投劾去者相踵一時稱能督無及之者余入閩則已罷去吏言其操裁猶齟口也贊曰古所謂文法吏未有不稱酷烈者若趙廣漢韓延壽之屬其治狀何如哉皆以嚴刻武健疆力行之故其治劇理亂鋤姦窮椎埋鉤致連逮纖微必得非其才有足擅不至於此吳有統及鴻漸皆以精核能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

三

秀

任職後來者莫之逮余親見其行事奮不顧難慷慨
專已不偷官而外交不棄事而簡其業庸不謂賢乎
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

續吳先賢讚卷之六

劉鳳

朱統

朱統字子仁父昂文學掌故罷歸婦所生子爲逆娣
施始孕統生園中逆者子已竄父他所又欲取統戕
之且將圖施賴施以死全之父亦竟以鄉先生陳琦
列其寃狀免統舉進士守開州爲軌賦平其徭時利
賴焉爲郎職方南都奄橫有所侵撓裁之法請著爲
令遷叅議江西初東鄉置縣奸民避徭上公車訴連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

吳祥寫
楊國創

歲不決立訊得其情移按察威茂番素驕時出掠官軍一矢不敢發賂遣之乃去至則勤兵待番尙徂焉驟與之戰大獲首功驚請輸平又爲畫所以給餉戍者境遂安無患遷叅政山東時以魏滑兵及東時共戍鄴之涉縣統當在行同相度形勢以東兵守其土領畿內兵守毛嶺鄴兵守故關而又令東人自給饋因下議主客遠近東旣煩遣率費又千里飛輓非便且守涉者爲隘在南設虜出不意入我不守境則何及東人且在敵後矣議遂奪卒罷屯進都御史撫贛以閩浙被海郡數與夷市以私其利外國勢家積與

之通至豪奪殺掠姦不勝乃命移蒞督捕統廉得其
狀由姦軌召寇爲之偵俟急則縱飛語力能動搖國
是且一二用事者皆素庇之度不可問然義不避難
卽力疏請先治其內乃敢任賴 肅皇帝神明聽之
遂理根排治作重勅糾之旁側目者百方沮未得卒
能督以兵平閩同安寇忽卽人來言貢者在浙意叵
測卽又馳至納之館以待 命持構者方導之爲變
造詭語鎮以靜使不敢發益督閩將鏜由海中趨雙
嶼等隘合浙兵進與賊遇疾力戰縱火漲天斬二酋
擒五十三人奪其艘一器械甚夥又連戰敗之追賊

入嶼挑之不出乘夜突圍逸夷其巢燔烈之并燔艘
二十七又一巨艘來駐沙中縱追鋒舸益前蹙之摧
破焉獲者溺者斬首者愈衆兵勢遂振銅山青嶼南
荒等島穴賊皆望風遁統又親躡其蹤海中至雙嶼
議留屯衆難其險絕稍爲築塞而還閩人嫉其且將
爲已不利有所論時則漳失囚逸於海透入於江諸
方繹騷又奉 詔改巡視益督諸將追賊下温盤諸
出沒所大克又處賊侵衢亦平之浙以無患而素與
賊連者愈憾百端壞敗其功下亦且偃蹇不受命統
誓以死圖効自辨析蹇蹇不已明年春命督將鏗按

察柯喬於閩皆出洋中跡賊至詔安之靈宮澳合諸軍設覆山上下千舸具進賊徒兵伏敗之趨舡者疾力蹙之覆溺殺者甚衆擒夷王三人白番十有六黑番四十六皆瘳惡異狀可駭賊首貴等一百十二人婦二十九斬級三十餘他資械等稱是皆五澳宿賊驍黠者并殲焉及夷之貴王妻妾等漳人大恐有盡室浮海者日走往聚觀諸俘偶語藉藉踰時乃定捷聞則與連者無所釋憾反疏言其擅殺作威統罷而諸出死力殺賊者皆召令對簿譴責之矣按使者楊九澤亦以奏上得罪與并謫統竟死於家

贊曰甚哉大功之不可成將亦難乎免也雍成忤皆
罹讒而新建亦遭嫉幾殆况統則尤處其難持權者
從中制之爲構者毀譖日至雖不叩自恤然誰謂爲
盡力哉而統竟以計畫求必逞能左右之用素不服
習之士強驅之前遇輒摧破此其疇略膽智權譎誠
有足稱矣然大要激以忠憤可不謂善將哉余嘗履
行陳臨矢刃士皆變色而不心動者然每至決策以
千百人投之必死地遇鹵獲卽駢戮則需忍不能發
何者氣奮不顧一身易而以衆存亡死生之則剛而
無勇者有所不忍也統誠爲國無所愛故徇難不避

昔司馬安以文惡郅都守鴈門匈奴爲引兵去非嚴斷疆恃烏能勝其任媮快無所恨哉統敗而東南之患遂不可遏累十餘年將亦數以無功被收迄於定之而能督者若宗憲亦竟不免故爲兵者道家所忌惟坐談者無害耶

周廣

周廣者崑山人令吉水召爲御史纔兩月卽抗言假子寧撓亂王度虧傷國論罪死有餘得遠竄寧使人遮道害之間行免復令建昌逆濠方肆力折遏之嬖寧憾猶不置再竄遂南荒資講授以給訖寧誅乃復

召補御史屢遷按察使奄在閩者橫甚頗以文法裁之使戢斂以都御史撫豫章免又起爲侍郎刑部以卒始諸孽倖驕恣於內而濠復圖變廷臣無敢言廣首發其姦人服其氣後乃有周大禮者守莆其政平所當無不服雖似纖細而仁愛常浮久而人益思莆故多士族稍蚕食窮下戶而賦法嚴使大小咸得人尤以爲難

贊曰寧彬皆以佞倖貴周廣用一小臣而氣奮斥逐之譴以幸全近佞之親在日月分然逆亂之萌乃相應往來皆蹇極於病卒之悔禍始迄於定矯矯執法

無所阿初辱後寵其獲卽多熙賢哉禮之精疆實能
負荷平聲持裁得衷衆庶以和熙賢哉

陸粲

陸粲字浚明一字子餘完族子也警悟故絕以春秋
對策爲庶吉士試輒居上忤新貴者補給事甫三日
屬羽書傳卽疏言兵要及所當乘障要遮計已又疏
言壅滯之患深由上下隔也乞時延見羣臣盡所懷
講臣旣得接少又間以寒燠罷何以能從容啓沃究
切事情且才可用者非出一途宜廣采納而遠地不
慎簡輕付之不乃視之度外乎令考牧畿內卽又劾

闔洪所以耗敗之罔 上未卽罪條數事進皆見用
及論乘馬鹽筴皆國之大政而任人輕彼且以輕自
視焉有能舉其職者適衛候徼者所發獄付理官當
其子大逆而徼故當他歐者不符 上罷都御史浹
而且連逮書獄詞者卽又疏言衛徼以幾俟脅恐人
所侵冤無敢爲平反都御史大臣由之罷虧損實多
上愈怒并杖之會黃河清且千里凡六日廷臣議
稱 賀而司徒許公讚云恐新進有立異者不果張
桂方貴倖廷論之謂孚敬以議禮蒙恩寵極矣而剛
復自用竊威命市私無奉公意當退而萼則不飾簞

簋以賄聞尤侈汰進其私人濁亂時政不殛責之無以警官邪語皆峻切上卽開納立罷乎敬而褫萼職以粲等不蚤發也下之吏旣而詹事韜自以有所薦同之萼辨焉上意回留乎敬謫粲主郵驛而行人岳倫及王準等相繼言者皆貶方粲夜草奏鬼爲之泣謝曰旣以出身爲國不能顧矣逮譴所如平時以經義教授已而遷令奉新有異政惠足及人俗善詆譎獄爲亂乃咸取伏法人尤快之久之念其母乞歸惟以養爲事罷不爲書謝所嘗游貴人而諸貴人重之道出吳必過焉爲停累日所居以娛親周飾之

頗礮斲事寡姊撫遺甥施及宗黨尤稱有恩禮恣其親哀不勝疾遂革凡使者薦其賢三十餘牘竟不復用也燦外王父參議胡琮以剛直名及副使姜龍有文學極推重粲皆不得其行事故無述焉後粲論孚敬者有給事崑山秦鰲言亦慨激

贊曰浚明學術至深其所解義儒者多不逮不獨一經能究明旨向皆爲疏前之滯疑釋之授受遠有緒於文辭尤恢肆勁嚴極其力要之不詭於正而屢抗疏公車則尤烈烈引義遂動鬼神歷詆用事者不少選孺雖流竄戮辱氣未嘗折下也方舉朝難其異議

不敢爲諛赫赫若此可不謂骨梗臣消患未萌哉雖汲黯寢逆者謀未或過矣

王庭

王庭者吳縣人少則言經義里中養其父博士君家甚貧故賴諸弟子食旣當與計偕念其親老不至而復博士君果亡何卒時咸謂能孝後第進士守許州可二歲乞爲大樂正屬得以爲母養者不許尋爲郎刑曹遷按察旣聞旣故在山海間多珍貨廉毅無所侵盜恒作都尉逐之爲所戕調得其首惡令自取以獻而赦其餘境遂以安其在僻幽素患苦縣道者聲

威皆被之爭出就吏已而進參議豫章示之禮化尤
爲下所戴遽謝歸街居衢處四方走集大賈擁高貲
遨嬉馳逐而泊然閉門無所通徃弦誦時時不輒或
與弟子習禮容揖讓俎豆冀以感動之故閭里爲之
傾誘善家子脩行立名譽無令放縱蕩傲爲持議上
下之旦夕異雖滌惡民能改厲卽與爲善故能楷模
一鄉人有過惟恐聞有仲弓風使者按部必加禮數
造其廬有所請或政與俗易一言立爲之更子敬臣
恂孝謹尤以道高見推於世

贊曰直夫言不出口而化於鄉翕然歸之躬行君子

哉世以學道者多爲則放誓任情無所檢反爲賢耶
近者一二少年喜爲名惟以造請貴勢橫里中雖名
文學而行乖義闕故制行嚴方潔已自措與談說之
士又可少哉

王守

王守者其先吳江人自其父爲後於王以明經爲郡
理鄞召拜給事性畏謹容貌敦重動止皆有幅尺委
蛇可觀當永嘉相時臺臣爭有所言故相與爲水火
甚而獨能得其意衆亦不以爲嫌也從容省闈時謂
中庸久之遷卿寺往來兩都間進都御史撫卹又蒞

濟上及在臺事皆無可見而寬簡有令望其治務以清淨致之未嘗喜事有所變更好潔脩論議無所假故時者客游諸公所猶未若今盛具待之峻諸以好來者必察其人慎於接對不沾沾爲名藉人辭色使爲游揚故亦以毅直稱

贊曰風之險也非士能以計才辨智惑亂之也亦在位者不能自持故無所磨厲而使漸靡日以潰壞將誰咎哉今其流渙渙踵相接於道假以詩請寄者不可勝也昔聞守之言云但謹謝客孤立直行已意保無過咎何以多游從在所嘗蒲問遺遍存之使賓客

縱橫亂天下國家爲

袁袞 袞

袁袞及袞從兄弟也袞先以明經對策甲科爲郎以
寺燔焉謫斥之久乃用薦起按察廣西視文學諸弟
子所誦通多寡亡何乞歸好讀書多所論著其言時
可推行者曰世緯袞後袞仕爲令廬陵廬陵俗善術
多所詆欺而能恤其情不任刑特譬曉之使無復者
人爲之格心故廩在卑下所貯積但耗敗之時已被
召當試補爲宿留請更之及作繇賦法不使若前得
淆者皆爲邑永利有父老送之者曰使君何論遷秩

多寡卽爲邑可以不朽矣泰爲動容謝已乃遷爲禮曹郎未久遽乞歸與袞先後卒前有盧雍及弟襄皆以明經高等雍爲御史遷按察膠序副使襄爲郎更三曹司兵刑禮樂皆預主守嘗以幾事有所爭下都船對詞益直乃卽出之又命試郡國士豫章貴要有所請拒不應出叅議陝以服歸兄弟皆有文學而蚤卒不竟其業

贊曰二袁少以雋爽名傾一時與浚明履約俱起諸生而卒乃異袞於書多所通袞之理人有遺思惠在數世卽觀齒之叟能知之矣若兩盧名行足相比其

居官爲長皆有功名足自表見特以世之不延故業未融與時之持祿養交竊富貴者不侔矣

張寰

張寰者崑山人世爲吏父甫明經高第守祁遠自免歸寰亦以明經三爲州有治劇才所守輒以政最聞剽寇橫河朔名捕弗得爲募少年入其黨計取之使者前後累上其狀召爲郎拜納言以災異策免遂湛於游以箬艦自載極五湖之間恣所往未嘗問交亦不擇人凡以好至者卽相與流連故爲任達人多賢之在所逢迎嘗蒲寬然樂也初不以家人作業爲意

尤善誘接後來雖無可取必曲爲稱譽疑若有不得已者然亦爲不撓累於俗矣

贊曰納言偉矣魁岸爽爽和而不流周旋山澤將必使杖屨跡交焉蓋衽席江海而且暮行路矣猶賢乎造請問遺通經俠爲名者哉嘗見其詔詔謝益自恭謹則又與彼傲睨縱誕者遠乎哉

顧存仁

顧存仁者太倉州人令餘姚能舉其職召拜給事當肅皇帝初疏上言事多愷切且直指 上身請典學脩政者謂不當言逢赫怒徙邊者久之赦歸 穆

皇帝召起累遷至太僕自以嘗蒙譴無以藉又遇拔擢寵貴不有奇謀便計利國家終何以報 上哉乃思止足力請歸遂卒

贊曰太僕淳厚穆如其風卽之使人親愛無已時然不脂韋取容言議英慨誨人以德義遇有阨難賑施無所惜方抗言於 廷顧自致節竭誠豈虞其復用尊寵哉內自惟知無可效不能與少年逐逐風勵以恬讓雖優游無爲其所弘益多矣

陸師道

陸師道初以明經對策時相愛其書欲真之第一不

果爲尚禮郎令入侍以筆札從內雅不欲因人進亡
何請告歸遂卧不起時高其志操有賢譽其處也尤
敦行義曲躬卑謝溫然長者又不治生業介廉無所
苟故能跡晦而名在士大夫前至 穆皇帝時召拜
尚 璽時已被病強起及奉使還 朝儀不肅又應
對誤落賴 上寬仁憐其病與告歸卒同時有章煥
官宰士至御史中丞撫淮徐數上言專有所興功業
蓋赫烈矣當權者疑其論建漸廣將不利已譖之謫
死

贊曰師道宴宴無大過人者其爲潔廉亦自其性非

欲爲名高自意而稱之者多失其實本和令持慎初
恐濡跡倖門有所悔吝故引疾亦未敢顯有所出也
論著非所長而以得名崇飲不節顧以壯盛時不爲
利祿勸則安得若人哉晚之顛踣道路因病失其守
煥誠健吏好作事功論說無統愆而不厭宜其及也
夫

皇甫濂

皇甫濂字子約父錄守重慶子冲淳汭濂錄初爲郎
禮部明習國家故事若功令勲臣世家前代制度損
益守府之憲無所不載故一時典禮措施中外文詞

相應頗爲雍容及所折中恩澤請求亦良有意秩宗倚爲重其守夔方駟藍寇起蔓延蜀郡皆坐甲不敢出與招之獨躬率吏士具餼糧疾力窮討旣平使者方上其功屬已報罷其處也和良不爲忤而尤善著書若列藩所奉令甲及所傳聞與所見當世行事皆存之冲尤嗜學者猶不厭故其所誦獨多舉明經罷不對策爲詩輒立就多作元嘉以來語高自持不妄與人狎文亦幾類齊梁間兄弟自相師友與二黃爲中表又皆應明經其論議與相上下仲濟對策高第爲郎尤爲昆季所推貴溪相任宗伯時所上章奏皆

草之或有故使他郎代卽無以當其意改 太子司
直坐法謫又移按察浙卒其在粵詩曰東覽最盛濂
亦以對策主都水事監所用薪而司空隸者入之少
欲丐益不從讒焉適出使郢代歸未至而補外稍遷
郡都尉興化行守事與人故織畷而法令亦稍濶視
簿書期會恒多暇余時爲理與共相羊山澤間意頗
得俄以奉計上數要之不復肯來濂旣玩心神明習
吐納延化術異神仙可學而復游思典墳多所撰述
閒居散齋輒不通謁又晝喜睡謹謝客不令前余每
欲從之學不肯云非師所授外皆已闕色之故亦不

可傳也當謂能却老返少迺一用之房中又不得交接益遽以之卒兄按察訪名方貴於時重慶公四子皆才盛矣而冲於文豐縉近麗濬以五言名文甚少濂視二仲益清綺皆有集傳

贊曰皇甫氏父子五公皆名能文動海內然前則李何後乃王李與並時而作抑或少不逮之學士大夫向背亦時有不同而皆能傾視聽爭耳目之則非其才有足擅者烏能爾哉濬與周生書深相勵以學誦貴淹業就必無虛者惜未踐其言今觀冲雅好書獨意稍下之乃不適然長於諸弟矣夫未暇潛思而務

於名至與實易此固今之疾在膏肓耶且以濂之秀
美濬之通解要之無爽厥聲使能夙夜不已沉浸之
古所載書則安知其所至哉

瞿景淳

瞿景淳者少則淹警所誦多試博士弟子卽能屈諸
博士弟子故亦以詩時時講說學者多往聽已使者
衡水楊先生差治習業者獨異之遂與計上主者藉
奏第一對策復高第授編脩至侍讀取急還謁相嚴
嚴曰南中夷且平何勞之不圖口語藉藉將乃不足
來者所何也遽應曰誠有之若所聞者夫將不夙夜

厲士以死而玩使蔓焉人日以瘁不能朝夕而安得不望之切也嚴色矜乃佯謝云夷且未式侵敗王略若之何旁爲齧舌貴臣有嬖其最後妻請恩澤當爲誥辭持不下夜餽焉揮之不顧已自學士遷祭酒南辟雍居久之卽進南少宰適大弊羣吏有所黜罷乃佐以寬明要歸之長厚其都試且數所得士爲多若淮南相李其所進也當 穆宗時尊寵用事與書勸重惜人才於賢不肖進退無寧過於慎稽之勿輕用嫌似微過滋於黨并棄之且縣官方急可無備緩急者李公深納其言引疾歸以少宗伯召上疾復作力

請罷淳少時道巢湖夜中若有千炬遮前後淳叱之
遽隱又嘗湖中觀虞山影水中沉沉絜蔚異他時見
者故頗自負言貌不踰中人而氣蓋一時與人雖汎
愛而有過輒不相爲容伉矜時發之和惠中其所執
固不可奪也

贊曰始景淳自諸生時語余今士喜矜且人亦未易
量胡必能而自沾沾足也余謂淳固誠謹哉其不崇
已好侈大也及遇時浸浸貴又三見之虞之山論議
蓋寬然長者其度勝耶然以被病語及上所欲用
之猶氣奮思竭焉者不敢恤躬之瘁末乃眷眷居室

謂無可復者非其意哉

章美中

章美中字道華舉進士評事大理許伉不污遷按察
豫章時袁州相貴權赫赫獨無所折下守文專已謁
請不得通相親戚故人無敢縱橫邑中者浸不說之
移叅議蒼梧故多瘴毒欲重困之又適安州役興親
出行徼夷擁戈戟若林按轡徐驅之不爲動曉以禍
福遂帖然服在嶺橋積久罹毒淫幾殆又移按察松
番病未能往屬已免家居久之有薦上者且欲召
用亡何卒所爲七言有體裁時見感憤欲用所長旣

不能乃鬱鬱不忘猶得一當俯仰慷慨故其辭激越致壯使人摧傷哉

贊曰美中矜厲似峭直不容然實和謹遇人無所失余每與游哀其壯志且時稱古賢有所激憤而爲禮恭送往迎來皆極有意此其中豈一日忘哉至矯爲名行詐者深嫉之雖卒不用以死其才氣略可見矣

沈啓

沈啓吳江人狀貌不踰中人而有氣幹爲吏喜興作功業不自便安而已爲司空屬典作能節財費及爲法比亭輕重得刑之衷不肖徇權貴意有所出入大

司寇倚以聽爲守紹興尤以信義得民賦舊爲胥穴
焉故亂其藉無以稽爲斥山澤準量沃衍哀次高下
定其征無得滯又令役力視田繇惟畫一故更賦遂
爲經法至今賴之進楚憲無幾罷歸其強力心計足
以大毗治惜未竟予嘗見其治田賦書及吳江溝洫
志言水道甚詳吳以水爲國其利害皆繫焉卽連年
潦民皆鼃黽之與同渚故爲吳應未有急焉者也若
其言支流皆言所從出亦有所滙爲澤往往爲勢家
姻沮洳壅爲田奪水道使蓄洩靡有所故湮浸爲患
由各自爲不虞天災自非嚴明之長深督厲之無以

爲吳也

贊曰吏理多虛僞以苟一切固習性然乎其懇款爲事必致於理可經遠爲後來者利非彊幹實心在事者不能若啓所爲必克終非文法吏倖一時者比而彼務便安妄附和取名者反破壞之見謂俗吏事田穀瑣碎嗚呼使從容文雅善結納賓客遍海內其爲交亂可勝言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

十七

洋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一

續吳先賢讚卷之七

劉鳳

節義

劉政

劉公諱政字仲理其先汴人父以禮則余從高祖也
生有至性好學問其行義尤厲一介不爲輕論於鄉
第一方孝孺先生都試見其文目之猶孤鳳在鳥中
當爲虛左旣感其知思奮欲有所出之日久矣會靖
難師起慨憤不食死無嗣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一

乙

李華撰
楊銓刻

黃鉞

黃鉞者常熟人洪武初以奉常弟子爲尉已而舉進士給事中常言燕事遣將誤宜速代之討當以時決需之生肘掖憂後以持服歸兵入投琴川橋死時俞貞木亦勸姚守舉勤王兵爲衛尉執送虎之

贊曰士守經義儒衣冠道先王語其雍容醞藉可也及事變起能奮難不忘死亦良難哉仲理未食其食徒以愛國士知於孝孺遂以身殉叔揚有隕無二爲臣之節是其庶乎方國家始建威德遂盛海內忠義之臣接踵而死湮滅無所復志者多矣故其事皆不

得而諱焉至匿山澤易姓名隱約以終身此其人豈有所要於後哉名不名無預也而明教化以著統風勵來者是以貴君子表微乎

死事

王永和

王永和字用節崑山人永樂中爲文學博士適饒之孔子廟庭壞請脩之守不時應和責之以太守行風俗不知重教化何以率先吏民興禮樂哉入爲給事中劾侯尉馬順怙寵而驕妄厲私威使持節册韓世子又劾中官偃蹇無人臣禮尋遷侍郎工部撫監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一

二

李志刻

淮右治水徐州鑿呂梁蹂河流正統己巳從征沒於
土木之師贈恤良厚進尚書分官其子賢評事仲子
敬以明經舉季霖進士復爲給事伉直不墮其父風

張益

張益者吳縣人少長於燕舉進士選爲庶吉士預修
史遷修撰進學士召入閣典機政正統間北征益與
曹務金從嘗勸上持重及師潰與務俱死益慷慨
有志畧師出深憂之竟爲中官振覆焉振亦死於師
而人未知益非天敗振振實自敗也益爲文立就軍
中書符皆其草初與夏杲嗣初孟端同舍藝事益爲

賦獨工景遂罷不復畱意景圖竹稱絕益亦絕不爲也。已已之事誠猝不謀然兵久不用漸驕令少不能戰矣。征伐未爲非計而將帥之臣不無罪焉。逮正統間有許銘者思溫孫也。初爲司馬。屬後以都御史按邊。馭兵以嚴。將被罪者。因嗾其下亂作。死焉。

錢泮

錢泮者常熟人。以叅政家居。嘉靖乙卯夏五月倭夷入侵我郊。保殘焉。斲泮父棺。泮忿之。尹王鈇者工騎射。以功名自喜。常手射二禽。斃之。遂有輕敵心。值寇自漕湖將與在福山者合偵。有船十餘。可六七百人。

耳謂其弱易與欲徼取之泮亦奮欲報其私率其子弟前焉鈇繼發至三丈鋪寇伏不動以二百人誘我泮大呼進爲所乘四起猝突衆遂亂泮不能整卒殲焉鈇亦爲衆所擁矢不得發旋入濼止焉解劔命隸者謝其毋隸猶翼之忝鈇叱令去寇執之不屈死贊曰大吳之風與懋齊異輕心易於去就守死不變奉其職無論利害是難能矣哉未和封疆之役親執鼙鼓提馬而介於陣雖覆師徒亦足賞焉者益帷幄親臣不能畫計今全遭狂監擅命進退不可周旋不能言者謂使固壘無動豈有患哉然益之沒或欲援

之出不從志可尚也泮誠內激於忿夫寇入而士大夫無固心不以死悍其若死綏之義何故缺亦可謂慷慨矣夫

孝友

金道玄

金道玄者吳縣人陳萬戶養子也方國珍起行省朶顏叅政督師討之期會戰驅之補門國珍僞降陳信之懈不爲備道玄諫不聽已而果揚颿直上師燔焉陳溺道玄求不得從之海曰父有知不使爲賊俘也若有馮焉者淩至温之沙瀨上竟得免歸或薦之士

誠所道玄聞復遁去子問以功名顯

瞿嗣興

瞿嗣興者常熟人母當暑病甚興燖湯跪請洗親撫
摩癰穢夜驅蚊不休又患積氣食不下興剗股作灸
母啗之愈又忽非時思菱解衣行求水濱得之人咸
謂異子莊以薦得官至叅政福建

錢迪 徐植

錢迪父甦洪武間當伏法迪年十八詣曹請代父刑
上其事 詔從之時又有徐植者父達以稅事當刑
植亦未弱冠請代既伏鑕猶從容賦詩無懼色二子

俱常熟人

顏琇

顏琇字季粟洪武初父戍鳳翔以母韓行琇獨留父
之間母歿即奔赴負母骨歸行數千里未嘗釋於地
寢則度置之宿其下涉則戴之泳焉父既放免奉事
尤謹旦夕自洗廁諭親勞苦之云幸不乏食又何以
爾爲人趨代亦竟不肯意將視父溲安否也逮卒日
夜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不勝喪死子昌亦有孝行
贊曰爲人子者無以有己若他隨所事則致命焉故
育之之恩與所生等孝能無間然者尤未之見也道

玄事陳驅馳兵間有隕無貳不自意全也迨僞吳求之逃焉以免豈始於事父以致之君者耶廸之與植少遇變而以死殉傷哉是天性然耳非可強相慕爲之琇之養極其心而卒以喪死雖云過者俯而就然賢者之行寧可非與

枚應發

枚應發市人也事母孝母疾弗療發割股進而愈他日又疾作發露禱於庭灼肌以代母痛願以已之年與母夕方晦忽開見斗六星惟一星尚隱頃則雲復合入視母母已擁衾坐云有六人來以水灑之霍然

蘇

戴君用

戴君用者吳縣人洪武中父福以主守失火當坐君用代之刑於市妻吳以節行旌

王洵王淳

王洵王淳者父鑄辟爲都督府掾屬洪武初坐之當伏法洵淳號泣無日夜爭請代奏御史言父以洵故懷祿洵不能有所以事之免於過應戮淳復進云由淳故不當坐父兄者御史訊其執志皆堅定無二聞於上特免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一

六

遂

莫轅

莫轅字巽仲幼慧悟從張適學適甚異之洪武初父繫治當刑轅年十一詣李請代李試答掠問誰教使轅無恐言死父豈人相導爲遂上言之如其請父乃更爲轅陳非辜竟死繫轅已釋季父侍郎禮方寵貴用事時持法嚴轅預恐及繆指一人戍問左者爲其屬後禮見法轅竟以前被伍符免兄遺胤幾殄取而育之又間行求得其父骨歸轅屢觸網卒全已而遇赦宥旣痛其家禍深自刺責常茹糲飯蔬鄰失火勢迫躍入火抱其母出毛髮爲焦若其陰行善惠利人

多矣里有賊禍少年葛嘗疾傷轅衆執焉且陳其殺人狀於郡轅曰葛所殺三人者死溺耳欲逸之不得深爲惋姻沈生坐之有遺孤女字劉烈又他適轅乃長而歸之鄰有舉室死疫者遺子人無敢視恐厲延又收養之素與鄉先生張子宜易九成遊故亦長於學問

都文信

都文信父賢與徐右善賢且死妻唐娠信泣不已右曰使人存之且約若生子當女之已而信生唐遂行右養信長而歸之女洪武初右坐之抵死信請代右

義不可曰而父以息托我奈何令不祀事亦良解後復以他見逮信曰今幸已有子可以報矣右復不許信潛冒其名徃死獄右感之竟亦不予

沈伯剛

沈伯剛者本孟氏爲母之姊沈勝五所養沈且老坐法請代固不許剛疆謂吏願見刑吏怪其少上之得宥時又有朱昱父被左符攝老不堪兄亦先事逸昱請行所司少之加楚掠謂隱壯者昱終無言俱長洲人

吳淳

吳淳字伯善少與兄學兄中遭疾廢不良於行者二十年元爨作人不自保淳負兄趨避之遇強暴刺以刃淳以身翼蔽中三十餘創昏仆於地兄竟死淳復蘇得入餘杭山蜚遁以終

朱良吉 俞敬

朱良吉者常熟人母錢病嘗劇苦自潔齋禱別甯出心割以啗母良愈吉創甚不能興邑人俞往視見其曾開五寸所氣涌出爲納其心縫合之頃乃蘇又有俞敬者太倉人亦嘗割腹劑其肝愈母疾永樂間旌其孝官之尚璽朱灝廬父墓每攀隴樹號樹皆爲枯

有鳥馴狎不復畏人與叅政盧雍皆以孝蒙旌異

陸安

陸安父德甫好客竟以客坐法時以用重典刑亂無貸安恚卽與兄訣晝夜禿至都伏闕請代許之驅詣市中顏色無變時年三十一妻鍾亦以節聞

梁昱

梁昱字文輝少從諸父學爲遊娶三日遭父喪廬於墓者三年蔬食水飲如一日免喪隨計上冢宰蕭山魏驥重其孝親候之爲咨嗟而去部使者孫鼎表其孝將列上不果仕爲平定州有惠政民懷之

支琮

支琮少爲博士弟子貧甚遇寒母衾單不能寐盡解衣覆之已危坐至旦客候之良久不出呼敬將何在乃短衣見云方以所服覆母睡恐覺之故遲耳客嘆息憫之周公忱撫吳恤之僅獲濟後仕爲從事

贊曰孝友之根於性豈有異哉而悖傲者乃時有焉非教之衰則俗之易人湛溺之不復覺也吳禮義之國其君子閭閻焉溫溫焉可略觀矣其小人竭股肱之力誠所奉抑乃其常及至臨利害驅之白刃而天性之發其之無苦又皆穉幼閭巷之人非有保傅之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一

九

黃相

教詩書之澤也固習之善漸靡者深至德之風尚有遺乎至非所自出而恩無與二又加於人一等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二

續吳先賢讚卷之八

劉鳳

儒林

陳繼

陳繼嗣初祖徵本湓城人從婦父江承相來吳父惟
允僞吳時客潘元明所矜伉專已王行輩皆望塵拜
事之良謹騎而呼止仲隨吾來何自喜也後允死家
破母吳操節育長之遺書尚出萬卷遂從止仲學又
遊於俞貞木時經術頗廢乃獨稱說先王有所論說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二

七

李華寫
李志刻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二

七

李華
李志刻

不敢立異而於箋疏畧皆通究釋其滯人稱陳五經
他書亦多淹誦爲文有思致楊文貞見而善之薦於
仁廟召見授博士適開弘文閣詳延文學訪畧治道
俾學士溥侍講璉及繼顧焉宣德初預撰 兩朝史
進官力辭又踰年乃得歸乞言者多詣之既老已厭
苦後王學士淮來與登城望因見其二子請焉雖疆
應之思不屬甚病之遂戒不爲故所交復從之乞謝
不祇忿曰彼學士貴耶當爲之何窮交之與有迺不
得已操觚病遂不支益其文潔嚴固當需緩然蹇躓
由才不逮耶其天性篤淳履道間方蔚有儒行聞之

故老云初有司上其節孝事使御史廉之則方隨母
抱甕行灌偃倭甚恭色若爲樹藝娛親者頃母入以
壺漿來繼趨而前奉以進母嚼之乃拜而飲御史亟
以聞 上尤嗟異以爲有禮所著集曰怡菴子五人
寬完皆有文

徐達左

徐達左良夫元季時家故饒財好讀書鄱陽邵弘道
善爲易從受之又受書於董仲仁喜與諸儒論難益
求其說時兵革方息學者尚寡達左教授於鄉多所
開誘洪武初守臣得辟署東甌守仁辟爲文學博士

凡六年李普著顏孟四子書同時有林大同亦力學博通經傳時尚未專用朱熹氏學故疏義存者家有之被薦爲博士大梁以病予告永樂間再徵不就所著有易義與

錢更生

錢更生者常熟人少躋治經術篤信之洪武中應辟至中書見宰相不拜問之對以未見天子故不敢先禮焉守事久之不得召會有詔祭元初王各爲之辭進更生所撰大契上旨卽召對欲官之謝病免歸李初名沂以事見法子廸代故易焉其所爲經

亦不專宋儒也至曾孫昕官布政楚有廉名

呂昭

呂昭克明崑山人以經明薦授掌故徐長於學問敦行不苟慨然有當世意嘗上書言事稱旨改尉浦城故山谿間少耕植昭躬勸課遂以豐穰遷守沁州不能治裝有老父持金贖者峻却之然行未半道資費竭盡質衣猶不能賃舟車路出徐故所受經弟子憐其寒共進一裘買驢載之官子旦旣從進士遺書厲之庶乃亦有父性按河南以不合去後起爲郡理迄罷無所侵居嘗環堵不蔽不以窶爲念歿不能喪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二

三

回

魏公驥賜之始得殮

殷奎

殷奎孝章其先自華亭徙崑授春秋義楊維禎所洪武初以秀才異等聞太常籍奏試通一義遂請諸能稱者官文學掌故因乞近地見忤調咸陽卽盡節所守教諸弟子文義甚美獨念其母不置竟鬱鬱死諸弟子私謚文懿先生奎爲文爾雅深厚不爲浮誇學亦頗究通天人分際所著書甚衆若咸陽志關中名勝集陝西圖經文離藁等二第僻孝連箕孝揚俱經明薦奎卒壁徒步千里以其喪歸箕舉秀才試守僉

事

秦約

秦約文仲本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再徙之崑
文王學爲儒有高行約至正間官博士洪武初召對
拜侍郎禮部以母老辭歸後復以束帛徵上封事乞
重儒術廣教化之意又令守相考上各爲書上之省
以訪咨治民術授文學溧陽吳沉薦約舊儒宜置之
側得盡啓沃在溧陽久之乞歸卒約爲文原本經義
貢師秦極重之所著樵海集及他書有傳者

周南老

周南老正道在元季以薦文學掌故當塗文檄爲吳
縣功曹按獄能得其隱詣關上書陳六事進省掾
國初徵赴太常議禮放還嘗集易傳說禮舉要子敏
亦以明經薦

顧巽

顧巽順中長洲人永樂間以易教授於鄉自巽始時
方統一經傳崇道德成就教化除去異議輒以非聖
罪之靡然嚮風其弟子賀庶孔友諒顧詢以易在文
學高等而巽子瞻瞻子餘慶皆能傳其學起家爲郎

陳頎

陳願永之長洲人言春秋於景泰間受業者甚衆薦授武陽文學掌故適故人守豫與一馬乘以出入已乃還之欲使遂受固不可未幾謝歸願雖以經教授文亦清綺不作老生語在當時甚見推與性介特不肯苟容儼然終日矜嚴見於色故尤以操履稱不徒文也所持論長於刺非而李歸之正要以經義從有適楚及游梁錄又有紀所傳聞書學者多有焉

陶振

陶振者授學楊維禎所洪武初以三經義舉言詩則熹書則沉春秋則安國故諸生樂其近皆名陶生學

爲掌故吳江久之坐法傳詣鍾官奏賦三篇多俚語
俳調得釋復爲掌故安化振才易辭近卑俛爲時格
本無足稱而爲經生者本之

盧應坊

盧應坊者襄子也少失父事母以孝聞力學甚苦以
易簡於鄉與國之俊士習業其所爲未嘗不由禮言
恂恂不出口退讓如將不勝而操諒履貞見不善義
形於色鄉人子矯妄爲名造作語言而行汚市人嘗
深嫉之所著書皆以勸喻德義不爲諛言

贊曰儒之爲益於世豈空言無施之謂耶自昔王者

無不詳延相與博議於劬攘未集之日首風示天下
知所遵尚故太史公所稱功令務以教化成俗益謂
王者之首務三代以下未始有易焉者然詩書禮樂
之澤存更壞亂及整齊於散佚之餘師異教人異說
益遠益踈故分裂爲諸家人自爲䟽固訓微箋解道
爲天下喪也久矣宋人者豈能不藉前聞獨追古始
出漢以來儒者外耶且昔儒其所爲說皆拾之掌故
弟子口相授受及坑燔之後所記憶十纒一二而已
若孔甲矯疵申培公轅固生韓太傅高堂生田生胡
毋生複中翁之屬皆傳自商瞿子夏子張氏之儒而

湮微燼滅存焉者蓋寡亦各守其師所授尙亦存孔氏之舊乎而宋人必盡以爲駁而不純簡斥竄削屏絕之甚於坑燔之烈然每竊取其義勸說入之而遂皆謂自己出是何忍焉矣哉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則雖先古所傳師氏所守稍不愜已措擊不暇顧是猶有可言者卽朱氏爲易義皆顯竊王弼之餘而云王何罪深桀紂則盜儒者不乃無罪耶使古之遺幾乎熄矣其曰經解而倍經者往往著於篇僻陋汚滯何以服往賢之心且使後來者杜口不敢談則其狠愎自用不膏虛受千載爲恨可勝言也晦蠲

至於元不復以經義爲事惟許衡氏吳澄氏稱潛心
大義有所考質惜其論說亦多守所聞不敢顯有同
異若吳氏之於禮及他儒於詩書易各有傳焉亦未
嘗盡廢古也特未自名其說信從者鮮故大吳雖以
文學稱而經術未得其傳 明興風示海內以專經
崇儒始有所統一然未嘗令之必盡以宋儒爲至永
樂間諸臣籍奏乃有所專而學者皆嗜於穀學且不
敷而徒標取近義彙括傳註口耳未學聲音佔俾猶
之未暇而况能淹該徹心辨通誦貫徧識多聞於服鄭
馬戴稍窺 門戶一染指於鼎知其旨哉甚非上所

以重經術明教化之意也然頗載前數君子者亦其志行篤謹持已公亮仕不希寵隱不違俗皆近儒行與波溺於文辭輕薄無檢者異科故特列之云文學

文學 王彞

王彞常宗先蜀人父教授崑山遂家焉彞羈而貧好讀書入天台山師事孟長文長文故事元儒金履祥既博瞻廣肆於古無不窺其所爲文雄沉以暇嚴加有典則時楊維禎自名能文而多怪迂且不適彞心獨輕之數詆訾其失 國初徵撰元書後母老乞歸與高啓同坐魏觀事

謝徽

謝徽元懿長洲人在元以言詩被選洪武初召上預脩元史授編脩兼令教胄子遷郎中吏部辭歸已而再徵爲大胥屬徽學長於訓詁而淹誦多於他學者以博聞稱文辭頗暢朗與高季迪齊名弟恭亦能詩皆有集傳

王行

王行止仲家本徽父爲人行貨於都市以仲操挈從時樂或詳貴仲能別其上下品輕重之主姬欲聞諸小史稗官仲輒誦數家時時爲陳說主異焉與書一

秩洽日以誦得遂俾之學乃無不通其家所藏書且多盡發篋陳之既已習卽辭去游諸生間爲言濟南生詩伏生書孔安國禮灑灑不窮皆大異之然視其居徒壁立故未嘗有書也問其所授則從藥肆翁爲文宥逸而謫氣陵一時在張士誠所以止仲故賤下客畜之不甚奇也洪武初辟本郡文學諸生心易之雜叩以經義應如響且各有意更進與論難者自以非所及始大服守魏觀王觀前後薦上不報將入都或止之仲自負奇材欲有所見不顧往客藍玉玉武人不喜儒仲以巾講謁立談大愛之引與謀議未久

玉以事忤誅與其容皆死焉王生有縱橫才當羣雄
間嘅欲立功名既無所就卒乃死黨人幾若蒯通雖
其言不外聞然玉之威強振主性又暴戾豈足與者
無生平舊而一旦遂爲石交生既無以勸之抑損而
又甚之坐取夷滅非不幸也

申屠衡

申屠衡者長洲人言春秋於楊粵間與楊維禎游推
其博瞻嘗客潘元明所客賦詩衡每困及命筆爲文
則疊疊有思致洪武初徵使草檄喻蜀大稱 旨授
修撰亡何病免疑不肯仕謫徙濠又有陶琛彥珩攻

文有志行篆籀久微絕琛考質精稱得古法與傳著
皆以游士徊翔兵間雖不暇納亦禮重之洪武初並
召爲文學掌故琛子伯承以書學世其家

錢逵

錢逵伯行自其父良佐以文學名書跡亦遒勁傳於
今元文宗時召對命爲農桑書又命書古賢大夫事
放歸復有薦者授吳縣文學掾滿一考罷去逵攻文
甚苦方其命思循壁行且哦時觸而踏或默坐沉想
客入不起年四十餘猶無意出也屬至正間分行省
於蘇始就辟尋又遷淮南修法令舉文書能無失秩

洪武初徵詣太常議時方制作禮樂爲百世憲諸文學多膠所聞議不合者皆放歸後復以事被逮坐之遠雖以儒吏然終嫌前元官其學長於稽古而於六書尤所擅人謂過其父若子山伯璞等雅推重之有所爲書曰櫓巢

金文徵

金文徵德孺洪武初爲文學掌故已乃舉進士同知鄜州時用法嚴徵所守與屬連屬尙未通稱被邊地坐法免又起爲國子與從兄玟皆以文辭相命詩雖不多亦清綺

顧仲英

顧仲英者崑山人少爲輕俠通賓客豪於郡邑三十始折節讀書家故饒財益購古圖籍藝器旣吳人嗜好多以屨往英自謂能辨瑜瑕風起然不能不寄耳目談者鑒益精則益工爲僞習遂堅不可破流至今英築館茜涇西日夜與客取酒其所交若張翥楊維禎柯九思李孝先張雨于彥成琦璞咸擅一時名聞沼臺觀藻以冊綠供張華侈聲樂盡妙選長袂利屣招搖若狂詩歌間作才藝相若人皆慕之嘗辟召不就張士誠欲舉吏輒避去旣而用子恩爲尉爵錢唐

縣男晚喪母甚哀毀慕佛遂髡焉蓋見時變恐不免
故將易服而逃然洪武初誅鋤豪傑英旣不蚤識去
孰加有輕薄名與倪元鎮皆以大家爲張氏客故竟
見法

贊曰吳稱古奧區才所產不乏然至於元之末造方
事戎馬於時以力舉梁倚者爲賢黠滑成姦利至饒
贏者爲貴又烏事文學哉而諸君崎嶇奔走傲睨羣
雄間艱難其身而儻侗其志相與歌笑如平時若無
足顧者而彼亦謂無心焉非有能爲蜚蠹者遂示優
容故皆得全及天下旣一方網羅逸遺悉致於用而

猶敢偃蹇次且雖起就徵遽自引退既疑構隙開嫌
間猜怒相因而發其將免乎哉若常宗仲權既束帛
及門禮命方爾而自負天施罪何所遁止仲反仄
慮不可知伯英昔仕終卒以罹德儒循循而見謂不
攜若仲英則由承籍之厚虛名薄枝非敢弄法犯姦
成富也又非敢立然諾睚眦若嚮時橫州里也而竟
坐之惜矣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三

續吳先賢讚卷之九

劉鳳

文學

郭翼

郭翼，義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亦通經義。言王氏《易》摘辭必範之，古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可幾太史。左氏詩亦質，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磯等相和，皆服其氣調。見羣雄方逐鹿，東南欲一有所用之。嘗獻策張氏，云明公仗馬箠下，委地及越數十城，望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乙

李華

增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乙

李華

增

風請服者人皆苦元政守吏貪殘自恣不恤其下非
能極慮安危者也故民離敝而莫與之守今誠能反
其政休勞之率以乘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遽自宴
安湛於逸樂不惟精銳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
壞進地益雖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且具又所必爭
也其能保乎哉言頗切忤士誠幾欲殺之其妻勸之
云郭生策未爲非縱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望我翼
遂得逸去洪武間徵受掌故自以遭時不能建立功
業怏怏卒獨所爲書有傳者時又有馬磨元亂僻居
海濱營田穀自晦苑圍雜畜衆禽爲娛樂州郡豪傑

多造之常引避不見時尤重之

表華

表華子英少好讀書與諸生學誦卽他授皆能誦諸生乃不能憶時時叩之尤工爲詩楊廉夫爲樂府有所風刺前代別爲格惟引華與同顧英家多名畫及法書日與共閱題目之賞好風流一時爲美旣元政益衰朝不逮夕而華輩誇浮猶宴然如燕雀不知堂皇燔烈際 國家平亂辟郡文學文以子爲吏被罪株連逮而顧英客若易恒亦以游談能誦古文重復與俱徵詣鍾官

偶桓

偶桓武孟太倉人初以年少俠游客諸公所倪瓚愛之勸令學遂日誦數千言試令爲詩語警絕若素工聲律者因爲延譽嘗所往來名一日起洪武中大搜故爲游者至則命爲吏武恐及輒盡力所守主自從事閩之崇安更桂林又徙荆衡所著有江雨軒諸集又有鄒奕者美姿容善談笑元官也洪武初徵起復命守贛州坐法傳詣刺姦徙置安肅二十年蹇義言其才用徵還奕所爲文與武相若

張適

張適父仕於元適少悟絕爲詩立成母賤其嫡妬之
名曰狗子爲諸公嬖愛憐其慧比相如也值亂流離
道路洪武初以秀才舉爲郎工部病免復以明經被
選擇爲吏桂林周旋滇池主估僧鰥鮑稅金錢二十
之一衣食其間或不給竟抱案死爲詩若文與高啓
楊基齊名而辛楚寒薄因阮之意溢於辭嘗論滇所
創開云自楚莊躋畧定之遂畱自王也至漢建元間
王恢唐蒙司馬相如王然于等所招徠降下之者種
以十數置益州郡而云自靡莫之屬滇爲大今之縣
爲昆明者也北至牂榆古曰雋州及所謂檉棟者今

之大理也臨安者本句町王地所謂邛人僰人也漢
爲牂牁郡而蒙化者漢之永昌曲靖者舊爲東西爨
者也自雋以東北則徙黯爲漢嘉而笮在雅州則皆
蜀之徼也且漢初畧夜郎置犍爲郡卽今之戎州乃
燉牟治道自焚道指牂牁此又漢疆理之次也又云
自滇以西求身毒國往往閉昆明則雋之南昆縣也
此又自滇畧通徼外之跡也且滇在禹貢爲梁州界
井鬼所屬分則固非九州之外窮荒矣地又沃穰千
里名爲富饒水土之羨生物之盛十伯他所雖絕遠
其爲要劇可知矣今道所從入貴州古之鬼方也道

隘且要假令一夫 狂則懸車束馬之塗不知所出
矣且以今兵威因秦時頽畧通五尺道黔中者大索
之諸夷間廣爲岐涂何不可哉夫制禦者先之形便
則威無不迄久安者據其要領則無偏廢不舉之患
所謂楛吭撫背建幹之勢在我則雖有邪謀變計何
能爲乎且與其緣險塞徑懸度臨不測道一孔之所
出孰與交衢四注分裂其支郡而關梁出入動悉由
我有事若從天而下豈足道哉又按漢所謂關沫着
梁孫水者若水出蜀旄牛徼外南道越雋邛都以至
犍爲朱提入於江所謂朱提銀者也是水之所出自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四

其界也而捷爲故役屬西南夷又豈假他道哉此其言之可推行者故刪取其要歸之正而載之他所著有江館湖濱昆明諸集有傳者孫祝起家進士爲尉士上言幾事被斥已而遷守保定

張仲簡

張仲簡在元師事張伯雨爲黃冠張氏之亂反服養母頗閑詩賦書法亦婉媚饒介爲游閒公子嘗延諸客授簡使賦季迪孟載方締思簡已就篇衆推第一介贈黃金一餼王偉嘗序其詩

葉顯

葉顥者洞庭人自其父從游說之士多交海內豪傑
然嚮文學故時者方幸無事相與恬筆和墨坐而吟
顯知亂且起慨然有安時意論議事形盡得其槩掌
故博士李祈字文公諒之屬皆父客器重顥知其志
相謂當不碌碌至元間選於鄉署吏不樂罷去北之
燕中欲以策干用事者值勢已傾流落濠亳間久之
無所歸及耿長興炳文聞其名召之欲薦上自謂方
事之殷不能有所佐助今已定何復爲吾且放意自
娛耳寧能爲吏守文法取戮辱耶竟死長興所同時
有許燁亦以處士名能文 國初應 詔至陳詩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五

章請緩刑寬賦家

賜以布衣遣歸故山中有許處

士亭存焉

周砥

周砥履道少齷齪自好博學工文詞薄游無所詣故與義興馬治善治曰周生久宦游無成而來過我於是砥往舍金谿山中孝常日往見之周生多謝病不見諸富人以孝常貴之也相謂曰馬君有重客時獨造爲具召之并召孝常常既至候周生日過中不往孝常自往迎迺爲疆往諸客盡傾飲酒半孝常起爲壽客皆避席周生持酒不肖飲曰吾無德及諸君

而虛飲食我我不及鮑生明矣然使何以復者我明日辭矣竟夜半去歸吳復與季廸仲載相和歌書跡尤工亦善圖畫已而又去之會稽歿於兵其所貽者常書余見之魏先生所云砥之謂自好之士未可謂一節者也夫時之方潰士盡欲効其尺寸思有所建故伏軾結鞅西馳者咸欲輔旣危之勢於將顛墜者也伏軾結鞅東馳者皆睥睨羣雄間欲以口舌說而中之以所欲者也砥遑遑無所之游嘗困而歸矣生以爲其中豈有所不得已者然哉昔孔子大聖猶七十餘說而不用况砥之駕鈍謀策無所可采論議不

能出於成功故以爲無關於成敗得失間而棄之倘安所望乎哉且令庸庸隨世圓面污行以諂曲取容乎固非砥之所能也出於萬分之一苟得當以効其所庶幾者豈患無尺寸哉則又非可冀於行所抵也委而去之自絕於清水隅曲幽窄稿枯窮餓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乎則又未嘗有繫拘重捐所不能釋而怨之斯亦未足爲負氣矜高者勸也嗟乎馬生視砥何者而可夫以砥不肖之身旣不能致之名實功利之際又不出於介清僻奇貞厲之士謂游談無實窮年謁請守事羈困而已矣嗟乎馬生事未可以一二

言也古之人豈獨賢智可仗哉蔡澤噤吟奪鷲於途
季子困於易水之上而自信其畫必可顯於當世亦
膠焉而已此其自喻如此然大抵拓弛無能爲也

朱應辰

朱應辰少爲陳氏禮荼舉子當元季數與計對復棄
去爲古文辭亦與楊維禎遊洪武初辟爲郡掌故應
辰爲文繁而不猥詩亦工爲長短篆籀頗類古洪武
初嘗命書符印有集傳

贊曰方士掇甲冑爭旦夕之命豈不思投戈講藝興
於文學得休息哉彼其出入訓定勞於役亦因休暇

時有訪延故諸君當劇亂迄我造邦以樽俎談宴從容雅游故復貴耶及事已定乃猶以異時者輕重論惟庸庸者得免非以論議爲尤則才氣有足忌者耶然旣竭其力覃精綜述有所垂於後異久而不衰庸詎知湮微殫盡與化消滅若是速歟觀於羲仲以下諸君咸有所著聲傾一時今求之其鄉發故篋鮮有存者則士所以窮年卒歲研探繹思紬列者曷益哉豈嚮時侈盈之以而能者蓋寡亦旣以漸削乎則運與之易今而作者益衆故無復稱焉文質損益何若後之視今乎及觀張適周砥所論議裁而著之篇亦

非一時所敢望矣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三

八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四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

劉鳳

文學

虞堪

虞堪者宋宰相允文後也徙家長洲家富其所藏書多雍公遺又行重購校讐日夜不休自稱僻鳥爲詩頗清潤兼好吮朱設色圖畫樹石盤礴睥睨故爲賞好所移盡費其產從祖伯生嘗愛重之其書乃亦賴之傳

吳文泰

吳文泰者貧而湛於詩嘗從事幕府文書無所省與
丁敏游無日夕吟不休二人者嘗閉戶共爲詩人見
其終日突無烟往視之則方瞠目相對亦忘其饑也
語皆厲苦若孟郊益僻蹇矣文泰洪武間同知涿州
坐累謫徙雲中而敏流落江淮間有憐而館之然故
狂生不能久悒悒遂謝去卒饑寒道路以死

蕭規

蕭規者其先自楚來徙學通二經尤長於訓詁然不
求仕販鬻自晦爲文亦鬱茂有體裁人或從索之多

謝不能二子曰潭湖皆能世其家以學文潭舉進士
湖以茂才選永樂中

鄒亮

鄒亮克明者長洲人少喜名善爲文爰毫無停思然
輕俠無行嘗薄游爲人所擊侍郎周公忱見其文爰
之誨之學遂刺厲稱博絕况守鍾薦之授從事吏部
已而遷御史旣酷嗜書時雖散佚然頗有存者所得
故宋時本皆完全與湯胤績諸人共集湯氣豪見亮
不覺自折下之詩與劉溥相若亦相服也有漱芳諸
集二十餘卷他所撰未成者衆第順仕至辰州守亦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四

有能詩名

張晨

張晨與第粹中並有雅才文辭清綺而晨善六體書
又有阮維則林大同俱爲詩沿元季習雖靡亦稱工
矣大同尤學問言禮爲容者宗焉又言詩及書皆有
源委洪武中辟爲掌故開封病免永樂初再召不起
又嘗著易義及他文皆傳

滕用亨

滕用亨者德懋從子也少從懋游旣又之四方交其
英俊與晝夜講誦弟子從之者頗衆於時以經義名

者不過宋儒享學通傳疏不專一家言文辭亦辨博
工篆籀永樂初以善書徵則已老 上見其容止衰
憐之又獻詩三篇大稱 旨令待詔翰林預修甲典
時同被召者長樂陳登登所書婉弱而享用筆遒勁
近古至其精識妙解尤絕人嘗被 旨鑒別圖畫用
思耿微見卽知誰作故尤以嘗蒙賞

趙友同

趙友同彥如宋氏之裔也自其父工醫同亦誦黃帝
書遂博通諸家言爲文溫麗宋濂與游數稱趙生得
吾意洪武間辟掌故華亭後姚廣孝以善醫薦遂得

召對又有言其知水者令從夏原吉灑水道利漕渠
工畢乃以文學參侍從撰定功令及箋疏經義勒成
爲制學其弟秦子季敷至孫皆爲掾史人謂墜其家
風

梁時

梁時者吳縣人學爲文最苦其父初以博得婦生時
逾歲又博而負人携之去時少則隨母長乃忝會稽
山中讀書洪武中以善書選隸 王府亦預撰列有
集名噫餘時有棲澄者自鄞來徙與時同授書沙中
翁又授易魯人霸客都尉胡歡所夏原吉與論水道

澄具言吳三江入海所由及所當疏導者原吉欲薦之辭不就有林臯諸集傳子曰宏至孫皆以馬醫名

錢紳

錢紳者自秦州徙父少以鼓琴爲人所愛紳生其家去從陳嗣初游乃得與士人齒學甚厲苦故其文亦頗贍時有錢腴者與同姓爲兄弟交亦有文而紳毋更適人生弟錢纓仕同知靖安

鄭文康

鄭文康時又性能文雖以舉子義進卓犖有奇志親歿遂投檄曰吾所爲竊升斗爲養耳且齷齪爲寧猷

行吾道有所建當世耶發篋中書晝夜讀間序列行事可爲時益者十餘卷傳

沈愚

沈愚通理世以秦越人方顯少有綺思與鄒亮等十人稱才子詩格類之而愚長於用多劉溥長於用少有箚籟吳歛二集弟魯才亦宏麗與其季皆有名於時魯所著權畧五篇長於論事

贊曰吳當元氏以來文下衰矣明興則季廸諸人倡之而未能大異於前建宣泰以後鄒亮文康通理奮爲詩又一變然亦無甚相遠也夫始之造制天下懸

之日月疇能以情易者故譏過必聞悔辱易構亦難
乎免矣人誰不重違其難而輕自炫哉異時者政稍
寬則學士大夫廼靡然嚮風爭自磨厲文漸以盛矣
然氣之渾龐尙溼而未發時所產才亦厚醇以慤故
未離於始之質雖放極其思猶且縹緲逸足未絕騁
千里自超踰也謂時變損益必隆以漸非邪

張淮

張淮者吳縣人受學博士弟子輒棄去更各他師然
涉獵書傳不能爲醇儒家徒四壁立拓弛無行而才
性捷疾爲詩隨口出雖研思不能加也衣弊履決人

皆易之淮人徐志眉書游無所推讓見淮毫翰若飛
淹警出人意遂驚而遁富人請賦者餉穀三十石
悉行酒家無所問竟以醉死

陳體方

陳體方者故酒徒也然沉深好書家貧落魄其所游
但爲酒醉之置筆札其旁惟所命數篇並奏或口授
人疾書不給嘗自謂鄙生非狂必我也者乃真狂耳
每賦必酒酣以往才始縱發蓋得之天授非緣學也
嘗於酒所好一姬請詩百篇當就之爲賦至六十餘
人笑爲所欺將死游行田間並歌並進醉而卒人謂

達生子大和亦有父性才敏利下筆不休語妙一時而嗜酒甚日與所嘗游飲醉則相和歌旁若無人者晚益貧并家居無之寓浮屠舍又不恒東西惟所之輒醉卧

沈貞吉 恒吉

沈貞吉與弟恒吉者徵士孟淵子也孟淵當永樂間以才徵不就吏而學二子與陳嗣初故一時士無不傾游於其父子者皆有名當世相與推重而貞吉兄弟詩亦相若自相和篇什甚衆下至其家人子亦能之幾若鄭玄家婢又皆善繪素貌人畜工絕每圖構

輒踰時乃就亦不肯爲人作故少存者至恒吉子周始大著然二君立行簡貴所居几闔蕭逸樹石環之激水映軒檻陳古彝器坐臥其中或舟泳馬歷諸浮屠流連賞好有烈士風故能成其藝也

陳孟賢

陳孟賢者嗣初子也其鑄詞深苦命篇甚遲而工有姬辨慧知書孟賢所爲皆能誦之時謂女書記又有孫繼康王孟南者皆能詩

周原已

周原已名庚初學詩於舅氏閭丘賓用尤好爲古文

辭乃以善爲方待詔非其意其詩溫厚和平有餘思
焉與徐用禮交而禮詩好綺艷情多燕昵以詩故不
事事遂貧蚤卒

陳紹先

陳紹先爲文簡質仕內史有所諫諍不納謝歸書跡
亦清潤人購之多不與故尤以難得貴年至九十餘
時沈貞吉兄弟俱壽與紹先優游山澤間稱遺老焉

奚昌

奚昌元啓好爲詩其所賦疊疊不竭由鄉校升於司
徒屢試輒下其所受業弟子皆得當補吏去而昌久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四

七

乃被選

贊曰余聞之鄭司寇云國初言經義皆王古註疏而兼用程朱氏耳未始盡廢之也何後乃亦不說學徒以宋儒爲乎豫源落拓而才故超絕雖格未就捷疾不假思力則枚生何以加之然誦多不主一家言猶以不詣太常受業故耶若陳頎奚昌沉潛蓋久而馳騫於辭故不待試高第名也孟賢造體殆艱鬱而不流庸不謂蹇二沈和合紹先平贍無傷於氣原已之質命君謙所推遠矣夫

張習

張習企翔吳縣人爲郎禮部出按察嶺外喜學問文章爾雅多取往聞佚遺者校而傳之故古之餘多賴以存

陳震

陳震少則以警敏聞升於司徒被選授文學掌故濟陽頗言學時東人之學者蓋鮮自震爲學官弟子遂盛他邑亦靡然嚮風矣

顧珣

顧珣文之雖以經義試高第恒不足其所業謂士當多誦不專一家言者故不任職學亦不懶性介嚴居

未嘗請謁人以此重

桑悅

桑悅者狂生也其學無所不窺善屬書離辭用剽剝
徃賢從博士弟子上謁部使者高其名欲使者折下
之使者驚謂何物廼誕若是因進之使誦業無不通
遂禮責之士所爲貴學者慎行其身使華而不敦雖
文奚以爲生有美好之資而滅裂棄之是之謂何特
以傲長者又非所以諭德行基厚命不佻也悅竟以
升於鄉司徒論士見其怪迂黜之丘公濬聞而召與
語大奇之令爲文每奏稱善被選爲文學掌故濬語

使者善視之悅復拓弛不肯束帶廷謁長吏以下皆
遭侮銜之切譖於使者所使者以濬故虛已待之且
薦其才遷掾長沙又調榜卒不能任耽悅爲賦俚甚
文亦卑耳特濬等才不相遠而以學誦服之且異時
者習相沿靡弱未有能振焉者而悅實有異資溺不
自覺惜夫

贊曰文之開以漸由元氏來豐麗之氣鬱翳未宣故
我明肇造至憲宗時始再變然諸人亦不勝其
質桑悅緣舊習有所發憤旣已詆前之失何已之綜
述乃不逮其言遠哉才者不易得亦藉於學及所爲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四

九

付

砥悅豈不知效法左氏太史非薄李唐以降作者哉
謂有所擇則其趣何廣崇而流弊未還謂能辨之蚤
不耶將力有所屈是以雖指謫往賢不少假而不能
凌厲加之亦時者滯拘望之迪造難乎哉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五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一

劉鳳

文學

祝允明

祝允明顯之孫也允明生五歲能書過目卽誦爲詩
時有壯語長亦貫通百家縱橫羣籍有所撰筆不停
思致佚發如涌泉故其名籍甚桑悅無所推讓獨心
儀允明書法得魏晉人髓性儻曷不備畧容觀袞衣
博袖與衆人居甚樂易至默而深思慨然有慕意不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七

萬瑞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七

萬瑞

測也多兒女子情時亦惑焉不問家人生產人或饋遺之隨復散去仕郡功曹而子續由給事至方岳陸燦稱其精覃綺鬱振發橫厲文由此彬彬盛矣而俯仰浮湛混於俗類東方生云

徐禎卿

徐禎卿者吳縣人始業博士弟子試輒不當家甚貧蓬絮而行故未嘗有書也而無不通皆從他所觀其才雋上清腴初與唐寅文璧游則其詩逸麗時有焉迨舉進士見李何制作遂變而益適研極詩之變翹其初由卿雲以來至西京之盛沿魏晉而下其所攻

論甚嚴談藝之作出鐘磔矣吳之文自昌穀始變而爲六代子伯虬亦名能詩

閻秀卿

閻秀卿者長洲人有睿資沉深好書泊如也文清綺雖未離當時體而婉麗以則逸情翩翩若其人在目尤喜推轂後進人倫之鑒寔稱允焉其行事乃盡佚去之未遠而一無可徵

贊曰希哲佻佻而閔肆虛曠與循吉並時其志趣各異楊則竒偏自好獨道寡與祝乃發舒流易狂恣昌蕩雖傾一時而所著瑕瑜可覩故譽損於前昌穀奮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二

萬瑞

起變詩之衰元美稱其雲流泉瀉輕雪映月仙人下
遊逸塵絕軌則其靡艷飄舉蕩冶雄逸故爲絕倫而
又云渾灑之氣少謝何李其未然乎夫徐誠恨短而
李之詩粗厲之有焉其何以尙之若何則比肩而遊
又可誣哉

黃省曾

黃省曾生少後於昌穀尤長於學於書無不覽而考
研鈎審精思微辨於經傳義疏古今事變典彙章物
幽邈猥雜損益變化無不究通故其詳聞輿學近古
無比文亦多爲俳儷引援緝綴廣喻肆陳獵前之華

而追琢加之故鑿治衡範操裁具嚴而所自放恣滔
滌混涵包洞亦可奮千載於時喜名之士咸出其下
詩賦雖云我則未暇然昌穀外無論也蓋有意見之
行事故不徒虛文爲子姬水亦有雋才雖讀書不逮
父而其所著五七言尤深愜作者或謂勝之然逐時
趣取流易僅唐以來不能出六代上尤工書學若嗜
古賞識雍容甚都謂流風未謝

兄魯曾先省曾成名其意好惟書修人事請謝賓客
乃非所長落落於時與皇甫兄弟中外親特相善每
相和爲詩才亦近似賞采吳士有聞者著爲書廣逸

遺存舊故論多稱覈子河水詩極有意力採摭唐人語散遺者哀爲秩與父友徐縉游縉與省曾同學相長晚益工於書耆耄爲後進宗

贊曰氣之散越也吳得其華而生才也恒鍾之故我明百餘年來士乃迭興省曾語闊深則兼數子語豐麗則擅當時而兄弟羣從皆綜藝文自昌穀作而吳於詩盛海內勉之長於六代時亦出崔蔡間然尚服膺獻吉開後來者遂益變而古矣君子貴始之者今之秩宣故誰力耶得之番番好獎借成就之故得其一言爭自勵有不善惟恐聞亦可謂能勗矣姬水

好賈疑其市人之心用以爲損

唐寅

唐寅吳趨里人少輕俠有逸才詩艷冶長於諷刺爲
博士弟子時文林薦之守新蔡曹公鳳大奇之名始
籍籍洗馬梁公儲論士東南第一歸而言之程詹事
敏政云所與來唐生今無比也卽太常籍奏未足盡
生萬分一敏政亦雅聞寅從儲請其文寅立奏幾萬
言遂大被賞寅懷梁深會其當行亦請敏政文適敏
政被命都諸奏上者都穆嫉寅潛譖之謂有寄請給
事論罷之且斥寅爲掾寅由此廢而人亦尤穆猜狠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四

李森

甚矣寅故緼藉游於酒人詩多婁怨方其少年好爲
饑窮語初欲發其憤傷於世有所慨惋旣乃卒蹈之
嘗爲書與徵明自悼其窮云孔墨皆因所遭垂之空
文逮史遷下蚕室賈生放流厥有叙述身雖罹戮辱
視吾舌存否也又嘗作昭恤賦以自哀繪事尤稱擅
古今

蔡羽

蔡羽者西洞庭人嗜讀書文詞敏給其自負頗甚譏
彈往賢無全者詩詆李杜未工及其自爲則尤可議
元美稱之汀花水鳥殆溢美乎而欲非薄昔人過矣

過矣文亦無取性復鄙躬自約致厚藏家本習賈羽
旣籍時資陳掾其間故尤致譏云

戴冠

戴冠者長洲人博通多識刻意爲古文詞負氣矜伉
無所推與二千石察可者亦無如生第每歲輒試不
當晚乃授文學掌故三原王公恕撫吳時重之其在
銓也列上十事皆劇切語爲之改容降嘆長沙相李
亦愛其文欲薦之不及瀕死嘆曰天夢夢耶世汨汨
耶此惟擁楹媿奢斥矯虔肆駕夷由踣耶已乎已乎
豪傑廢死乎其志悲憤所著書陸燦序之太史公云

倣儻非常之人意有所鬱結則退論書策以舒其憤
戴先生幾是耶士有以信千載雖溝壑無恨矣

王寵

王寵者守之弟吳書學自宋克允明逮寵皆名得魏
晉法然寵之資雅馴不以誦多矜游於蔡羽所而一
時名皆歸之胡守纘宗尤相愛重人有請寵者千金
欲得其一言適又當償進無以藉寵竟不顧麾之父
尤焉跽謝曰人所爲重寵者能脩耳使自污傷不乃
見輕而又因利之耶尚書顧璘極推服而寵竟悒悒
不得進用恣於酒以卒所爲詩與徵明相若而格少

尚之

張靈

張靈本寒人子力作自給而靈生乃有爽氣選爲博士弟子與諸俊少並游唐寅尤善之靈所爲詩能速成雖使遲之亦無復加也嗜酒貧無從得寅嘗晨詣之卧未起呼之靈作色曰而公正酣遽醒之若豈能醉我者寅與之適他所見羣賈有被酒吟者謂靈曰爲若舞彼來奚若靈乃佯爲丐和其詩賈驚飲食之已而跡知二生乃大笑人以此污之使者方誌來惡爲古文詞者斥焉生亦善圖畫能不逮寅

贊曰自子畏遭讒亦坐所與富人子行已不自慎卒
困於游顧專患才耶才者衆所側目已又甚之其何
以免冠額額老博士耳以言忤時貴其氣之死靡折
使得恣所欲爲不快耶今其書存乃多慨憤矣夢晉
無行黜乃其宜然以彼其才而使摧折至死生棟覆
宇隳犢破車獨不可少俟之乎蔡掾雖老無奇其言
有存者亦幸不幸耶履吉實有儒生風可謂方正博
聞有道術者雖詳延之 詔屢下而竟不能以高第
爲卽將由吏淺聞不能究宣也

趙同魯

趙同魯與哲少伉爽不群於書靡不涉獵意存當世
喜論事能深盡不隨俗是非嘗上書三原王公恕請
寬賦及與使者書論閭左籍言皆愷直無訛散與所
爲詩名仙華集陸燦序而傳之時有賀表之都維明
樓仲夔諸君子皆有文行其事益逸

錢同愛

錢同愛孔周性狂率無所屈下氣尤激昂思致青雲
旣不當於時乃潛志學間誦通諸家言究明其旨向
無以徒訓詁爲然頗有所著或稱其養長華實郁郁
乎沉漬熟哉以其放蕩不獲鄉曲譽

贊曰與哲其先宗系甚華旣所憑厚矣而氣亦激直無詭隨謂儻正沈慎善持論者非耶孔周誕迂矜已過甚曾何足云而沾沾自喜特以附昌穀載之

邢參

邢參麗文湛默好書立士行講授里中以醇和稱昌穀諸君皆與游其文亦質而不華貧無以朝夕空如也竟未嘗娶恒獨居遇雪累日囊無粟兀坐如朽株諸君念之試叩門見其無慘凜色方苦吟共相慰勞亦不言他第誦所得句自喜又嘗連日雨復往視參則屋之三角墊方怡然執書坐其一角不糝亦累夕

矣昌穀論其有四懿居約而恬愉操槩履方吳士喜任俠若參者有道君子也

史明古

史明古者吳江人狀甚偉鬚髯磔張性善交請謝賓客不吝算器家故饒四方士歸焉雖在閭左名出公卿間郡縣吏皆下之有所論議疊疊不窮頗亦愷激聽者爲傾有縱橫才若盡地利植經業賈市治生產故其習氣無論好書多所通解爲五言亦爲數君子所稱池館宮室占水地勝供張甚盛古圖籍雜器陳之西序詭衣冠與客談笑有四方志未遂少謁於徐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八

公有貞而吳文定公與爲友王三原素好士亦以吳雅稱之故禮焉然論者猶謂其善市名或以爲文定累云

贊曰士以固窮貴而窮亦良難矣參之繁亮不污獨高其節豈徒文焉爾乎明古居泰不以溺喪而壺士不爲已恩昔白圭遭戰國以其術行之時而明古僅因以名亦由使者賢不替干旄之風 憲孝間一時推盛雖在野亦有人矣哉

史經

史經引之和謹有令譽卽之温温而中實介嚴以意

氣重動能率禮不妄言笑獨好爲詩與二三君子雍容終日雖倉猝無遽色

朱存理

朱存理性父少嗜學亦工篆籀不爲章句而於書無不通故時者多長者遊而性父持風素以雅道貴士亦不若今以遊揚寄請任誕放恣爲故所著書或佚遺雖片言存者重於尺璧以其人也

朱凱 王來 李詢

朱凱堯民善和良承意能爲弟子都養與諸生遊甚欵五七言亦有可觀時又有王涑濬之李詢好問皆

好學尚友寬令敏慧可稱彬彬矣而涑尤有儔資早卒未極所往

吳燿

吳燿次明情寄恬淡穆有清譽間爲文流悅可玩雖未道亦稱於篆刻仕爲從事請謝賓客日夜不怠

劉棄

劉棄封叔慕長者遊質亦高挺少不嬰俗沉志藝文與諸子皆允明所睽好也

贊曰士所以得顯其名者故亦惟所遭值耶太史公所謂不附青雲之士烏能垂於後世信夫堯民等雖

知所向慕然才不踰中人特以與二三君子時開北
房從容燕澤縱薰服之樂或置五升之餽惟恐先生
不得飽是以名存至今故不謂幸耶

文壁

文壁一名徵明生少後於允明而與徐禎卿唐寅齊
名友善已又與蔡羽王寵同傾一時諸人皆先卒惟
徵明在名亦益起後來者依以爲重事之甚謹徵明
亦善接引隨所長稱之譽因以立不者以爲非其類
雖才無所成名相誘爲俗喜事少年爭奔走之賈人
子冀得其題目忘失販鬻長者家兒欲與士人齒且

夕候焉四方來者軫相接也懸衡一時輕重在口如此者數十年然徵明資實沉厚學誦亦博淹諸經義及子傳太史左氏皆覽涉不若後生務空名文亦當時習氣流易以婉懌詩在唐元禎溫李間工書善圖畫藝皆絕人求其跡者不惜重購尤稱善鑒古宗彝醜尊三代器及縑素品不一吳善以贖售得其一言輒價翔故以文史玩弄聲重於王公間亦一時治厯得優游馳騫於彼或患其流使人若狂顛蹶造請徒好名爲非其意也初以薦得待詔闕下亡何遽乞歸人尤以爲賢聞之黃生云倭人嘗贊謁徵明服緋坐

受其拜於庭示以尊中國體竟不受餽又不與書二
子彭嘉彭書類父能肆於學其人尤長者仕爲文學
掌故攜李而士大夫過必謁之彭乃遣人持刺城門
授之云掌故報謁命之前則對云實耒來也人以其
負當世名笑而已遷大胥屬卒而嘉亦博物君子有
父 風書學不墜或謂過之繪素猶擅至于及孫皆
蔚有其文

贊曰徵明天篤其衷諄諄其慤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雖耄及之而意韻逾遒放道而行猶之爲朴俯心循
俗卽之藐藐故云聲者無翼而飛情者無根而固使

雕卵而後淪雕掠而後燠則日之不足何以無所因而傳乃造作名譽疆有所慕黨之日崇外覲以爲懼魏先生曰余少則聞文先生端亮純直惠和以訓其風穆矣時之方潰則狡焉以馳騫于利行俠劫人而有名彰徹故遂以名爲病夫名曷故哉且往者適厚醇多長者遊而交相恤所無能死生之故三數君子有聞自昔豈徒文藝焉若徵明與人無不容而終其身未嘗褻近婦女此雖細行可以觀其槩矣

彭昉

彭昉寅之初有盛名選擇爲吏南粵粵人故易動而

令乃簡易無威儀舉止多輕躁遂不能其官使者猶以昉文章爾雅未閒吏事優容之調他所後竟以罷歸子年少游于徵明而潛思大業彌歲從事洛誦遂皆究通之徵明大稱焉名日以著所爲文若詩一時靡馬向風爭相慕凡爲名者出途者聞彭君無不願交雖傾蓋而語皆謂已得彭君爲喜部使者衡水楊先生宜請焉不得已而起楊先生命廩食之且令預計以其意良厚亦疆應之已而竟不行時方以經義策士年稚無富貴心陋宋儒童句不習佔俾家素貧又嗜酒不問生產獨置甕床頭朝夕飲耳書迹適

勁貴于時

贊曰寅之俊少斥于外用不振亦由自憑負作不順
民叛其上乃卽鹿往吝孔家稱善筆札而行簡易貧
約以終而無悔卒自其志爲名非有所覬覆出遂用
爲利

周詩

周詩者常熟人少讀靈蘭書解內經深有意以醫行
非其初也時獨玩心神明綜述藝文與子安兄弟遊
子安規之書云觀以言雜文多超朗不墮前人風而
不自貴寥落無所成且生有其才矣又得所友而徒

爾使後之人安所徵或徵之矣而僅若此如才與友
何盍蚤自刻勵時迫勿妄委之予嘗與子循登其隴
惘然而止

贊曰詩之稱于時由于安然其人曠以踈行已有耻
特誕迂類可咲至不肯見人或聞其名造之多避去
與彼自衒者異矣士之貴名豈其爲利今乃以無行
爲放達寄請爲通俠嚮之所羞居之不疑悲夫

姜玄

姜玄者黃生嘗爲予言其人少則嗜酒學雖誦多未
嘗就博士弟子試與邢麗文遊且慕好之不以貧窶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十三

楊麒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十三

楊麒

爲蹙足未嘗輕詣人或使其子弟學焉亦時謝罷之朝起每視盎中粟稍可炊卽閉戶吟笑居湖濱有幽遁趣歲中所過相善者率不出百里其詩時有佳者黃生誦其數十句皆可傳異時

贊曰古稱慕賢之行亦由篤信好古守道不易玄之事甚微當由邢參有所感發耶吳江爲邑尚通無以貢遜名者若玄豈染于俗哉其詩得黃生傳之固亦難矣

徐縉

徐縉先生者少黃省曾一歲與同學相親愛而省曾

嘗名之蔡羽先生其夫人行亦受其學於時名籍甚者三數君嘗參預之聞之初名陵字少卿蓋慕李陵之爲人已乃改今名其從兄縉方貴也數射策不中以不中故業乃益肆所爲詩輒警絕有奇致然時從少年戲耽暱女子流連日夕惑于倡蕩致廢其產不恤也每游建業壯其形勝左擁優愛右抱孺子命酒劇飲興酣以往引聲出瀟瀟間誦其所賞書若所爲詩自豪甚欲輕世肆志焉顧無爲藉何以效其尺寸者時已往不畱遭摧折者屢人見謂狂生而氣猶不能誦下益憤憤悲世之莫能知而道之窮也命之不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十四

可如何也前與遊者其人咸逝久獨遑遑無所之余時與遇于酒所雖藉其老尚馮氣未肯深相服已而相與言洋洋纒纒精說靡辨才甚遂傾心焉先生讀余書亦以爲世未有也每奏輒稱善故其交特異從之側目者衆矣屬縣道有所徵爲記上有所不應事實者疑先生孰何之乃以微語諷余笑謂今何時原涉輩敢爾邪先生亦駭然處虛若無聞竟歸山中再踰歲始來在其諸從所人亦復就之然爲名者云今所急爲游談廣肆譽之四方賢豪長者與勢之名鄉引援附離耳若徐叟雖忽微說約多言繁稱誰則聞之

故佯爲浮慕而意乃猜焉時時過人宿留非不歡若平生巾褐槃案栝間間雅譁迭奏至漏下半不倦也而蕭然羈旅寄浮屠舍所謂獨出獨入從莊生言而惠施者乃操短長說先生蓋窶不欲以干意又無若彼何也有子終歲天惟老女亦寡無子故歲中所過雖欲留不能久輒返其所悶幽寥寂默念所嘗往還悉寓之詩其旨辛楚傷痒而風猶勁厲愈益適上不謂在髦期自歲旅于鶉首之次先生年八十中間去來具區之數者不一嘗憇余共陵嶠驪卽威靈夾人之居訪禹所探書幾欲乘泛泐窮汪涘未果最後

從革之紀先生來余適爲吳賢書諮之授所記憶至
纖悉有所揚推令余識之無避焉然益憐其篤老躡
蹻雖自疆每謝良苦迨明年冬歸期復游數相問云
非徒甘粥猶善啗膾炙不衰也視聽未謝昔間曳杖
耳戒檝者數竟止遽聞問則已卽長世飾終苟而可
亦古者志介之士固窮雖歿不忘哉素所爲書皆散
佚或爲人乞去獨在笥集幸及先生求傳之夫今之
縫掖殆負販者之心其始欲有所自見不能遂或妄
自名高士多其算器廣其謝請是安得不溷長上不
憫有秩若先生以爲人知之則願也人不知吾苟自

知也吾將終身守此勿勿故他時雖見賓禮猶不釋然所至未有一人能造之昔楊雄謂時無知者然人乞其書稱叩頭求罪則今之君子何不自喜而患先生爲聞其稱省曾之言云北地書某所已有之尚不行胡待哉彼其自視若何而不憚下之若此也士之能傾視聽則固以相應和者有所以動之亦勢然乎哉

贊曰古有以少而教者亦有以少不如人而老始厲者唐睢年九十而存危國何不及其壯而用之乎豈固有未可也紹卿先生始所與遊者不甚嚮之既芒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五

六

然未辱業乃益進使非假之年則幾不中道而止與
然非數君子者淬砥彈摩之則鏗刃且不廉劘而成
風之拔亦舍郢人安所效也故知所與處其可不重
乎若使之自好奪于外而遷心日以馳溶若甚醉憊
怠而不勸安得不簡其業而功愈墮者固無論也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六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劉鳳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領權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遜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乃大相開誘使勤於業又舉張倫同事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七

志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七

志

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

孟公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歷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令德清爲政有經獎善黜惡務以孝導滿一考徵入中書士大夫無所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決曹有廉稱季諱數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

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馬方戎馬間釋介冑談詩書大興文學雖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宣其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者繁其以功伐忠烈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南也黃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死封疆者數人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公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逮物平居未嘗妄言笑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其在閩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禦有操裁嶺外時身至夷所置隘諭使拔兵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遠

盛遠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閩右徙郡中洪武

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 旨賜官服使預論議與陳
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銜逮未釋欲甘心焉乃
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滿其
準逮爲竭其力遂畢輸無以負其友唐當入金二百
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既及寧無以
加罪而弟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
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秦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
效年九十餘子寅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 上

自拔擢爲侍卽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侍卽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尚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禮守戢謹其所當法未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徒屬與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辭祿入許之一考進侍卽勾較簿書精解版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衡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吳後請寬馬不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於崑父
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哀感道路且失
所在遇雨墮焉乃露遂啓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
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
株送徒餘百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
議賢得百世宥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
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
金鄉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達

馬達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達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教諭之使聽解度不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堪請去達怒曰今法密而欲相隨赴西市耶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名詩亦豐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沈應乾

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合參議豫章文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澗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薦召上令鄱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所發無緼藉故亦以好畫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余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湘陰令民政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逸而令乃當坐

政爲教以墾田力耑治生業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
薦遷守遂寧未至間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
知郡人貧產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
過奢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見其舉
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枕撫吳時重馬數訪以時
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
食飭客未辨終不嘗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
加之敬奉金問方都繫司空囊餽之饋凡十年所無

怠問後得釋曰微孟淵餒死矣年幾九十子曰貞告
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像學神仙方不
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間儒衣
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詣胄試以富民論簡所奏
願䟽渠通灌溉課粟多者第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
疾罷所爲書皆舉子業

季篴

季篴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脩薦召授文學掌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六

故崑山遷巢縣箴所授業弟子多擢第仕通顯而箴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爲吳書不就辭近俚人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入爲御史當讞獄預爲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衆畿甸蝗爲奏蠲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爲震以數忤謝歸子儀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名於時

伊桓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
間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書跡甚善召侍
東宮洪熙初與脩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
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
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間以 禁庭事終
不對故爲 宣宗所眷旣卒恤禮良厚任子爲縣丞
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
從執簡文淵閣進主事禮部及脩 宣宗朝史預書

牘焉賜賚甚厚兼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方正徵
爲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獄多所平反陟
叅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幾召用述乃丐歸時有
周綱者數以誦多試不當御史成規程富金薦其才
乃授融縣丞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爲喻曉之
身自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和睦有操舟
者十八人疑爲盜柳守令訊之金得釋後其人持金
謝卽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忠肅公翱撫粵薦

其治狀請卽用爲令益得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
民自爲戰功居多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爲作之禮
義俾民子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
鄉者葉公盛繼撫粵欲薦爲守適卒後其子奎從韓
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爭爲之效夙
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於公卿
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爲吏版授檄署
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卽加拔擢又來
之衆所謂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八

及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塗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死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覬然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興廉有所薦上其德業聞望孚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以用不由選造而徃徃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戡難之才亦屠釣藪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雲奮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賓叩之原以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執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弟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書有異

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既貴歸見之掩面禿姚
守成勤王實賓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於
莊有感動止不妄鄉里皆嚴憚之乃舍去游行山水
間並歌僉進若狂焉遇野廬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
之終無所對或興至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
與賓俱以醫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
因賓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亦走蘆中守
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非其人
又何謂真隱也王先生行詭異人皆以爲近怪然潔
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迄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
者哉特旣無任於時可以免焉耳若僉貞木遂以歿
殉姚守而計畫舉事寘實祭焉守之以死固寘意耶
雖未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違爲利
害恤韓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而逃焉謂
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名而苟遂其志非
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單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迪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織介必以禮至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晝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馬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母汚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逮其親寧有爲耶惟兵革不知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婢從陳繼先生遊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色所謂枸木必待槩括蒸矯而後直者以非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辭有沉思圖畫妙盡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薦之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元

之且徵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
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間以貞
義所居卽故朱長文囿唵笑其中容非故人不得通
姊老事之甚敬母疾刲股療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父
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藏之先生
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風卒年七十有九
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姚守善
况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干旄之風至今詠之

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女聊故處士得申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歿詡少與母通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周公忱數就之語必移剌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

所書牘若執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婢瘁甚以卜自隱若李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敗屋風雨不蔽苦生坐隅破絮自擁突嘗不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具脫粟菁菹饑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共徵逸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亦

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嫁故人女客有賈偽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錡素富躬自約糲梁之食葱漆不時設也學讀書於其婦父劉博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自衷不爲飾辭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宥唯唯故人多不善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吳文定公踊焉吳顧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十三

謂雖楚茹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忘死殆不虛然不
爲在錡吳亦不能若是歡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
焉他書爲人特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從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方士游
學其子以經義令不主宋人所居具區又吳地奇勝
處故善爲詩彌綺縟時蜀晏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
震與之狎相知爲詩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
敬焉達於郡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美田宅
售者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鑿

祔與相隣於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以王貴屈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章服靡屨貌朴瑩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脩潔疏池置石馬埕隆然有幽遊意故徐公有貞祝公灑劉公珏皆好焉恒與游昌既率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簡也數相和爲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公寬爲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艷焉繼又有朱宗遠者行義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如內外皆有禮

焉人以爲楷四方來歸者頗食之三七五知不爲客有所輕重故舍嘗滿人疑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侃然正議余少則聞之先大夫云

閻丘賓用 徐訥

閻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吟詠嘗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田塍悠悠有廉直不污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公大人居家禮範肅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諭之皆諾而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道計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之

其季子卽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閭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隱於窮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不得友焉或不肖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恭屏氣候焉至不得前况敢凌之非禮哉時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篋而愿慤者繇之必辨其遺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必也好佞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有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冀復見往時而風之渝日以甚若異日豫章南粵使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交譎其負虛道而竊厚受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六

十五

書

娟謂之隱良僭謂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
今故周况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
耶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七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劉鳳

藝事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慨以武力自意擊劔
跡射學爲兵將北忝中原從豪傑馳逐會士誠據吳
度其無成乃以俠立忤於俗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
而謝客杜門取薄蹠臨魏管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
藝真行章草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附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類鍾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彛蓋亦天授非人工能速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稱精媚

夏景

夏景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爲庶吉士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官殿榜眷賚甚至 賜第與告且 賜名從日在上巳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適遊放無不之子鉞事之亦至日爲具待所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

遠夷來者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善於書兄曷亦工
於用筆景旣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曷對遂驛
召入試善之授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漢代有
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度無不由質而
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
前隸特行唐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
體而便於操續無踰行草法故曰趨簡易耶我 明
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染若余宗
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間麗然以名德掩焉及徐武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咸有自哉而祝允明王寵遂度前代比於中古可謂擅絕論者猶謂克實始之允明備焉徵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無不善學者莫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爲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僧教授弟子無間所綦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董巨然善爲山林宿深窮遂意國初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應對失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遊四方見山川形勢輒志之遂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仲圭輩交故盡得其法格力加適又善鑒古其所辨三代器如揆契嘗徙華高洪武中還吳卒周莊

史公謹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三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發赴滇已而用薦爲理士應
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爲詩而尤工繪事家大
父與遊所染素多爲人請去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
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卽恒吉子世隱德不曜而重於州
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亦時學之書誦
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
間事瑣屑咸載之頗言神怪不經間爲詩亦如與兒
女子語耕稼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

賓客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輒
爲操觚無厓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十而猶孺
子慕至毀與弟友相愛撫妹孤嫠有恩汪守濟欲以
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
無所應然有聞焉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密
踈縱摹臨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售
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所載山龍華蟲夏之鼎象
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故多才藝而畫
尤稱寔焉子久趙原名載自前而史謹杜瓊及周代

作豈惟擅東南存典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由其善體物隨所意無不愜而亦以厲者並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折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焉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疾已革不下車排藜藿入窮閭執手以訣則非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

謂諸病陽明與傳少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薄爲
患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
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滌澗論及
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治法爲書
甚衆屢思既精手敏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
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
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
作若醫其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脉所甚精永

樂間有奄人以蠱斥居外久之 上望見驚曰而固
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
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爲 上
怒與猿琅當之使偕成寅日夜泣已而猿果死竟赦
之 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
之妃聞令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宣德中使應
制賦詩又嘗與從官奕禁中 上適至見之令畢戲
且令賦奕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
宵夢以椒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刺責家故隸尺籍
請除之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時又有

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吳時方
侂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名次子夷少凝命奕子
之永樂初從兄奭言於朝拜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永
樂中扈從時巡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歿而
悼恤之深奭凝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徙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大父新
父日章皆著在前代潛少孤尤精於經方藥論所治

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知會禪用文病 上遣
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 旨拜官潛質重恭謹
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別經脈營氣以知人死生
按法逆順和齊湯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
常救以參附或驚阻之曰脈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
遂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獨
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黎守溺不下
或竄以藥益闕曰此結絡不解痰成僻法當吐果吐
而澀如故臨緇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歌笑
不節曰此陰火乘肝晚而動直以柔劑少加利之良

已具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疾在中神越焉無
可爲宗常以爲膽傷耳俾服抱膽丸愈廬陵人服而
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脉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
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温熨之所及也温之得利
而愈所爲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决嫌疑定可治
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 燕邸坐法籍入之
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爲尚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
苦皆令觀治之扈從北廵歸卒子溥有僑資工數術

以古經方散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
遂及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為掾史
己巳之後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善之數引
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徐面有異曰公旦
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義丈夫秦州馬士權以為
徐所使為疏者收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撓
曰徐有貞忠於國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污也徐賴以
免溥雖與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為詩時有晏
鐸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為示溥
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嬰兒生
九月悸且啼而汗衆醫不知所爲瑛見之令坐之地
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焉曰兒在懷抱春氣作
衣帷擁之無以泄宜其鬱熱乃甚得水則解近主以
平其藏故不煩藥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
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
於元曰道者贅於孟景暘氏孟故精於王版九宮八
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達公尚少而孤母
陸撫之卽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抱携至門者嘗

滿焉以薦召念其母遽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
隱惻雖危憊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
怠其仲子曰希承允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衆以爲
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衆以
爲必不可療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
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寒藥而陳公用熱然希承實
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療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蜚遜不欲以醫名敏少孤
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

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謂蠱者敏曰是當娠
與之五分之劑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
頹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成于夫長
年近二十忽瞑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
湯發之而瘡出愈撫使者鄉公病診得其僻驚謂何
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汚然察之有死青之茲
勸之旋臺計五日當發至期而歿其人長者不獨以
藝容止甚偉而贖資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
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愛
公所顧天解者解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

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峴其治以固護元氣爲主往往有奇效或未病卽知其死如所克人望而畏之又有奚五者亦善論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爲時所傾家大人嘗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調差人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而窮也

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岐伯天老等豈
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桑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
結筋探荒爪幕浹腸胃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
仲光王安道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沈
以潛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以
德爲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貴以詩若
文自負不肖以所授禁方妄傳人或祇祇惕惕以惠
愛爲心故藝爲國工其稱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爲
之精也豈徒然哉豈徒然哉後之爲醫心不精脉所
目不能視色而况能見五臟察臉輸知淺深之度乎

且其意在得精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交南役興英國公董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召暘卜之得有夫出征獲其雄狐之兆克以明日午捷當至已而使果乘遽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著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著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

若李尋京房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
稠密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晦相
乘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蓍策之用
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叩之無不應者而
况天之所開善敗必先知之亦有不籍焉者特神而
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遇善設
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樂中嘗召見

謝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謝晉孔昭尤善山水得其宵湫層深意而構體落勢態各不同營一障或踰丈亦頃刻就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鄉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晉之速性初之選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成化中畫皆有意

陳季昭 周臣

陳季昭者善畫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季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織穠

麗治惟臣與寅其弟子仇瑛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璠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
名甚著又善書子栝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
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間達伯仁稍茂密

贊曰吳之善圖聞於四方然前數君皆以名行重特
游於藝以自適故足貴也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
爲利非無善賈莫能逮昔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
藝而畫者尤易見上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
又况不能自運徒摹臨耳烏足言乎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七

十一

研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十八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四

劉鳳

道術

時蔚

時蔚樂清人姓金氏學其道者稱祖焉傳法於長干巖來吳玄墓聚橡栗藜藿而食之或累日不進開立宗教建寺設壇授受其徒甚盛名萬峰師洪武辛酉召之蔚已預知跣坐而逝使至已無及數日肢體猶溫如生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八

七

李森

隆菩薩

隆菩薩出家尹山寺洪武壬申疑四方避役竄爲僧者衆集之金陵悉使隸尺籍時亢旱隆請自焚禱雨以代戍者許之積薪雨花臺下劍戟擁隆登焉口自吐火旣焚取香書四字焰中伸手授使者肉燼而體植立節節不墮雨隨而降上喜曰此真永隆雨製落魄僧詩美之

溥洽

溥洽南郡陸氏子也洪武間住北禪寺詔領其徒及少師姚廣孝以翼戴功不受賞讓之而洽以建文

時用事又預知其出也坐繫船官獄久之姚將卒乘輿臨視問以所言獨請宥洽立命釋之拜姚床下髮已鬢髮長所著有金剛經註及詩集

萬金

萬金者吳寶積寺僧也洪武中令住天界詔與宗泐等疏楞伽金剛心經其精理甚深而辭義能暢非有神解不至是也

大祐

大祐姓吳氏幼開敏有契聞經聲惕然悟一誦卽得十二出家寄心菴旣又爲澤天泉司識已之武陵參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八

二

李叔

及公禪洪武間召預蔣山法會歸住北禪永樂初召修釋藏最般若義六百卷及素所著淨土指歸等解彌陀金剛二經天台授受二門圖諸書有傳者

趙頭陀

趙頭陀自云終南山來不知其所證成化中游吳幾十年所丐食往來啖肉能頓盡數十斤鉢至斗許飲水亦一二斗或四五日不食問之無所荅夜宿北寺門按使者王濬臨視之坐不起捫其帶笑焉死時遍謝嘗施者乞水一二石洗腸胃乃化

道岳

道出陽山寺僧也闇誦法華七軸如注水焉不遺一字每旦入城持諷數周他經若圓覺金光明地藏慈識等皆能口述惟華嚴少復檢梵筴人請爲懺悔輒謝不往

慈舟

慈舟本大弘寺僧後官中毀撤舟去之浮游聞北都僧講玄覺析幽眇義徒步四千里從學之歸止定慧菴與門人論禪旨戒典宗法弘闡爲多當永豐聶公爲守日行廢浮屠令黃省曾爲博士弟子以書諫言釋之傳自古初以來我國家列聖具作賢輔名公

卿在若其可廢豈待今哉或者陰寓教化之意柔獮戾難馴之性使無畔渙恣睢神道設教其殆然乎今苟欲毀除獨可私祠淫昏之屬耳且非制擅有改革義固未允而諸所毀勢家者必請之奪彼與此惠則有偏而颺攘爭之端疆驅迫之彼失所藉如逸鹿捩而走險恣其傲梁於何不至往事可鑒也可無念諸聶公覽而變色卽收令反之舟嘗造經二藏賞之天目山送徒在道所供足給及其歿罄然無一物遺其友楚英共依止而異所爲不趺坐不談義

法華

法華者自云河南人游涉甚遠來止蘇開元寺狀曷
鼻巨肩魁然丈夫也脩苦行禪立五年不卧且坐亦
不語已而人間所見境云魔嬈有四怪險威皆易駢
其以美見者惑人甚非卽斷遣將溺喪之時有所依
衆則雲集或擅施稍廣卽捨去當歲儉時衆餒有願
施者幾得華一過或勸之行中道止曰是足動吾一
念耶黃魯曾云華雖精進亦未證真諦故法不能盡
通且寂觀久宜有悟而徒見魔境其慧定皆未耶時
有雪僧者飲酒食肉而頗能爲詩率流浪語無足采
至非詆王新建云其所論學誤而未可知其蘊而與

華異行皆爲黃氏所稱

贊曰嗟乎吾讀莊氏書謂無不任無不廢何遽遲速於其間哉且焉知吾未始生未始不生也者以爲至矣及觀釋家言又未始不憐然自失也夫萬物出於幾入於幾其往來猶旦暮也而儒者勞身苦體以天下爲焦然肌色尪黧昏然五情爽惑其勤至矣而不過以爲名實道以清淨爲貴未始摛情萬物可謂游於方之外而未可謂能離有無也若釋氏言極之恍惚窅冥茫然不得其際天地猶之有窮而劫運終始如恒沙往來相代而吾真如湛然未嘗有所變易豈

與夫局趣俄頃間者可同日而語哉然其教盛於梁
隋逮唐宋間至元而微今則幾乎熄矣象服徒存彼
所謂禁制屏絕遺外之訓皆不能遵而况其杳微圓
精三乘無漏嗣五宗十七世者出其間哉故非無勵
行精進神變應世佐命之徒然非復嚮時之士矣因
卽所睹記列之如彼

周玄真

周玄真幼從紫虛道士李大無遊太無師杜道堅有
異術貞至正間來居葑之報恩院能召雀立至其事
母尤孝已而受靈寶法於曹谷神又因顧浩授五雷

秘文於步宗浩洪武甲申旱李太師善長迎致之祈而雨 上問以鬼神事稱旨又問以雷所以神對以二氣運行語同儒者 上尤善之至三月不雨又禱而應乙卯又旱冬無雪命祈之皆立致遂益神之真好利物畚築杠梁道路得 上所賜皆以施未嘗畜也其同受法宗浩所楊宗立者亦能行其術若有異物之神見於前郡邑重焉

黃道淵

黃道淵一名孤山嘗授郢人衛淡丘修真術及藥論方伎又南游事金華道士潘雷鑑已而懋異有嚴德

昭者疾久不愈獨齋禱於北帝道淵適見之與藥遂愈故一時爭神之留主壇宇其徒遂眾且傳其方至今亦秘之外人無從知

李德睿

李德睿者嘉定人始爲道士寧真宮習方論能精脈所又遇淮人李隱授以竇太師九鍼法甚奇效洪武初召入辭歸賣藥市中獨携一瓢道士張羽及王行高啓皆與善爲之賦人疑其仙時又有郭守源者初從張簡學詩慕方外事周玄初盡得其秘洪武初召領祠事頗寵異之

金善信

金善信少好黃老術嘗畜婦有子時有道士能以符
役鬼物治病從學之及聞莫洞一行雷法劇飲市中
叱叱怒罵雷隨之應遂傾身事焉盡得其秘益研覈
旨要其道以神所游泊然虛也陰盡則陽存陽無盡
而與氣化始終則長生之說也故以清淨爲宗諸有
爲累

席應珎

席應珎者常熟人少爲老氏學異衣冠禿山澤間有
所訪求盡通符籙經法亦涉獵史傳其事毋存至哭

泣之哀有踰常度人謂太上以忘情貴何爾為者云
仙道有孝行明王豈悖而可言道始主普福宮已而
遷白鶴觀卒洪武中

張皮雀

張皮雀者一名道修體貌瓌異舉動無常人莫測也
父欲為娶不肯去事顛道士為師傳其術甚神宣德
中旱常之巨室田盡曠焉重邀設為壇而祈初未知
崇事也霆折大樹遂焚其廩燼焉晝晦曠龍見而雨
大注人咸股慄崑復旱令請之恭期以三日雨果沾
澍人有疾者為噓氣治之即痢瘡覺有以矢逐之者

應時愈馬氏婦或崇焉聞其將至卽昏仆已而遂醒
適過神祠衆方鼓舞祠之敬甚見則嘻咲向之裸溺
而去神爲所侮下教言其道成故不敢校也嘗髻而
披紵絮服裝奇詭而姿爽然映徹數不覺起敬 其
所捕鬼物携之行聲如兒所戲雀故以名無疾而逝
後復有見者云其解化所謂顛道士者名胡道安吳
江人始隸玄妙觀晚有所遇授以青城太乙真文及
斬勘術召呼風雷俄頃間景泰中旱守請之祈時已
醉登壇四顧揮斥詬詈簡所擊雲隨之合雨大作時
時佯狂惟所之故以顛稱又有曰張宗茂者傳李雷

谷法奉其教謹請祈多應而不好爲人禱自尅其終
良驗若所謂解化者

曹大初

曹大初者不知何許人嘗寓止諸觀中亦不知其何
所師授侈口蹙頰深目狀胡大髭髻苴布而嗜酤酒
日就市中啗臄肉暉滌不輟口而時時瞋自語有所
召呼或若有所對接靈罔振於怪物者人或謂顛又
或閉門臥累日其徒呼起之或儼然坐不食亦不傾
躋人固疑其異弟子事之久者居終不見其所爲若
以間叩焉則叱之適旱祈者開陽閉陰襍磔百方士

或水之克以日又不應乃笑謂之曰待我乎衆因謁
馬則與之期旦當來詣竟令去迨明雨遂大澍連日
夜不止人往窺之則方大斲及醒而笑曰雨足乎故
始謂其通於陰陽變化甚神之由是祈者遂衆能陰
知其誠之至與不至告之曰吾無能爲當爲發書易
可耳故多託之筮以言而拯危殆解紛亂惡人之惡
或有物崇焉則至其所默坐叱咤詈之若有所考核
者夫旣獲利賴愈益嚮之乃語弟子曰吾不敢私其
力爲人者能以此幾落吾事吾奉召命不可以俟矣
爾輩久此吾豈不憐爾誠向語爾大道者顧爾未能

契且懼彰泄爲累耳吾少讀內景經有悟自爾遇仙
師授以至真要道惟默存修之道成後乃有取司所
守主既鬼神事不可語遇有請祈精誠法不得秘而
膠膠擾擾吾恐馳焉今乃得從所願吾欲授爾爾姑
精一其心齋潔奉所禁戒無敢犯若素所營修盡誠
爲之不懶上真鑒爾自當有所簡命吾於爾豈能忘
情哉能從吾教吾爲助爾請深妙奧微當盡以指悟
不然無益也余得之道士曹守貞其言如此蓋自元
丹陽長春之後其道或顯或隱不可得而知或謂皆
有授受所自其世次存焉特余所接見或言能變化

倏爾作黃金服食者多未驗云

贊曰夫道書所稱其旨博哉皆推本黃帝而源於老子然其言欲以無爲治國烏有所謂變化恍惚役鬼神之事乎且莊生非十二子已亦自列爲一家未嘗附柱下也况可取諸神仙方伎槩以黃老目之哉至陰符楊墨鄒析兵家者流俱附之道書一何猥雜不經之甚也然能傳其術者莫盛宣正以前皆自元入今又何寥寥哉豈元氏固自爲胡而異端者因以顯其爲方術爲變幻爲考召爲羽化登仙服食黃金皆有所授之耶不然是亦人頭畜鳴若秦時倉海君黃

石公者固皆近於荒時一見其跡耳乃若是著又何爲哉若今之爲所踈也寧獨道家者言學者率緣怠苟而可至不能名其說而望有究通者出其間耶

尹蓬頭

尹蓬頭者不知其所自來負杖而遊翩然有塵外姿其毛髮稿而容更若處子舉止甚輕吐者不逮人見之無不慕焉爭願請終無所言或飲食之亦多不顧或爲少嚙之則深自喜其去來不恒不知其所休舍特徃徃行途中則人輒隨之有問其年者云紹興至是三百十有餘歲矣林守世遠聞而召之問其所從

師授第云吾宋人也無所學偶自遊行於此耳無預
人已而竟去人又有見之天台山中者時有吳其某
者好數能知物撫使者余公諫以跡人來言寇且至
令策之曰寇雖必至然未及接而覆其中秋日平已
而如所克凡策人卽知其生平無爽或令爲尹布算
則茫然不能測也究思累日始愕詒曰是先天虛一
之數也不能死不能生非仙乎何以有此然吳生數
人亦不知何以得之術者皆不辨

裴慶

裴道人者吳市人也忽有所遇一旦遣其妻去舉其

筐宮所爲養者悉委之衢乃浮游無所之後坐廢時
累月不起亦不見其飲食人始異之叩焉輒不應既
而之信之山中卽爲張氏道者宮止焉間有言事良
驗人愈益神之來者幾得其一言卒秘不宥酬也亡
何化去

贊曰聞古有不死方人爭慕而求之者多矣然或成
或不成其求者嘗傾海內力從事彌年索之窮上下
而不得其得者又不籍餘力徃徃著之耳目所覩記
是誠何哉尹事傳之故老甚覈裴則近事耳人多識
之言其初無甚異也而忽若有悟此誠有不可知者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八

十一

張

不然一市人而能稅化坐忘知未然謂其無以致之
則不可昔太史公所稱燕齊迂怪之士爭言有禁方
中當世欲今幸時不好之故得優游山澤間無物色
之者然可爲沉溺者勸也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五

劉鳳

寄寓

周伯琦

周伯琦者鄱陽人以任子王簿南海遷修撰翰林後以近臣出廉察嶺南陟颺中外久之復假江東叅政招諭張士誠遂沒士誠所羈旅無聊時與諸文士遊亦客潘元明雖倥偬時飲酒賦詩與張羽盧熊等流連日夜或前而爲變徵之歌皆垂淚涕泣已又爲羽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乙

李子華寫

光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乙

李華寫

九

聲慷慨士盡變色投袂元以太常召士誠留之乃改
行省丞在吳十餘年士誠敗竟得歸伯琦儀貌都雅
而非戡難才虛談無實雍容自免而已博學能文章
尤以善詩名

饒介

饒介者臨川人仕元亦通顯累陟方岳以叅政蒞吳
介長於學問時元政弛吏亦無能蹇蹇險危其身捍
患者偷旦夕集諸客觴焉賦淫詞樽俎間相命爲樂
諸方旣潰勢且及吳而介晏然未嘗爲計至張士誠
自海濟師襲齊門介無復措已入據城內紛擾乃堅

閉門士誠知其無能爲也亦不過之已而造其所請焉遂爲所縻乃俾領省事而實無所預束手而已介惟勸士誠猶假元號令四方歲輸粟大都及國家兵討滅之介倖介死京師

陳基

陳基者臨海人在元從黃潛學召侍講幄御史以時政咎於基基謂後宮干政嬖寵滋多因爲草疏上大忤欲罪之遂隱避於吳爲人講授屬亂作開府復引爲從事已又轉而之浙張士誠受元太尉又以基參府事及其謀自王也乃獨諫止之謂當且需時者遂

命以內史領學士院凡軍旅文符書檄悉委之士誠無大畧不知攻取勢遽晏安徒好文爲故時有命篇諸人與相和歌亦曾無巢幕及燼之慮從容宴笑恣其湛荒不欲聞疆場事及與同覆基旣俘乃蒙宥俾預著作修元史成放還吳卒

姜漸

姜漸者諸暨人當元時來吳張氏起羅致之官以行省從事然未嘗有所干預獨時在坐席杯酒從容未幾遽以疾辭杜門不交賓客及國家初平吳禮其賢才用之徵爲太常博士卒漸喜讀書文亦質而近

理

張羽

張羽本潯陽人刺史戩後也元政已失亂方作羽避徙湖州薦授官再徙吳洪武初以儒徵對不稱旨放還又徵起爲太常丞坐不洎潔當刑而免移之嶺南未半道復召懼自沉於江羽頗好著述文亦典雅其紀載行事詳而有體工詩善畫今其書有存者與高楊齊名時復有一張羽爲道士亦能詩書法甚長客潘左丞亦潯陽人字伯雨名尤顯

徐賁

徐賁幼文本蜀剡人來在常州元時徙居吳齊門日
事吟不暇而名遂彰徹稱張徐亦善圖染有山澤間
意張氏辟爲從事卽謝去洪武中徵起使晉冀還橐
惟所賦詩乃命給事殿中進退有恒不失尺寸改御
史按粵又改刑曹陟叅政廣西有政績進布政河南
以征洮岷乏軍興爲左將軍論外獄所著曰北郭集
存

贊曰士所遇致命於時無可言者若其觀萌漸擇所
處鑒於幾先自遜於數荒不見其芒穎以自異人安
得以象求之哉徐賁張羽在張氏土爲所羈然居卑

不與謀議卒免焉而亦蒙時猜雖欲竭忠致節輔當世之治而人謂如二三其行何漸也幸保首領亦其名尚微陳基在元能正諫雖污張氏嘗勸其母專竊攘故以文儒獲全若介有守土之責而竟爲張氏用雖云迫脅志在苟免其若封疆之義何伯琦尤爲元近臣受方任失地不能死之又不自貶棺而日與從容宴樂不思食其食之謂何而且以文史玩弄給人之娛是焉得無罪也哉得歸歿首丘又何幸矣至二三君子之才皆一時選其書多有傳者故備論之

李幹

李幹家本睢州元時佐守許累從征役後乃與其將
擴廓同抗我師兵敗被執置京口已而選所俘才足
用者任之方改制度議典文舉禮樂幹皆得預焉及
列六曹以爲卽吏部復兼相秦王謀議軍事召還
議不合黜居夏州又召入直晨趨禁內不敢挾扶已
篤老匍匐行上憐之遂得謝來吳依故人盛選居
卒年八十六無子選爲葬之幹明習故事值國家初
建有所創設皆綜論焉不爲無助

吳福

吳福者鄞人也以給事使琉球海風蕩然傾摧在俄

頃衆惟恐懼不知所謂福詭辭慰止之云當必無患者但謹備之使回領典著作出按察豫章後入守禮曹修諸經疏義出叅政陝歷三考遷布政閩旣得謝來居吳子憲完憲以孝著且以所居讓諸弟杜用嘉賢之謂其可比薛包

周伯器

周伯器者黠顏鸞長上短下始來寓吳以授經自給正統間閩寇作尚書金問徃征厥討乃拱立道旁自呼有嘉興儒人周生願效力行間尚書顧而偉之曰生旣欲從可仍儒服耶遽曰諾敬易之短衣楚製介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五

李光

憤趨乃納之與儔軍事大見信用號令文符皆王之當以功上會金與他使者不協故抑不叙伯器好書年八十猶讎校兩漢正其訛

贊曰李幹元臣預謀國軍敗不能死以儒亮獲復用遂委心焉出入盡瘁能老焉者鳥則擇木其亦得所從耶福奉使絕域出萬死其陟颺於外久才亦有足稱者子復著廉讓節其慕大吳之風而興者哉伯器比壤來止效行間賞不酬勩然其志慷慨矣

夏廸

夏廸吉安人當前元寇作以萬夫長守崑山 國家

既定天下託以隱焉結屋海濱時詠詩自適默有所
寄

郭夔

郭夔宗常本蜀人父教授崑山遂止焉夔善爲文密
致而嚴常客張士誠所王行輩皆折下之氣亢爽敢
直言後亦被徵竟坐之時有盧昭者閩人亦來婁地
其父鈞華陞究其教誨子里人皆化之昭博究經傳
涉誦諸家五詩洪武中徵爲博士掌故楊州又有林
鐘者自華亭來寓其學長於訓詁因授掌故崑山遷
尹楚慈利僻在夷中數相爭鐘身入其峒喻解之遂

皆出率化擢考功吏部叅政山東坐事卒

孫太初

孫太初者秦人也有逸才嘗有所避縱游江漢躡屩數千里走齊楚踰汶泗嶽麓數壤咸躋焉於是來吳太初容觀甚偉膚體瑩澤人望而親之喜談神仙事又善爲詩吳爲詩者省曾諸君皆狎焉喜名者爭造門進飲食服玩食酒能多而不亂終日酣暢登高望遠有遺世去人間想時遇貴遊或談朝市則又款款施於名實善爲經務故時貴復好之嘗病屬人以殮事旣而愈悔其衰志人亦知太初非忘情者喻之婚

宦乃益憤憤詩多悲激有不平氣時倚柱而歌其音
哀切少年和之皆泣下沾襟復自放袒裼號呼俛仰
千載思古豪傑不得一當持此安所稅駕已而人導
之娶施侃妻之妹建業劉麟龍霓亦來在吳越間相
與往來而獻吉輩亦遙與相應卒年三十七耳劉公
嘗稱之云與太初對令人坐忘其爲人題目之如此

方太古

方太古者蘭谿人也少則有美名能致客四方來者
日益盛會葬其親諸顯者冠蓋道相接士人里中父
老無不畢集族之人嫉之乃謂其所視兆吉將昌大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七

李光

途夜發其藏訟焉不得直其宗人或行賄顧坐之逸之吳楊君謙見而重焉與談竟日夜不窮故遂傾一時其性迂緩好潔高自措尤負氣慷慨嘗與省曾諸君遇於途誦近所爲詩值雨且至咸匆遽欲疾歸愈益徐徐誦不輟已而雨大濡浥明日乃謂客曰昨興洽吾乃徐步然諸君前亦遇雨也奚擇姬水以父友事之謹嘗與徐紹卿先生偕造止之宿薦以新裊席衾潔之香氣乃自令解所携白褚藉之寢迨明視之褚故不爲動鮮若初置之無痕襞積者此其輕體善寢殆何以致之子循言其詩多有足觀嘗詢其家則

已散佚無存者惜夫

宗伯昭

宗伯昭者宣城人父爲方伯閩嘗携之見於鄉先生林見素時年十七許以王佐才性輕財好推分恤人之匱緩急向之無不竭焉者遂以俠聞然非其意能讀書卽所解出域外又不封已自多究尋義若不及有所避來吳見徵明諸君遂領焉日與遊履吉兄弟皆爲石交時有和歌才亦相埒聞之紹鄉先生言其豪且善罵嘗與省曾有所居間其父或醉語卽罵坐起云乃公與若子交寧爲若耶且否者我寧識里人

與圖議也予嘗於他所遇之時已老亦卑之無甚異
特頗能誦太史班氏書且言往所交游時申一嘅有
丈夫意

贊曰吳爲古名都士之以才名者必之焉則易以聞
著謂赤之邇與朱然耶又或譬之弓冶焉則角幹之
重驛奠體斲目與上下其齊陶旄之功其所賴故多
耳太初故與海內士交然萃止吳久人尚能言之雖
不能輕舉稅化猶疑若御風去者此其人固游於埃
壚之上不可度思矣夫方生竒峭傲岍軒然自爲名
高亦以二三君子皆一時重翼卵之遂得與相軋或

以爲筭謫不可測則不知其內挾何術伯昭侈盈之
以故不容於鄉以彼其才而遑遑道路猶且肆已焉
所遇無問貴賤卽凌出其上人亦不覺下之或惜其
筭家子一旦墮輕黠哀之故耶所謂王佐者烏在至
其所著書槩未有足觀而行事相類者習氣然乎哉
則魯昭公之學楚言是也其能無出乎

紀録彙編卷一百十九

九

光

續吳先賢讚後序

魏學禮

余以端蒙大淵獻之歲旅食 王都獲交當世君子
昔所願無弗從焉者且得觀于 上所建立軌極創
制造法順承天地神祇辨物類之官豈不信哉豈不
信哉盛德太業至矣極矣茂以加矣若神道設教
睿明所焉制作之微雖不能窺而聲容禮樂備在斯
乎余小子竊欲識焉而未之敢或責以既觀其盛無
所發明叙正之義者夫斯事體大固非寡學淺聞所
敢議若賢士大夫言論及見之行事者亦私欲存之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請俟他日乃有來自南者以子威先生所爲吳賢人
有聞自昔著功烈行義於時者書示余詳哉其言之
也夫傳不云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吳自泰伯以讓
德肇造逮延陵季子闔閭子胥以來號爲多士而言
游以文學稱於七十二子間則吳雖僻小必效情數
其華道者明矣夫言之章章以昭識考中訓定庶孚
故官是以能效其職百工是以能成其嘉材民是以
能有信鬼神是以能有明德使不有所載之幾何不
瀆亂失次淆而無別已哉故善與不善才與不才之
異夫旣以刑賞予奪榮辱於一時而又隨以是非得

夫褒毀刺譏於後世故君子不畏於行所值患害而
爲凜於衆所視不能以情易者疊疊怵惕戒恐保任
如不遑焉豈非以書之存乎哉傳謂有求名而不得
有欲蓋而彌章或微其文於此而義見於彼或指事
正名考見成敗無所遁於千百世者是以崇議博觀
備論其始卒所由雖紀列斯在而義歸揚權有以也
夫且時殊變成功異人私其議執所是各自賢其行
而不同務要以度衷明分奉禮成義質信於君子謹
其端緒表見之宦之立功立事古稱有五者故有以
德建國家安宗廟社稷曰勲者則有若金問徐有貞

其人乎以言垂範曰訓者則有若文定文恪
文恭其人乎用力用勞曰功者則有若襄毅文莊其
人乎明著其列曰闕積之以時曰閱者則自仲舉以
下不可更僕數也是多爵服重列疇官厚庸出入有
詔於國名謚可徵於往至夫樹貞信操一行雖未受
任不違其難若造士仲理公敬所事不有躬若季栗
矯阿辟之心狐特厲方若仲光輩反才擅故藝皆幽
擯數遐僻陋無黨易以湮微無爲抽引暴之於後者
乃咸載之策雖其文頗有不盡然本末著其明疑者
闕之雖闕之故賴以見以而推之賢人君子所以行

權合變審形錯宜屈伸進退亦當世得失之林也援
近者之跡用以裁輕重之準何必舊聞卽揆量和齊
祓除其過以昭明之無有解遷散佚墜失之患紹前
之隆明系胄志古之道正所傳之緒意在茲乎意在
茲乎余往則與子威先生共差次吳人士謂吳壤隘
偏惟以弊賦從上之役嘗重天下至才之所生何敢
侈爲飫聞務盈焉者若其篤道遵德履信祇惕朝夕
猶有先王之遺教餘俗故其君子秉心宣叙砥其業
小人勤恁齊力焦勞覃瘁雖名街居衢處之國四方
所走集嘗縮穀財貨之口而處脂膏者不自潤其風

儉儉而習織細猶之饑匱困竭獨選蠕不散爲非若其玩巧而事末技往往絕擅仰機利而食者衆亦隨時而遷非必其故至邇者奸游亂法數扞文綱乃時有之間之亦一二輕儻滑禍作爲虛譽內挾詐力而外以交結郡國豪傑行其私俗之淪濡其何日之有且其氣炎有以鑠之而動色高議格正其間得無望於綱紀人經教誨督厲之君子乎若整齊其傳以俟後得以覽觀固有在矣

續吳先賢讚後序

游自燕冀歸見於子威先生請業焉得奉所爲書則家大人咸預繩焉者水悚然拜曰是將以信諸後謂盛德不可忘故記之雖記之故存之者也自伯叔甥舅一二兄弟實寵嘉之水也敢不再拜先生逡巡避席曰是非吾所爲託也子之家有其書矣若其志則余也敢且若古所謂記於功宗及識之表旂分物督不忘善哉其爲訓於世乎况我州黨稱禮義之國絃誦之聲四徹於郊是賢士大夫之所廬也夫盛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十三

光

德必世嗣太史公所次宗臣世家必先之者謂有功
列在王室者也若其藪荒抗之專行獨節不顧世是
非君子比度其衷上下儀之著之話言以類象表微
志晦闇幽明有憲也幾何不大氓其跡而湮替蹈絕
無傳哉然吾聞之君子於其鄉也有善學焉有能讓
焉雖無有循焉者不敢以其賢智加之况敢顯有所
論議予則予舍則舍不自退託謙讓顯然見於篇乎
故非先生所自爲載之也亦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
吳之爲記則有數君子者備之矣故述詳其辭而節
裁其義不有所刪黜其複則有所釐改刊刷其間藻

潤之豐蔚之美琢追之溫厚之則精瑩之可嚙吮之
旨弘垂之有斐之文故書而不典者其語迂作而不
比於順者其語犯指事而有所詆傷者其語誣深而
刻轢招人之過者其語盡直而無所涵畜者其辭皦
寬而蔓焉以亂者其辭枝是以詢咨之於往聞而揆
驗之以圖籍謀稽之先所列參觀之親所與接耳而
目之與人之謳然後侃然正色奮於筆無所避 謂
善誦善誨烏有迂而諛側犯而險陂誣而傷善盡而
訐皦而不近情枝而無統紀也乎哉故君子觀於是
謂貞慎恕思有質要也乎格慤慤可明徵也辨精博

紀錄彙編卷一百十九

十四

淵可永鑒也夫貞則不媚慎則不戾恕則能公思則能覈故若網若綱可循而理者華贍有體也乎故能信格故不惑慤故不忘愿故不思辯故不消精故無隱博故淹備淵故能紀之遠支縻理貫聯會溍通者漸洽詳嚴也微文以示而淑慝不爽則所以俟百世也彼孤陋寡聞不說學則以是爲慤曰奚使夫人不得肆焉且何預執簡而擅有所記雖載前之文不無專以善許人乎故又疑其沃焉者則吳自張勃顧夷山謙之陸廣微以下皆有所著錄雖頗有缺佚然代有作者彼皆非耶且無亦廢墜是爲懼前之數君子

者或放失馬則從而緒脩之故先生亦有所藉手以成一家言水不敏竊私其義敬受簡於先生請卒業焉後之探方牒求逸書徵郡國故事者安知不以是往也

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④7
周駿富輯

吳郡二科志

一卷
(明)閻秀卿撰

明文書局印行

本卷第一至四葉原刻錯簡此據顧氏明朝四十家小說本補

吳郡二科志叙

天下惟東南爲最東南惟吳會爲最山川糾鬱材產
饒裕昔人謂多奇材士聲施于世舊矣柱史紀其美
郡乘書其長固不待更緝而其未緝者不能獨已也
則亦待善述者有取焉予嘗攷之有達官有碩輔有
忠臣有循吏有孝子有節婦皆可書皆盛于他郡顧
才能樸樸不足與執筆而羈于時學又不能爲之書
是予非可待者可待在人也弘治癸亥予家居無聊
更多人事之擾因思郡之爲文苑者頡頏相高沅美
天下是生有榮而沒有傳不可幾矣郡之爲狂簡者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乙

磊落不羈然愁悉屏是任其真而全其神不可幾矣
遂類其言行作二科志非敢供太史之采直以自玩
且使一二知己贊明之也生魄前三日叙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郡二科志

閻秀卿

文苑 九五八

傳曰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含章之義偉哉孰得而非之上則金門貝闕之情下則緝柳編蒲之旨大則君民郊廟之談微則草木河山之興莫不書鼎鐘鐫金石供耳目於當今樹風休於永世者也故逸才以高其宗絕識以裁其博定格於大雅敷綺於真華則光流有粲價重無前可得而易職乎夫人文之宣地靈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二

所萃旁觀列國多絕太和是以典故雖存駕馭者鮮綴文之士千里而一人焉落落足音已無裨益蚩蚩之黨靡所取裁此靈蛇之珠侯生擅握雕龍之曲崔氏自專也吳江南上郡佳麗所鍾言游而降玉軼交馳百家之詞總六變之律諧若機雲二雋尤拔同趨月相瓊姿天下所想泣其靈者時有詞傑所就雖殊並華國之音平區而別之使景企者自擇

楊循吉

楊循吉字君謙吳縣人居郡湮之南濠幼秀雅望之朗然甫弱冠舉進士第會試洎殿試皆十九名方射

策時匏菴索其文讀之曰殊清雅有偉才但駢驪多
非當時體不然狀元無難也循吉雅自負不以爲然
暨傳臚果不及第除禮部主事非其好也適有業姑
布術者稱善相往從卜之曰君貌非常人惜促數循
吉曰我壽幾何曰明年乎宰木拱矣循吉迺大驚投
病移免歸後竟無恙循吉喜讀書居家益得涉獵蓋
無所不通作文則淫思竟日不宥苟文用精絕人有
戲之者曰祭酒每多更草假令紙貴柰何循吉曰方
辭雉尾暇日常多政當擿藻抽心使洛陽紙貴耳嘗
怪文章家多僞書於董氏誌發之其文曰後世之文

壞於銘墓豈惟壞文復壞史也人死凡有力者便得銘無不以爲忠臣孝子慈母烈婦廉士才人也夫賢者固不若是之多也則文安得不壞而天下之誠忠孝慈烈廉才者何怪乎人之不信也嗚呼真僞相亂史何徵焉故曰僞銘之究能壞史也今人束一帛以詣人乞銘無辭者不知人有當銘有不當銘當代之鉅公當銘鄉先生當銘其人有行誼當銘有文章經術當銘與親戚當銘朋友當銘朋友之父母當銘如是而已矣有其事則書其事無其事則書其歲月如是而後銘可徵也文可信也史可采也或以尊或以

賢或以交游銘乃不愧不然則是文章家之劫竊蠹害也豈可哉性好山水嘗論郡中奇勝得金山因結廬居焉作金山雜志後徙南峰因號南峰山人每讀書得意則手足不能禁人由是謂之顛主事

論曰文章之習不可一渝格歸於到而已精金不駁光麗五行固人望而敬雖不飾廟堂亦天下器楊君何怯於人粵稽惟劉子政之倫足以爲比彼靡麗者下矣

祝允明

祝允明字希哲長洲人也祖顥累官叅知政事母徐

氏爲特進武功伯天全翁女允明聰慧絕倫博學工屬文不爲章句右手指枝因號枝指生爲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檢屢爲雜劇少年習歌之初在郡學御史山陰司馬堊按直隸檄郡學有博學能爲古文詞者免課書更殊禮遇郡以允明當堊按吳允明從諸生中擢行相見禮侍郎徐公貫嘗讀允明所爲文愛之數加存問由是延譽兩都知與不知莫不曰允明天下士也大抵宗左氏傳班氏書作爲文章高古雄杰中鄉闈屢春官下第弘治戊午太倉建州成廵撫彭公禮曰不可無書然書所以學後必得祝允明琴

川桑悅於文章無所讓亦曰天下無多人獨長州祝某翰林羅玘與悅三人耳玘江西人亦知名玘與悅微有隙而悅初未識允明力詆咲及從石田所見其文廼嘆服由是觀之蓋公論也允明有一黑貂裘甚美欲市去或曰青女至矣何故市之允明曰蒼頭不言吾何以識時楊儀部循吉與允明並有文才人皆稱之而先循吉循吉戲曰謂卿之文循吉所不如何廼楊祝稱允明曰馬固去驢遠甚然未聞人曰馬驢也辨給類此書學尤神妙

論曰業悅天下大俠也其所稱止兩人而希哲與焉

豈非逸羣拔類不可多得者乎唐有樊紹述文章屈曲希哲似近之然雅重之姿樊殆不及也惜乎不自厚分才雜劇此亦非優工戲何異已辱千里名駒未始不蹄齧矣

文壁

文壁字徵明温州刺史林次子也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廼聰明若此食性多禁尤不喜楊家果

人或啖之作解嘲詩其詞曰南風微微朝夜吹暑雨
未到山中時此時珍果數何物五月楊梅天下奇纖
牙彷彿嚼冰雪染指頃刻成臙脂論名列品俱第一
我不解食猶能知天生我口慣食肉清緣却欠楊梅
福冰盤滿浸紫威蕤常年只落供吟目千金難致漠
北塞壯人老去空垂涎渠方念之我弃捐食性吾自
知吾偏十年枉却蘇州住坐令同儕啖庸鄙幾回欲
作解嘲詩曾未沾唇心不死葉生生長楊梅塢眼看
口啖日千顆願從君口較如何補作西嶼楊梅歌父
在任卒壁往奔喪府僚及縣大夫僉計以銀千兩餞

樞行璧辭曰先君叅作府曾未貨取一毫不幸以疾卒斃得其正而使不肖愛斯贈是欺死父也且先君以正死不肖可以不正生乎固不受居喪按禮人多稱之

論曰文人無行蓋自古而然徵明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行已不當爾即是能立德者已賢哉乎斯人

唐寅

唐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縣吳趨里人有俊才博習多識善屬文駢驪尤絕歌詩婉麗學劉禹錫爲人放

浪不羈志甚奇沾沾自喜衡山文林自太僕出知溫
州意殊不得寅作書勸之文甚奇偉林出其書示刺
史新蔡曹鳳鳳奇之曰此龍門燃尾之魚不久將化
去寅從御史考下第鳳立薦之得隸名未几果中式
第一先是洗馬梁儲校寅卷歎曰士固有若是奇者
耶解元在是矣儲事畢歸嘗從程詹事敏政飲敏政
方奉詔典會試儲執卮請曰僕在南都得可與來者
唐寅爲最且其人高才此不足以畢其長惟君卿獎
異之敏政曰吾固聞之寅江南奇士也儲更詰請寅
三事曰必得其文觀儲令寅具草上三事皆敏捷會

儲奉使南行寅感激持帛一端詣敏政乞文餞後被
逮竟因此論之寅罷歸朝臣多嘆惜者歸無幾緣故
去其妻寅初爲諸生嘗作悵悵詩其詞曰悵悵莫怪
少時年百文游絲易惹牽何歲逢春不惆悵何處逢
情不可憐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煙前程
兩袖黃金淚公案三生白骨禪老後思量應不悔兩
衣持鉢院門前允與其事合蓋詩識也後作多怨音
其自詠曰擁鼻行吟水上樓不堪重數少年游四更
中酒半牀病三月傷春滿鏡愁白面書生期馬革黃
金說客剽貂裘近來檢校行藏處飛葉僧家細雨舟

每謂所親曰枯木朽株樹功名於時者遭也吾不能自持使所建立置之可憐是無枯朽之遭而傳世之休烏有矣譬諸梧枝旅霜苟延奚爲後復感激曰大丈夫雖不成名要當慷慨何迺效楚囚因圖其石曰江南第一風流才子

論曰伯虎以不能謹行終身歷落欲施于世者可以觀矣其所逮事不可知就其家論之不裕縱使果然世之爲市科目者多而彼獨白著豈非命與且如伯虎之才授之底石何愧惟其不克令終豪士亦解骨也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八

附伯虎書一首

寅白徵明君卿竊嘗聞之紫吁可以當泣癘言可以
譬哀故姜氏嘆於室而堅城爲之隳堞荆軻議於朝
而壯士爲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所
激生有不顧也昔每論此廢書而嘆不意今者事集
於僕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俯首自分死喪無日括囊
泣血羣於鳥獸而吾卿猶以英雄期僕亡其罪案殷
勤教督罄竭懷素缺然不報是馬遷之志不達於任
候少卿之心不信於蘇李也計僕少年居身屠酤鼓
刀滌血獲奉吾卿周旋頡頏娉娉皆欲以功名命世

不幸多故哀亂相尋父母妻子躡踵而沒喪車屢駕黃口嗷嗷加僕之宥跌無羈不問生產何有無付之譚咲鳴琴在室坐客長滿而亦能慷慨然諾周人之惡嘗自謂布衣之俠私甚厚魯連先生與朱家二人爲其言足以抗世而惠足以庇人願賁門下一卒而憚世之不嘗此士也蕪穢日積門戶衰廢柴車索帶途及藍縷猶幸藉朋友之資鄉曲之譽公卿吹噓援枯就生起骨加肉猥以微名昂東南多士之上斯時也薦紳交游舉首相慶將謂僕濫文筆之縱橫執談論之戶轍岐舌而贊交口而稱牆高基下遂爲禍

的側目在傍而僕不知從容晏笑已在虎口庭無繫
業貝錦百足讒舌萬丈飛章交加至于 天子震嚇
名捕詔獄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洩泗橫集
而後崑山焚如玉石皆燬下流難處惡惡所歸績絲
成網羅狼衆乃食人馬斃切白玉三言變慈母海內
遂以寅爲不齒之士仍拳張膽若赴仇敵知與不知
畢指而唾辱亦甚矣整冠李下掇墨甌中僕雖龔首
亦知罪也當衡者哀憐其窮點檢舊章責爲部郵將
使積勞補過循資干祿而遽除戚施俯仰異態士也
可殺不能再辱嗟乎吾卿僕卒同心於執事者于茲

十五年矣錦帶懸髦迨於今日瀝膽濯肝明何嘗負
朋友幽何嘗畏鬼神茲所經由慘毒萬狀眉目改觀
愧色滿面衣敝不可伸履決不可納僮僕據案夫妻
反目舊有狸狗當門而噬反視空中甌甑破缺衣縷
之外靡有長物西風鳴枯蕭然羈客嗟嗟咄咄計無
所出將春掇棄榘秋有橡實餘者不迫則寄口浮屠
日願一餐益不謀其夕也呼歛乎哉如此而不自引
決抱石就木者良自怨恨筋骨柔脆不能挽強執銳
攬荆吳之士劍客大俠獨當一隊爲國家出死命使
功勞可以紀錄乃徒以區區研摩刻削之材而欲周

濟世間又遭不幸原田無歲禍與命期抱毀負謗罪
大罰小不勝其賀矣竊窺古人墨翟拘囚乃有薄喪
孫子失足爰著兵法馬遷腐戮史記百篇賈生流放
文詞卓落不自揆測願麗其後以合孔氏不以人廢
言之志亦將彙括舊聞總統百氏敘述十經翱翔蘊
輿以成一家之言傳之好事托之高山沒身而後有
其鮑魚之腥而亡其臭者傳誦其言探察其心必將
爲之撫缶命酒擊節而歌嗚嗚也嗟哉吾卿男子闔
棺事始定視吾舌存否也僕素迭俠不能及德欲振
謀策操低昂功且廢矣若不托筆扎以自見將何成

哉譬若蟬蛸衣裳楚楚身雖不久爲人所憐僕一日
得完首領就下見先君子使後世亦知有唐生者歲
月不久人命飛霜何能自戮塵中屈身低眉以竊衣
食使朋友謂僕何使後世謂唐生何素日輕富貴猶
飛毛今而若此是不信於朋友也寒暑代遷裘葛可
繼飽則夷游饑乃乞食豈不偉哉黃鵠舉矣華鷗奮
矣吾卿豈憂戀殘豆味腐鼠耶此外無他談但吾柔
弱不任門戶傍無叔伯衣食空絕必爲流孽僕素論
交者皆負節義幸搗狗馬餘食使不絕唐氏之祀則
區區之懷安矣樂矣尚復何哉唯吾卿察之

徐禎卿

徐禎卿字昌國琴川人徙家吳縣遂占籍焉貌侵生
天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與吳趨唐寅相
友善寅獨器許薦于石田沈周南濠楊循吉由是知
名屢臺試不捷父惡之禎卿嘆曰橋梓之間正須和
協今而及此誠爲可痛且處囊脫穎君子之常何至
蓬索步乎因感屈子離騷作歎歎集論者以文章江
左家家玉煙月揚州樹樹花爲集中警句雖沈宋無
以加又斷作詩之妙爲談藝錄陳內翰霽見之曰所
觀多矣皆莫如他日當獨秀吳中可也辛酉登鄉書

論曰三閭被讒見斥作賦自悼其時齒已長度終不得用故也又楚人習於怨有觸卽施彼亦習之所使者耳昌國年方熙妙所不遭特細而勾吳素多奇節士豈其流之聲詩者戲耶非也已虜不察矣然文章俊拔足繼前賢可慕良休未有踰此者矣美哉

狂簡

九二八

曲禮羈躬聖人之教任情孟浪狂士所崇天水違行矛盾不律矣仲尼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廼眷念之深何乎豈不以絕異之姿木鐸易觸卓犖之行席珍所存如琴牢音歌臨弔曾點童冠浴沂相伍

紀錄彙編卷一百二十一

十二

楊洋

門下或加旌褒取之於可漸也沿是而還建除不一
逃觀往詰可得而言高則爲俠成名下則滑稽自表
四豪名過筌宰七賢散處竹林相如甘立壁之困正
平發坐塚之談優孟垂葬馬之淚畢卓忍竊酒之羞
王衍寧馨阮瞻將無李白奇才義山浪子史曰言不
絕師行不絕德應諧似優穢德似隱蓋不獨東方生
然也要皆大道未由風流未許方馳未路觀咲常多
豈非所謂跣弛者乎彼拘士守尺寸之義射聲利於
時不可同年語矣得所見聞桑悅張靈皆此類因連
屬其事

桑悅

桑悅字民懌居海虞之沙溪穎悟博學凡讀書過輒
焚曰既能憶矣何所用之敢爲大言更不量嘗銓次
古人以孟軻自况班馬屈宋而下不論也有問韓文
曰此小兒號嘍之聲問翰林文學曰虛無人舉天下
亦惟悅最高耳其次祝允明其次羅玘由是喜俠者
多慕焉海虞水利素亦重部使者每駐節悅詣謁之
書刺曰江南才子桑悅拜時悅爲博士弟子固不當
刺又厚誇使者大駭不解其爲何物人問左右曰書
生也迺延之校書而預刊落以試悅校至不屬即索

筆請書足使者敬俯因規之子大夫服高世之資弘博無前正須玉立以待昂霄晉人衰世之習非所宜追者也間者屈迹一來獎特可異不有今日幾失南金若更不裁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襲之後以貢士試禮部文大奇典試曰豈江南桑生耶狂士狂士遂下第大學士丘濬慕其名召令觀所爲文給曰某人譔悅心知之曰明公謂悅不怯穢乎何得若文而令悅觀濬曰然則生試爲之歸譔以奏濬稱善濬嘗饋以純項悅請謝濬曰純項美何如生固其之否也對曰使悅嘗上方芍藥饌所不足其而一純項何殊草具

哉初悅名在乙榜至是調某州博士濬贈之牡丹一
種戲曰後當遷洛陽令故遺生袁家紫對曰明公知
未形事豈已飲上池水乎其便利如此山東提學掾
將行詣濬別濬曰某州博士桑悅有文才宜加優禮
椽至州悅不爲迎椽問長吏悅今何在豈有恙長吏
素遭狎侮皆啣之曰無恙此人虛有重名自負不肯
來椽使吏往令之悅曰連霄旦雨滂此傳舍汜家室
皆不康何得候椽言旣據胡牀坐吏赧歸椽益兩史
使促之必來悅怒曰始吾謂天下未有無耳者迺今
知有無耳者椽是也且悅非可能令來者椽非可能

召悅者必欲相屈乎不能也第還三日後來復則不來矣椽聞欲收之緣濬不果後三日悅詣椽見禮博士當跪椽悅長揖卽就列椽作厲曰博士以椽爲不當跪耶不足跪耶卽有學何能加廼公悅前口昔汲長孺不拜大將軍未聞獲譴豈大將軍不如明公耶汲長孺賢過悅耶今明公以面皮相恐豈寥廓之士可籠之威重耶悅雖賤誠所不能當但悅去則天下莫不曰明公不容悅因解綬請去椽不得已容之椽嘗選兩博士自隨悅在選他博士被顧問必端拱對侍校文不坐悅請曰犬馬齒長不能以勛力爲禮亦

不能久任立願假借且使得坐卽移所便坐按御史
聞悅名數召問謂悅曰匡衡講經書能解人願今子
亦復能乎對曰悅所談玄妙匡衡不敢望假令匡衡
而在可使解願何但名公願賜清閒之宴御史壯之
命坐講悅固跣足捫蝨御史不能禁令出後復薦之
遷長沙別駕尋轉柳州州迫西戎荒落殊甚悅不堪
思歸因作詩有鷓鴣道我行不得杜宇勸人歸去休
之句會丁外艱服闋遂不就居家益不飾褐衣楚製
往來麗邑間

論曰以民懌之才加之繩墨上可以休贊龍章下可

以美垂克跡蓋文以行彰位無虛踐也而落落下僚
豈命也哉文則雋拔欲使端士祖述難矣世固有雅
量之賢成就其志謙尊君子不亦相去遠乎其所詆
咎皆古今名碩固難盡是亦難盡非傳曰咎古人之
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則其大較也孟軻在當時無所
遭而民懌稱之可謂千載知己推原其意豈亦以軻
爲狂耶狂者未嘗無人至如民至可與進取者也

張靈

張靈字夢晉吳縣人家故貧窶作茶閭閻至靈始讀
日好交游爲俠客至不過具器而必欲極其歡靈醉

則使酒作狂每嘆曰日休小豎子耳尚能稱醉士我
獨不能醉耶所與遊者吳趨唐寅最善寅嘗擬遊武
丘召靈與俱往促之尚卧寅抵寢所呼曰日高春矣
睡何爲得無夢晉乎靈覺怒曰今者無酒雅懷殊不
啓方入醉鄉又爲相覺寅曰所以來固欲邀子靈喜
加衣起遂與寅上舟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買飲
于可中亭且詠詩靈曰此養物登高不過弄杯酒耳
固不能詩而抽心焦思豈不過誤哉因更衣爲丐者
上賈與之食啖之謂曰卿子厚潤屋之資富四美之
會登高能賦又有大夫之才此誠皇矣奉卿子厚也

吾所得之雖至薄而詩亦能請狗尾續賈咲曰丐者
得無誑之最乎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拊握伊尼
諸詞因以問靈靈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拊握免也
伊尼鹿也賈始駭令廢靈卽揮毫不已凡百絕抵舟
命童子易維蘿陰下令迹絕賈使人察之不見也皆
以爲神仙賈去復上亭朱衣金目作胡人舞形狀殊
絕初靈與寅俱爲罷學生博古相上適鄞人方誌來
督學惡古文詞察知寅欲中傷之靈挹鬱不自遣寅
曰子未爲所知何愁之甚靈曰獨不聞龍王欲斬有
尾族蝦蟇亦哭乎後靈果爲所斥罷或謂之曰以子

之才顧不得激致青雲乃重遭顯弃豈無雉經之用而何以立於世靈曰昔謝豹化爲蟲行地中以足覆面作忍耻狀使靈用子言亦當如是矣縱不爾亦安得更啣鑿落耶靈能人物畫人皆推之

論曰放情任志未有不罹者也君子至此極亦豈可更常哉若匹夫爲諒則不察之甚夢晉家寔被斥自畫無俚矣然尚嬰情酒德不渝前操老子曰上德若谷大白若辱豈謂是與其才氣過人足以發青條之華檢制雖短截長足補謂之狂士可得無愧焉